

【四川风云】

# 宋末大變局

中册。

张生全◎著

国破家亡之际  
凝心聚力共御外侮有多难  
谁却在千年大佛旁  
实现了这一奇迹

【四川风云】

张生全◎著

国破家亡之际  
凝心聚力共御外侮有多难  
谁却在千年大佛旁  
实现了这一奇迹

# 宋末 大变局

中册。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中册 / 张生全著.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218-10888-9

I. ①宋…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1775号

Song Mo Da Bian Ju Si Chuan Feng Yun Zhong Ce

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中册

张生全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策 划：李 敏

责任编辑：肖风华 李 敏

装帧设计：郭群花

绘 图：张 帆

责任技编：周 杰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人杰彩印厂

开 本：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21.5 字 数：310千

版 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1487 83790604

邮购：（020）83781421

# 目录 Contents

- 001 第一章 • 还是粮草问题  
员外耍奸粪坑藏粮 学生进忠伏阙上书
- 029 第二章 • 危难之时  
保自身逼部下投降 救百姓惹敌人进攻
- 055 第三章 • 破敌之策  
绝地反击地道建功 临危受命战神累死
- 081 第四章 • 朝廷重臣  
夺情起复应龙结伙 釜底抽薪方叔倒戈
- 107 第五章 • 逼上九顶山  
欲迎还拒小青闭门 以退为进俞兴上山
- 133 第六章 • 妙解城围  
闹公堂问冷热心肠 解城围看真假将军

- 159 第七章 • 再逼上九顶山  
小惩戒小青捆奸佞 大转移俞兴救军民
- 181 第八章 • 暗度陈仓  
一局棋三天退强敌 两相和四处扑怒火
- 207 第九章 • 两极  
保私利哪管声名裂 救危难不顾敌酋近
- 231 第十章 • 人性  
救人质致人质受害 释俘虏遭俘虏告密
- 257 第十一章 • 结金兰  
交换俘虏双方使诈 策反军队一人做奸
- 283 第十二章 • 生与死  
攻山城驱俘虏为盾 断后路护战友就义
- 309 第十三章 • 千年大佛  
两峰陷大佛阁遭焚 一话毒中书令气死





# 第一章 还是粮草问题

员外耍奸 粪坑藏粮 学生进忠 伏阙上书

## 嘉定府衙，议事厅

刘邦走进嘉定府衙议事厅，把一封信递给姚因谋，奏道：“大人，重庆来的飞鸽传书！”

姚因谋接过来，剥掉火漆，打开信看。看着看着，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严峻，冷汗从额头上大颗大颗冒了出来。

卫无忌焦急地问道：“大人，信上说的是什么啊？”

姚因谋道：“大帅说，这一次蒙古人出动了三十万大军全面入侵四川，很多州县已经相继沦陷，没有沦陷的都被包围起来了。而且蒙古人一直打到合州，直接威胁着重庆呢！大帅告诉咱们，让咱们自救，他们尚且自顾不暇，不可能派兵来驰援咱们！”

卫无忌叹道：“蒙古人这是想把整个四川一举吞并啊……”

姚因谋沉默了半天，方才说道：“卫将军，现在城里存在哪些问题啊？”

卫无忌道：“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心理恐慌。蒙古人在嘉定城外筑了一圈高高的墙，把咱们围在中间。这件事，对全城士兵和百姓的震慑力都是挺大的！蒙古人擅长围猎，他们经常在草原上修筑栅栏，把猎物围在中间，然后用箭射，或者用大石块挨个打死。他们这样做，让士兵和百姓感觉咱们就像猎物一样，围在圈里等死呢！所以，恐慌情绪蔓延得很厉害……”

姚因谋沮丧地说：“恐慌有什么办法？除非咱们出去把他们修的围墙打坏，推倒！”

卫无忌道：“咱们可不能再贸然出去了！上次出去就折了两千人，咱们的人马本来就少，不能再减员了！”

姚因谋想了想，又说：“这样吧，无忌，你下去在军队里传一个话，说咱们被困的事已经向重庆上报了。这几天重庆就会派兵来救援咱们！”

刘邦忍不住插嘴道：“大人啊，哪里有什么部队来救咱们啊？大帅不是说他自顾不暇，让咱们自救吗？”





姚因谋道：“刘邦啊，讲个故事给你听吧。有一次，曹操带着军队行军，路上口渴难忍，找不到水源。曹操对士兵们说，你们快走吧，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士兵们一听有梅林，立刻觉得齿颊生津，一下就不渴了，很快就跑到了目的地！”

卫无忌点点头道：“曹操此举虽说有些奸诈，倒也管用！好吧，大人，这事交给末将去办吧！”

姚因谋道：“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卫无忌道：“第二就是粮食问题。城中的军粮已经非常少，最多能撑十来天时间！再这样围下去，别说被蒙古人攻破城，可能咱们自己先垮了！”

姚因谋惊问道：“前几日，粮料使杜志曾给本官禀报过这个事，但因为忙乱，本官也没引起重视，不知道情况竟这般严重！刘邦，你赶紧去把杜志喊来，本官要问问他。”

### 嘉定府衙，粮仓

杜志打开粮仓大门，和姚因谋一起走进去。偌大的一个粮仓里，只堆着一小堆谷子。杜志打开一袋，姚因谋从里面抓起一把，放在手心看着。严格地说，那只算一半稗一半谷的混合物。

杜志叹口气道：“大人，就剩下这么一点了，还是这等次谷！”

姚因谋把谷物放进粮袋里，拍拍手问道：“你没有到城中去征粮吗？”

杜志道：“征了呀，但是情况很不好，基本上征不起来！”

姚因谋问道：“为什么？”

杜志道：“一是大家看到了蒙古人困城之举，都想留粮备急。因此很多富户都回答说没有粮。二是蒙古人连年入侵，朝廷又多次催缴，城中确实已没什么富户了……”

姚因谋严肃地说道：“杜志，本官明确告诉你，什么价钱都别讲，无论

如何，你必须赶紧把粮食征起来！征不起来，本官把你身上的肉割下来，煮给大家吃！”

杜志一哆嗦，道：“大人，要不，您多派一些捕快给卑职。如果那些富户不缴，卑职便让捕快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只要抓得几个，关得几个，就不怕其他人不交了！”

“不！”姚因谋摇摇头道，“你绝对不能这样做！你忘了前任知府王夔吗？他就是在征粮的时候残害百姓而身首异处的！虽然杀人者是山上的土匪，不过，如果和老百姓结怨，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杜志急得满脸通红道：“大人，那些富户都是顽固不化的铁公鸡，不准卑职用刑，卑职怎么把粮食征得起来嘛！”

姚因谋在杜志的脑袋上拍了一下，骂道：“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为什么要强抢？你借行不行啊？”

杜志疑惑地问道：“借？”

姚因谋道：“是呀，借！咱们不但要借，还要借得漂亮一点！只要那些富户答应借，咱们可以给翻倍的利息，写借据盖官府的大印为凭！”

杜志有些犹豫地说道：“大人，借虽然是个不错的办法，但是，利息可不可以别给得这么高啊？给得太高了，以后官府拿什么来还呀？”

姚因谋道：“不给得高一点，那些富户能同意借吗？至于将来官府拿什么来还，那是将来的事，咱们先把这一关对付过去再说吧！”

杜志沉默了一下，又说道：“如果给高利息那些富户也不答应借呢？毕竟为了活命，粮食至关重要，可能谁也不会不在乎那利息的多少！”

姚因谋道：“你没把本官的话听完，咱们还有第二条呢！如果不借，咱们就搜查！一旦查到了，不但粮食全部没收，而且还将抓起来丢进大牢里去！”

“哦，原来是这样啊！”杜志这下恍然大悟道：“高！大人，你这一

招真是太高了！先礼后兵，就算是强征，理由也十分充足，让那些富户无话可说！”

姚因谋笑笑，却又虎着脸说道：“我告诉你杜志，咱们可是有礼数的做法，绝不是强征！管住你手下的那些兵，如果发生强征的行为，本官知道了，决不轻饶！”

杜志忙躬身答道：“是！是！卑职明白！明白！”

### 嘉定城内，沈员外家

杜志带着几个捕快来到嘉定城第一富户沈员外家。

沈员外看见了，摇摆着肥胖的身子，一路小跑冲出来，把杜志等人迎进会客厅，并高声道：“杜大人今日光临寒舍，小老儿不胜荣幸！里面请，请坐！”

杜志坐下，一抱拳道：“好说，沈员外！咱们就直截了当说吧，本官此来，没别的事，就是来向你借粮的！”

“借……粮？”沈员外一愣。

杜志道：“是的，借粮。如今嘉定城被蒙古人围困，守城将士浴血奋战，保卫咱嘉定百姓生命和财产安全。如今，他们的粮食快要吃光了。如果没有了粮食，他们还怎么打仗？怎么杀敌卫国？沈员外，你说说，该不该把粮食借给将士们？”

“当然应该！当然应该！”沈员外爽快地答应道，“别说借，就是白送将士们也是应该的……”

“不，是借！”杜志打断沈员外道，“姚大人说了，以官府的名义向你们借。官府出文，盖大印。等到把蒙古人赶出去，官府把赋税征集起来后就归还！而且给予翻一倍的利息！如何？”

沈员外张开大嘴呆了一下，嘿嘿一笑说：“杜大人，小老儿刚才已经表

态了。小老儿将竭尽所能，帮助守城将士们抗蒙，这是小老儿义不容辞的责任！利息小老儿一分都不要！好，请跟小老儿来吧……”

说着，沈员外把杜志等人带到了员外府的粮仓，打开仓门，对杜志说道：“杜大人，这里面就是小老儿全部的粮食。除了留一些够咱们吃外，都全部借给你们吧！”

杜志一看，里面只有一个小小的谷囤，囤里只有半囤稻谷。

杜志干笑一声，道：“咱嘉定城原来有两大顶级富豪，一是黄员外，再一个就是你沈员外。如今黄员外已经命遭不幸，现在嘉定城就只剩下一枝独大的首富沈员外了！难道堂堂嘉定首富，谷仓里就只有区区半囤稻谷吗？”

沈员外叹口气道：“唉，不瞒杜大人说，要是蒙古人入侵前那些年，不是小老儿吹牛，虽不敢说嘉定首富，但这粮仓里确实从来没有空过。积年的谷子都发芽了也还来不及吃。但是这些年不行了，蒙古人连年入侵，田里没有收成，征粮又频繁，所以就只有这一点了……”

杜志冷笑道：“沈员外，本官可提醒你，来的时候，姚大人曾对本官说过，如果官府采用借的方式，而且利息也给得那么高，还有人不借的话，对不起，咱们可就要入室搜查了！”

沈员外做出委屈的样子道：“唉，杜大人啊，您怎么就不相信小老儿呢？要真不相信，您就搜查吧……”

杜志瞟了沈员外一眼：“你真的不怕搜？”

沈员外直打躬道：“杜大人，小老儿心中无冷病，不怕吃西瓜！您搜吧！您要搜，还没办法证明小老儿的清白！”

杜志迟疑了一下，但还是一挥手，随行的捕快拿着刀，走进里屋四处搜查起来。

过来一会儿，搜查的捕快都纷纷返回来，对杜志说道：“杜大人，咱们把所有的地方都搜查过了，没有。”





沈员外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道：“怎么样杜大人？小老儿没骗您吧？您现在总该相信小老儿了吧？唉，实在是小老儿囊中羞涩，有心抗蒙，无力交粮啊……”

杜志见状，只得站起来对沈员外抱拳说道：“对不起沈员外，实在没有就算了！多有得罪，还望沈员外多多包涵！”

### 沈员外府外大街

走出沈员外府，杜志心有不甘地问道：“你们几个，真的每个房间都仔细搜查过了吗？绝对没有遗漏的地方？”

一个捕快答道：“大人，放心吧，咱们都仔仔细细搜查过了！绝对没有遗漏的地方！”

另一个捕快说道：“粮食又不是金银珠宝，如果粮食很多，一定会占很大一个空间！不管他藏到哪里，都是一眼就能看见的嘛，咱们怎么可能找不到！”

杜志道：“你们说，沈员外会不会有地下粮仓，他把所有的粮食都藏在地下？”

前一个捕快道：“这个我们也仔细检查过，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的地下有东西！”

“但是，”杜志把众人看了一眼，说道，“沈员外既然是嘉定首富，他怎么可能才只有半囤稻谷？你们相信吗？”

后一个捕快接嘴道：“是啊，他的房屋那么多，家里的仆人那么多，那点粮食，还不够他自家人吃三天！而且，你们看他一点慌张的样子都没有，这怎么可能？”

前一个捕快又说道：“别说他的房屋多，仆人多，连他的茅房也非常多！在一个地方，我看见他家一个挨着一个的大茅房，少说也有十好几个。

你们说他家该有多少人，能排出这么多的大粪！”

杜志一愕，问道：“你说他家连茅房都有十多个？”

那捕快道：“是啊，嘿嘿，我可是第一次看见有钱人家有这么大排场，真算是开了眼界了！”

杜志一挥手道：“走，咱们赶紧转回去！”

众捕快愕然问道：“转回去做什么？”

杜志嘿嘿一笑道：“转回去找稻谷！”

### 沈员外府茅房旁

杜志走进沈员外家一间大茅房，围着一个茅坑转来转去地看。

沈员外脸上挂着笑，哈着腰，跟在杜志的身后。不过，他的笑中明显有一些不安的表情。

杜志笑着指指茅坑说道：“沈员外，你家里的人可真不少啊，挖了这么多茅坑来排便！气派！”

沈员外嘿嘿笑道：“杜大人，您误会了！小老儿家里的人并不多，排的便……呵呵，当然也不多。这些粪，其实都是小老儿买来囤积起来的。本来，小老儿准备等到种冬油菜、冬小麦以及明年开春的时候搬到田里去。没想到蒙古人悄无声息就来把咱们围起来了，这些肥料运不出去。只好堆积在这茅坑里啊！”

杜志从旁边拿起一根竹竿插进粪中，举起来给沈员外看道：“沈员外，你怎么把茅坑挖得这么浅呀！挖深一点不是便可以多储一点吗？”

沈员外满脸通红，但他还是笑着答道：“大人有所不知，这下面储的是绿肥，上面是人畜粪，所以显得很硬……”

杜志问答：“绿肥？”

“是的，是绿肥。”沈员外忙解释道，“大人，您是读书人，可能不



知道什么是绿肥吧？小老儿给您解释一下。绿肥就是秋收后，把庄稼的残枝败叶及野外的一些枯草搬回来，一捆一捆堆在茅坑里。等到明年春天，甚至是后年春天来后，它才能沤烂使用。现在刚堆储起来不久，所以是硬的……”

杜志呵呵笑道：“沈员外不讲解，本官确实还不知道什么是绿肥！本官倒要瞧瞧，绿肥是什么样的？”

说着，吩咐捕快道：“拿一些粪桶过来，把这个茅坑表面的粪全部舀起来，倒在另一个茅坑里，本官要看看下面的绿肥是什么样子！”

捕快们惊得张大嘴巴叫苦道：“大人，不会吧？这么臭，您竟然让咱们舀粪！”

“绿肥有什么可看的，还不是粪，臭不可闻！”

“大人啊，没想到您的趣味这么广，还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沈员外也急得脸色煞白，阻止道：“大人，绿肥沤烂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很强烈的刺鼻气味，甚至可能让咱们中毒的。还是不看吧？”

“不怕，”杜志冷着脸说道，“再臭，还不都是五谷杂粮变的！你们都听本官的，赶紧舀粪，不得有误！”

众捕快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找来粪桶，一桶一桶舀开。很快，茅坑表面的那些稀粪就被全部舀完，露出了下面一个硬硬的底子。

杜志拿一根木棒在底子上敲了敲，发出空空的响声。杜志微笑着问沈员外道：“这下面储的就是绿肥吗？”

沈员外满脸是汗，他擦了擦额头，道：“是……这下面是……”

杜志不等他说完，就向捕快命令道：“撬开！”

捕快们七手八脚把茅坑的底子撬开了一个大洞，大家往里一看，全都傻眼了，原来里面密密麻麻堆码着的全是一袋一袋的粮食。

捕快们搬起一袋，杜志解开绳子，从里面抓起一把黄澄澄却也有些发潮

生霉的稻谷，凑到沈员外鼻子底下，笑着说道：“沈员外，你这种储藏粮食的方法可不太恰当啊，这样既不通风臭气又多，再好的粮食，堆在下面，都会很快变成绿肥的！”

沈员外赶紧跪在地上，磕头求饶道：“杜大人饶命！小老儿知错了！小老儿再也不敢欺瞒大人了！”

杜志把脸一黑，大喝道：“捆起来，送到官府去！”

### 嘉定府衙大堂

姚因谋坐在嘉定府衙大堂上，两边站着州府官员，下面站着两排衙役，衙役们手里拿着长棍，大堂中间，沈员外撅着肥硕的大屁股，跪在地上。

姚因谋一拍醒木，喝道：“沈员外，本官可是做到仁至义尽了！本官给你借，而且给你翻倍的利息！归还周期也确定了，就是在咱们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官府赋税征起后。再说了，本官借粮的目的，是为了救全城百姓，也包括救你的性命，你却这样百般隐瞒，该当何罪？”

沈员外砰砰砰磕头道：“大人，小老儿鬼迷心窍，欺瞒大人，罪该万死！小老儿愿把所有的粮食都捐献出去赎罪，只求大人饶过小老儿一家老小的贱命！”

姚因谋冷笑道：“不！咱们不抢老百姓的东西，咱们只借！官府出具借据，盖上大印，翻倍的利息照给！”

沈员外不相信地望着姚因谋，迟疑地问道：“借？”

姚因谋道：“当然是借！本官说过的话，何曾食言？不过，沈员外，你干的这事也不能这样就算了！你欺瞒官府，得给大家一个说法！”

沈员外愣愣地问道：“大人要小老儿做什么？”

姚因谋道：“你拿着一面锣，到嘉定城街上去，敲锣告诉大家，你是采用什么样的办法欺瞒官府，而官府又是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你的！你得把这些





向全城的老百姓都说清楚！”

沈员外磕头求饶道：“大人，您饶了小老儿吧！小老儿多多少少也是嘉定城里的一个人物，你让小老儿这样去说，小老儿还有什么面子！今后还有什么脸出来见人啊？”

姚因谋喝道：“沈员外，你现在知道你是个人物了吧？你既然知道你是个人物，你怎么做出把粮食藏在粪便下面的肮脏事情？你觉得自己的面子很重要，难道官府就不要面子了？你这样做，又让官府的脸往哪里放？没有任何价钱可讲，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去街上敲锣赎罪，要么把你全家人抓起来，押到刑场上去！”

沈员外只得磕头叫道：“别杀小老儿的家人！大人，小老儿，小老儿愿意去街上……”

## 大获山顶

大获山顶新起了一座坟，坟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大宋武功郎、统领胡白涛之墓”。

杨文在墓前上了一炷香，又端起一碗白米饭，动情地说道：“白涛兄弟，这就是你用你的生命为咱们换来的白米饭。现在已经煮熟了，山上的兄弟们都吃饱了肚子，都说这白米饭非常香！现在哥哥给你盛一碗来，你也尝一尝！”

杨文说着，把白米饭放在墓碑前，又端起一碗酒，慢慢地倒在地上，喃喃地说道：“白涛兄弟，咱们刚和蒙古人打了一仗，咱们打的是胜仗，抢了他们的粮食，抢不走的，就一把火给他们烧了个精光！山上的兄弟都很兴奋，眉开眼笑的，说这是咱们和蒙古人交战以来少有的胜利！本来，这份快乐和喜悦应该由你和咱们一起来分享的，可你却已经先躺在这里了……”

杨文端起一碗酒，和着泪水一口干掉。然后他擦了擦嘴唇，说道：“白涛兄弟，你躺在这里，起不来，没法分享咱们的快乐！没关系，哥哥来将就你，哥哥带来了咱们山寨最后一壶酒，哥哥和你分享，咱们一醉方休！一醉方休啊！”

他从壶中倒出满满一碗酒，一点一点倒在墓前。

站在一旁的侯兴忍不住了，猛地在脸上抹一把，哽咽着说：“其实，白涛兄弟可以不死的！把信送完后，他大可以回来。但是，为了打消蒙古人的疑虑，他甘愿在蒙古营里当人质！把蒙古人带上山后，他也是有机会逃掉的。但是他一直把蒙古人完全带进咱们的包围圈……”

“好，白涛兄弟，哥哥敬你！”杨文抓起酒壶，对着壶嘴咕咕地一气喝干，接着，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大声喊道，“白涛兄弟，虽然你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哥哥我并不悲伤！因为你死得其所，青史留名。抗蒙是一条艰辛的路，或许不久，哥哥也会随你而来的！哥哥希望离去的那一天，也能像你一样，正气凛然，满面含笑！兄弟，你祝福我们吧！”说罢，把酒碗、酒壶往地上一摔，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一个探子匆匆跑过来，向杨文报告道：“大人，重庆制置使府来信！”

杨文拿过来看着。侯兴问道：“大人，制置使大人又说什么？”

杨文把信递给他。侯兴接过信看了一眼，气得把信往地上一扔，大怒道：“什么？让咱们重夺紫金城！咱们依靠大获山防守，尚且不能完全和蒙古人抗衡，还有什么能力去把紫金城重新夺回来？”

“问题还不在这儿！”一旁的冉玘嘟囔道，“那无用的废物夺回来做什么？退不能守，进不能攻，即便咱们付出巨大的牺牲，终于夺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咱们当初放弃它到这大获山来，不已经证明它是个累赘吗？”

杨文冷冷地说道：“夺回紫金城对抗蒙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制置使大



人的意义很大！这是他的功绩，他可以拿去到官家面前表功呢！”

侯兴叫道：“哼哼，咱们绝不能让当初修筑紫金城那样的悲剧再现！绝不能让白涛兄弟的血白流！”

冉琰担忧地说道：“唉，话虽这么说，可是大人啊，如果拒绝执行制置使的命令，是会被问罪的！再说了，不管紫金城该不该守，失掉它，制置使就已经给您记上一笔了。如果现在再不执行命令，他会不会更加恼恨于您？若是将来能够顺利打败蒙古人便罢，打不赢，制置使一定会把全部罪责都推到您身上的！”

“冉先生，你讲的这些，本官都明白！”杨文平静地说道，“如果说，之前本官还有什么顾虑的话，现在本官什么都不怕了，也不会再去考虑那些东西了！因为白涛兄弟给咱们做出了好榜样！在民族大义面前，个人的生命安危算得了什么？”

“说得好！咱们就该这样！”侯兴道，“大人，现在咱们该怎么做？”

杨文道：“现在什么都不做，咱们除了用一部分兵力防御外，再抽出一部分兵力在山上种粮食。现在正是秋种的好时候，冬小麦，冬油菜，能种的都种上！”

侯兴不解：“种粮食？”

杨文道：“是啊，种粮食。咱们现在虽然小胜了蒙古人一阵，但力量对比上咱们还是明显处于弱势，在平地上打攻防战咱们还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咱们还必须继续坚持山城防御的方针，做长期抗蒙，打持久战的准备。等到咱们完全站稳脚跟后，才能开始反击。”

侯兴、冉琰都默默地点了点头。

## 临安，御花园荷塘

经筵官阳枋、宦官董宋臣以及从官外接进来的妓女唐安安一行人，陪

着皇帝赵昀在御花园里走着。当他们走到一片池塘边的时候，赵昀惊异地问道：“怎么回事？昨天朕从这儿走过的时候，这池塘里都还光秃秃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多了个亭子？”

董宋臣道：“奴才禀报，昨日奴才随官家走过这里的时候，官家曾小立于池边，念了一句‘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当时奴才就想，如果要雨打枯荷之声，最好到池塘中间去，那样才是彻底的感受。因此奴才连夜在池塘里立下这亭子……”

赵昀虎着脸说道：“董哥儿，此事虽然体现了你的忠心，但却有些劳民伤财，实在不应该啊！”

董宋臣赶紧俯身奏道：“启禀官家，此事并非劳民伤财。这个亭子原本是梅园的，奴才思量此时节离梅放之日还早，不如先移到这池塘中赏枯荷，等荷尽梅放的时候，奴才再把亭子搬过去。这可是非常节省啊！”

赵昀望着阳枋笑道：“太阳先生，你是经筵官，这董哥儿巧嘴滑舌的，他的话是否在理啊？”

阳枋迟疑了一下，答道：“官家，董公公善能化育万物，节约用藏，很符合天地间的大理！”

赵昀高兴地大笑道：“好！董哥儿，既然咱们的理学大师也夸奖你，那这件事你可算尽心了！不过，既是留得枯荷听雨声，没有雨，这枯荷也没用啊！”

董宋臣道：“官家，这一节奴才先已想到了！请官家移步亭中，雨马上就来了！”

赵昀半信半疑道：“真的么？呵呵，朕倒要看看，你这哥儿又不是龙王，如何降雨！”说着，赵昀大步走进亭中，在靠栏上坐定。

这时候，董宋臣冲小宦官一扬手，小宦官大喊一声：“雨来也！”池塘中真的就大雨哗啦啦降落下来了。



赵昀等人抬头一看，原来，在不远处有两个小宦官正踩着一辆水车，把水往高处木架上的一个大木盆里抽，另一个小宦官通过一个大的筛子，把木盆里的水高高地、均匀地洒落到池塘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大雨从天而降的效果。

赵昀哈哈大笑道：“董哥儿，你这两下子干得好！朕心里痛快！赏你黄金一百两！”

董宋臣赶紧跪地叩谢道：“谢官家隆恩！”

赵昀转头对阳枋和唐安安说道：“董哥儿一片苦心，营造了如此美景，咱们可也别辜负了！安安，你来给朕歌舞一曲如何？”

唐安安娇滴滴地答道：“臣妾荣幸之极！只是没有音乐，臣妾可怎么跳啊……”

赵昀：“董哥儿，赶紧去把大晟府乐师喊来……”

唐安安道：“官家，不用去喊乐师吧，这里有现成的呢！”

赵昀疑惑地问道：“在哪儿？”

唐安安道：“大阳先生箫声独步天下，宫中有哪个乐师能比？”

赵昀惊异地问道：“是么？那就请大阳先生奏一曲吧！”

阳枋答道：“好吧，那微臣就奏一曲《满江红》……”

唐安安惊道：“大阳先生，你怎么能在官家面前奏《满江红》？《满江红》多忧戚啊！你奏一曲《眼儿媚》吧！”

赵昀道：“唉，安安啊！如今蒙古人连年入侵，国家残破不堪，朕身为君王，就应该常怀忧戚啊！大阳先生，你就奏《满江红》！”

阳枋施礼道：“官家能够念念不忘国难时艰，实在是我大宋万民之福啊！微臣遵命！”

唐安安虽然有些不愿意，但还是站起来，一边跳舞，一边启喉唱了一曲柳永的《满江红》——

访雨寻云，无非是、奇容艳色。就中有、天真妖丽，自然标格。恶发姿颜欢喜面，细追想处皆堪惜。自别后、幽怨与闲愁，成堆积。

鳞鸿阻，无信息。梦魂断，难寻觅。尽思量，休又怎生休得。谁恁多情凭向道，纵来相见且相忆。便不成、常遗似如今，轻抛掷。

《满江红》的曲调原本悲壮豪迈，但唐安安却唱出了别样的情调，把她当妓女时唱得很熟的柳永的词唱了出来，竟然唱得她自己都落泪了。

赵昀听得哈哈大笑道：“美人儿，你如今在朕身边，还有什么幽怨与闲愁？朕怎会把你轻抛掷？别伤心了，过来，朕替你擦眼泪！”

唐安安一扭腰，竟坐在了赵昀怀里，撒娇着说：“官家，臣妾不依啊！官家只是嘴上说得好听，明天要是遇上一个更美貌的嫔妃，可能转头就把臣妾给送出宫去了！不行，臣妾要官家赏赐！”

赵昀道：“好好好，赏赏赏，也赏你黄金百两，珍珠一千颗，朕还要在临安给你修别院，供你长住如何，绝不送出宫去！你满意了吧？”

唐安安赶紧跪下施礼：“多谢官家浩荡隆恩！”

阳枋在一旁紧皱着眉头，但他并没有开腔。

正在这时候，一个小太监急匆匆跑进来奏道：“官家，起居郎牟子才大人求见！”

赵昀不高兴地说道：“让他等一会儿，有什么事，朕回宫再说！”

小太监结结巴巴说：“官家，牟大人说有紧急军情……”

赵昀大喝道：“你找死啊！朕说了，一会儿回宫再说！”

阳枋赶紧奏道：“官家，您一向心忧国事，惦念边情，不如就请牟大人进来，问问何事再说？”

赵昀不耐烦地说道：“好吧好吧，喊进来嘛！”



牟子才走进来，看见唐安安坐在赵昀怀里，想说什么，但还是忍住，跪地奏道：“启奏官家，近日接到边报，蒙古三十万大军大举进攻四川，现在已是半个四川都被蒙古人包围了！”

赵昀道：“这些事情，你去给史嵩之报告，他是宰相兼枢密使，让他拿主意吧！”

牟子才道：“史大人早就知道这件事了！正是因为史大人无所作为，拿不出好的御敌良策，致使蒙古人在四川长驱直入，微臣才斗胆前来禀告官家的啊！”

赵昀怒道：“牟子才，你真是不懂规矩呀！军机大事，是该你管的吗？而且你竟然还不通过中书，越级向朕报告！好啊，大阳先生在这里，让他给你讲点道理！”

牟子才厌恶地看了阳枋一眼，又说道：“既然官家认为微臣不该管军机大事，微臣就说一些分内的事情！”他瞟了唐安安一眼，道，“官家，是谁把一个妓女招进来，秽乱后宫，毁您一生清誉啊？”

唐安安赶紧从赵昀怀中站起来，坐到一旁。

董宋臣急了，争辩道：“官家，大阳先生是天下闻名的理学大师，他对此事尚且没有异议，牟大人的话是鸡蛋里挑骨头！”

赵昀道：“是啊是啊，这也不是你管的，下去下去！”

牟子才没法，只得转身离去。不过他刚走两步，赵昀便在后面叫道：“牟子才，朕可警告你，这事可不能出去随便乱讲！”

牟子才下去后，赵昀转过身来，笑着招呼说：“来来来，咱们接着玩儿，安安你再跳一曲，还是大阳先生奏曲……”

这时候，又有个小宦官跑进来，奏道：“官，官家，数百太学生在和宁门外伏阙上书呢……”

## 临安，大内，和宁门外

王惟忠带着数百太学生跪伏在和宁门外的台阶上，手里捧着一封签着密密麻麻姓名的长长的请愿书，口里喊着口号，要求觐见官家。

和宁门一直紧闭着，没有打开。

临安百姓从四面八方赶过来，聚集在门前，挤挤挨挨站在周围看着，议论着，很快就聚集了数千人。

一会儿后，殿前都指挥使夏震带了一拨人马走过来，冲太学生们大喊道：“干什么？干什么？你们这些太学生，不好好在学堂里念书，跑到这里来闹什么事？”

王惟忠站起来，朗朗答道：“夏将军，咱们不是闹事！咱们有重要的事情觐见官家！”

夏震道：“你们见官家做什么？官家是随便给你们见的吗？”

王惟忠道：“如今蒙古人在四川长驱直入，横行霸道！这一切都是四川制置使余晦毁山城改修边城造成的！我们请求官家撤换余晦，恢复原四川制置使余玠、原嘉定知府俞兴等人职务，由他们继续执行山城抗蒙的策略，把蒙古人赶出四川去！”

夏震嚷道：“这些国家大事自有枢密院诸位相爷给官家出谋划策，用得着你们在这里瞎操心！”

“夏将军错了！”王惟忠正色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咱大宋自建国以来，每有奸邪乱政及各种不平之事，太学生们无不奋臂而起，大声疾呼，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夏将军怎能说咱们是瞎操心呢？”

王惟忠的话引来围观的百姓一片叫好之声，大家纷纷鼓掌欢呼，赞赏不已。而这也让夏震恼羞成怒，他刷的一声拔刀在手，指着王惟忠等人喝道：

“你们竟敢胁迫官家！哼，再不散去，本将军把你们通通抓起来，砍你们的脑袋！”





同时，夏震身后的那些士兵也跟着拔刀在手。

这一举动在太学生及周围百姓中引起一阵骚动。一些胆小怕事的百姓赶紧悄悄地溜走了。

王惟忠却是公然不惧，大声喊道：“我们以忠义向官家进言，怎么能说是胁迫？夏将军，太祖建国时就曾立下誓碑，不得擅杀上书言事者！你怎敢动刀？”

身后的太学生及老百姓也跟着纷纷大声叫起来：

“官家尚且不随便杀文人，你一个武夫，岂敢行凶！”

“在这里耍什么横？有本事到战场上去杀蒙古人！”

“这些当官的，只敢在手无寸铁的学生娃儿面前狐假虎威！真要到战场，他们早吓得屁滚尿流了！”

夏震听到百姓这么骂自己，心里有点虚，大叫道：“好啊，你们等着！本将军立马去见官家，把你们统统抓起来！抓起来！”

一边说，一边推开和宁门，进大内去了。

### 临安，大内，御花园荷塘

夏震急急忙忙跑到御花园荷塘，向赵昀报告道：“启禀官家，那些太学生们正在闹事呢？要不要微臣带人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赵昀不耐烦地说道：“你是殿前都指挥使，负责临安的安定，怎么连你都不懂规矩呀？这样的事，竟然来问朕！”

“因为，因为，”夏震结结巴巴地说道，“那些太学生们，嚷嚷着要见官家您呢……”

赵昀冷笑道：“天下想见朕的多着呢，难道朕都要一一给他们见？唉，大阳先生啊，哪天由你来把世间的礼仪给大家讲一讲，再这样下去，朝廷可就要乱套了！”

“是是是，明白明白……”夏震忙赔笑答道，转身欲走。

阳枋喊道：“夏将军且慢！”又回身向赵昀奏道，“官家，太学生伏阙上书，本朝自开国至今时有发生，也并不稀奇。纵观本朝各先祖的做法，不管那些太学生有无道理，都从来没有发生过武力抓捕的事情，此正体现了咱大宋官家的宽厚仁明。夏将军今天若抓了太学生，不是让咱们官家破了这个规矩吗？”

赵昀一怔，一时恍然大悟，转头大骂夏震道：“是啊是啊，夏震，你想害了朕吗？”

夏震吓得满头大汗，跪地谢罪道：“微臣罪该万死！”

赵昀挥挥手：“起来起来，朕问你，那些学生娃儿想要干什么？”

夏震道：“他们要求官家撤换四川制置使余晦，恢复原四川制置使余玠的职务……”

赵昀道：“史嵩之不是说那余晦是很好的阉帅，比那余玠强百倍吗？董哥儿，你去把史嵩之喊来，朕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董宋臣离去后，赵昀转过头来招呼唐安安道：“接着跳！接着跳！太阳先生，你接着吹箫！真是的，连一个好好的歌舞都看不安生！”

### 临安，史嵩之相府

董宋臣走进史嵩之相府，见史嵩之正拿着一支玉带钩翻来覆去地看，便喊道：“相公！”

史嵩之一见董宋臣，高兴地招呼道：“董公公，你来得正好，帮老夫鉴定一下。老夫刚得到两块玉带钩，说是西周王宫里用过的东西，老夫不太信，你看看是不是真的？”

董宋臣拿过去一看，立刻双眼发亮，赞不绝口道：“不错，这是货真价实西周王宫中的东西！”

史嵩之忙问道：“何以见得？”

董宋臣道：“嘿嘿，相公啊，在研究古玉上，咱家还是有一些心得的。您看这纹路，夔龙纹，这是西周特有。还有雕工，这种叫勾撤雕法，也是西周才有的。咱们再来看沁色，没有一两千年的养润，能有这么浓重的烟丝云霞吗？”

史嵩之哈哈大笑道：“不错不错，董公公果然学识广博！”说着，史嵩之把两块玉带钩往董宋臣怀里一塞道：“要是不嫌弃，老夫就把这两块宝贝赠予公公！”

董宋臣惊喜地问道：“给咱家？”

史嵩之道：“是啊！公公不给老夫这个面子？”

董宋臣嘿嘿一笑道：“相公这么盛情，咱家就不客气了！”说着，拿过来，便揣进怀中。

史嵩之道：“呃，还没有问，公公此来，是不是官家有什么事呀？”

“正是。”董宋臣才想起来似的说道，“太学里的那些娃儿，在和宁门前搞什么伏阙上书，说是让官家撤掉余晦的制置使，换成原先那个余玠。官家找您去问问该怎么办？”看了史嵩之一眼，又说，“相公，你可得拿个主意啊！”

史嵩之呵呵一笑道：“好说，公公先走一步，老夫换上朝服就来。”

董宋臣走后，史嵩之喊过一个侍卫过来吩咐了两句，那侍卫匆匆出去了。然后史嵩之大声喊婢女道：“拿朝服来！”

### 临安，大内，御花园荷塘

史嵩之走过来的时候，赵昀还在看唐安安歌舞。史嵩之站在一边，俯身喊了一声：“官家！”

赵昀见是史嵩之来了，本来脸上还享受地笑着，一下就不耐烦了，冲唐

安安挥挥手道：“别跳了别跳了，去去去！”然后转头问史嵩之道，“子申啊，那些学生娃儿在和宁门外搞什么伏阙上书，说余晦不行，要换上余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余晦比余玠好上百倍吗？”

史嵩之道：“官家，学生娃儿整天坐在书斋里，他们明白什么？孩子嘛，都是容易冲动的，只要有人一挑唆，脑袋就会发热，不问青红皂白聚在一起闹事，这也是很正常的！”

赵昀道：“朕听说蒙古人都打到合州和嘉定来了，余晦要是能打仗，怎么可能让蒙古人如此长驱直入？”

史嵩之冷着脸问道：“谁告诉官家蒙古人已经打到合州和嘉定了？”

赵昀道：“牟子才刚来说过呢，朕让他去找你，他没找过你呀？”

史嵩之一愣，随即打个哈哈道：“蒙古人确实是打进四川来了。但这些年来，蒙古人不是每年都要打进四川好几次吗？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事。打进来，把他们撵出去就是了呗！”

赵昀又问道：“子申啊，朕记得你曾经好像说过，余晦在四川边境上修筑什么紫金城，目的是要把蒙古人挡在国门之外，还四川一个永世太平！既然都修筑紫金城了，为什么蒙古人还能长驱直入？难道是紫金城修得不对？”

史嵩之笑道：“官家，修筑紫金城之事，是经过反复考察的，怎么会不对呢？为这事，当时大阳先生还专程去那里考察过的呀，是不是这样啊大阳先生？”

阳枋咳了一声道：“官家，微臣当时确实是去考察过。不过，微臣也不怎么懂行，怕是没有看准吧……”

史嵩之惊愕地看了阳枋，一时满脸怒气，阴沉着脸，没有开腔。

董宋臣忙斥责阳枋道：“大阳先生，你也算是天下有名的理学家了，说话行事应该不会信口开河吧？官家既然派你去当钦差察看，你就应该认真办



理，怎能说没有看准呢？”

阳枋笑道：“不错，阳某确实认为修筑紫金城的办法可行。但任何事情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既然紫金城很快被攻破，这只能证明阳某当时确实是看错了啊……”

董宋臣急道：“太阳先生，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真是看错了，你是要受到惩罚的？”

阳枋赶紧站起来，跪伏在赵昀面前，惶恐地说道：“官家，此事确实是微臣的错，微臣愿意接受惩罚！”

赵昀黑着脸正要说话，史嵩之一摆手道：“慢，官家，此事究竟是修筑边城有错，还是别的原因。前些天老臣已派兵部下去调查了，相信这几天结果就可以很快出来。等结果出来再说处分的事吧！”

正说着，一个小宦官进来报告道：“启禀官家，兵部尚书许应龙求见！”

史嵩之惊讶地笑道：“哦，官家呀，这说曹操，曹操就到，许应龙应该把情况调查清楚了，让他进来吧？”

赵昀点点头道：“好，宣进来！”

许应龙进来后，赵昀问道：“许应龙，子申说你去四川了解情况去了，你了解得怎么样？蒙古人为什么能打进紫金城去？”

许应龙道：“启禀官家，微臣也是刚回来，还没见过史相公，就赶来向官家禀报了。唉，说起来，这是用人不慎啊……”

众人都一怔。赵昀笑问道：“你是说，朕用余晦用错了？”

许应龙道：“不是错在余晦大人，恰恰相反，如果四川的官员都像余晦大人一样能干，蒙古人怎么可能打进来？”

史嵩之把脸一板，喝道：“许应龙，别说半截子话，你说的人究竟是谁呀？”

“是是是，”许应龙连连答道：“这人就是阆州知州杨文！还有阆州统

制侯兴！余晦派他们去阆州筑紫金城，结果他们反而通敌卖国，把蒙古人引了进来！”

阳枋惊问道：“许大人，这杨文和侯兴下官多少了解一点，都是忠勇可嘉的将领，他们怎么可能通敌卖国？”

许应龙道：“偌大一座紫金城，不到两天时间就被蒙古人攻破了！难道咱大宋的军队有这么不济？那杨文与侯兴不是号称能征善战吗？除了故意送给蒙古人，还能有其他解释？”

阳枋道：“紫金城修造时间本来就短，还没竣工蒙古人就攻来了。再说，蒙古人的攻城能力一向很强。杨大人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主动把军队撤到大获山，利用山城地形的优势打击蒙古人也是可能的呀，怎么就说他是通敌卖国呢？”

“嘿嘿，”许应龙冷笑一声，“就拿杨文撤到大获山来说吧，蒙古人在四川横冲直撞，所到之处，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唯独对大获山，却是围而不攻！请问，自古有这么打仗的吗？这只能说，他们相互很有默契！”

阳枋道：“围而不攻，还有一种可能是没办法进攻！大获山易守难攻，是天然的战略要地。蒙古人即便进攻，也只能是无功而返啊！”

史嵩之笑笑道：“大阳先生，你对杨文在大获山的情况很熟悉啊？”

阳枋忙笑道：“相公，下官一直生活在四川，从小就在四川的山山水水间摸爬滚打，当然很熟悉了……”

史嵩之道：“那是过去。你来临安这么久了，现在对大获山的情况也很了解啊？”

阳枋一怔，正不知该怎么回答，董宋臣又补了一句道：“大阳先生，咱家听说杨文有个叫冉璚的重要谋士，是你的一个得意门生，是不是？”

阳枋见史嵩之和董宋臣别有用心地说话，心下着急，正要辩解，却是赵昀已经听明白了他们的话，一摆手阻止阳枋道：“大阳先生你不用解释了！”



这个杨文确实非常可疑。一座好端端修起来的紫金城，不到两天就给丢了，不管有什么客观原因，这都非常不应该！”接着他转头对史嵩之说道，“子申，你立刻把他撤职押解回京，另派一个人去代替他！”

阳枋大惊，心里百转千回，忙笑着说道：“官家，现在撤杨文的职恐怕不是最恰当的时候吧？”

赵昀冷着脸问道：“你想护着他？”

阳枋说道：“官家恕罪！微臣并不是要护着他，微臣的意思是，如果那杨文果真通敌，现在撤换他，不是刚好把他往蒙古人怀里推吗？”

赵昀一怔，望了史嵩之一眼。史嵩之冷笑道：“太阳先生这个说法有道理，咱们便留着，看他的表现！以后若再有通敌之事，罪上加罪，一并重罚！”

阳枋偷偷吁了一口气。赵昀点点头道：“好吧，一切依子申说的办！”

这时候，又有一个小宦官跑进来叫道：“官家，官家，太学生在和宁门外猛敲大门呢……”

“这还了得！”夏震大叫道：“大内的门也敢乱敲，皇威何在！官家，不能再姑息他们了，再姑息，他们还不打进皇宫来！”

史嵩之却冷笑道：“官家，恐怕不好去抓吧？”

夏震问道：“为什么？”

史嵩之道：“因为带头的那个叫王惟忠的太学生是阳枋的义子！”

赵昀又惊又怒，转头问阳枋道：“阳枋，是这样的吗？难怪刚才你要阻止朕抓他们！”

“臣罪该万死！”阳枋跪地奏道，“王惟忠确实曾是臣义子，但臣已与他断绝父子关系！这件事史相公知道！”

赵昀望着史嵩之，史嵩之干笑道：“是有这么回事……但父子之情，岂能简单一句话便断绝！大阳先生，你要想证明你的确是忠心官家，毫不徇

私，你现在就出去，劝说太学生离开！”

赵昀见史嵩之将了阳枋一军，也觉得有趣，跟着帮腔道：“好啊！大阳先生，朕要抓起来，你又觉得这是在镇压上书言事者。那你就去把他们劝开，让他们认罪道歉吧！”

阳枋知道自己无路可退，施礼答道：“微臣遵命！”

### 临安，大内，和宁门外

阳枋从御花园出来后，对等在外面的一个侍卫耳语了几句，侍卫翻身上马，飞奔而去。

接着，阳枋急匆匆往外走，当卫兵打开和宁门，让他走出去的时候，两队禁军正警卫森严拦在大门口，王惟忠站在台阶上，高举着手臂，对着众太学生及围观老百姓大声说着：“各位同窗，四川自古是咱华夏土地，那里的山水富饶美丽，那里的百姓勤劳朴实！那块神奇的土地，是咱大宋赖以生存的第二大粮仓，你们说，咱们能眼睁睁看着它被人拱手让给外族异邦吗？”

“不能！”太学生振臂高呼，周围的百姓也跟着附和。

王惟忠继续演讲道：“不错，咱们只是一些学生，武不能杀敌，文不能安邦！但是咱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忍看咱们的父老乡亲在蒙古人的屠刀和铁蹄下呻吟！咱们是一无所有，但咱们还有一腔热血！这腔热血是滚烫的，浓艳的，任何时候，只要国家需要，咱们都甘愿毫无保留地奉献出去！”

“仅凭一腔热血有用吗？”有一个声音在王惟忠身后高声传过来，王惟忠转头一看，原来是他的义父阳枋。

王惟忠的演讲戛然而止，犹豫了一下，还是称呼道：“义父……”

阳枋没有回答他，只是冷着脸继续说道：“一腔热血！一腔热血能拦住蒙古人奔腾的马蹄，让他们放下手中嗜血的屠刀吗？”

王惟忠红着脸争辩道：“是不能，但咱们可以唤醒更多有识之士，让他





们支持四川回到正确的抗蒙道路上去……”

阳枋怒冲冲喝道：“你们的意思是朝廷里都是些不明之人，现在抗蒙的路都走错了？”

王惟忠急道：“官家圣明，他最终是会理解咱们的……”

阳枋抢过来说道：“你们这样胡闹下去，官家怎么可能理解你们？实话给你们说吧，今天要不是史相公劝阻，你们的脑袋早就搬家了！本官来对你们说的话，是最后的劝解。这个机会，也是史相公在官家那里给你们争取来的！如果你们执迷不悟，还要在这儿闹事，史相公可就保护不着你们了！”

“史相公！史相公！”王惟忠再也忍不住了，愤怒地叫道，“你开口闭口都史相公，你怎么变成了这种趋炎附势的人？你坚持一生的气节和操守，现在都到哪里去了？”

阳枋说道：“本官不是趋炎附势！本官是维护安定的大局！你们以为在这里吼几句，闹一下事，就是维护气节和操守吗？错了！抗蒙大计，最重要的是要大家精诚团结，严格执行朝廷决策，只有这样，军队才会有战斗力，才能把蒙古人打出去！这不叫趋炎附势，这叫从善如流！”

“从善如流？”王惟忠鄙夷地说道，“这话亏你说得出来！我王惟忠真是耻于曾做过你的弟子！做过你的义子！有这样一个朱门败类的先生，我王惟忠无脸见人啊……”

王惟忠话音一落，众人一阵叽叽喳喳议论，纷纷附和，谴责阳枋。

“惟忠住口！”这时候，一辆马车疾驰过来，从马车上跳下国子监祭酒徐侨，冲王惟忠大声喝道：“惟忠，切莫大逆不道，侮辱自己义父！”

王惟忠只得闭嘴，俯身施礼道：“徐大人！”

徐侨严肃地说道：“惟忠，今天事已至此，不可再聚众闹事，赶紧解散回学堂去！”

王惟忠道：“大人，弟子们此来，不是聚众闹事，乃想以忠义之言进谏

官家……”

徐侨大声喝道：“刚才大阳先生已经说了，官家仁厚宽宥，没有抓捕你们，而是让你们赶紧解散，你们还进谏什么？惟忠，不可一错再错，赶紧回学堂去吧，其他事情，容后再商量！”

王惟忠没法，只好和其他学生没情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一众围观的百姓见太学生走了，也都纷纷离开和宁门。



## 第二章 危难之时

保自身逼部下投降 救百姓惹敌人进攻

## 临安，史嵩之相府，会客厅

阳枋一路小跑走进临安史嵩之相府会客厅，俯身拜见史嵩之道：“相公，竖子带头在和宁门前闹事，卑职教子无方，特前来向相公赔罪！”

史嵩之没开腔，也没给阳枋让座，只慢腾腾揭起茶盖，吹着上面的浮沫，细细喝着。

阳枋跪在地上，满脸冒汗，但没有史嵩之恩准，他也不敢站起来。

这样过了半天，史嵩之才把茶盏放在桌上，面无表情说道：“起来吧，大阳先生！再怎么，你也是几十岁的人了，你说你这样向老夫跪着，老夫如何消受得起啊！”

阳枋满脸通红，站起来赔笑道：“相公指责得是！不管我阳枋年纪有多大，都永远是相公的门生！阳枋能有今天，也全都是相公您赏赐的！阳枋会永远记住相公您的恩情！”

史嵩之呵呵一笑道：“大阳先生说差了，所有的恩情都是官家给的，老夫有何功？只不过，官家在很多事情上都会征求老夫的意见，老夫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

阳枋道：“相公乃朝廷重臣，国之栋梁，所以才深孚官家信任，那也是国之大福，民之大幸啊！”

史嵩之又品了一口茶，说道：“唉，这件事情，令郎做得确实太过头了！朝中大臣，边关大员，是他想撤换就能撤换的吗？再说了，伏阙上书这样的事，高宗皇帝曾下旨绝不容再发生。抗旨不遵，这是什么后果，他们难道不明白吗？”

阳枋谢罪道：“相公，卑职知道，抗旨是死罪！卑职今天就是来向相公表明态度的，就算那王惟忠曾是卑职义子，但他违反的是朝廷律令，该怎么处罚还怎么处罚，不用照顾卑职情面！”

史嵩之叹口气道：“唉，谁没有孩子！老阳你孤寂半生，有这么个义子

也不容易。虽说你和他断绝了关系，但老夫也是当父亲的人，能体会到一个父亲的心情，怎么着老夫也要救他一救，不能让你老来丧子对不对？所以老夫才劝阻官家动武抓人，让你去劝散他们，免得他们犯更大的错误！你可明白？”

阳枋忙点头道：“卑职知道，这一切都是相公对卑职的厚爱关怀！”

史嵩之道：“但是，这件事的确影响非常坏！你也看出来了，虽然当时官家在老夫的劝解下并没有抓人。但是后来当他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他非常愤怒，一定要严肃处置带头的太学生！是老夫反复劝说求情，并向他拍胸脯做了保证，官家最后才勉强同意发配编管！”

阳枋再一次跪下来，拜了拜，声泪俱下说道：“多谢相公给犬子的活命之恩！从此犬子的那条命，就是相公给的，相公想要什么时候拿去，随时奉上！”

史嵩之笑道：“太阳先生言重了，快请起来吧。以后遇到事情，凡是老夫能保护的，一定尽力。但是你也得回去教育教育令公子，这样的事情，以后绝不能再发生！若有再犯，老夫恐怕也保护不了了！”

阳枋道：“下官谨记相公教诲！”

### 临安城郊外，酒亭

徐侨和王惟忠坐在临安城外一个酒亭里。王惟忠手边桌上放着一个包裹和一顶斗笠。

徐侨安慰王惟忠道：“惟忠，别灰心！虽然这一次并没能实现让余玠大帅重新入主四川的目的，但是你们这一事件已经在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大家都在夸奖你们，说你们太学生没有白吃皇粮，敢于担当呢！”

王惟忠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夸奖有什么用？咱们又不是为了做样子，捞个人名声！如果真能实现让余玠大帅替换那不学无术的余晦的目的，

就是被朝野上下臭骂，弟子肯定也比现在愉快得多！”

徐侨赞道：“惟忠你这句话可说得太好了，不愧是你义父教育出来的好孩子！”

“别提他！”王惟忠打断徐侨的话，继续说道，“大人，前天您就不该过来。您要是不来劝咱们，咱们说不定已经让官家改变主意了！”

徐侨笑道：“让官家改变主意？你们也太天真了！为师前天要是不来，现在你们脑袋还在不在肩膀上都很难说呢！”

“哪有这么严重！”王惟忠不以为然说道，“我朝自太祖起便传下了不杀文人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何况是咱们这些太学生，官家怎么可能杀咱们？”

徐侨正色道：“不杀吗？那岳飞、张宪是怎么死的？还有八次上书名震朝野的太学生陈东，不是也被杀了吗？”

“这只是个别的例子，而且都是高宗皇帝时候杀的！”王惟忠不服气道，“当今官家尊儒重道，礼贤下士，怎么可能如此粗暴对人！之所以政令昏乱，只不过被奸邪蒙蔽而已！这时候，正该咱们多喊几声，才能冲破隔离遮蔽让官家听到啊！”

徐侨叹口气道：“惟忠啊，你这几句话中，只有一句话是说对了的，就是官家被奸邪蒙蔽！而且为师还要告诉你，这种蒙蔽不是一般的蒙蔽，是黑暗！这个奸邪也不是一般的奸邪，是巨奸！你没听说吗？起居郎牟子才牟大人昨晚暴毙在家里了……”

“牟大人暴毙家中？”王惟忠惊愕地问道，“为什么？这与巨奸有什么关系？”

“谁知道呢？”徐侨道，“因为前天牟大人曾越过史嵩之，向官家禀报四川军情，要求撤换余晦，今天就暴毙家中。联想到前几年范钟、刘汉弼因参劾那史嵩之而暴毙家中之事，不能不让人怀疑啊？”

王惟忠激愤地大喊道：“朗朗乾坤，天理昭彰，难道就任由他胡作非为吗？为什么不查个水落石出，把他揪出来？”

徐侨道：“如今这巨奸把持朝政，蒙蔽圣上，官家要不点头，谁敢追查？上次两位大人暴毙，结果还不是不了了之！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黑暗和恐怖？你们如果不是及时被劝回，真闹大了，才只是受五百里外编管这么小的处罚吗？”

王惟忠喃喃说道：“难道，难道，咱们就让这种黑暗和恐怖继续吗？那样一来，咱大宋还有什么希望？蒙古人即便不打进来，咱们自个儿也把自个儿弄没了……”

徐侨咬咬牙，坚定地说：“不会的，不会一直这样的！咱们在等待一个机会，相信这个机会很快就会来的……”

王惟忠痛苦地把一杯酒端起来，一饮而尽。

徐侨也喝了一杯，说道：“惟忠啊，你此去临海编管，不可节外生枝，就安心读书。过不了多久，我们会想办法把你救回来的！”说着，从侍卫手中拿过一套书，交到王惟忠手里，对他说道：“这套书是你义父送你的，你拿去好好研读……”

徐侨话没说完，王惟忠就把书往外一推道：“谁要他的书？弟子这里有，知道研读！”说完站起来一抱拳道，“大人保重！弟子告辞！后会有期！”

说着，把包裹背在背上，草帽戴在头上，一转身就大踏步走了。

徐侨在后面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义父一片苦心的……”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小青道：“大哥，那姚因谋整得你那么惨，你为什么还要去救他？”

元用道：“四妹啊，大哥不是去救姚因谋，大哥是救嘉定城中的大宋战

士，救与咱们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啊！”

小青道：“还不是一样，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他们不都听姚因谋的？唉，大哥啊，你想过没有，一旦咱们把姚因谋救出来，把蒙古人赶出嘉定后，或许姚因谋又开始千方百计设计陷害咱们了！”

元用正色道：“难道你不愿意把蒙古人赶出去吗？”

小青噘着嘴，嘟囔道：“小妹从来没说过不愿意把蒙古人赶出去啊，只不过……”

“这就对了！”元用打断小青道，“不错，咱们和姚因谋是有矛盾，但不管这矛盾有多大，都是家里的矛盾，是兄弟间的矛盾。现在蒙古人打进来了，把咱们的兄弟困住了，你说，咱们能袖手旁观吗？”

程刚啐一口道：“大哥，你总是这样大度！只怕咱们把那姚因谋当兄弟，他未必肯认可吧！”

元用道：“三弟，不管姚因谋怎么看咱们，有一个目标咱们是一致的，就是打蒙古人，只要能把蒙古人赶出去，别的咱们都可以不管！”

小青、程刚一时都无话可说。

白炼道：“大哥，嘉定城被困已差不多三个月了，蒙古人攻来，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田里的粮食都来不及收回。而且蒙古人来得很突然，城中也没什么准备，估计现在城中粮食应该吃尽了……”

元用道：“这几日，元某数次登上灵宝峰灵宝塔往城里眺望。虽然太远，看不太清楚，但是元某也看出了一些异样啊！”

程刚问道：“什么异样？”

元用道：“原先城中是一派青绿的颜色，这些天，整个城市变得一片灰黄了……”

程刚问道：“那是什么原因呢？”

元用道：“如果元某猜得不错的话，这是因为城中那些树的叶子和树





皮，都被饥饿的城里人全扯下来吃光了……”

小青惊呼道：“竟然有这么惨？”

元用沉痛地说：“是啊四妹，城里的百姓这么惨，你说，咱们能见死不救吗？”

小青嘟囔道：“就算要救，可又怎么救呢？二哥，你脑袋瓜子好使，你说有什么好主意吧！”

白炼道：“要救城中百姓确实很困难！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蒙古人绕着嘉定城筑了一圈高高的围墙，这种情形咱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堵围墙的妙处在于，对于城中来说，它是一个很好的围堵工具，有这堵围墙，城中人就像关在笼子中的困兽，要想突围简直是不可能的。对于外来救援人员来说，它又是一座新的坚城。而且，打仗的时候，蒙古人还可以通过城墙迅速移动兵力。这是一举三得啊！”

元用叹口气道：“唉，蒙古人敢于在嘉定城外新修一堵围墙，就是笃定不会有人来救援城中之人。从这一点来说，咱们没有及时跟进救援，已经有罪了……”

白炼道：“大哥，咱们如果要救援城里，只有一种办法！但是，这样可太冒险了……”

元用默默地点点头，轻轻说：“我知道。”

小青急问道：“你们在打什么哑谜？什么办法？”

白炼喃喃自语道：“大哥，这是惹火烧身啊……”

元用还只是轻轻地说一句：“我知道。”

众人正在议论着，有个铺兵跑上来奏道：“报告寨主，山门外有两个人，一个叫赵笑，一个叫李肃，他们说想来见您！”

元用疑惑地问道：“赵笑、李肃？”

小青兴奋地说道：“呵呵，大哥有所不知，这两人原来是余玠大帅的贴

身侍卫。大帅被解职后，他们跟随了俞兴。后来俞兴又被抓起来送往临安，这两个人就不知去向了，现在竟出现在这里！”

也不等元用回答，就吩咐铺兵道：“快！赶紧把他们请上山来！请上山来！”

不一会儿，赵笑、李肃便随铺兵走进聚义厅。

赵笑看见小青，热情地招呼道：“小青姑娘，咱们又见面了！”

小青故意板着脸道：“赵笑、李肃，你们不是跟着那俞兴吗？俞兴都被抓到临安去了，你们怎么没跟着去呀？”

赵笑叹口气道：“唉，大帅走的时候，确实让咱们跟着俞大人抗蒙，但是，俞大人被余晦和姚因谋抓走了，咱们没地方抗蒙了，所以就跟到山上来，投奔各位好汉了……”

元用忙热情招呼道：“欢迎两位壮士！”

李肃忙抱拳道：“元寨主，我们兄弟上山来，是有一事相求！”

元用道：“呃，什么事啊？”

李肃道：“希望元寨主能出兵救援嘉定城，解嘉定百姓困厄！”

小青笑道：“原来你们是来请咱们去救嘉定的呀！呵呵，赵笑、李肃，你们这就不对了！那姚因谋把你们的主人俞兴抓去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救他？你们这样做不是对你们俞大人不忠吗？”

赵笑红着脸道：“唉，我们本来一直在犹豫的，确实不想救那姚因谋。但是，大帅走的时候，反复叮嘱咱们坚持抗蒙，咱们两人势单力薄，人微言轻，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抗，所以就上山来找元寨主了！咱们觉得，现在只有元寨主才会带咱们抗蒙……”

白炼笑笑道：“元寨主不也刚被那姚因谋关了那么久，对姚因谋充满恨吗？你们怎么确定他愿意去救嘉定城？”

赵笑正色道：“小人曾多次听大帅和俞大人讲过，元寨主山上聚义，目

的就是为了抗蒙。虽然姚因谋曾屡次伤害元寨主，但元寨主一向顾全大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威武不屈……”

小青扑哧一声笑起来：“别拍马屁了，又拍的不是地方，小心马蹄子踢着你！”

元用微微一笑道：“两位壮士说得极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咱们确实应该捐弃一切个人恩怨，专心一意抗蒙！”

赵笑道：“这么说，元寨主，您答应去救援嘉定城了？”

程刚道：“两位，大哥早就答应了！这不，你们来的时候，咱们正在研究怎么去救呢！”

### 嘉定府衙，知府书房

在嘉定府衙知府书房里，姚因谋正拿着一本《周易》翻看，捕快头目吕不陶进来报告道：“大人，城中又发现了两个活吃生人的人！”

姚因谋头也不抬地挥挥手道：“拉出去，砍了砍了！”

“是！”吕不陶一抱拳，转身兴冲冲出去了。

卫无忌走进来，对姚因谋说道：“大人，有点不对劲啊……”

姚因谋把书在桌上一丢，不耐烦地说道：“又有什么不对劲啊卫将军？你能不能让本官把书念完啊？怎么这么多事啊？”

卫无忌忙答道：“是，大人……”

转身就欲出去，姚因谋生气了，大声责备道：“你究竟想说啥嘛，努一个半截子话丢给本官，然后又出去，你要弄本官啊？”

卫无忌心中来气，满脸紫胀，但他克制住自己：“大人，是这样的，刚才吕捕头说抓到两个活吃生人的人，但末将认为此事非常可疑！”

姚因谋道：“有什么可疑的？”

卫无忌道：“据末将了解的情况，城中确实有人吃那些饿死的人肉，但

要说吃活人肉，恐怕还没人有这个胆！”

姚因谋不满地嚷道：“卫无忌，你不把你的城门守着，整天去关心些捕头做的事情干什么？那吕不陶真饿疯了么，他为什么要诬陷别人？”

“你还不知道吧大人？”卫无忌靠近一步小声说道，“他诬陷别人，是为了杀人卖活人肉呢！虽然有人偷偷卖死人肉，但并不赚钱。而活人肉，却是比相同重量的黄金还贵啊！”

姚因谋大睁着眼睛盯着卫无忌半晌，突然站起来，惨烈大笑，其状近乎癫狂。卫无忌诧异地盯着姚因谋，不解地问道：“大人，您，您这是……”

姚因谋笑到面目狰狞，方才止住道：“卫无忌，你觉得你说的话本官能相信吗？咱们被困在这城里，等待咱们的结果是什么！最终不都是一个死字吗？他吕不陶再贪钱，就算是赚了黄金百万，又有何用，最终还不是变成废铁一堆！他吕不陶有这么傻吗？”

卫无忌急辩道：“大人，末将说的句句属实，并无半点虚言！大人不信，可以派人调查核实……”

姚因谋喝道：“句句属实？这样的话也能让本官相信，你当本官是傻子啊？卫无忌，你反复诬陷同僚，泼污官府，祸乱民心，究竟有何居心？”

卫无忌惊得呆了，满腹委屈，喃喃地说道：“大，大人，末将是从小定下的和平安定着想，不愿让一些丑恶邪恶的东西玷污了官府形象，让咱们失去民心。末将赤胆忠心，大人怎能说末将是藏有歪心呢？”

姚因谋猛拍桌子，喝道：“卫无忌，你这意思，就是说本官在玷污官府形象？哼，竟敢如此出言不逊！来人啊，给本官拉出去，痛打五十大板！”

卫无忌双目含怒，默默地等着衙役反剪他的双手，把他拉了出去。

### 嘉定城，卫无忌营帐

卫无忌趴在床上，痛得脸上冷汗直冒，一个侍卫在他旁边，用毛巾给他



擦着额头上的冷汗。

统领程凯和江同庐聚在卫无忌的大帐里，愤愤不平地议论着。

统领程凯叫道：“知府大人这事做得实在太离谱了！先前李统领带兵出城劫营不成，回来的时候，他竟然下令把他关在城外，致使李统领枉死！现在呢，却又如此暴打将军，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江同庐若有所思说道：“只有一种可能……”

程凯问道：“什么可能？”

江同庐道：“就是吕不陶卖活人肉这事他知道，很可能正是他在幕后指使吕不陶这么干的！卖的钱他有提成……”

程凯惊讶地张大嘴巴道：“不会吧？一个堂堂的知府，竟能干出这样的事？感觉他好像并不是一个太贪钱的人嘛？”

江同庐道：“那你说，他为什么要暴打将军？将军向他报告，还不是为了嘉定的稳定与安宁，他没来由这样做啊！”

程凯道：“他的行为确实太让人费解了……”

卫无忌趴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大家别猜测了！你们在这儿议论的这些话，要是被他听去，还不知道他又要如何整治、折磨你们……”

正说着，一个侍卫快步跑进来，向卫无忌报告道：“报告将军，咱们在城头捡到一封蒙古人射进来的信！”

卫无忌道：“拿过来我看！”

侍卫将信递给卫无忌，卫无忌趴着打开一看，不禁呵呵冷笑起来。程凯问道：“将军，蒙古人说什么？”

卫无忌道：“他们劝咱们投降呢！你们拿去看看吧……”

程凯接过来看了看，哈哈大笑道：“条件倒是很优厚的！信里说，只要咱们答应投降，则他们进城后将秋毫无犯，咱们每个人官升三级！若是胆敢抵抗，一旦破城后，将把咱们全城人都杀光！”

卫无忌道：“蒙古人虽然可恨，但他们说话倒是斩钉截铁，说一不二的，这正是他们打仗行事的风格！”

江同庐道：“哼，从这个角度来说，蒙古人的做派，倒是比咱们城中某些所谓的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得多……”

这时候，又有侍卫进来报告道：“将军，都监大人来了……”

卫无忌疑惑地问道：“都监大人？谁是都监大人？”

程凯等人也面面相觑，都不明白。

布帘一揭，吕不陶趾高气扬走了进来。卫无忌看见了，怒气冲冲问道：“吕不陶，你来做什么？难道本将军这里有卖活人肉的吗？”

吕不陶被讽刺，不为所动，一扬脸说道：“有没有卖活人肉的，暂时还说不清楚。本官是知府姚大人新任的都监，特来督促你等守城防御！如果有人胆敢擅离职守，不听号令，那他的肉即便不被卖，也会免费让大家品尝！”吕不陶拿眼睛把每个人环视了一遍，又冷笑道，“哼哼，现今蒙古人正虎视眈眈围在城外，随时都有发起攻城危险！你们几个人不在城头密切守护，却擅离职守，贪生怕死躲在这里，该当何罪？”

众人都冷眼对着他，没人开腔。

吕不陶见大家都没把他的当回事，很是生气，冲到卫无忌床前，指着卫无忌大叫道：“卫无忌，大白天的，你，你躺在这儿干什么？赶紧起来，到城头上去！”

接着，他转身冲身边的两个侍卫叫道：“把他拉起来！”

两个侍卫就要过去拉人，程凯忙说道：“都监大人，卫将军身体有伤，无法下地！”

“有伤？”吕不陶嘲讽地说道，“哪里有伤？是前面有伤还是后面有伤？如果前面有伤，那是在战场上杀敌时受的；如果是后面有伤，那一定是逃跑的时候被敌人从后面射中的。让本官来看看伤在哪里……”



说着，便走过去，想拉开卫无忌的裤子来看。

卫无忌冷喝一声：“别碰本将军，让开！”他双手撑床，咬着牙爬了起来。却是受伤太重，在站起来的时候，几次差点摔倒。程凯等人想过去扶他，但他喝道：“你们都让开，让本将军自己来！”当他终于颤巍巍站起来的时候，只见他脸色蜡黄，额头上蹦出大颗大颗的汗珠，裤子上隐隐渗出了血迹。

程凯急了，忙抱拳对吕不陶说道：“都监大人，卫将军受伤太重，此时起床，伤口容易迸裂，请都监大人允许卫将军在床上休息……”

吕不陶“哼”了一声，不为所动。不过这时候，他突然看见程凯的手里正拿着一封信，忙一把扯过来看。看着看着，吕不陶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哈哈，本官终于明白你们为什么不去守城而要躲到这里了！原来是在商量着投降蒙古人呢！”

程凯忙申辩道：“都监大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封信是巡逻兵刚在城头捡到的，是蒙古人用箭射进城里来的。咱们也是刚拿到手，还没来得及向知府大人报告呢……”

吕不陶似笑非笑地说道：“捡到的？你们的运气还真不错啊，本官怎么没有捡到一封呢？”

说着，便把那封信揣进怀里转身欲走。程凯惶恐地问道：“都监大人，你要把这封信拿到哪里去？”

吕不陶道：“哼哼，怕了吧？要是心中没鬼，你们怕什么？”

程凯道：“咱们自然不怕，不过……”

吕不陶打断程凯：“哼哼，都给本官听着，赶紧到城头上把城门守好！如有闪失，罪上加罪，决不轻饶！”说完，转身急匆匆地走出去了。

营帐里的人面面相觑。程凯担忧地说道：“吕不陶把那封信拿去，会不会有什么阴谋啊？”

卫无忌冷冷地说道：“吕不陶这种小人，他拿着这个自以为是咱们把柄的东西，能不搞点动作出来吗？”

江同庐道：“你们看他走得那么急的样子，就像捡到一个金元宝似的，连刚才强迫将军下地的事都忘了！他一定是忙着拿回去交给知府大人，怂恿知府大人来抓咱们呢！”

程凯道：“知府大人难道一点判断力也没有？他看不出这是蒙古人射进来的劝降信？”

江同庐道：“知府大人自然不会那么笨，但如果他装糊涂，诬陷咱们通敌，也不是没有可能！”

“诬陷？”程凯惊讶地问道，“他为什么要诬陷？”

江同庐道：“但愿江某的怀疑不是真的……”

程凯见江同庐答非所问，也没追问，而是懊悔地叹道：“唉，实在太可惜了，当时真应该把那东西夺回来撕毁，不让他带走！”

江同庐道：“他已经拿着了，你要再去夺，那不是把本来没影的事情坐实了吗？”

程凯忧愁地盯着卫无忌道：“将军，现在咱们该怎么办？难道就等着他来整治咱们？”

卫无忌道：“算了，大家别瞎想了，该来的总会来的！咱们都到城头上去吧，咱们要不去，一会儿那吕不陶转回来，又有把柄给他揪了！”

程凯担心地说道：“将军，你伤得这么重，要不就待在帐里吧，出去伤口迸裂了怎么办？”

卫无忌豪气地说：“没问题！这点伤算得了什么？喊两个侍卫过来，把本将军抬到城头上！”





## 嘉定城头

卫无忌由两个侍卫搀扶着，与程凯、江同庐一起来到城头上。统领吴华正带着一众士兵，密切地注视着城外蒙古人的动静。

卫无忌问吴华道：“情况怎么样？”

吴华向卫无忌一努嘴，指着远处紧张地说道：“将军请看！”

顺着吴华手指的方向，只见蒙古人把几座巨大的抛石机扯上围墙，架设起来。接着，蒙古人调整好炮口，对准了嘉定城头。

程凯惊讶地说道：“蒙古人哪里来的这种巨型大炮？咱们和蒙古人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仗，还从没发现他们有过这么厉害的武器！”

吴华道：“你们看见大炮上绑的那颗大石头没有？如果那大石头就是炮弹的话，其威力真是太可怕了！”

江同庐喃喃说道：“起初，蒙古人在城外修围墙的时候，咱们以为他们只不过是困死咱们。现在终于明白了，他们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在城头上架设这种巨型大炮！如果他们的大炮从围墙顶上发射炮弹，其射程可比在地上远多了……”

正说着，只听得一声巨大的轰隆声，整个城墙像发生了地震一样。卫无忌没站稳，差点摔倒，两个侍卫赶紧把他扶住。程凯与江同庐对望一眼，脸色大变。城头的西北角，士兵们骚动起来。卫无忌疑惑地问道：“怎么回事？”

一个探子匆匆跑过来，惊魂不定地对卫无忌说道：“报告将军，蒙古人，蒙古人一炮打在那边的城楼上，把城楼炸塌了大半边……”

卫无忌吃惊地问道：“什么？把城楼炸塌了大半边？”

士兵叫道：“是啊，小方桌那么大的那颗炮石，直飞过来，砸到城墙上，就像天上掉陨石一样，太可怕了……”

卫无忌呆了一下，严肃地说道：“告诉大家，让大家别慌张，躲开那些炮石就是。同时，绝不能到处乱跑，必须坚守岗位！谁要逃跑，军法从事！”

“是！”士兵应着，跑开去。

程凯忽然望着天空大叫一声：“啊，来了！”

卫无忌望了望程凯扭曲变形的脸，不解地问道：“什么来了……”

话未说完，身旁轰的一声响，卫无忌被一股强烈的气浪冲得扑倒在地。扶着他的侍卫赶紧冲过去，扶起他。

身边传来一阵可怖的惨嚎声。铺天的灰尘中，但见城头上突然就嵌了一个巨大的石弹。有个士兵整个身体都被压在一块大石弹下，只剩下脑袋露在外面，嘴角流着血，翻着白眼，已经死亡。而另一个士兵则只是腿被压住了，惨嚎声正是从他的口里发出来的。

吴华走过去，指挥士兵撬石弹，可石弹嵌入太深，怎么也撬不动。

卫无忌冷冷地说道：“别撬了，赶紧把那条腿给他砍了！”

旁边的士兵犹豫着不敢动手。卫无忌再次说道：“赶紧把腿给他砍了，迟了，他就没命了！”

士兵没办法，只得一闭眼，一刀砍下去。被压士兵再次惨叫一声，昏死过去。旁边的士兵忙用布把他伤腿包了起来。

奇怪的是，蒙古人打过来这两炮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炮了。程凯疑惑地问道：“蒙古人怎么只打了两炮就不打了呢？”

江同庐说道：“我看他们是在吓唬咱们，目的是要摧毁咱们的心理防线，让咱们自动缴械投降呢！”

程凯看了看周围惶恐不安有气没力的士兵，悲伤地说道：“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敌人大炮威力巨大，咱们恐怕离缴械的时间真不远了……”

卫无忌咆哮道：“不准说这样的丧气话！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坚守城墙，防止敌人趁机攻城！”

“是！”众人答应着，都有些垂头丧气地离去了。

## 嘉定城头

黄昏时分，彤云低垂，残阳如血。

卫无忌被两个侍卫扶着，和吴华、江同庐一起慢慢地从城头巡视走过。

士兵们东倒西歪趴在城头，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卫无忌吆喝一声，他们多多少少站直一些，但一会儿后，却又松了身子趴下来。

卫无忌叹息一声，摇了摇头。

有个侍卫跑过来，焦急地对卫无忌说：“将军，不好了，程将军被都监吕大人抓起来了！”

卫无忌惊问道：“为什么抓他？”

侍卫道：“是姚大人下的令。吕大人把蒙古人射进来的那封劝降信交给知府大人后，知府大人非常生气，说程将军通敌卖国，就派吕大人来把他抓起来了！听说还要当众问斩呢！”

“问斩？”吴华嚷道，“捡到一封从城外射进来的劝降信就要问斩？”

卫无忌满脸怒容，低声喝道：“走！扶我走！”

侍卫怯怯地问道：“到哪儿去？”

卫无忌道：“去府衙，我要找姚因谋！”

江同庐道：“将军，您觉得您去找知府大人有用吗？上次，您向他正常反映意见，尚且被他暴打，这次您再去，您想想会是什么结果？”

卫无忌停住脚步，激愤地说道：“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程凯被冤枉处死吗？”

一时众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沉默了半天，江同庐皱眉头说道：“将军，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知府大人最近有点反常？”

卫无忌怔了怔，说道：“同庐，你不说，本将军真没注意到。细细想来，自从蒙古人修围墙把咱们圈起来开始，他确实就有些不对劲了……”

“不错，不错，”吴华接口说道，“以前他虽然有些阴阴的，但也不会

做得太过分，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总能保持淡定。但现在，方寸大乱，气急败坏，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江同庐道：“我倒觉得他并没有方寸大乱！不但没有大乱，而且计划缜密，深有韬略啊……”

吴华不解，问道：“江将军，你的意思是说，知府大人对打破敌人包围这件事已经心中有数了？”

卫无忌鄙夷地说道：“怎么可能，他能想到什么办法！”

江同庐道：“将军，末将有个主意，咱们可以试他一试！”

“怎么试？”卫无忌问道。

江同庐把脑袋伸到卫无忌的耳边悄悄说了一阵。卫无忌抬起头，诧异地问道：“你觉得他是这个原因？”

江同庐道：“末将也不敢肯定，只是感到这种可能性很大。”

卫无忌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同庐啊，你这样做会不会很冒险？万一他没有这样的心思，你不是将会被严肃责罚吗？”

江同庐道：“如果咱们搞不清楚他心中的想法，不仅末将会受到责罚，咱们所有人都会被逼死！连整座城市都会葬送在他手里！”

卫无忌皱着眉头，拿不定主意。江同庐提高声音说道：“将军，赶紧下决定吧，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卫无忌没办法，只得说道：“好吧，同庐，你便去试一试。不过凡事得谨慎一点，见机行事！”

江同庐点了点头。

### 嘉定府衙，知府书房

江同庐走进嘉定府衙知府书房的时候，姚因谋还坐在那里，翻看《周易》。



江同庐施礼道：“末将江同庐拜见大人！”

姚因谋的脑袋继续埋在书上，淡淡说道：“哦，原来是同庐啊，你不在城头守候，到本官这儿来做什么？”

江同庐道：“末将是前来向大人您求情，求大人别杀程凯的！”

姚因谋也没有生气的样子，依然淡淡问道：“别杀程凯？你觉得像程凯这样通敌叛国犯下大罪的人，咱们还要姑息他吗？”

江同庐不动声色地说道：“大人，末将认为，程凯并不是在通敌叛国，而是在解救全城百姓！”

姚因谋抬起头来，目不转睛盯着江同庐，说道：“解救全城老百姓，此话怎讲？”

江同庐道：“大人，目前咱们嘉定城的形势岌岌可危，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长此下去，必然城破！蒙古人已经说了，如果咱们主动投降，则可免全城百姓不死！如果咱们一直抵抗下去，一旦城破，则咱们城中将不留一活口。蒙古人曾多次远征西域，他们这一特性，可以称得上世界闻名，绝无虚言！大人啊，要想保全城百姓性命，咱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接受蒙古人的劝降，别无办法啊！”

姚因谋似笑非笑问道：“你这意思，咱们现在就打开城门，放蒙古人进来？”

江同庐道：“咱们只是假投降！蒙古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抄掠一些物品而已，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占城。咱们打开城门，等他们进来抄，反正没什么可抄的。等蒙古人走后，嘉定还是咱们的。就算他们不想走，咱们只要都活着，就有希望做下一步的行动！大人以为如何？”

姚因谋哈哈大笑道：“好啊，太好了！同庐你等着，本官立刻便安排！”

江同庐一怔，不知道姚因谋要“安排”什么。只听得姚因谋大声吩咐道：“来人啊！”

两衙役走进来，问道：“大人有何吩咐？”

姚因谋道：“把江同庐拉下去打二十大板！”

江同庐问道：“大人为何打卑职？”

姚因谋什么话也不说，背着手，转身从后门出去了。

两个衙役对江同庐赔笑说道：“走吧，江将军……”

### 嘉定城头

江同庐一瘸一拐地走到嘉定城头。卫无忌见了，忙问道：“同庐，怎么样？”

江同庐嘿嘿笑道：“不怎么样，末将把开城投降的话说完后，他让衙役把末将打了二十大板！”

吴华说道：“如此看来，知府大人并没有开城投降之意啊！”

江同庐冷笑道：“吴将军，你错了！他不是没有这样的意思，他这样的意思太明显了，就差没说出来呢！”

吴华不解地说道：“你一提出来，他就打你，显见得他并不同意开城投降啊！”

江同庐道：“卫将军只不过指责了一下吕不陶，便被重打五十大板，打得现在都站不起来；程将军因为捡到了一封蒙古人射进来的劝降信，又被他抓进大牢，欲斩首示众。请问，他们犯的罪究竟有多大，竟受如此重刑！相反，江某亲口向他说出要开城投降，这完全是大逆不道之罪吧，他既不重处，也不晓谕全城，只敷衍似的打了二十下，把江某的屁股打痛一下而已，不伤筋也不动骨。请问，这说明什么？”

吴华问道：“说明什么？”

江同庐道：“说明他已经完全动了开城投降的心思了！只不过城府深沉的他，不愿意说出来而已。”



吴华还是不解，挠挠头皮道：“江将军，这怎么就能说明知府大人动了开城投降的心思呢？”

江同庐道：“吴将军，你不觉得知府大人对江某的处罚是很草率的吗？像江某这样动了心思又受了点委屈的人，是最容易叛变的。知府大人难道不明白这一点，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纵容江某开城投降！”

“纵容你开城投降？”吴华惊问道。

“对！”江同庐道，“他想投降，但是他又不想开这个口，怕以后情况有变，担责任。如果是下属哗变投降，带动着他也投降了，那么，将来如果蒙古人一直占着嘉定城，那他是投降的，蒙古人不会怎么样他；如果蒙古人被打走了，嘉定重回大宋，那他也是逼不得已，不会受过重的处罚！这不正是他骑墙的两面表现吗？”

吴华大张嘴，一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卫无忌则点点头道：“同庐分析得不错！他这一切反常，都是为了逼迫咱们先投降，从而保住他自己的性命和声誉！”

江同庐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咱们倒不用担心程凯将军，因为知府大人压根儿就不会杀他！咱们要担心的倒是其他守城士兵，如果他们真的受不住，叛变投降，那才是一件让人绝望的事情！”

卫无忌突然嘻嘻惨笑起来，吴华和江同庐只感觉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忽听得城外呐喊声四起，城头上一阵骚动，士兵们躁动不安，纷纷往后退。一个士兵跑过来向卫无忌报告道：“将军，蒙古人开始发动进攻了！”

卫无忌命令道：“让大家赶紧守住城头！守住城头！绝不能让蒙古人爬上城来！”

但是，守城的士兵已经畏惧了，吴华把一拨人赶到城头，另一拨人又往后退。把另一拨人赶上前，前一拨人又退缩到后面！

吴华非常生气，用鞭子抽打着那些士兵，大声吆喝道：“顶住！赶紧顶住！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些废物！胆小鬼！你们还是男人吗？你们的血性呢？蒙古人有什么可怕的，你们又不是没和他们打过！赶紧冲上去，拦住蒙古人，别让他们爬上城头来了！”

任随他怎么骂，士兵还是一片一片地往后退，不敢靠上前，致使蒙古人纷纷爬上城来。

卫无忌悲愤得双手颤抖，惨叫道：“天啦，我嘉定的战士，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说着，从身边侍卫身上拔出刀来，举起来就往敌群中冲去。但是，这个动作却使他伤口迸裂，血从屁股上流下来，染红了袍子。

江同庐忙把卫无忌扶起来，说道：“将军，您伤得这么重，就在这里指挥吧，城头您就交给末将吧！”

卫无忌咬着牙叫道：“不行，在这个危急关头，本将军岂能退缩！你别管我，我没问题，让我去！”

却是江同庐就像没听见卫无忌说话一样，两眼直直地望着前方，又惊又喜。卫无忌忙转头向前望，发现涌上城头来的蒙古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像退潮一样，又纷纷退回城下去了。

吴华在远处兴奋地大喊道：“蒙古人撤退了！将军，蒙古人撤退了！”

江同庐扶着卫无忌来到城头，往下一看，发现蒙古人果然已经全部退出嘉定城墙，急急地往城外退去，并打开他们新筑围墙的门，泄洪一样，退得干干净净。

同时，又听得围墙外面喊杀声震天，哗哗剥剥一片密集的刀剑撞击之声。卫无忌、吴华、江同庐等人脸上皆是惊疑之色。卫无忌问道：“怎么回事？”

吴华道：“看样子，似乎有援兵来救咱们了……”

卫无忌道：“援兵？哪里来的援兵？不是四川的城市都被蒙古人包围，





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吗？”

吴华道：“但这肯定是救兵啊，否则，怎么会有这一大片打斗声？将军，咱们别猜了，既然是援兵来了，咱们赶紧出去助力吧！这可是一个打败蒙古人的大好机会啊！”

卫无忌道：“不忙，万一蒙古人设的疑兵之计，故意引诱咱们出去，想一举歼灭咱们呢？”

江同庐道：“将军，末将赞同吴将军的意见，咱们现在这种状况，蒙古人还用得着设疑兵计吗？他径直攻进来就是了，相信他们也看见了，咱们几乎已经失去了防护能力！”

吴华道：“对，咱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真是援兵，蒙古人把援兵打败后再回头从容攻城，那咱们真是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卫无忌想了想，点点头道：“好吧，吴华，江同庐，你二人速速率兵出城夹击敌人！”

“遵命！”两人答应一声，快速跑下。

### 嘉定城前

嘉定城门打开，宋军手持云梯，呼啸着往城外冲去，靠近蒙古军新筑围墙后，他们架上云梯，纷纷往上攀登。围墙上的蒙古人赶紧射箭滚石，打击攀城宋军。

宋军虽然饿得有气无力，虚弱不堪，但这一次，他们显得异常拼命。尽管不一会儿，围墙下的尸体已经堆积如山，但宋兵仍然不屈不挠地往墙头上爬着。

终于，宋兵攀上围墙，砍死围墙上的蒙古人，翻到围墙外面去了。

卫无忌在城头看着这一场景，忍不住满眼含泪，手在城墙上猛拍几下，激动地大声喊道：“谁说咱大宋的战士怕死？你看他们，真正投入战斗的时

候，他们是多么的英勇无畏！多么的威武不屈！哈哈哈哈……”

卫无忌再也撑不住，脑袋一阵眩晕，全身发软，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

### 嘉定城头，卫无忌营帐

卫无忌醒过来，发现自己趴在营帐里，忙挣扎着爬起来，不满地说道：“你们怎么把我搞到营帐里来了？将士们都在城外浴血奋战，本将军怎么能一个人躺在床上？”

一个侍卫焦急地说道：“将军啊，您屁股上的伤口又迸裂了，不能随便走动了！”

卫无忌激动地说道：“就是死，本将军也必须死在城头！扶我走！”

侍卫们没法，只好扶起卫无忌，慢慢往营帐外走去。卫无忌屁股上渗出的血，一滴一滴地洒在地上，在他的身后成了一条线。

但他们刚走出营帐不久，便碰见了从外面回营的吴华与江同庐。两人垂头丧气，满脸灰土血污，衣衫破烂不堪。

卫无忌吃惊地问道：“你们，你们怎么回来了？”

吴华讷讷地说：“我们，我们没兵了，只好回来了……”

“没兵了？”卫无忌大惊道，“怎么就没兵了？你们的兵呢？”

吴华道：“咱们一冲出城，士兵就一哄而散，很快就溜得没影了……”

“溜掉了？”卫无忌满脸疑惑，“怎么会溜掉？咱们将士们多么勇敢啊！他们那么拼命地冲击蒙古人的城墙，无所畏惧！这样的战士，怎么可能溜掉？”

江同庐忍不住大声说道：“将军，您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拼命吗？因为他们需要食物，因为他们想活下去！在他们心目中，只要能逃出这座城市，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这不是勇敢，这是他们一种逃生的本能！”

卫无忌一时呆住，不知道该说什么。显然，他有些接受不了江同庐说的

这种残酷的话！

江同庐安慰卫无忌道：“唉，其实原本咱们的士兵都是英勇不屈的，只不过有人搞恐怖活动，士兵们便不再信任咱们了！相信此后咱们只要意志坚定抗战下去，终将会重获士兵信任的！”

卫无忌点点头，又问道：“你们说出城的士兵都跑散了，那你们靠什么和蒙古人作战啊？”

吴华嘿嘿笑道：“咱们根本就不用和蒙古人作战，因为除了围墙上留着的那些蒙古人外，围墙外压根儿就没有蒙古人！”

“围墙外没有蒙古人？”卫无忌诧异地问道，“是不是蒙古人全被援兵杀死了？还有，那些援兵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现在又在哪里？”

吴华道：“将军，是这样的。所谓援兵，其实是九顶山上的义军。咱们打出围墙去的时候，义军已经和蒙古军打过江去了……”

江同庐叹道：“唉，有人一直把他们当土匪，鄙视他们，不停地围剿他们，可是关键时刻却只有他们来救咱们！”

吴华激动地说道：“咱们以后绝不能再叫他们土匪了，咱们得尊敬他们，和他们友善相处！”

卫无忌点点头道：“义军现在和蒙古人打得怎么样？”

吴华道：“他们也不济，打了不一会儿，就匆匆忙忙逃过江，往山上去了，蒙古兵紧追在他们后面打呢……”

江同庐则打断吴华道：“江某倒不觉得他们是不济，看他们退走的样子，应该是有意往山上撤退，目的是想依靠山上有利地形来抗蒙！”

卫无忌道：“同庐说得有道理！不过，这不是惹火烧身吗？”

吴华说道：“将军，趁这个机会，咱们赶紧出兵援助义军吧。两面夹击，或许就能把蒙古人打败！”

江同庐道：“吴将军，你的想法不错！但目前咱们有什么战斗力？若是

咱们现在带兵出去，城里的这些士兵会不会也不受拘束，全部跑掉？”

吴华一怔，问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江同庐道：“我觉得咱们首要的任务是要搞到粮食。只要有粮食，解决了城里的饥饿问题，才能够凝聚人心，提高战斗力！”

卫无忌道：“问题是到哪里去搞粮食呢？”

江同庐道：“末将也不知道……不过，即便搞不到，咱们也要去碰一碰。否则，就算有山上义军帮助，咱们也是死路一条啊！”

卫无忌道：“好吧，同庐，就按你说的，你和吴华带着人马出去，分头寻找粮食！你们的动作必须要快，蒙古人围剿九顶山，一时半会儿他们是拿不下来的。很可能他们会分一部分兵力回来，重新围困咱们嘉定城。如果他们返回来再把咱们包围起来，可就来不及了！”

“遵命！”两人答着，正要走，忽然，门帘挑开，程凯一埋头走了进来，兴冲冲大喊道：“卫将军，末将回来了！”

“你回来了！”吴华惊异地问答，“姚因谋不是诬陷你通敌卖国，要砍你的头吗？怎么突然就放你回来了？”

程凯嘻嘻一笑道：“不知道哇！刚才衙役到大牢来对我说，事情查清楚了，程某是被冤枉的，然后就放程某出来了！他还告诉程某，那卖人肉的吕不陶已经被抓起来了，要问他的死罪呢！”

吴华喜悦地说道：“真的吗？那太好了！看来，知府大人这次终于明白过来了……”

江同庐在一边冷笑道：“哼哼，知府大人不是终于明白过来了，是他从来就没有糊涂过！”



## 第三章 破敌之策

绝地反击地道建功  
临危受命战神累死

## 九顶山，就日峰

山上义军在就日峰半山腰修筑的山墙后面，发箭射击爬上山来的蒙古军。蒙古军则沿着山体排成几排，前一排把盾牌顶在头顶开路，后一排扛着梯子紧跟着往山上爬，接下来的一排则捧着弩弓从空隙里射击，最后一排源源不断为前面输送武器。整个攻山队伍秩序井然，配合密切，浑然一体，就像一堵移动的墙。

渐渐地，他们已经靠近半山腰的围墙，并把梯子搭在了围墙上。

山上义军不再抵抗，撤出阵地，转身跑掉了。

当蒙古军翻过山墙进得山里时，山里静悄悄的，一个人影也没有。千夫长帖木儿对汪良臣说道：“四将军，这山上这么安静，会不会有埋伏？”

汪良臣往那高大险峻的山峰看了看，道：“埋伏是肯定的！这些土匪之所以把咱们引到山上来，就是想利用险峻的地形来夹击咱们吧！走，咱们前去会他一会！”

帖木儿惊异地问道：“四将军，有埋伏您还敢上去，难道您心中另有高招？”

汪良臣嘿嘿一笑，转身在另两个千夫长巴拉和赤那耳边说了几句，巴拉和赤那点点头，领命带兵而去。

一队蒙古军继续往就日峰上爬着。就日峰的山顶上有一个城堡，城堡周围也有一圈城墙环绕着。远远可见城墙里屋顶隐隐，人影绰绰。虽然山峰无路，地势崎岖，但是蒙古人的队形不乱，他们依然排列成几个梯队，沉着有序地往前推进着。

蒙古军行至山峰半山腰，只听得一阵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传来，左边的山坡上，竖起一面“白”字大旗；右边的山坡上，竖起一面“程”字大旗。两支义军从山坡上猛冲下山，和蒙古军接阵厮杀起来。

这一阵直杀得天昏地暗，尘土飞扬，虽各有死伤，却不分胜负。正在难分

难解的时候，蒙古军的后面又传来一阵洪亮的喊杀声，小青带着一队义军，不知怎么就出现在了蒙古军的后面，像一把青剑，直插进蒙古军的腹地。

本来蒙古军和白炼、程刚的厮杀很胶着，现在小青一杀进来，平衡立刻被打破。蒙古军抵挡不住，不得不往山下退去。

程刚和白炼、小青汇合，不禁大笑道：“二哥，四妹，咱们这一阵打得漂亮了！杀死的蒙古兵少说也有上千人吧！”

小青也兴奋地笑道：“是啊是啊，太解气了！哈哈……”

却是小青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们听见了从山顶城堡里传来了一片密集的刀剑撞击声和喊杀声。白炼失声叫道：“糟了，咱们上当了！”

小青惊愕地说道：“难道敌人是调虎离山？”

白炼道：“是呀，蒙古人肯定是派一小部分兵力往咱们的埋伏圈里钻，他们的大部队则绕到山的背后，攻城堡去了！”

小青道：“大哥他们可就危险了，山上的人数不多，如何抵挡得住？”

白炼、程刚及小青带着各自的人马，急急往山上爬去。

不过，当他们靠近的时候，蒙古人显然已经完全占领了山顶城堡。箭矢密集地从城堡里向下面的义军猛射过来，一下就射倒一大片。圆鼓鼓的巨石再从上滚出来，大片义军战士被碾压致死。

白炼痛苦地说道：“这些箭矢和炮石都是咱们储备在城堡里，用来打击蒙古人的，现在竟成了他们对付咱们的武器了！”

小青在旁边一棵树上猛击一掌，叫道：“这么说，元大哥他们已经惨遭不测了？不行！咱们必须把元大哥救出来！”

三人指挥着义军往前猛攻，渐渐地杀开一条血路，冲到城墙底下。但是，即便杀到了城墙底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根本没有攀上城墙的工具。反而是蒙古人的箭矢和滚石让义军伤亡惨重。

小青已经杀红了眼，她对身边的义军大喊道：“你们掩护本姑娘，让本

姑娘先冲上去！”

说着，她奋力把鞭子往上一抛，卷住城头的垛口，身子顺势飞起。城下士兵把箭密密地往城上射去，压住城上进攻的火力，给小青的飞登挤出空间。

眼看小青就要攀上城头了，却见蒙古兵把一排五花大绑的义军战士推出来，挡在城墙前面。看到这一情景，城下义军不得不停住手中的射箭。便在这一愣神间，蒙古兵从俘虏缝隙里射下箭来。一支箭不偏不倚，恰好射在了小青手臂上，小青吃不住痛，松开鞭子，从城头上滑了下来。

落在地面后，小青拔出箭，撕下一条布带，缠住伤口，再一次把鞭子抛起来，挂在城头。蒙古人故技重施，再次用义军战士做肉盾，从人缝中往下射箭。

小青及城下义军有所顾忌，这一次进攻再次宣告失败。

小青焦躁不已，还想再试，白炼在一边劝道：“四妹，咱们赶紧撤吧，不能这样打下去了！”

小青叫道：“大哥不是还在城堡里吗？咱们怎能不救呢？”

程刚也喊道：“是啊，大哥肯定已被他们抓起来了，咱们要不救，大哥的命可就不保了！”

白炼道：“三弟、四妹，你们说得都没错！但是，咱们能冲到城上去吗？咱们这样打下去，别说救出大哥，大家都得死！还是赶紧先撤下去，再想办法吧！”

小青不听，还想继续往城墙上爬。但这时，山下又传来一大片鼓噪之声。一个探子慌慌张张跑上来，向白炼报告道：“二寨主，蒙古人从山下反围上来了！”

白炼望了小青一眼，小青咬咬牙，一跺脚，大声喊道：“咱们撤！”

一众义军才跟着小青及白炼、程刚往旁边的山峰撤去。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小青、白炼、程刚及赵笑、李肃等人聚在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白炼坐在桌前，捏着拳头，表情严肃。小青则在屋子里快速地走来走去。整个屋子安静得可怕。

赵笑把几个人看了一遍，他想轻松一下气氛，笑着说道：“四寨主，你别来来回回地走好不好？走得小我心里跳来跳去的，慌张不已！”

小青没有搭理他，依然不停地走着，静不下来。

赵笑又来到白炼面前，嘿嘿笑道：“二寨主，你说句话呀，你怎么一声不吭啊！”

白炼喃喃说道：“九峰被蒙古人占去一峰，而且大哥还落入蒙古人手里，咱们的损失这么大，你让我说什么……”

小青赌气叫道：“大哥也真是！让他别去救什么姚因谋，他偏偏不听！现在好了，惹火烧身，把蒙古人引到这山上来了，还把自己陷进去了！他陷了就陷了，他自个儿活该！咱们不去救他！”

赵笑再走到小青面前，问道：“真不救寨主？”

“不救！”小青撅着嘴嚷道。

“救还是要救的，”程刚闷声闷气说道，“咱们是结义兄弟，大哥要死了，咱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咱们得合计一下，看看能有什么好方法。”

白炼道：“山顶城堡原本是咱们用来防备敌人进攻的，位于孤峰之上，易守难攻。却不料咱们一着不慎，被蒙古人抢占去了。如今，蒙古人不仅占据了地势的便利，而且还拿众多义军兄弟，包括大哥作人质。咱们要重新抢回来，救出大哥及一众义军兄弟，确实不易啊……”

程刚失望地说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牺牲啊！”

小青嚷道：“二哥，三哥，实在不行，让小妹再带着义军兄弟扛着云梯去强攻一次！”

白炼道：“四妹啊，咱们不可鲁莽行事！这样吧，白天上山进攻太打眼了，咱们都成了蒙古人的活靶子。晚上吧，咱们兵分三路，我和赵笑兄弟带一路，三弟和李肃兄弟带一路，咱们分别从东西两个地方发动佯攻，咬牙顶着，力争把蒙古人的火力全部集中过来。四妹则带一路攀援好手，悄悄从北面往城堡里攀援。北面是悬崖绝壁，蒙古人断不会想到咱们会在那里往城上摸。只要四妹进了城堡，咱们这边再搭上云梯爬上去。这样，或许咱们就能有成功的希望。”

小青高兴地说道：“说得好，就这么办！”

白炼又说道：“咱们佯攻的时候，要尽量避免损失。不过，我和三弟的情况还不算太凶险，最凶险的是四妹。四妹攀援的地方，下面是万丈悬崖，若不注意，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小青呵呵一笑道：“凶险怕什么？再凶险的地方，小妹也去过！放心吧二哥，保证完成任务！”

白炼道：“好！现在咱们分头准备，晚上子时，准时行动……”

白炼话音刚落，屋外就传来一个浑厚的声音道：“二弟的计谋十分妥当！不过，似乎还有第四路！”

众人都惊呼一声：“大哥！”

元用一推门，大步走了进来。脸上虽笑着，却是满身尘土，衣服破烂不堪。

小青冲上去，抓住元用的手，摇着欢叫道：“大哥，真是你呀？咱们还说来救你！你怎么就出来了？”

元用笑笑，打趣道：“四妹，不愿意大哥出来呀？”

小青把元用的手一甩，撒娇道：“大哥，不理你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开玩笑？快说嘛，你是怎么闯出来的？”

元用道：“你们有所不知，山顶城堡里也有个地道可通山下的……”



“真的吗？”小青道，“我们怎么不知道？”

元用道：“四妹，你们上山迟，不知道。大哥本来也没打算告诉你们，只想留着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这次还真派上用场了……”

赵笑问道：“寨主，这山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地下通道啊？”

元用道：“元某也不是太清楚。小时候，元某曾听老一辈讲，唐朝海通大师在栖鸾峰雕凿凌云大佛的时候，他的师弟海藏大师不服气，想造一个来盖过他的师兄。他来到栖鸾峰后面的这些山峰，找地方雕凿。他发现，这些地方山形比栖鸾峰雄伟不少，但要找到势镇三江那样的有利位置却很难。正当他有些灰心丧气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这群山腹中有很多溶洞。溶洞曲里拐弯，山重水复，别有洞天。而有些地方，里面又非常开阔。这个发现让他心中大喜，于是决定修建地道，把这些溶洞连接起来，并在地道里建造佛像群。他去世后，他的弟子们又接着干。就这样，过了上百年的时间，他们在地道里建造的大大小的佛像，就已经差不多有上千尊了。说起来，其时间跨度之久，工程之庞大，绝不比凌云大佛差啊……”

赵笑惊问道：“这山中地道里竟然有佛像啊？”

元用道：“当然了，虽然有很多已经损毁了，但还是保存了一些下来。元某刚上山来的时候，曾带着兄弟们进去清理过，至少还有上百尊完好无损的！”

小青又问道：“大哥，你是怎么发现有地道通往就日峰山顶的？”

元用道：“这也是无意中发现的。有一次，元某在就日峰上面的就日寺里礼佛。为了更深入地通慧佛性，元某来到佛像脚底下。当元某往地下磕头时，突然感觉就像磕在一个空箱子上，地下发出空空的回声。元某仔细搜寻，终于发现在佛像垂着的那根食指的方向，竟然是一个机关。元某旋开机关，就进入一个地道里。不过那地道窄，弯多，不规则，非常难走。元某费了很大的劲，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推开一块大石头，终于走进主地道里。

这条地道虽然很窄，但里面却有许多保存完好的佛像。由此元某推断，这条地道应该也是海藏大师打通的。”

小青道：“海藏大师打通这样一个地道，雕凿了佛像，却又用大石头把它围起来，他的用意是什么？”

白炼插嘴道：“四妹，你知道就日寺里供的什么菩萨吗？”

小青道：“地藏王菩萨。”

白炼道：“对了，地藏王菩萨是住在地狱中的，海藏大师修这条通道，以及在通道里造那些佛像，是很有象征意义的……”

元用道：“二弟说得不错，海藏大师是想告诉咱们，地藏王菩萨给咱们指了一条修炼之路呢！通过这条路，咱们可以脱离苦海，走向新的生命和澄明啊……”

众人都点点头，元用哈哈笑道：“因为这条生路，元某得以逃脱。请放心，咱们也将因为这条生路，把山顶城堡里的兄弟全部解救出来，把闯进城堡的蒙古侵略者全部剿灭！”

程刚恍然大悟道：“大哥，难道这就是你说得第四路？”

“对呀！”元用点点头道，“这是咱们的一条生路，同时也是蒙古人的一条死路！哈哈哈哈哈……”

### 嘉定城中，卫无忌营帐

姚因谋一挑门帘，走进卫无忌营帐中。

趴在床上的卫无忌想起来行礼，姚因谋赶紧走过去，按住他道：“不用起来，你就这样躺着。一折腾，牵动伤口，又会流血了！”

卫无忌有些诧异，又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姚因谋说道：“大人，这样下官可就失礼了……”

姚因谋拍拍卫无忌的肩背，叹口气说：“唉，这事啊，都怪那吕不陶，

全都是因为他在一旁进谗言！当然，也是本官不察，让你受委屈了！卫将军，本官在这里给你赔不是了！”说着，站起来，抱拳深深作了一揖。

卫无忌赶紧说道：“大人行此大礼，下官岂敢承受……”

姚因谋不等卫无忌说完，便又抢着说道：“不过，卫将军你放心，那吕不陶本官已经把他抓起来，不日就将公开审判他的罪行，还你，还程凯，还被他害死的嘉定老百姓一个公道！”

卫无忌道：“多谢大人！”

姚因谋道：“卫将军，你受伤不轻，从此就好生养伤。军中的事情你就交给本官，让本官替你指挥军队和蒙古人战斗！”

卫无忌忙说道：“大人，下官的伤不碍事，在将士们奋勇杀敌的时候，我这个指挥官怎么能就这样趴在营帐里呢？”

姚因谋道：“让你趴着你就趴着吧，抗蒙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你的伤完全好了，再上战场不迟嘛！”

卫无忌争辩道：“大人，真的不用，下官现在就可以起来上阵杀敌，真的！”

姚因谋笑笑道：“唉，卫将军，你是不是担心本官把兵权给你夺去？把功劳给你抢了呀？”

卫无忌红着脸说道：“不是的，大人。大人您是嘉定的最高父母官，如果有功，那也都是大人您英明领导的结果，下官岂敢抢占！”

姚因谋哈哈大笑道：“说笑了！卫将军安心休养，本官要去作战前动员了！”

说着，站起来大踏步走出了卫无忌营帐。

## 嘉定城，法场

嘉定城中的法场上，吕不陶被五花大绑捆在行刑柱上，两边站着士兵和

衙役。周围密密麻麻站着嘉定百姓。

姚因谋站在吕不陶面前，指着他大骂道：“吕不陶，你竟敢杀人卖活人肉，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可知罪？”

吕不陶大叫道：“大人明鉴！卑职冤枉啊！冤枉啊……”

姚因谋冷笑道：“吕不陶，事到如今，你还想百般抵赖！你不明白是吧？让本官来告诉你，让你口服心服！你身为捕头，不去缉盗拿赃，为百姓辩诬，反而诬陷百姓，害人性命。这是第一宗大罪！你打着抓捕卖人肉恶贼的罪名，伤害无辜百姓，目的正是为了卖人肉渔利。你这种贼喊捉贼的行为，丧失了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与畜类无异。这是第二宗大罪！你利欲熏心，趁城困人乏之际大肆敛钱，大发国难财，满足你那可耻的贪欲。这是第三宗大罪！有这三宗大罪，你死有余辜，还狡辩得过去吗？”

周围的群众议论纷纷，大声喊道：“处死他！处死他！”

站在旁边的江同庐小声嘟囔道：“还是老一套……”

吴华不解，悄声问道：“什么老一套？”

江同庐不说话。姚因谋笑了笑，正要再说，看见江同庐等人在议论，顿了一下，转而满脸严肃悲戚地说道：“吕不陶，你不但残害百姓，你还诬陷同僚！你让卫无忌将军被打板子，让程凯将军被抓进牢中，差点受害！你的心肠何其歹毒！”

吕不陶张口结舌喊道：“我，我，我没……”

姚因谋不等他说话，继续指斥道：“你诬害守城将士居心何在？是不是为了给蒙古人攻进城来扫清道路？哼哼，本官郑重告诉你，你蒙蔽不了咱们了，你这个蒙古人的奸细！咱们的眼睛已经擦亮，你妄想再离间咱们！咱们英勇无畏的嘉定儿女，绝不会答应的！”

周围的群众跟着大声嚷道：“绝不答应！处死他！处死他！”

姚因谋转身对百姓大声喊道：“咱嘉定的父老乡亲们，大宋的子民们，

对待这种吃里爬外、投敌叛国的无耻之徒，你们说，该怎么处理？”

百姓沸腾了，他们满脸通红，大声叫喊：

“劈死他！”

“活剥了他！”

“凌迟处死！”

“食其肉寝其皮！”

……

姚因谋大声喊道：“好吧，本官就把这个叛徒交给你们，你们自己来处理吧！”说着，转过身去，背着手，微眯着眼望着天空。

周围的百姓蜂拥而上，把吕不陶紧紧围在里面。

吕不陶脸如死灰，眼中飘着恐惧至极的死亡神色。但是他来不及说话，也来不及分辩，就已经被众多的百姓揪住。疯狂的百姓有的用牙咬，有的用石头砸，有的用刀割，吕不陶几乎来不及惨叫，便已被撕成碎片。

吴华忍不住全身抖动起来，哆嗦着问江同庐：“你说，吕不陶该不该死啊？”

江同庐面无表情地说：“当然该死。”

吴华道：“可是，我为什么会全身发抖呢？”

江同庐道：“我不只是全身在发抖，我的心也抖个不停……”

吴华无助地问道：“为什么会这样？”

江同庐喃喃自语道：“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这时候，姚因谋转回来，大步走到一个高台上，冲百姓大声喊道：“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咱们已经铲除了祸乱嘉定的恶贼，为那些吃苦受屈的人报了仇雪了恨，扫清了一直笼罩在嘉定城上空的阴霾，英勇与生机又重新回到了咱们身上！你们说，咱们现在有没有信心去和敌人决一死战，把蒙古人完全赶出嘉定，还回咱们的安康太平？”

百姓齐声大喊道：“有信心！”

“好！”姚因谋微微一笑，又说道：“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当嘉定被围的时候，本官曾告诉过大家，让大家坚持住，挺住，一定会有人来救咱们的！现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救援咱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他们将会给咱们端来热腾腾的馍，香喷喷的粥，让咱们的肚子吃得鼓鼓的！等着吧，当城外烟尘四起的时候，那就说明他们到了！咱们只要能冲出去，打破蒙古人封锁咱们的围墙，咱们就能享受到美餐了！告诉本官，你们有信心打出去吗？”

老百姓兴高采烈，大声欢呼起来。

“有信心！”

“决一死战！”

“永不屈服！”

江同庐也跟着挥拳喊起来：“决一死战！永不屈服！”

吴华碰碰他道：“你怎么也跟着喊起来了？”

“是啊，”江同庐道，“这句话有什么不对的？难道咱们不敢和蒙古人决一死战？难道咱们冲不出蒙古人的包围圈？”

“呃，没有什么不对……”吴华一愣，觉得很不是味儿，但他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最后也跟着喊起来：“决一死战！永不屈服！”

## 嘉定城头

姚因谋站在嘉定城头，密切地注视着城外的动静。

忽然，只见嘉定城外烟尘铺天而起，杀声震天，姚因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把手往下一挥，嘉定城门大开，城里的士兵扛着云梯，像潮水一样向城外的围墙冲去。

围墙上蒙古军发现了，慌忙挥刀发箭阻击宋军。但宋军的攻势非常凌



厉，很快，宋军就再次爬上围墙，翻了出去。

围墙外，山上的义军正和蒙古军杀得天昏地黑。嘉定城中宋军冲破围墙杀出来，这显然是蒙古军没有预料到的。虽然宋军大多饿得头昏眼花，战斗力大大减弱，但由于每个人都憋了一股劲，因此冲杀上来，也着实让蒙古军措手不及。很快，蒙古人都丢盔弃甲，撤出包围，带着残兵逃走了。

士兵们大声欢呼着，跳跃着，因为赶跑了蒙古人，他们的脸上都浮现着单纯的快乐。

一辆诸葛亮式有轮轿车从人群中缓缓推出来，车上坐着手拿羽扇，微微眯着眼的姚因谋。他的轮车推到义军面前停住，姚因谋从车上下来，对骑在马上的元用等义军抱拳施礼道：“元寨主，多谢您伸出援助之手，解我嘉定之困！”

元用哼了一声：“姚大人不必多礼！元某是嘉定人，援救嘉定，是元某义不容辞的责任！”

姚因谋道：“好说！元寨主，为表彰先生的忠勇侠义，本官即刻向朝廷申请，对元寨主给予嘉奖！”

元用依然冷冷地说道：“免了吧，元某只是做了本分的事情，用不着那么兴师动众！”

姚因谋依然微笑着说：“元寨主淡泊名利，本官深为佩服！如果元寨主有兴趣为朝廷效力，本官将再向朝廷申请加封先生为七品翊卫、嘉定统领，不知元寨主意下如何？”

元某道：“算了吧姚大人，元某上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抗蒙！只要能够把蒙古人赶出去，在哪里都一样。只希望姚大人此后能够体谅元某等一众义军的一片苦心，别三天两头打上门来，元某就阿弥陀佛谢天谢地了！”

姚因谋哈哈一笑，面不改色道：“元寨主说笑话了！这样吧，元寨主可

否跟本官到嘉定府衙上一叙，咱们从长计议……”

小青在一旁大叫道：“姚因谋，你是不是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别痴心妄想了，咱们不会上当的！”

姚因谋呵呵笑道：“青女侠误会了，本官对元寨主敬慕有加，怎么会害他呢……”

小青道：“没有歪心思最好，咱们也不必多废话，就此别过！”

元用也一抱拳，兜马转身，率众义军离去。

### 临安，史嵩之相府，会客厅

阳枋走进史嵩之相府会客厅，施礼喊道：“阳枋参见相公！”

史嵩之笑着招呼道：“呃，太阳先生，你来得正好！你来看，四川前线送来的战报！”

阳枋接过战报一看，高兴地赞道：“蒙古人被撵出了嘉定？好啊，真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史嵩之道：“姚因谋那小子真能干！蒙古人所到之处，四川州府的那些官员非败即降，唯有嘉定不但能够突破蒙古人包围，还能够反败为胜，这就是一桩了不起的功劳啊！”

阳枋道：“相公，这都是您慧眼识英才啊！要没有你把姚大人提为嘉定知府，哪会有这样的大功绩？”

“哈哈，”史嵩之开心地笑道，“这点你说得不错，当初要不是老夫支持余晦拿掉俞兴换成姚因谋，今天嘉定可能就是另外一副样子！”

接着，史嵩之又说道：“四川所有官员将领都明哲保身，怕和蒙古人打仗。尤其是那阆州知州杨文，竟然龟缩山上，拒不出兵！而姚因谋呢，不但把蒙古人撵出嘉定，还主动请战，准备向北挺进，光复眉州，挺进成都府，最终拿下整个成都路……”

阳枋张张嘴，想说什么，不过他并没有说出来，而是笑笑道：“姚大人勇气可嘉，祝愿他能够马到成功！”

史嵩之道：“这样的人才，咱们正该大大地重用！大阳先生，赵大雅被撤职查办后，四川制置副使一直空缺，老夫想任命姚因谋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你看可妥当？”

阳枋惊得一愣，不过他还是一抬手，抱拳施礼道：“相公知人善任，英明睿智，这是四川之福！大宋之福！”

“哈哈哈哈哈，”史嵩之哈哈大笑着，“阳枋啊，老夫发现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说吧，今天来找老夫，是不是有什么事呀？”

“嘿嘿，什么也逃不过相公那双敏锐的眼睛！”阳枋赶紧躬身行礼道，“是这样的，相公，犬子不孝，带头闹事，触怒朝廷，被罚五百里编管，这也是他罪有应得！但是，不管他多忤逆，毕竟是卑职的义子，卑职不能对他放任不管。再说了，他生身父母死得惨，他一个人在世上孤苦伶仃的，也实在可怜。卑职要不搭理他，真怕他一时想不通出个三长两短。因而，卑职斗胆向相公求个情，可否赦他回来，在太学里管教？”

史嵩之看了一眼，呵呵笑了一声，端起茶喝，不置可否。

阳枋又说道：“相公，卑职知道，犬子所犯罪孽实在不小，要不是相公宽宏大量，以德报怨，在官家面前求情，犬子的脑袋就保不住了！相公放心，这次犬子要是幸蒙赦免，回来后，卑职一定严加管教，保证他不再有任何不守规矩的事情！”

史嵩之又呵呵一笑，把茶杯一放，抬眼说道：“照理说，令郎威逼官家，确是死罪！你也看明白了，老夫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才给予五百里外编管的轻罚！现在你既然又求情，老夫就再给你一个面子，放他回来。但是，如果回来后再有不轨，哼哼，老夫可就保不住令郎的命了！”

阳枋一时高兴得老泪纵横，跪地磕头道：“多谢相公大恩大德！相公放

心，犬子这次回来后，如果再犯事，无需相公动手，卑职先自带他人头来见相公！”

### 临安，大内，垂拱殿

姚因谋获封制置副使，兴奋异常，带着全城嘉定官军，向蒙古人撤退的眉州、成都等地追杀而去。同时，四川制置使余晦接到枢密院命令后，也带着重庆守军展开反击，策应姚因谋出兵。并命令四川各地守军加紧突围，展开反击。一时之间，四川的抗蒙斗争如火如荼，四处尘烟四起，杀声震天。蒙古军猝不及防，连连败退。重庆、嘉定两路人马乘胜追击，眼看就将在成都合龙。

不过这时候，蒙古军已经缓过神来，调集重兵驰援成都。宋军不惯野战，当两军进入短兵相接的消耗战时，宋军很快就被打败，余晦和姚因谋不得不重新退回重庆及嘉定。蒙古军卷土重来，再一次把重庆及嘉定城团团围住。同时，蒙古军一路向东，一直打到了夔州。四川危在旦夕，朝野震动，上下一片恐慌。

这一天，在临安大内垂拱殿，赵昀手拿谍报，神色慌张地问道：“各位爱卿，蒙古人这次又打到夔州了，而且比上次还可怕，你们说，该怎么办啊？”

所有人都埋下头，思考着该怎么回答，赵昀等不及大家组织语言，便习惯性地把脸转向史嵩之，问道：“子申啊，前些时，你不是告诉朕，四川抗蒙形势大好，已经在开始反攻了吗？怎么这突然之间，蒙古人就又反打到夔州了呢？”

史嵩之忙答道：“官家，一个月前，嘉定知府姚因谋神勇善战，打破蒙古人的封锁，把他们撵出嘉定。同时，姚因谋适时而动，配合重庆余晦开始了战略大反攻，这是一项非常正确的决策，是一个打败蒙古人，把他们撵出



四川的大好时机！但是，四川有部分官员却不听号令，龟缩不前，因此造成四川在大反攻中兵力不足，策应不力，才给了蒙古人反扑的机会……”

赵昀怒道：“是谁敢不听号令？”

史嵩之道：“隆庆府知府张武，阆州知州杨文……”

“杨文？”赵昀怒道，“记得上次失守紫金城时，朕便要处理他！当时是谁求了一下情，朕饶过他一命！没想到这次又不执行命令，致使四川危急！哼哼，这可是罪上加罪啊！”

阳枋怔了一下，忙答道：“官家，当时是微臣帮杨文求过情，请官家一并治微臣不察之罪！”

史嵩之忙说道：“官家，因为当时蒙古人一直把杨文围在大获山上，太阳先生也是怕撤他职后，他公开投敌，出发点是好的，不该治罪！”

阳枋用感激的眼光望了史嵩之一眼。

赵昀道：“好吧好吧，赦阳枋无罪！不过这次可不能再饶过杨文了，阆州一旦解围，立刻把他抓回临安审讯！姚因谋虽然打败了，但主动作为，即提升为兵部侍郎！张武给予口头警告，如再有令不行，其罪与杨文同论！立刻拟旨发檄文，通报四川各地！”

史嵩之高兴地说道：“官家圣明，老臣马上安排中书办理！”

赵葵再也忍不住了，上前奏道：“启禀官家，微臣认为，杨文、张武等人，并非不执行命令，不应受到处罚！他们反而是在坚持正确的抗蒙战略，对这样的四川官员，不但不该处置，还要嘉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四川抗蒙的胜利！”

赵昀问道：“赵爱卿，此话怎讲？”

赵葵道：“余晦、姚因谋发动的所谓大反攻，完全是个错误的选择！蒙古人三十万大军，战斗力强劲。集全川兵力与蒙古军正面决战，咱们尚且不是蒙古军对手，何况大部分州府都被围困，完全无法突围，仅靠一两支部

队，如何反击？这只是一场可笑的冒险而已！”

史嵩之怒道道：“赵大人，你这完全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当年你端平入洛，收复三京的豪情和勇气到哪里去了？难道是因为那一次的失败，让你的意志完全消沉了吗？”

赵昀也跟着说道：“是啊，赵爱卿，你怎么一下变得这么胆小怕事了？”

赵葵道：“陛下，这不是胆小怕事，是战略的问题。咱们是绝对不应该和蒙古人硬拼的，硬拼只有死路一条！就拿这次姚因谋打败蒙古人解围嘉定来说吧，如果没有山上义军的帮助，姚因谋能取胜吗？”

“义军？”史嵩之冷笑道，“分明是占山为王的土匪，你竟然说是义军！难道你忘了方腊、宋江及王小波、李顺等土匪之祸了吗？你这个认识，可有通匪的嫌疑啊！”

赵昀也不满道：“咱大宋开国以来，匪祸尤烈，你怎能姑息？”

赵葵叫道：“官家，是不是匪，看他有没有祸国害民。史大人一定要说嘉定义军是匪，请问他们做过什么坏事？”

史嵩之哼道：“干没干过坏事，咱们住在临安，或许不太清楚。大阳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让他来说说吧。”

阳枋没想到史嵩之会点他的名，吃了一惊。但他很快就沉住气，不动声色说道：“官家深谋远虑，我朝匪患严重，因此咱们对占山为王这一类人要特别警惕，一旦坐大，后果不堪设想！”

史嵩之满意地点点头，接着说道：“大阳先生说得对，四川匪患的影响已经相当恶劣，甚至有一些官员也在跟着学啊……”

“官员也在跟着学？”赵昀诧异地问道，“谁跟着学了？”

“原合州知州王坚！”史嵩之道，“余晦去四川后，由于王坚抗蒙不力，余晦把他撤职。没想到，他竟然跑到合州旁边的钓鱼山上，纠集一伙人，修城筑寨，做了土匪！”



阳枋急得满脸通红，想说什么，但他动了动嘴，又忍住了。

赵葵叫道：“史大人此话差矣！那王将军到钓鱼山上修城筑寨，是在坚持依靠山城防御抗蒙的正确战略，怎么能说他是土匪呢？你说他是土匪，你得拿出他为害作恶的证据来！”

史嵩之嘿嘿干笑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王坚怎敢把咱大宋的土地圈起来，占为己有？”

赵昀一听史嵩之煽动，叫道：“是啊，咱大宋的土地，岂容他人圈占？子申，你即刻下令，命他解散乌合之众。如不执行，即着余晦剿灭他！”

阳枋插话道：“王坚占山为王，实在不该。不过，官家，微臣以为，此时还不是清剿的时候。合州乃重庆的门户，如果此时合州发生动乱，则重庆无险可凭。不若等打败蒙古人后，再回头处理王坚之事……”

赵昀一听，不耐烦地说道：“好了好了，这事就这么着吧。你们倒是说说，怎么解救目前四川这一危局吧！子申，你说说看！”

史嵩之道：“官家，为今之计，只有重新启用致仕在家的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孟珙率荆湖部队前往四川救援……”

赵葵诧异地说道：“孟大人固然神勇，但一来他已致仕，二来他身染重病，怎么能让他再带兵打仗呢？”

赵昀道：“赵爱卿，你说怎么办？”

赵葵道：“官家，微臣认为，四川虽然危急，但只需启用一个人，便能解四川之厄！无需兴师动众……”

赵昀问道：“谁呀？”

“原四川制置使余玠！”赵葵道，“官家，只要把余玠官复原职，撤换余晦，微臣担保，四川的危急局面很快就能得到解除！”

“余玠？”史嵩之冷笑道，“真是笑话，他能不能救蜀，不是已经证明过了吗？如果他能，咱们当初还用得着撤换他？”

赵葵争辩道：“什么也没有证明过！他经略四川就两年时间，能证明什么？撤换余玠，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史嵩之冷冷说道：“撤换余玠是官家的决定，你的意思是官家错了？”

赵昀不悦地望着赵葵。赵葵急得大骂道：“史大人，你休得挑拨离间！撤换余玠虽是官家首肯，但也是因为你反复在官家面前进谗言所致！你蒙蔽官家，该当何罪？”

史嵩之道：“你反复提拔你两淮的人，意欲何为？”

赵葵针锋相对地说道：“如果要这样说，孟珙也是你荆湖系的人了，你难道是想拉帮结派？”

赵昀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不耐烦地嘟囔道：“你们别吵了，吵得朕脑袋瓜子都疼了！好啦好啦，你们枢密院下去再议一议。子申，你把最终的方案呈上来就可以了！朕累了，退朝吧……”

赵昀说着，起身就要走。赵葵忙跑到赵昀面前，跪下叫道：“官家慢走，还是当着官家的面议论，由官家定夺吧！”

董宋臣喝道：“大胆赵葵，官家身体不适，急需休息！你这样拦着官家，居心何在？”

赵昀又打个呵欠，也跟着说道：“赵葵，你想累死朕吗？”

赵葵只得退到一边，满脸惶恐地说：“微臣不敢！”

史嵩之的脸上再次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

## 合州，钓鱼山

合州钓鱼山上一片忙碌，一部分人正忙着在山前筑城，一部分人在山上演武场里操练。

王坚和钓鱼山山寨寨主张钰在演武场边巡视着。王坚看到士兵们热火朝天的景象，高兴得哈哈大笑道：“张兄弟，让大家加紧训练。过几天，咱们



就会下山和蒙古人大干一场！告诉他们，到时候可别认怂掉链子啊！”

张钰不解地问道：“将军，前些时，余晦几次来信让你下山抗蒙，你都不睬他。为什么这次决定出击呢？”

王坚道：“兄弟啊，前些时，咱们之所以不下山，是因为那余晦瞎指挥！哼，怎么可能是对蒙古人开展大反攻的时候嘛！结果怎么样，蒙古人立刻反扑过来了吧？不立足于山城防御，咱们就别想打败蒙古人！这是咱们必须始终坚持的策略，背离了这个策略，四川的抗蒙斗争就是死路一条！”

张钰点点头。王坚又说道：“不过这一次咱们却要主动出击，因为情况不一样了……”

张钰不解：“有什么不一样啊？”

王坚道：“最近王某得到消息，朝廷重新启用致仕在家的孟珙老将军，率荆湖兵入川救援！孟老将军用兵如神，有他领兵，抗蒙形势必将大好。因此咱们必须配合他打这一场反击战！”

张钰喜道：“孟老爷子能够重新出山，自然可喜可贺！不过，不是说孟老爷子身染重病吗？他还能带兵杀敌啊？”

“唉，”王坚叹了口气，沉痛地说道，“孟老爷子身体确实非常不好，这也是王某深为担忧的地方啊……”

张钰道：“这朝廷也是！与其让老将军带病上阵，不如启用年富力强同样杰出有为的余玠大帅！”

王坚悲愤地说道：“这都是那一手遮天的史嵩之恶贼的主意！他怕枢密副使赵大人和他争夺枢密院的权力，反复打压两淮系的大臣！当初他撤掉余玠大帅的职，换成草包余晦，还不是为了培植他的势力！如果不是这样，四川怎么可能是今天这一副糟糕的局面！”

张钰担忧地说道：“唉，将军啊，小弟有点担心，恐怕咱们这次的努力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王坚道：“兄弟，就算这次咱们的心思白费了，也要积极声援孟老爷子。毕竟这次咱们是有希望的，只要有希望，咱们就要努力！”

张钰使劲地点点头。

### 合州，钓鱼山，演武场

钓鱼山上的义军排成几个方阵，站在演武场上。他们虽然穿着各异，但一个个都显得精神抖擞，紧握着手里的长枪，表情坚毅。

王坚站在队伍前面，大声动员道：“兄弟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大宋的战神孟珙老将军已出山，率军沿长江溯水而上，杀进四川来了！咱们四川有救了！”

义军队伍里传出一阵嗡嗡声，表情都很振奋。

王坚呵呵笑道：“三年前，蒙古人也像这次一样猖狂，也是一直打到了夔州。孟老将军率兵来援，笑谈之间，即把蒙古人撵出川去！蒙古人一听到‘孟珙’两个字，就吓得屁滚尿流！这一次，孟老将军再出山带兵的消息，若是被蒙古人听到，估计他们已经在瑟瑟发抖了！”

阵中传来一片哄笑之声。

王坚继续说道：“孟老将军年迈体衰，尚且上阵杀敌！咱们这些年轻力壮的汉子，还能躲在山上吗？兄弟们，是时候了，让咱们下山，英勇杀敌，用敌人的鲜血祭奠咱们死难的同胞，收复咱们美丽的家园！兄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士兵们都刷的一声把枪往上挺起，大声回应道：“准备好了！”

王坚也激动不已，喊叫：“好，兄弟们，大家听我的口令……”

却在这时候，一个探子匆匆赶来，对张钰说了一句什么。张钰赶紧跑过来，附在王坚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

王坚一时脸色大变，轻声问道：“你的消息确切？”

“千真万确！”张钰也小声说道，“而且还有更坏的消息……”

王坚：“什么更坏的消息？”

张钰道：“孟老将军病重去世后，入川救援军队群龙无首，很快被蒙古人打败了……”

“啊？”王坚吃惊地叫道，“这，这……”

张钰道：“将军，现在咱们还出不出山打蒙古人啊？”

王坚望着表情不安的士兵，举起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这，这……”

### 临安，皇宫，延和殿

淳祐六年春天，长江两岸天气回暖，冰皮始解，雏鸭试掌，冷枝吐芽。但整个四川却是一派肃杀的景象。由于检校少师、宁武军节度使孟珙带兵途中劳累过度去世，蒙古大军在夔州大败宋军，进一步站稳脚跟。并且正加紧打造战船，意欲突破夔门，杀入荆湖地区。一时之间，人心惶惶，朝野震动。朝中大臣纷纷上奏指责四川制置使余晦战术失误，防守不力，要求撤换，另行委任。但右相兼枢密使的史嵩之不听意见，拒绝撤换余晦。朝中形成以史嵩之为首的保余派，和以赵葵为首的倒余派，双方争吵不休，没有定论。

却在这时候，史嵩之的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史嵩之以为父丁忧为名，躲着闭门不出……

史嵩之不上朝，赵昀一时没了主张，数次派人催促他，欲夺情起复！这一天，董宋臣从史嵩之相府赶回大内，跑进延和殿，向赵昀跪地请安。赵昀一把抓住董宋臣，急切地问道：“董哥儿，怎么样？史相公答应还朝了吗？”

董宋臣道：“启禀官家，史相公说，为父丁忧是祖制，他必须遵守，不能还朝！”

赵昀焦急地走来走去，念叨道：“什么祖制？现在是非常时期，他怎么能够撂挑子走人？不行不行，朕要夺情起复！夺情起复！”

董宋臣又奏道：“启禀官家，史相公说了，官家要是夺情起复，恐朝中大臣不服，他不能让官家为难……”

赵昀喝道：“朕是天子，一言九鼎，朕要夺情就夺情，谁敢不服？”

董宋臣偷瞧了赵昀一眼，说道：“启禀官家，这事可没这么简单！朝中以赵葵为首的那批人，巴不得就把史相公搞下去，他们好把持朝政。官家要是夺情，必然遭到赵葵他们的猛烈反对。史相公其实并不是不愿意听从官家差遣，他只是担心官家态度不够坚决，到时候被赵葵等人蛊惑啊！”

赵昀道：“朕的态度很坚决，没有史相公，这朝廷就没法运转下去，蒙祸的危局就没法解除！再去，再去，告诉他，朕坚决夺情！”

董宋臣喜道：“官家放心，奴才这就去告知史相公！”说完，又匆匆忙忙跑出去了。

### 临安，史嵩之相府，书房

史嵩之正在其相府书房内，拿着一张图仔细端详着。

董宋臣再次走了进来，笑道：“史相公，在研究什么呢？这么起劲？”

史嵩之抬头一见是董宋臣，哈哈大笑道：“董公公，您来得正好，请帮老夫参考参考！”

说着，把图放在桌上，指着图对董宋臣说道：“这是老夫在大慈山上的一处别墅，刚建起来，还没入住，老夫准备为父丁忧期间，就住在这里。不过，总觉得有一点点美中不足，打算在这里再建一个放鹤亭，公公觉得怎么样？”

董宋臣拿过图纸一看，立刻惊讶地张大嘴巴道：“这简直是天下奇观啊！这么漂亮的建筑，这么优美的景观，咱家还是第一次看到啊，相公真是有福啊！啊哟，这山顶上还有这么一幢高楼！叫什么名字？有多高啊？”

史嵩之嘿嘿一笑道：“不瞒公公说，这幢楼有六层高，叫接云楼。站在



楼顶远望，西湖的烟波，临安的云霞，都可尽收眼底啊……”

董宋臣突然严肃地说道：“史相公，你可不能这样舒舒服服地享受日子！咱家今天来，就是要告诉您，官家不同意你丁忧，一定要夺情起复！他的态度非常坚决，让您必须立刻还朝！”

史嵩之眼中闪现出一丝喜悦，但他立刻沉下脸来，说道：“官家虽然态度坚决，却也怕大臣们不服啊……”

董宋臣道：“相公尽管放心！官家圣旨一下，谁还敢多话？”

史嵩之叹口气道：“唉，真是难啊！公公啊，说老实话，其实老夫早已疲倦了政事，正想利用为父丁忧的机会休息一下的。却是官家非要夺情起复。起复倒也罢了，老夫累一点也不怕，怕就怕老夫牺牲了自己却还要讨口实，被朝中大臣误以为老夫留恋官位，两边都不讨好啊！”

董宋臣道：“相公啊，您说的也不无道理，不过，如果朝中大臣都争相奏请官家起复您，这样的话，相公您还推得脱吗？”

史嵩之一愣，随即哈哈大笑：“公公，看来您是一定不让老夫享享清闲时光的了？”

董宋臣道：“一定不让您享清闲！”

史嵩之叹口气道：“那老夫刚修好的这个别墅可就住不成了！”

董宋臣：“住不成了！”

史嵩之道：“公公啊，如果老夫真起复了，那套别墅扔在那里也没用。不如老夫转赠予您，您有空去那儿闲耍闲耍如何？”

董宋臣推辞道：“那怎么行？相公的宝宅，咱家岂能夺爱！”

史嵩之道：“唉，公公啊，一旦老夫被起复，老夫又得忙起来了，宰相府，枢密院，千头万绪的事情，哪有空闲到那儿去住啊！天地之物，当得其所用，如果空置在那儿，就是暴殄天物！公公如不接受，那是陷老夫于不德啊！”

董宋臣哈哈笑道：“史相公这意思，咱家是非答应不可了？”

史嵩之拿出钥匙递给董宋臣，也笑道：“非答应不可！”

董宋臣接过钥匙，在手里掂了掂，揣进怀里，笑道：“好吧，咱家就帮您看管几年，等哪天史相公想玩儿的时候，咱家立刻完璧奉还，如何？哈哈……”



## 第四章

### 朝廷重臣

夸情起复应龙结伙 釜底抽薪方叔倒戈

## 临安，御史中丞府

兵部尚书许应龙走进御史中丞谢方叔府会客厅。谢方叔迎出去，热情地招呼道：“许大人，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清寒之地来了？”

许应龙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应道：“谢大人，本官一向仰慕大人的道德文章，早就想来拜访结识了，但大人这御史台的凛凛正气，让人望而生畏，下官一直不敢来呀！”

谢方叔也哈哈笑道：“许大人说笑了，但为什么现在又敢来了呢？”

许应龙突然严肃地说道：“现在到了关涉咱大宋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就算是冒着交通言官的危险，本官也不敢不来啊！”

“呃，何事这么严重？”谢方叔道，“下官职微言轻，能起什么作用？许大人太高看下官了吧？”

“本官可是认真的！”许应龙道，“目今蒙祸肆掠，四川危在旦夕！蒙古人的马蹄甚至伸向荆湖地区。这样的危急时刻，朝廷必须要有一位铁腕人物组织大家抗蒙，才能扭转败局，转危为安！谢大人，您觉得呢？”

谢方叔笑笑道：“许大人所言极是！”

许应龙道：“谢大人，您认为当今朝中，谁是这样的铁腕人物？”

谢方叔道：“要说铁腕人物，自然非史嵩之相公莫属！”

“对呀，”许应龙高声应道，“但问题是，此时却突遇史相公老父仙逝！您知道，史相公是个大孝子，他一定要回去丁忧，谁也拦不住！如今只有官家出面夺情起复，或许才能留得住他啊！”

谢方叔道：“官家现在什么态度？”

许应龙道：“官家自然是十二分不舍史相公！但是，您知道的，如果没有人提议，官家也不好直接说啊！”

“哦，原来是这样！”谢方叔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道，“那许大人您就赶紧向官家提出来吧！”



许应龙道：“谢大人，纯从军事角度来说，本官认为，再没有比史相公来指挥这场反击战更恰当的了！但是，您也知道，兵部是隶属于枢密院的，如果本官去提，则落不过朋党的嫌疑，好事反而会成为坏事。所以，最好还是让另外的人出面才好啊！”

许应龙说完，抬眼瞧了瞧谢方叔。但谢方叔只是装糊涂说道：“是啊，是该另找人……这样吧，下官帮您想想，看看谁最合适？”

许应龙微微一笑说：“谢大人，您识见非凡，有经天纬地之才。那天本官听史相公说，宰相府正在物色一个参知政事，官家让史相公给他推荐一个。史相公有意谢大人，还不知谢大人意下如何呢？”

谢方叔轻轻一抖，但他急忙镇静地摆摆手说：“唉，下官不才呀！如果要选参知政事的话，许大人不是正合适吗？”

许应龙摇摇头道：“本官一介武夫，如何做得了参知政事？即便要做，本官最多也只能当枢密副使啊……”

谢方叔打趣道：“哦，原来许大人早已肥缺在握啊！好呀好啊，提前祝贺许大人！”

许应龙得意地笑道：“哪里哪里，还没有谱呢！谢大人，倒是您，如果您能极力奏请官家夺情起复史相公，将来史相公组阁新班子的时候，参知政事的职务可就落不到别人头上了！”

谢方叔哈哈一笑说：“许大人有此差遣，下官敢不从命！不过，下官职微言轻，怕就怕说了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许应龙道：“谢大人不可妄自菲薄，您是言官，言官在当朝，声音可是洪亮着呢，如何能说职微言轻！”

谢方叔道：“好吧，既然许大人这么看得起下官，下官唯命是从！”

“好！好！咱们等着好消息！”许应龙满意地大笑着离去了。

## 临安，国子监祭酒府

王惟忠走进徐侨国子监祭酒府客厅，施礼问候道：“弟子王惟忠拜见大人！大人找弟子，有何吩咐？”

徐侨热情地把王惟忠迎进来，端详着说道：“唉，出去了几个月，一下子就变得又黑又瘦了！吃了不少苦吧？”

王惟忠笑一笑道：“吃苦对弟子来说能算什么，弟子是从小吃苦长大的，习以为常了。就是心里，憋屈得慌……”

“现在回来就好了！”徐侨道，“你回来后，去看过你义父没有？”

王惟忠冷冷地说道：“大人，弟子不想提他……”

徐侨道：“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你还不知道吧，你回来就是你义父去向史嵩之求的情！”

“真是他去向史嵩之求情了？”王惟忠惊愕地望着徐侨，站起来就往外走去。

徐侨问道：“你到哪儿去？”

“弟子回临海去！”王惟忠赌气道，“早知道是他向史嵩之那奸贼求的情，弟子就不回来了！弟子这就回临海去，继续接受编管！”

“王惟忠你站住！”徐侨喝道。

王惟忠站定。徐侨走过去，生气地指着他，想说话，却气得说不出来，来回走了两步，才叹息着说道：“惟忠啊，你虽然年纪不大，但已经历了太多的人生磨难。这些磨难，别说像你这般大的孩子没法想象，就是咱们这种历经沧桑的成年人也痛惜不已啊……”

王惟忠表情有所放松，双眼垂泪站在那里。

徐侨道：“照理说，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人生磨难，应该把它们全部转化为人生智慧的。但是，为师怎么就觉得你还是那样不明不智呢？你随你义父来临安做什么的，你应该比谁更清楚。为什么还要误解你义父让他伤心呢？”



王惟忠在脸上抹了一把道：“弟子承认，他确实是带了崇高的目的到临安来的！可是来了以后，花天酒地的生活让他已经变质！他虽然一直还在向弟子说那个崇高的目的，其实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可笑的托词，一块掩饰自己腐化变质的遮羞布而已！”

徐侨呆呆地望着王惟忠，叹口气道：“好吧，关于你义父的事，咱们暂时不讨论，将来用事实说话。惟忠啊，你不是一直希望官家能够重新启用余玠大帅吗？现在机会来了！”

王惟忠兴奋地说：“是啊大人，弟子也正是因为这事想找您商量呢！”

“呃，是吗？”徐侨饶有兴趣地问道，“说说你的想法！”

王惟忠道：“余晦指挥不力，造成四川危机，弟子正想再次联合众太学生伏阙上书，奏请官家撤职余晦，重新启用余玠大帅组织抗蒙！”

徐侨瞧了王惟忠一眼，说道：“上次你们伏阙上书，已触怒官家，被罚五百里外编管。这次你们如果再伏阙上书，后果是什么你知道吗？”

“大不了一死！”王惟忠大义凛然地说道，“不瞒大人，弟子这条性命就是余玠大帅给捡回来的，只要能够让余玠大帅重新出山，解救四川危难，就算现在就死，弟子也已经多赚几年了！”

徐侨抚着胡子，眼中闪现着泪花，点点头道：“惟忠，你有这等志气，为师深感欣慰！不过，惟忠啊，你想过没有？如果你们因为伏阙上书被赐死，这说明官家十分反感你们的行为。如果这样的话，能让官家重新启用余玠大帅吗？”

王惟忠一怔，急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徐侨道：“为师这里有个既能启用余玠大帅，你们又不用受处罚的法子……”

王惟忠问道：“什么法子？”

徐侨道：“官家为什么不启用余玠大帅，你知道原因吗？”

王惟忠：“还不是因为史嵩之那奸贼把持朝政，蒙蔽圣听！”

“对呀，”徐侨道，“如果能够把史嵩之搞倒，不是就可以解除对官家的蒙蔽了吗？”

王惟忠诧异地问道：“但是怎样才能搞倒史嵩之呢？这个太难了！”

“有官家的支持，要搞倒史嵩之谈何容易！”徐侨说道，“不过现在却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虽然不至于把他搞倒，却足以让官家重新启用余玠大帅，拯救四川。”

王惟忠惊喜地问道：“大人是说，史嵩之为父丁忧之事……”

“是啊，”徐侨道，“史嵩之的老爹死了，史嵩之必须辞官在家丁忧三年。如果这三年内他果然能留在家里不干预朝政，咱们就有办法让官家启用余玠大帅。即便三年后他再回来，余玠大帅已经在四川搞出大声势，史嵩之想要谗陷他已经不可能了！再说了，三年的时间物是人非。三年后，官家绝对不会再像现在一样重用他了，那他还有什么力量左右朝局！”

“对！对对！只要那奸贼一走，他便再也红不起来了！”王惟忠激动得直点头。

徐侨道：“但问题是，现在官家对史嵩之的依赖惯了，一刻也离不了。史嵩之一说回家丁忧，他就迫不及待要夺情起复。咱们要做的，就是要用祖制来阻止他对史嵩之的起复！如果你们想伏阙上书，别的不说，就只说反对启用史嵩之这件事。丁忧是祖制，官家想治你们的罪也找不到理由！只要把史嵩之撵回家了，启用余玠大帅救援四川，还不就是顺理成章了吗？”

王惟忠道：“弟子明白了！弟子明白了！弟子立刻就回太学把同窗组织起来！”

## 临安，经筵府

许应龙和阳枋坐在阳枋经筵府会客厅里。两人都端着茶，静静地喝着，



一时谁也没开口说话。

许应龙突然叹口气道：“史相公在家丁忧，别的倒没什么，但有一件大事给耽误了，实在可惜！”

阳枋问道：“什么大事？”

许应龙道：“前些天，本官曾听史相公说，官家交给了他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当世大儒中，选定一个最正宗的程朱理学传人，入祀孔庙，旌表天下……”说到这里，许应龙停顿了一下，偷瞧了阳枋一眼，又低头喝茶。

阳枋呵呵一笑道：“官家圣明，这个建议太及时了！虽然程朱理学已经被确立为我朝国学，但当下门派众多，各讲一套。如此下去，必然会错谬百出，贻误后世啊！”

许应龙道：“当下大儒中，称得上程朱传人的，莫过于真德秀、魏了翁和大阳先生你们三人了……”

阳枋赶紧摆手道：“哦，许大人过誉了，下官自认是程朱传人，但要说‘大儒’，下官还差得远啊！”

许应龙道：“大阳先生不可过于自谦，本官曾多次听史相公提起过您。在史相公心目中，您就是一等一的当代大儒！”

阳枋红脸道：“这都是史相公偏爱下官啊……”

许应龙道：“说偏爱，这也是事实！史相公对你们三人有一个评价。他说，真德秀迂腐，只会讲正心诚意，却不懂国计民生；魏了翁村野，念叨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上不了大雅之堂。独独对大阳先生您……”

阳枋忙问道：“史相公如何评价下官？”

许应龙道：“史相公说，大阳先生您不但学问高，而且通权变，知世故，识大局，这样的人，才真真是通晓了儒学精髓，明白了世间大道的啊！”

阳枋自谦道：“史相公过誉了，下官如何当得起……”

许应龙道：“大阳先生，史相公说您当得起，您当不起也当得起！说你当不起，你当得起也当不起！明白了吧？”

阳枋哈哈笑道：“话虽这么说，但史相公一口而已，天下众口纷纷，可不能都封了口吧？哈哈……”

许应龙笑道：“史相公或许不能封天下人之口，但是史相公可以请一个人封天下人之口！”

阳枋故意不明白地问道：“谁？”

“官家！”许应龙一抱拳说道，“只要圣旨下了，大阳先生您的名字就会被勒石刻碑，供奉在全国各大小书院的堂上，还有谁不服？”

阳枋激动地站起来，深深一揖道：“许大人，代下官多谢史相公厚爱！”

“可惜啊，”许应龙叹口气道：“这事恐怕得暂停一段时间了……”

阳枋脸现失望之色，问道：“为什么？”

许应龙道：“史相公一旦回家丁忧三年，这事还能继续吗？”

阳枋道：“也可能，官家会安排学官来主持这件事呢……”

许应龙道：“对，这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大阳先生您想过没有，如果是别人来主持这事，他们还会那么偏爱您吗？”

阳枋道：“肯定不会！不过，这事下官也不是太在乎……”

许应龙紧盯着阳枋说道：“真的不在乎？难道您就甘心真德秀或者魏了翁被奉为程朱正宗嫡传？”

阳枋激愤地说道：“真德秀、魏了翁欺世盗名，让他们执掌程朱理学的大旗，不是下官甘不甘心的问题，是对天下学子的误导和伤害！”

“对呀对呀！”许应龙道，“所以这个旗手不是你想不想当的问题，而是要从文脉道统，天下苍生的角度来考虑的问题，这是您义不容辞的责任！您明白吗？”

阳枋呵呵一笑道：“许大人如此说来，下官是必须要争了！”

“必须要争！”许应龙道，“不但要争，而且要争胜！要争胜，则必须要实现官家对史相公夺情起复！否则，争也是白争！”

阳枋道：“但怎么才能实现让官家起复史相公呢？”

许应龙哈哈大笑道：“大阳先生，这就看您的了！您是当世儒学大师，官家起复史相公的理由充不充足？符不符号理学之理？历史上有没有先例？能不能说服满朝文武？这篇大文章，就要靠大阳先生您来书写了！”

阳枋郑重地点头道：“许大人您放心，下官一定会把这篇文章写好，保证官家的决定具有充足的说服力！”

许应龙一抱拳道：“这就有劳大阳先生了！告辞！”

### 临安，大内，垂拱殿

这一天，赵昀召集文武大臣在垂拱殿商议起复史嵩之的事情。

赵昀道：“各位爱卿，天降不幸，史相公的父亲遽然去世。但现在正是多事之秋，蒙古人在四川肆掠，即将突破夔门进入两湖。朕现在实在离不开史相公，打算重新起复他，众爱卿以为妥否？”

兵部尚书许应龙道：“官家圣明！史相公在朝中德高望重，熟知兵事，非他不能组织指挥抗蒙这件大事！所以微臣认为，起复史相公是十分恰当的！”

吏部侍郎濮斗南跟着说道：“大臣若能力卓著，起复使用古已有之。大唐的一众贤相长孙无忌、房玄龄、姚崇、张九龄等都被夺情起复。官家起复史相公，也是恰如其分啊！”

右谏议大夫刘晋之道：“两位大人说得在理，目今不起复史相公，无以救四川。四川危机，则我大宋不保，只有起复史相公，才能力挽狂澜啊！”

赵昀满意地点点头，说：“众爱卿所言极是！既然大家都支持起复史相公……”

“官家且慢，微臣有奏！”赵昀话音未落，枢密副使赵葵便上前奏道。

赵昀皱皱眉，不满地问道：“赵爱卿，你有何事？”

赵葵大声问道：“官家起复史大人，所为何事？”

许应龙插嘴道：“赵大人，您没听清楚吗？官家说了，起复史相公，是为了解当下四川危局！”

赵葵又问道：“请问许大人，四川危机是史大人在位时发生的？还是在史大人离开后发生的？如果史大人真有你们说的那般神奇，为什么他在位的时候，四川的蒙祸反而愈演愈烈？”

许应龙怔了一下，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刘晋之道：“赵大人，您是枢密副使，四川出现危机，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什么不先找自己的问题，而要把责任全推到史相公身上？”

赵葵道：“老夫是枢密副使不错，但史大人独断专行，枢密院哪有老夫的声音？”

濮斗南冷冷笑道：“哦，原来赵大人是嫌史相公压在您头上，让您没有出头之日啊？如果官家不起复史相公，枢密使的宝座就可以到您的手里，您就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对不对？”

赵葵大怒道：“老夫赤胆忠心，绝无觊觎枢密使的野心！”

刘晋之说道：“没有野心，为什么要竭力阻止官家起复史相公？”

赵昀道：“算了算了，赵爱卿虽然说话过激，但朕相信他不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好了，各位，对起复史相公，你们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朕便要下旨了……”

阳枋出班奏道：“启禀官家，微臣有奏。”

许应龙也激动地说：“对对对，官家且慢，此时颁旨，恐怕还有人不服。”又转身对众大臣说道，“各位大人，大阳先生是当下杰出的大儒，是程朱理学正宗的嫡派传人！史相公该不该被起复，合不合道统，大阳先生最有发言权。咱们先听听他的意见如何？”





刘晋之、濮斗南等人都争相应和道：“对对对，咱们都应该听听大师的意见！”

阳枋缓缓说道：“刚才濮大人说得不错，历史上的每个朝代都有君王对大臣夺情起复的现象，大唐时期的长孙无忌等名相，也确实曾被皇帝起复过，这些都是有史可查无可争辩的事实！”

濮斗南等人得意地望着阳枋，等着他继续说下去。阳枋不动声色接着说道：“不过，老夫认为，官家不该起复史相公……”

阳枋此言一出，满朝文武一片哗然，大家都惊愕地望着阳枋，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许应龙“你，你……”说了两声，却没有下文。连赵昀也不解地问道：“大阳先生，朕为啥不能起复史相公？”

阳枋答道：“启禀官家，虽然大唐，及历史上的很多朝代都曾对功勋大臣夺情起复，但咱们大宋可不一样。咱们大宋以孝治天下，这是咱们的根本！当年太祖尊奉昭宪太后遗嘱，把皇位传予太宗皇帝，而成为以孝治天下的楷模，为咱们立下万世表率！孝宗皇帝为尽孝守丧，竟主动把皇位传予光宗皇帝，可以说再次为咱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

赵昀脸色有了缓和。阳枋继续说道：“咱大宋能够辉煌三百年，至今国泰民安长盛不衰，就是因为有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根本！咱大宋比大唐大汉这样一些盛极一时的朝代都仁惠和畅，国泰民安，也是因为这个‘以孝治天下’的根本！”

说到这里，阳枋又一抱拳奏道：“官家，在咱大宋的历代皇帝中，能够继承太祖‘以孝治天下’训旨的，孝宗皇帝之外，就是官家您了！而且和孝宗皇帝比起来，微臣认为官家您不仅仅有继承，还有发扬。因为您尊崇理学。理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以孝治天下’！官家，您是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好了最完美的融合！”

赵昀不住地点头，他的脸上浮现出得意的笑容。

许应龙忍不住了，大声喝道：“阳大人，您拉拉杂杂扯这些，想说个什么问题？”

“许大人还不明白？”阳枋道，“如果现在下官上奏官家起复史大人，那是陷史大人于不孝，同时陷官家于不慈，请问老夫能这样做吗？”

许应龙怒道：“起复史大人是为了救天下苍生，哪来你那么多酸溜溜的书呆子理论？”

阳枋冷冷说道：“能救天下苍生的只有天子，而不是一个臣僚！请许大人搞清楚这一点。难道对咱大宋来说，史大人比官家还重要？”

许应龙急了：“许某没有这个意思！”

赵昀虽然有些不高兴，但他还是说道：“好了好了，大阳先生，许爱卿也不是那个意思，你也别太计较了。”

许应龙被赵昀一鼓励，又来劲了，骂阳枋道：“阳大人，你既然熟知理学，就该明白礼义廉耻。史相公待你不薄，对你有恩，你知恩不报，却为什么还要谗言陷害他？”

许应龙此话一出，朝堂上又是一片议论之声。许应龙得意地左顾右盼。

阳枋不为所动，哈哈一笑道：“许大人，史大人对阳某有何恩？阳某今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官家给的。难道连官家给的恩惠，史大人也想据为己有？”

赵昀皱了皱眉，没有说话。

许应龙又想争辩，忽然，黄门官急匆匆跑进来奏道：“启禀官家，所有的太学生又集中在和宁门前，伏阙上书了！”

赵昀吃惊地问道：“所有的太学生？他们又说什么？”

黄门官道：“他们说，起复史嵩之相公之事不合祖制，请求官家您停止起复……”

夏震道：“这些太学生太不像话了，动不动就集合起来，搞什么伏阙上



书！上次饶了他们，这次又犯！官家，让微臣去把他们通通抓起来！”

许应龙、刘晋之等人也说道：“确实太不像话了！上次伏阙上书，惩罚太轻，这次一定要严肃处理！”

赵昀转头瞪着徐侨道：“徐爱卿，你的学生是怎么回事啊？”

徐侨道：“启禀陛下，此事微臣有失察之罪，请官家处罚！”

赵昀道：“处罚你有什么用？你赶紧去把他们喊回国子监去呀！”

徐侨道：“启禀官家，太学生们虽然做事莽撞，但他们忠诚、爱国，这却是值得肯定。咱大宋仁厚宽明，自建国以来到现在，有过多次太学生伏阙上书，历代祖宗都能善为开导，虚怀听取，不可轻易抓捕啊！”

接着徐侨又转头呵斥夏震道：“夏大人，你是想陷官家于不仁吗？”

夏震想分辩，赵昀道：“好了好了，夏震你不可鲁莽！上次你要抓捕太学生，朕已不同意了，你怎么还提！徐爱卿说得对，太学生忠心可嘉，咱们切不可鲁莽行事！”

夏震吓得赶紧低头答应道：“是，微臣明白！”

赵昀又对徐侨道：“徐爱卿，你去对他们说，让他们先回国子监去，不可在和宁门前闹事。告诉他们，他们的上书朕已收到，让他们放心，朕一定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答复的！”

徐侨跪地拜伏道：“微臣领旨！官家英明仁厚，千古明君！微臣代众太学生感谢官家！”

赵昀显得很受用的样子，说道：“好了好了，既然起复史相公之事，大家颇有争议，今天就暂时说到这里，咱们日后再议吧！”

许应龙急了，奏道：“官家，四川危在旦夕，非史相公出山不能解救！虽然有反对意见，但绝大多数大臣是懂得顾全大局，支持史相公起复的！官家不妨再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如何？”

赵昀皱皱眉道：“谁还有话说？”

许应龙拿眼睛死死地盯着谢方叔，谢方叔缓缓走出队列，奏道：“官家，臣有本要奏！”

许应龙偷偷舒了口气，赵葵则显得有些着急地说道：“谢大人，官家都已经说了，此事容后再议，您还要奏什么？”

许应龙道：“赵大人，官家并未拒绝，你为何要阻拦？难道你怕别人发言不成？”

赵昀摆摆手道：“你们别争了！谢爱卿，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谢方叔做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说道：“许大人，下官真的有些为难，不知道该向官家上奏什么啊……”

许应龙一愣，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不是，你这是，你……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嘛，问本官做什么？”

谢方叔道：“许大人，照理说，一个参知政事的高位，足以让下官改变最坚定的立场，按照您的指示，向官家上奏起复史相公的……”

众大臣一听，都面面相觑，感到中间似乎藏着太多的东西，都怪有趣地盯着谢方叔和许应龙。赵昀皱着眉，不说话，也是满脸狐疑。

许应龙一听，脸噌地一下红了，呵斥道：“谢方叔，你说的是什么，本官一点也听不懂！”

“许大人真的听不懂吗？可这满朝文武都听懂了呀！”谢方叔笑笑道，“许大人，对于一个文官来说，拜相已经是最高的成就了！史相公能给予谢某这么高的职位，说老实话，这个诱惑对谢某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各位大人，要是这样的好事落到你们头上，你们能够无动于衷吗？”

众大臣一阵哄笑，许应龙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谢方叔也不管，接着说道：“但是冷静下来，谢某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就算是任命一个九品芝麻官，那也是官家任命的，不是史相公任命的。何况是参知政事这样的副相！因此，本官便很怀疑许大人说这话的真实性！”

许大人，你当着官家和众大臣的面说一句老实话，要封下官为参知政事的提议，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史相公让你告诉下官的？”

许应龙大叫道：“谢方叔，你，你血口喷人！本官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和你说过那样的话，你这是污蔑！污蔑！”然后他又转向赵昀哀求道，“官家，别相信谢方叔的胡说八道！他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为了陷害微臣……”

赵昀黑着脸，不开腔。

谢方叔道：“许大人，你怎么能全推得干干净净呢？史相公不是还答应给你枢密副使的宝位吗？你要是全推了，难道连枢密副使的宝位你也不要了？哦，忘了，现在的枢密副使还是赵大人啊，你得问问赵大人愿不愿意让出来才行啊！”

赵葵哈哈大笑道：“老夫身为枢密副使，没能把蒙古人撵出四川，已经十分惭愧！许大人若能在抗蒙上大有作为，老夫情愿拱手奉送！”

许应龙张皇一阵，转头对赵昀道：“启禀官家，谢方叔颠倒黑白，信口雌黄，官家，应该判他的污蔑之罪！”

赵昀冷着脸问道：“史嵩之真的对你们封官许愿？”

许应龙叫道：“没有，绝对没有！污蔑，全是污蔑！”

这时候，阳枋站出来奏道：“启禀官家，史大人是不是让许大人来传话，微臣不敢确定，但前几天，许大人确实曾对微臣说，官家准备在全国评定一个程朱理学的掌旗人。许大人告诉微臣，史相公要把那个掌旗人评给微臣！官家，不知可有此事？”

赵昀干笑道：“呵呵，哪有这样的事情？看来，史嵩之的能量挺大的哈，不仅封官许愿，还能假传圣旨……”

刘晋之扑通一声跪下来，大声奏道：“官家，这都是许应龙信口雌黄诬陷史相公！与史相公没有任何关系！”

濮斗南也跪下来求情道：“官家，此番话全是许应龙一面之词，不足为凭

啊！”然后又转头呵斥许应龙道，“许应龙，你千方百计陷害史相公，是何居心？难道你不只是想觊觎枢密副使的宝位，连枢密使你也要打主意吗？”

刘晋之和濮斗南此一番舍车保帅的话把许应龙完全打懵了，他满脸煞白，张口结舌道：“我，我……”说了半天，却一句话也说不出。

赵昀大怒道：“大胆许应龙，竟敢假传圣旨，污蔑宰相，交通大臣！来人啊，把他的帽子摘了，打入大牢，严加拷问！”

说完，站起来一甩袖，说了一声“退朝！”就气冲冲地走进去了。

许应龙发出一阵阵“冤枉”的惨叫声，被拉了下去。

### 临安，大内，御花园

赵昀气冲冲地在御花园里快速走着，董宋臣小跑着跟在他后面。

“气死朕了！气死朕了！”赵昀边走边大叫道。突然，他又停住脚步，转头问董宋臣道：“董哥儿，你说，是史嵩之真的对大臣们封官许愿，还是许应龙假传圣旨啊？”

董宋臣看了赵昀一眼，低头轻声说道：“官家，许应龙是谁，一个三品尚书而已，他能给大臣封一个从一品的枢密副使之职？”

赵昀道：“你这意思，这一切都是史嵩之在幕后操纵的？他封官许愿，目的是想要别人推举他起复？”

董宋臣低头说道：“史相公是不是对别人封官许愿，奴才无凭无证，不敢瞎说。不过，奴才可以给官家看一样东西！”

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把钥匙，递给赵昀。

赵昀接过来问道：“这是什么？”

董宋臣道：“这是大慈山上一幢别墅的钥匙。这幢别墅上面有一座六层高的楼，站在上面可以把西湖的烟波与临安的霞彩尽收眼底……”

赵昀道：“你这钥匙是哪里来的？”



董宋臣道：“这是前些天史相公送给奴才的。史相公对奴才说，如果官家要起复他的话，他就会很忙，没时间去别墅了，所以干脆把它送给奴才了……”

赵昀把钥匙在手中掂了掂，冷冷地说：“史嵩之好慷慨啊！董哥儿好福气啊！”

董宋臣忙俯身说道：“官家，奴才不配有这样的好福气！奴才整天都在官家身边，伺候着官家，也没机会到那高楼上观风景。奴才收了这把钥匙，就是要把它转送官家。官家如有兴趣，可以提携奴才去那儿玩玩儿！”

赵昀大笑道：“好啊！董哥儿，原来你是想借朕的由头玩儿呀？”

董宋臣道：“奴才所有的一切，都是官家给的。奴才即使有个什么闲情儿，也是官家赏赐的结果啊！”

赵昀呵呵笑道：“董哥儿，算你懂规矩！走走走，咱们去大慈山上看看，站在那六层高的接云楼上，看看是什么感觉！”又低声对董宋臣道，“你悄悄把安安带上，让她装扮成一个随从的样子跟咱们走……”

董宋臣有些尴尬：“现在就去啊？”

“是啊，”赵昀道，“你不是说让朕提携你玩儿吗？”

“是是是……”董宋臣答着，匆匆离开。

## 大慈山，接云楼

赵昀站在大慈山接云楼上，背着手望着远处。史嵩之、董宋臣及乔装打扮的唐安安站在他身边。赵昀一边看一边不绝口赞叹道：“好地方啊！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那是洞庭岳阳风光。子申啊，依朕看来，你这座接云楼，无论从视野还是从气势，哪一点儿都不输于岳阳楼啊！”

史嵩之惴惴不安地说道：“官家夸奖了！官家啊，自从您把这大慈山赐予老臣叔父以来，咱们史家一直很珍视，悉心打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规

模，这样的高楼！这一切，都是官家赐予老臣的啊！”

赵昀冷冷地问道：“子申啊，你既然明白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朕赐予你的，为什么你却把朕赐予你的东西随便送人呢？”

史嵩之惊得结结巴巴说道：“官家，老臣，老臣从未把官家赐予的东西送给别人呀……”

赵昀把董宋臣给他的钥匙掏出来，说道：“你把钥匙都送给董宋臣了，还想不承认？”

史嵩之满脸通红，怨恨地看了董宋臣一眼。董宋臣低下头，佯装没看见，面无表情。

史嵩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官家，老臣知错了！老臣以后再也不敢了！”

赵昀道：“知错就好！你说，以后你该怎么办？”

史嵩之道：“以后老臣就待在这大慈山上，守着父亲的灵堂，守着官家赐予老臣的基业，悉心照顾，绝不让它被损伤半分！官家如果想到这里来玩儿，老臣一定把最好的风景奉送给官家！”

赵昀故意失声叫道：“哎呀，子申啊，你要是守在这儿不还朝，朝中那么多事情，谁来帮朕打理啊？”

史嵩之道：“官家英明善断，知人善任，老臣愚钝，无需臣多嘴！”

赵昀大笑道：“子申，你太谦虚了！不行，你非得帮朕推荐一个人，否则，朕绝不让你清闲，一定要起复你！”

史嵩之抬头看了看赵昀似笑非笑的样子，赶紧又埋下头奏道：“启禀官家，老臣真的没有更好的主意，一切全凭官家做主！”

“哈哈哈哈哈，”赵昀得意地大笑，“既然你不想推荐，朕也不勉强！不过你放心，朕绝不会亏待你的！”

说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挥挥手道，“好了好了，这些烦心的事咱们



就不说了。苏学士曾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史相公这六层高的半空中起舞，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来，安安，跳一曲给朕看看！”

唐安安一施礼：“臣妾遵命！”说完站起来，脑袋一摇，一头浓密的乌发披散了下来。同时一个转身，外面的素服被她扔掉，露出了里面的色服。一时音乐之声响起，唐安安在楼中转成了一朵花。

赵昀在一旁看着，不禁拍手叫绝，并随着曲子，吟起了一首柳永的《西江月》：

师师生得艳冶，香香於我情多。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

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挪。奸字中心著我。

史嵩之面如死灰，表情怪怪地站在一旁看着。

### 临安，国子监祭酒府

王惟忠快步走进徐侨国子监祭酒府，兴奋地对徐侨说道：“大人，好消息啊！官家终于表示不再起复史嵩之，并任命赵葵大人为右相兼枢密使，主持四川抗蒙大计！”

接着，他又悄悄地说道：“大人，弟子还听说，中书已经在拟写起用余大帅和俞大人的圣旨了……”

徐侨笑道：“为师也听说了！不过，为师还听到一些消息，说官家虽然不再起复史嵩之，但官家又让那余晦回朝担任枢密副使……”

“余晦担任枢密副使？这不是去了虎又来了狼吗？”王惟忠惊愕地说道。

“可不是，余晦是史嵩之的人，官家虽不起复史嵩之，却又提拔余晦，史嵩之其实是死而不僵啊！”徐侨恨恨地说道。

“余晦把四川搞得一团糟，官家还升他的官，这真是咄咄怪事！”王惟

忠嚯一声站起来，叫道：“不行，不能让官家升迁那草包当枢密副使！他进了枢密院，不是给赵相公掣肘吗？”说着，大踏步便往外走去。

徐侨问道：“你要到哪里去？”

王惟忠道：“弟子要再回国子监，把太学生们组织起来，再来一次伏阙上书，阻止官家提拔余晦为枢密副使！”

徐侨严肃地说道：“惟忠啊，你认为你们去伏阙上书，真的能改变官家的想法吗？”

王惟忠道：“上次劝阻官家起复史嵩之，不还就实现了！”

徐侨道：“哼哼，上次能劝阻官家起复史嵩之，其实是官家也动了不用史嵩之之心。而这次不一样，官家提拔余晦，明显是在搞平衡，可以看出，他不希望大臣中哪一派势力坐大！你们能劝得了他吗？”

王惟忠呆呆地望着徐侨，不知道该说什么。

徐侨又接着说道：“况且，这次能扳倒史嵩之，你知道咱们之前做了多少铺垫？付出了多少努力吗？尤其是你义父……”

王惟忠问道：“大人，说到弟子义父，弟子现在还有些不明白，他怎么会临阵倒戈呢？难道因为看见很多人都在反对起复史嵩之，他也顺应潮流吗？”

徐侨道：“惟忠啊，看来你对你义父的误解太深了！你怎么能这样看你义父呢？你不觉得他是自始至终都在致力于扳倒史嵩之的吗？”

王惟忠讥笑道：“呵呵，恕弟子眼拙，实在看不出来……”

徐侨眼露痛苦之色：“惟忠，说多了你也不会信，为师只说一件事，在这次倒史运动中，谢方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知道是谁去动员他的吗？”

王惟忠问道：“难道是他？”

“对呀，”徐侨说，“正是你义父去说动了他！”

王惟忠道：“不可能吧，谢方叔这个人，身为御史中丞，却几乎从来没



有弹劾过朝中奸佞。由此看来，他应该和史嵩之是一伙的，义父怎么可能说动他？”

徐侨道：“你义父对谢方叔说，只要他答应劝阻官家起复史嵩之，你义父、赵相公，还有为师等人将联名保举他为参知政事……”

王惟忠插话道：“史嵩之不也是向谢方叔许诺推荐他为参知政事吗？他答应史嵩之，把握性不是更大吗？”

“错，”徐侨道，“谢方叔那样一个圆滑的人，他难道不明白，当大多数朝中大臣都在反对史嵩之起复的时候，史嵩之的许诺便已经是一纸空文？所以他才会答应你义父。不过，惟忠啊，连为师也没想到，谢方叔会采用釜底抽薪的方式，直接把史嵩之和许应龙兜底出卖，从而造成许应龙被抓，史嵩之不再起复……”

王惟忠道：“大人，谢方叔的做法虽然让人解气，但这个人也太可怕了，把他吸纳为相，将来对四川抗蒙会不会有祸害，真不可预料啊！”

徐侨叹口气道：“唉，要达到重新启用余玠大帅抗蒙的目的，没有牺牲，怎么能实现呢？不但要牺牲，而且是巨大的牺牲！你看你义父，他在这场倒史运动中，几乎是失去了一切！先是攀附权贵，结交奸邪上位，丢尽了一个理学家的脸，被全天下的有识之士所不耻！倒史运动结束后，很多人都得到了他们所追求的，就连你们太学生，也收获了令名，为天下读书人所仰慕。独有你先生，他得到的却是攀附权贵、结交奸邪、卖主求荣、两面三刀……不但被正直人士鄙视，连奸佞也在咒骂他啊！”

王惟忠呆呆地望着徐侨道：“大人，难道弟子真的误会义父了吗……”

徐侨点点头道：“你是真误会你义父了！”

正在这时候，一个太学生匆匆跑进来，对徐侨说道：“大人，不好了，弟子听说刘晋之和濮斗南联名弹劾大阳先生，指责他品德败坏，行为不端，不配为经筵官。官家已经免他的职了……”

“免职了？”徐侨大吃一惊，对王惟忠说，“走，咱们去看看你义父！”

### 临安，阳枋府

当徐侨和王惟忠走进阳枋府的时候，阳枋正和李全收拾东西，准备离去。徐侨一见，上前紧紧握住阳枋的手，惨然一笑道：“大阳先生，你这是要到哪儿去呀？”

阳枋道：“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该是阳某离去的时候了……”

徐侨道：“大阳先生不忙走！刘晋之、濮斗南这两条史府走狗对您的弹劾是不公平的！您等着，本官去联合几个正直大臣上奏官家，给您平反昭雪！”

“别！千万别！”阳枋哈哈一笑道，“阳某说了，现在正是阳某离去的时候。阳某正愁怎么给官家辞行呢，没想到刘濮两位大人这么及时地帮了阳某一个忙！”

“大阳先生执意离去，这一点本官其实早有预感！”徐侨皱眉道，“但是，大阳先生也不能就这样离去呀！史府的这两条狗，它们狂吠了您一身污物，您要是不反抗就默默离去了，这身污物不是永远都洗不掉了吗？”

阳枋反问道：“徐大人，您觉得阳某身上的污物还不够多吗？就算是侥幸争辩过来，让官家恢复老夫的职务，难道老夫身上的污物就会变少吗？不，只会更多！”

徐侨想反驳，却又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是怔怔地望着阳枋。

王惟忠这时候再也忍不住了，迸着泪喊了一句：“义父！”

阳枋见王惟忠这样喊他，也是激动不已，向王惟忠张开了怀抱。王惟忠一下扑在阳枋怀里，哭着说道：“义父，孩儿误会您了，孩儿今天特来向您道歉！”

阳枋听王惟忠这么一说，眼泪也一下就滚了出来，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在王惟忠的肩上轻轻拍了拍说道：“惟忠，能得到你这句话，为父还用



得着争辩什么吗？哈哈……”

王惟忠说：“义父，您要到哪儿去？让孩子跟着您一起走！”

阳枋把王惟忠推起来，对他说道：“好孩子，你哪儿也别去，继续跟着徐大人，把学业修完！为父还有紧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只有为父一个人能做，你跟去也没用的！”

王惟忠道：“白首皓经有什么用！国破家亡，生灵涂炭，四川的父老乡亲在哭泣，孩儿怎么能够安心读下去呢？还是让孩子跟义父走吧……”

阳枋道：“你要不想读书，想回去抗蒙也可以，这也正是时候。你不用跟义父，你去跟着余玠大帅走吧，起用他和俞兴俞大人的圣旨已经颁布，说不定他们已经挥师出发了！你要跑得快，兴许还能够赶上他们！”

王惟忠高兴地说道：“余大帅和俞大人真的已经被起用了吗？那太好了！说老实话，孩儿就等着这一天！”说着，迫不及待地对阳枋、徐侨抱拳告别道，“义父、徐大人，你们多保重，惟忠即刻便收拾出发，奔赴四川，打鞑子去！”

阳枋忙说道：“惟忠别着急，你过来，为父有东西要送你！”

说着，把王惟忠带到一边，让李全从包裹里取出一尊鸡血玉佛，一尊碧玉佛，递给王惟忠道：“惟忠啊，这两尊玉佛是为父从俞兴俞大人那儿借来的，为父交给你……”

“孩儿知道！”王惟忠说，“义父的意思是让孩子把这两尊玉佛交还给俞大人吗？”

阳枋摇摇头道：“不！当年为父从俞大人那里借了六尊玉佛，目的是要借佛的光芒，保佑咱们完成自己的事业。为父已经送了一尊墨玉佛给史嵩之，佛也保佑他去了该去的地方。现在为父分两尊给你，你带在身上，希望在关键时刻，这两尊玉佛也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你明白吗？”

王惟忠接过玉佛抱在怀里，不解地说道：“孩儿不太明白……”

阳枋笑道：“你现在不明白很正常，其实为父也不明白！佛性是需要悟的，你带在身边，或许到你需要的某一天，你一下就悟透了呢！”

王惟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 夔州城外，东山上

淳祐六年夏天，宋廷重新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并无罪释放俞兴，恢复其嘉定知府的官职，让他们率一万荆湖兵沿江而上，穿过三峡，进入四川夔州境内。

这一天，宋军悄没声息来到夔州城五十里外的地方，安营扎寨。余玠和俞兴带着几个士兵，疾驰到夔州城外东山上观察情况。远远的，他们可以看见城中蒙古军帐撑得像绵延的小山包一样，遍地皆是。蒙古军帐之间插满了高高的苏鲁锭。一些蒙古士兵在城墙上走来走去，四处巡逻。

俞兴呵呵笑道：“大帅，看来这些蒙古人，住帐篷的习惯真改不了啊！那么多上好的房屋不住，却偏偏要住在野外！”

余玠道：“蒙古人在旷野上打仗所向披靡，不知道守城能力怎么样？”

俞兴眼睛发亮，道：“大帅是想夺下夔州城？”

余玠哈哈一笑道：“当年你率十二壮士勇夺信阳城，人称‘赛存孝’！不知道如今你的勇气还在不在？”

俞兴拍拍胸脯道：“大帅，你摸摸，这颗大胆还结结实实藏在胸口里呢，从未变过！”

“好！”余玠在俞兴胸口上擂了一拳，赞道：“不愧为‘赛存孝’！今天晚上，你带一拨兄弟趁黑摸进夔州城，举火为号。本帅率大军在城外接应，务必在今夜一举拿下夔州城！”

俞兴道：“大帅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 夔州城

夔州城的夜晚又闷又黑，蒙古兵趴在城楼上，喘着气，擦着汗，揭起衣服扇着风，仔细地巡逻着。

忽然，一个蒙古兵指着城外大声喊道：“有奸细！”

一个蒙古首领忙走过来往城下看，只见数百名黑衣人在城外密密麻麻抛起挠钩挂在城头上，顺着绳子直往城上爬。蒙古首领一挥手下令道：“赶紧射箭！射死他们！”

一时间，箭镞如雨一样直往城下倾泻而来。城下的，以及挂在墙头的黑衣人举起盾牌挡住。这样，城上的箭虽然射得很密，但因为黑衣人有巨大的盾牌挡住，城上却也把他们无可奈何。同时，城外稍远一点的地方，又有一队黑衣人用弩弓往城上射箭，减缓了城上蒙古兵的攻击。

蒙古首领见状，又下令道：“抛石头！抛石头！用石头砸死他们！”

四处的守城蒙古军都增援过来，搬起石头便往城下砸去。城下的黑衣人见状，赶紧松掉绳子跳到一边。不过，等到城上抛石略有松懈，黑衣人又齐齐往城下冲杀而来，继续攀城。

趁这一当口，在城墙的另一侧，俞兴率十几个蒙古装打扮的人，却已经把挠钩挂上城头，并以极快的速度顺着绳子攀上城头，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在城中了。

不一会儿，城里四处都燃起火来。一时之间，火光冲天，烟雾弥漫。只听得城里到处都在喊叫：“失火了！赶紧救火啊！”

“快跑啊！宋军攻进来了！”

“咱们已经被宋军占领了，快看啊，城头上都插着宋军的旗帜呢！”

到处都是惊慌失措的喊声，到处都是急急忙忙奔跑的脚步声，到处都是流窜的烟雾和火焰。蒙古主将从营帐里跑出来，往四周看了看，拔出刀来往头上一举，大声喝道：“大家保持镇静，休得惊慌，不可中了汉人的奸计！”

但是他仍然控制不住四处乱窜的士兵。而这时候，城外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数千宋军潮水一般向城下涌来。蒙古将领赶紧吆喝士兵上城头防御。但因为军中一片混乱，组织起来显得非常迟滞。而这恰恰给城外攻城的宋军留下了进攻的空间。很快，大批宋军已经涌在东门口，并顺着云梯攀上城头，挥舞着大刀和蒙古军打成一片。

蒙古将领急了，传令让守在其他城门的蒙古军过来，支持城东的战斗。便是这个缝隙，那化装成蒙古兵的俞兴等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城西门。守门的那些蒙古兵还来不及反应，便被俞兴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拔出刀砍死，并搜出他们身上的钥匙，打开城门。

早已埋伏在城西门外的宋军一拥而进，大声吆喝着，往城中心冲杀而去。城东头和宋军打得异常胶着的蒙古军一下慌了神，战斗很快发生了转移，蒙古军节节败退。两边涌进城来的宋军对蒙古军一夹击，蒙古军不得不打开北城门，往城外败退而去。一众宋军跟在他们后面，紧紧追击。

原本躲在屋子里的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跑出来，拿着食物犒劳宋军，欢庆胜利。整个夔州城瞬间成了欢乐的海洋。





欲迎还拒小青闭门 以退为进俞兴上山

## 第五章 逼上九顶山

## 夔州城，东山营帐

余玠正和黄睿娘下棋，小如孙趴在一边看。俞兴兴冲冲跑进来，大喊道：“大帅，大帅，好消息！好消息啊！”

余玠把手指头在嘴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对俞兴道：“先别说话，看咱小妹怎么破本帅的这一步棋！”

俞兴低下头看了看，对黄睿娘道：“二小姐，下棋俞某是外行，不太懂。不过，这步棋其实很简单嘛，你为什么一直犹豫不决呢？”

黄睿娘嗤笑道：“很简单吗？那你走走看！”

俞兴拿起一个棋子，啪一声拍在棋盘上，道：“此子一落，大帅的这大片地盘不都归二小姐你了吗？”

黄睿娘盯了俞兴一眼，又看了看在一旁骨碌碌眼睛乱转的小如孙道：“如孙，你来评价一下俞大人的这步棋！”

小如孙爬到桌上，指着棋盘说道：“不能这样下！”

俞兴饶有兴趣地问道：“哦，小如孙，你也懂下棋啊？那你说说，为什么不能这样下呀？”

小如孙道：“这样下，我爹在这里落一子，小姨的这大片棋就反被我爹给吃掉了……”

俞兴一看，果然如此，不禁大为惊奇地说道：“小如孙，原来你这么会下棋呀？佩服！佩服！”

黄莲香端着一杯茶走过来，递给俞兴，笑道：“唉，在淮东老家呆的这一年的时间里，老爷没什么事做，就天天和我及睿娘下棋，小如孙在一旁看得久了，也多多少少明白了一些……”

俞兴神色黯然地说道：“唉，想起这一段日子，真是不堪回首啊！大帅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被撤职回乡，却能淡然处之，下棋怡情，真让下官敬佩不已！”

余玠道：“俞兴，你也不容易啊！本帅虽说撤职回乡，却还能够下棋弄几，享受天伦之乐！而你却一直被关在监牢里！要不是余晦太无能，致使四川危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你放出来！说不定那些朝廷的官老爷们都忘了你还被关着呢！”

黄睿娘却说道：“俞大人被关起来，固然有被余晦陷害的原因，却也是他用情不专，得罪了人家，致使人家到处宣扬他是杀人夺宝的盗贼的缘故！哎呀俞大人，这恐怕也是你自作自受啊！”

俞兴听明白了黄睿娘在说什么，一时苦笑不已，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余玠也听明白了，忙哈哈一笑，转移话题道：“哟，以前的事，咱们就别说了，咱们还是说说现在和今后吧！俞兴，看你这么高兴，是不是咱们已经占领夔州城了？”

俞兴道：“是啊，大帅，咱们入川第一仗就取得了大捷，还占领了夔州城，这一仗的意义太重大了！”

余玠道：“不错，夔州是四川与荆湖交界的最重要的城市。蒙古人占领夔州后，一直试图以夔州为据点，打造战船，突入荆湖。咱们攻下夔州，便掐住了他们的咽喉，他们便不可能把战火再往前延伸了！”

俞兴兴奋地叫道：“大帅，咱们在四川有了夔州这个落脚点，是不是就可以以此为据点，乘胜追击，把蒙古人一步一步逼出川去！”

黄睿娘撇撇嘴，笑道：“俞大人，你一向很聪明的嘛，是不是在监牢里待的时间长了，脑子糊涂了？”

俞兴也是因为余玠转移了话题，他心里很放松。一放松，也就没有仔细思考。见黄睿娘挖苦他，突然就明白过来。不过，他却装出一副不明白的样子说道：“二小姐批评得对，俞某确实是因为在监牢里待的时间长了些，脑子不太好使。就请二小姐指教一下，俞某的话有什么不对？”

黄睿娘道：“夔州不但不能成为咱们的一个据点！咱们还必须立刻从城

中撤出来，转移军队！”

俞兴道：“为什么？”

黄睿娘道：“咱们在夔州大胜，这事可以说已经轰动整个蒙古！如果小女子料得不错的话，过不了几天，蒙古人就会重新组织力量大举来攻！因为夔州既然是入江湖的咽喉，对他们来说便至关重要，他们自然不愿意如此重镇落入咱们的手里。那样一来，咱们就必须重兵把守！但是咱们原本兵力就不足，有限的兵力如果在夔州被消耗掉了，还怎么在整个四川打仗？”

俞兴呵呵一笑道：“二小姐分析得有理！不过，既然咱们不能守夔州城，为什么又要把它给攻下来呢？这不是做无用功吗？”

黄睿娘道：“咱们攻下夔州城，其实是打给朝廷，打给官家，打给全川百姓看的！官家虽然答应启用我姐夫，其实是半信半疑，是朝中众大臣大都在反对起复史嵩之，这是他不得不答应的权宜之计。如果咱们一战便胜，官家也就不会再犹豫了。同时，朝中那些反对启用姐夫的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俞兴点点头，大赞道：“二小姐兰质蕙心，俞某自愧不如！只是俞某还不明白，二小姐为什么又说是打给全川百姓看的呢？”

黄睿娘听到俞兴的称赞，越发得意地说道：“四川百姓谈蒙色变，闻风而逃，以至于蒙古人能一月之内打到夔州。若是咱们第一仗便攻破他们的城池，这将极大地提高全川百姓和将士的信心，让他们明白，似洪水猛兽的蒙古人，也不过如此！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咱们聪慧英武的玉面将军‘赛存孝’不会连这点都不明白吧？”

俞兴只是嘿嘿笑着，黄莲香忙呵斥黄睿娘道：“睿娘，不许胡说！”

黄睿娘嘟着嘴，不开腔。俞兴忙笑着说道：“夫人，二小姐并非胡说，而是分析得非常在理！咱们打这一仗的目的，确实有为全川将士、百姓树信心的目的。不过，正如二小姐说的，这样的大仗，咱们以后不能再打了，一是咱们打的是措手不及，倘若蒙古人做了准备，咱们这次也不一定有这么



顺利。二是消耗太大。咱们只有一万兵力，如何与蒙古人的三十万大军耗得起！此仗之后，咱们必须立刻转移，依靠山城抗蒙，力求自保，并多点袭扰，让蒙古人站不稳脚跟。然后咱们再伺机反扑，这样才能把蒙古人赶出川去！二小姐，俞某是不是理解了你的思路啊？”

俞兴的分析，显然比黄睿娘更高一筹。不过他处处捧着黄睿娘说话，黄睿娘听起来心里也很舒服，于是点点头道：“基本上是对的，俞将军，看来你还没那么笨嘛？”

余玠哈哈一笑道：“都很厉害！咱们四川的男女诸葛，了不得！了不得！”接着，他打趣道，“两位诸葛，依靠山城抗蒙，多点袭扰确实是最佳办法。不过，你们说说，这些抗蒙山城中，有哪些是最重要的呀？”

黄睿娘抢着说道：“要说最重要，非合州钓鱼城莫属！它既是三江汇流处，同时也是重庆的门户。可以说，那里乃是第一定川神柱！”

俞兴点点头，正要说话，黄睿娘又抢过去说道：“还有阆州大获山、隆庆府苦竹隘。这两处是蒙古人入川的门户，只要这两个地方的蒙古人站不住脚，入川来的蒙古人都会胆战心惊！”

俞兴怕黄睿娘再继续抢说，急忙插嘴说道：“还有嘉定九顶山，也至关重要！如果说钓鱼城是首，大获山、苦竹隘是尾的话，九顶山便是腹。这里上接成都，下连重庆，开阔而浩荡。如果说蒙古军队是一条大蟒蛇的话，九顶山就是插在它腹部的一根神针！”

黄睿娘笑道：“九顶山这么吸引俞大人，恐怕不只是因为它是插进敌人腹部的一根神针这么简单吧？”

俞兴一怔，忙笑道：“当然了，因为九顶山将是俞某将来的府衙所在地嘛，谁不说自己所守护的地区重要呢？呵呵……”

黄睿娘道：“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吧俞大人？”

余玠忙打断黄睿娘道：“好了好了，你们都说得对！现在咱们就分头行

动！俞兴，嘉定九顶山就交给你了！你尽快和九顶山寨主元用取得联系，合力解围嘉定。合州钓鱼山有王坚在那儿，由本帅亲自前去……不过闽州大获山，谁去辅助杨文呢？本帅却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

黄睿娘道：“姐夫，闽州大获山就让小妹去吧……”

黄莲香打断道：“睿娘，休得胡闹！你一个女流之辈，怎么去打仗？再说了，大获山目前还被蒙古人围困着呢，你怎么进去？”

黄睿娘道：“九顶山还不是被围困着，俞大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女流又怎么样？我哪一点比俞大人差？”

俞兴忙笑道：“二小姐智勇双全，俞兴不能比呢！”

黄睿娘得意地说道：“当然了！姐夫，你忘了，当年你去了渠江城，蒙古人偷袭重庆，是谁设计打败围困之敌的？这还能有假？你只需拨小妹三千兵，小妹必定能打破蒙古人的封锁，上山与杨大人汇合！”

余玠叹口气道：“小妹啊，姐夫知道你机变慧巧，胸藏雄兵百万！但是，你一个人带兵前去，姐夫总是不放心啊！”

“谁说只有二小姐一个人？还有小生我呢！”忽然，门外有人大声应着，挑开门帘，大踏步走了进来，一抱拳施礼道：“大帅！俞大人，夫人，二小姐，惟忠有礼了！”

众人见是王惟忠，都一阵惊喜。俞兴在王惟忠肩膀上拍了一下：“惟忠，怎么是你？你不是在临安国子监念书吗？”

“得知大帅被重新启用抗蒙，小生书都不想念了，迫不及待就赶回来了！”王惟忠忙又转身对余玠道，“大帅，就让小生和二小姐一起去闽州吧！上次重庆保卫战，小生已对二小姐佩服得不得了！这次有小生随伴，大帅尽管放心！同时，小生正好有机会跟着二小姐多学几招呢！”

余玠高兴地抚着胡须说道：“好啊！既然惟忠愿意跟着去，本帅就完全放心了！这里的一万人马，咱们分成三部分，各带一部分，悄悄走，尽快到



三座山上！”

众人纷纷领命。正要各自前往，黄睿娘却又望着俞兴说道：“俞大人，刚才你嘴上在夸本小姐，其实心里颇为不服气。好啊，你要不服气，现在咱们就来比试比试，看看谁先解除各自州府蒙古人的围困，你敢不敢？”

“怎么不敢？”俞兴笑道，“虽然和二小姐比，在下愚钝蠢笨许多，但是，这个胆还是有的！”

黄睿娘道：“好啊，那咱们击掌为誓！”

俞兴笑着伸出手，和黄睿娘响亮地击了一掌。接着，黄睿娘翻身上马，头也不回地纵马远去。

俞兴盈盈一笑，也对余玠一抱拳，跃身上马。

### 九顶山，就日峰下

一名探子急急忙忙跑上山，对正在山中巡逻的小青报告道：“四寨主，山下发现一队人马，悄悄往山上来了！”

小青道：“看清楚没有？是些什么人？有多少？”

探子道：“人数大约有两三千，都穿着便服，没法辨认是哪里的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们不是蒙古人！”

小青一挥拳道：“走，咱们去看看！”

小青带着一队人马，急速地往山下驰去，很快就在就日峰山脚下看见了那队往山上攀爬而来的队伍。小青仔细一看，原来那领头的人竟然是俞兴。小青惊喜不已，脱口而出：“俞大哥，原来是你呀！”

俞兴见是小青，笑盈盈地答道：“小青，好久不见！你还好吧？”

小青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但是她很快控制了自己，虎着脸，指着俞兴大喝道：“呵呵，俞兴，你不是已经被朝廷抓回临安去了吗？怎么到这里来了？你逃出来的呀？”

俞兴笑道：“呵呵，不是的。如今圣上已经赦免在下无罪，并重新启用为嘉定知府，回来抗蒙呢！”

小青舒了一口气，却又问道：“既然你被重新任命为嘉定知府，你就应该回嘉定城去，鬼鬼祟祟到咱们山寨来做什么？”

俞兴苦笑道：“嘉定城不是被蒙古人围着吗？在下没地方去啊，所以只得投奔你们来了呀！”

“投奔我们？”小青讥讽道，“别说笑话了！你堂堂的知府大人，难道也要到这山上来落草，当强盗吗？”

俞兴道：“小青，你别这样说话，在下可从来没说过你们是强盗！在下一向都认为你们是义军，是抗蒙救国的大英雄，真豪杰！在下来投奔你们这些英雄豪杰，怎么？不欢迎啊？”

“不好意思，本店庙小，实在容不下您这尊大神！”小青冷冷说道。

俞兴做出一副委屈的样子，说道：“小青姑娘，看来你还是不相信在下！你要不收留在下，在下可就没地方去了……”

“哼，堂堂的知府大人，竟说出这般没志气的话！”小青嗤笑道。

俞兴赔笑道：“在下不是没有志气，实在是力量太小。要不，小青，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借在下五千人马，让在下去把围城的蒙古人轰走，再请姚大人回他的成都府去上任，在下就可以回嘉定城了！行么？”

小青哼道：“哼哼，要是救姚因谋的话，就更别痴心妄想了！”

俞兴问道：“为什么？”

小青道：“那姚因谋言而无信，阴险狡诈，和你相比，只在伯仲之间！上次大哥不听本姑娘劝告，倾巢去救他，结果惹火上身，把蒙古人引上山来，让咱们遭受了重大损失，牺牲了不少兄弟！牺牲倒也罢了，问题是咱们拼死拼活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后，姚因谋却向朝廷报告说，蒙古人全是他打败的，没咱们什么事！皇帝老儿一高兴，就封他为制置副使。谁知那姚因谋被升官，一下子





就激动起来了，带着嘉定那些老弱残兵打什么反击！结果被蒙古人反打过来，重新把嘉定城围住！你说说，这样一个恶贼，本姑娘能去救他吗？”

俞兴笑笑道：“小青，对姚大人的作为咱们不评价。但咱们这次去打嘉定城，也不只是救姚因谋呀！姚因谋只有一个人，除姚因谋外，城里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咱们是去救他们呀！”

“呸，别说这种假模假样的话了！”小青喝道，“俞兴，你和那姚因谋一样，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人！要想本姑娘借兵与你，休想！你赶紧带着你的人马离开这儿，要是再往山上多走一步，别怪本姑娘不客气！”

俞兴见小青说得这样决绝干脆，叹口气说道：“唉，小青姑娘，你如此不相信在下，在下只得告辞了……多有打扰，后会有期！”说着，一抱拳转身率兵离去了。

小青见俞兴转身离去，又有些不舍，呆呆地目送着俞兴走远。旁边的侍卫不知道她的心思，问道：“四寨主，你说俞大人会到哪儿去呢？”

小青还在发呆，就像没听到一样。侍卫喊道：“四寨主！四寨主！”

小青这才回过神来，对侍卫一挥手道：“走！咱们回去！”

### 九顶山旁，山谷中

俞兴带着三千宋军，在九顶山旁边一处隐蔽的山谷间扎下营寨。

这时候，探子带着两个人进来见俞兴。两人跪在俞兴面前，磕头喊道：

“俞大人！”

俞兴低头一看，原来竟是赵笑、李肃，忍不住激动地把他们扶起来，拥着他们欢喜地叫道：“原来是两位兄弟啊，见到你们真是让人太高兴了！兄弟们，你们没在嘉定城里呀？”

赵笑带着泪声说道：“大人啊，自从你被抓起来送往临安以后，咱们兄弟俩怕被姚因谋谋害，便从府衙逃出来了。本想救你，却又无能为力；想

回淮东去，却又觉得没脸见大帅，最后只得来到九顶山，投靠元寨主，入伙做了义军。刚才听小青说您回来了，高兴坏了，便赶紧下山来找您呢……大人，听说您也想上山入伙呀？”

俞兴笑道：“两位兄弟有所不知，本官随大帅入川，取得夔州大捷后，大帅说，抗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坚持执行依托山城抗蒙的策略。大帅及二小姐，还有惟忠兄弟都已奔赴川中各重要的山城，本官便回到嘉定。却是本官只有区区三千人，力量有限，无能解嘉定之围。于是才决定上九顶山，一者可借兵解围嘉定，二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打造嘉定山城抗蒙体系。谁知小青听说后，竟一口拒绝，既不许本官上山，也不愿借兵！唉，这个小青，他对本官的误解真是太深了，竟然这般排斥！”

赵笑笑道：“俞大人，小青姑娘恐怕不仅仅是误解你吧？”

俞兴问道：“那还有什么原因让她如此拒绝本官？”

赵笑道：“嘿嘿，依小人看来，小青姑娘多半是看上大人了，说不定心里正想着把大人掳上山去做压寨先生呢！”

俞兴脸一红，喝道：“兄弟不可调笑！那小青姑娘把本官看成是一个奸邪狡诈的恶魔一样的人，把杀黄员外一家十三口这样的罪名都安在本官头上，恨不得杀之而后快，她怎么会……”

赵笑道：“大人，你是刀口上滚来滚去的好汉，如何懂得女儿家的心思！女儿家说的都是反话，她越是喜欢你，表面上却越是恨你，骂你，做出毫不在乎你的样子！小人虽然粗莽，但观察小青姑娘很久了，此事断然错不了！”

“胡说，完全是胡说！”俞兴急忙争辩道，“你又不是女儿家，如何明白女儿家的心思！此事不要说了！”

接着，俞兴赶紧转移话题问道：“两位兄弟，元寨主是否知道本官上山及借兵之事？他的态度如何？”

李肃道：“元寨主听说大人要上山，倒是很高兴，表示非常欢迎，早就

盼望义军、官军能够联合抗蒙了！就是小青坚决反对，白寨主、程寨主也不同意……”

“白、程两位寨主也反对？”俞兴吃惊地问道，“他们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李肃道：“程寨主说，义军最好别和官府的人搞在一起！”

俞兴问道：“白寨主呢？”

赵笑道：“白寨主很奇怪，他的态度和小青一样坚决，死活不同意您上山！不过，他似乎并没有特别的理由……”

俞兴陷入了沉思，走来走去想了一阵后，对赵笑、李肃笑道：“兄弟们，你们先回去吧。既然白、程两位寨主和小青都不喜欢在下上山，又不同意借兵给在下，在下只好一个人去打嘉定了！”

李肃惊问道：“大人，您手里只有三千兵，能打赢蒙古人？”

俞兴苦笑道：“打不赢也得去打呀，本官是新任的嘉定知府，嘉定城是本官的战斗岗位。姚因谋大人本来已经被任命为制置副使兼成都知府，他的岗位是在成都的，就因为嘉定被蒙古人围着，他去不了！本官总不可能让他一直在那儿帮本官守摊子呀！再说了，身为嘉定知府，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嘉定百姓被困死在城中吗？”

李肃道：“大人，咱们兄弟随您去打嘉定！”

“不，”俞兴道，“你们跟本官去只能白白送死，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你们还是赶紧回山上去吧！”

赵笑、李肃都跪地拜道：“大人，我们兄弟愿与大人生死与共，不离不弃！”

俞兴严肃地喝道：“赶紧回山上去！这是本官的命令，听明白了吗？”

赵笑、李肃望了望俞兴，没办法，只得悻悻地走了。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元用等一众山寨头领聚集在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里，听着从岷江对岸嘉定城方向传来的隐隐的喊杀声，谁也不说话。

小青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又站起来往窗外望，一副坐立不安的样子。元用看了小青一眼，微微一笑，低头喝茶，没开腔。白炼则呆坐在一旁，表情木木的，心事重重的样子。

不一会儿，有个探子走进来。小青赶紧上前问道：“打得怎么样？那俞兴还没被蒙古人打死吧？”

探子道：“报告四寨主，没有，俞将军的部队可英勇了，虽然人数不多，但和蒙古人打起来一点儿也不落下风。”

小青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一转身坐了下来，呵呵冷笑道：“哼哼，能打又怎么样？打得破蒙古人的包围，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去，那才算本事！”

元用笑道：“四妹，你说得不错，俞将军虽然能打，但要想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却显然是办不到的。不如咱们下山去帮帮他，说不定咱们一合力，就把蒙古人撵出去了！”

小青嘟着嘴道：“俞兴既然能打，就让他打吧！咱们现在去，他正赢着，说不定还会认为咱们多事！大哥，咱们千万别去自讨没趣！”

元用笑道：“好好好，大哥都听你的！听你的！”

小青对那探子挥挥手道：“赶紧再去探！再去探！那俞兴若被蒙古人打死了，你就来告诉本姑娘；没打死，就别来了！”

探子一愣，尴尬地不知道说什么。元用笑道：“赶紧去探明情况，速来报告！”

探子这才响亮地答应一声，转身跑下山去。

白炼说道：“大哥，小弟倒是觉得，这时候咱们率兵救援俞大人，是个非常恰当的时机……”

小青惊问道：“二哥，你不是也不喜欢那俞兴吗？怎么也同意率兵救援他呢？”

白炼呵呵一笑道：“四妹，二哥从未说过不喜欢俞大人，只是说不喜欢他上山入伙而已！嘴巴上说不喜欢这位玉面将军的人是你吧？”

小青脸一红，嘟着嘴说道：“二哥你说什么话？什么叫我嘴巴上不喜欢？这个人奸猾狡诈，我是嘴上心里都不喜欢！”

元用道：“二弟，为什么现在是最恰当的时机？”

白炼道：“大哥，小弟申明一点，小弟之所以现在去救俞大人，只不过不愿意他上山而已。只要咱们能帮助他解除嘉定之围，让姚因谋去了成都，他进驻嘉定，就不会上山来打扰咱们了！”

元用点点头，正要说话，小青却抢着嚷道：“何必多此一举！就让他和蒙古人打，被蒙古人打死了，不是更不能来山上了吗？”

白炼冷笑道：“四妹，你真舍得俞大人被蒙古人打死？”

小青呵斥白炼道：“二哥你说什么话？你的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什么叫我舍得舍不得？俞兴死不死与本姑娘有什么关系？他这样一个大奸贼，死了，这个世界会更清净一点！”

探子又跑了进来。小青忙问道：“怎么样？”

探子道：“情况不妙啊，俞大人伤亡惨重，快顶不住了！”

赵笑着急地向小青求情道：“四寨主，赶紧发兵救救俞大人吧！再迟了，俞大人真的就会被蒙古人打死的！”

李肃也跟着求情道：“四寨主，求你救救俞大人！”

小青咬着牙，不开腔。

赵笑见小青坐着不动，对李肃发狠道：“兄弟，咱们走！他们不救，咱们兄弟俩去救！咱们兄弟俩上山投奔他们，原本就是为了抗蒙的！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冷酷，见死不救！”

说着，拉着李肃，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青站起来，跟在他们后面，走了两步，又呆呆地望着他们离去，目光慌乱。

元用叹道：“赵笑、李肃可真是好汉，别看他们只是个侍卫，关键时刻显示出了英雄的本色！四妹，是时候了，咱们出兵吧？”

小青继续咬着嘴唇，揉着辫子，不开腔。

白炼冷冷说道：“四妹，再过一会儿，就算咱们不出手也不行了！”

小青问道：“为什么？”

白炼道：“因为俞兴会把蒙古人引到山上来！”

小青又问道：“为什么？”

### 嘉定城外

赵笑、李肃挥舞着大刀，一路冲杀到俞兴身边，大声喊道：“大人，咱们兄弟俩来了！”

俞兴一边和蒙古人砍杀，一边问道：“你们来了？就你们两个人啊？”

赵笑哭道：“小青心肠歹毒，见死不救！咱们兄弟实在没辙，只好自己来了！”

“好兄弟，谢谢你们！”俞兴又问道，“元寨主也没说出兵援救咱们？”

赵笑叹口气道：“元寨主倒是几次说要出兵，但小青阻挡，他也没办法……唉，看来咱们只能和蒙古人拼了！多杀两个，即便死了，也够本！”

俞兴笑笑道：“两位兄弟不可气馁，咱们撤！”

李肃问道：“往哪里撤？不打了吗？”

俞兴道：“过江，往九顶山上撤！”

“往山上撤？”赵笑惊问道，“万一小青他们在山上阻挡，咱们不是腹背受敌，死路一条吗？”

“不会！”俞兴道，“你们听我的，没错！咱们不能让弟兄们都被蒙古人杀死！赶紧撤到山上去！”

俞兴一挥手，宋军且战且退，慢慢从蒙古人的包围圈中撤了出来，跑到江边，穿过浮桥，往九顶山上涌去。

蒙古军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当俞兴的队伍一路迅跑，爬到九顶山就日峰半山腰山墙外的時候，山上的义军忽然齐刷刷从围墙后面站起来，手拿着弩弓，对准了俞兴等人。

小青从义军中走出来，站在墙头上，对着俞兴大喝道：“什么人，竟敢擅闯咱九顶山！”

俞兴抱拳笑道：“小青姑娘，怎么突然间不认识在下了？在下冒昧前来拜访，怎么？不欢迎啊？”

小青哈哈大笑道：“原来是俞大人啊！俞大人，本姑娘问你，你故意把蒙古人引到九顶山上来，意欲何为？”

俞兴道：“唉，说来惭愧，在下想凭一己之力解嘉定之围，却没料到被蒙古人打败，实在没地方去了，只好借宝山躲一躲。还请小青姑娘网开一面，救咱们兄弟们性命啊！”

小青喝道：“别在这儿油腔滑调的！本姑娘郑重警告你，赶紧离开，到别处去！否则，别怪本姑娘箭头没长眼睛！”

说着，小青一挥手，弓箭手们拉满了弓，对准俞兴等人。

俞兴道：“实在是没地方去了！小青姑娘如若忍心让兄弟们死，就请开弓吧……”

小青喝道：“你真不怕死？”

俞兴道：“怕死又能怎么样？下山去被蒙古人打还是死，不如在这里死在姑娘箭下！”

赵笑拉拉俞兴衣角说：“大人，咱们赶紧走吧，那小青说一不二，她说

射就肯定会射的！”

李肃往身后一看，惊呼道：“蒙古人已经追上来了！”

赵笑道：“大人，走吧走吧！要是咱们被两边一包夹，可真没命了！”

这时候。小青也高声喊道：“还不走？”

俞兴两手一摊道：“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小青姑娘，想放箭你就放吧！死在你的手里，可比死在蒙古人手里要好受得多！”

小青脸一沉，对着身后的弩弓手大声命令道：“放！”

千万支箭向俞兴的部队迎面飞射而来，赵笑吓得大叫一声，慌忙把脑袋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藏起来……

箭簇从赵笑脑袋上方嗖嗖嗖飞过，惨嚎声在他的身后阵阵响起，赵笑更深地把脑袋往石头下面藏去。不知过了多久，赵笑觉得有些不对劲，慢慢抬起头一看，原来义军射出的箭，划了一道大大的弧线，越过他们的头顶，全飞进了蒙古人的队伍中，惨嚎声都是蒙古人发出来的。他，以及他身边的宋军，都安然无恙呆在山墙下。

俞兴把大刀往头上一举，大喊道：“兄弟们，拔出你们的刀，把蒙古人往山下撵！”

赵笑异常兴奋，和众宋军一道，扬起大刀，往蒙古军冲杀而去。

小青也一挥手，山墙上城门洞开，义军潮水一样从门洞里冲出来，杀向被射得慌成一团的蒙古军。

蒙古军猝不及防，被义军和宋军这一阵联合冲杀打了个措手不及，退下山去了。

俞兴见蒙古人已退，忙对小青说道：“小青姑娘，敌人已退，穷寇莫追，咱们赶紧回山上去吧！”

小青顶了俞兴一句：“山是咱们的，回山是咱们的事，与你有什么相干！”说着，气昂昂地带着义军往山门走去。





不过，义军进山门后，小青并没有下令关门。俞兴见状，笑了笑，也带着宋军跨入山门中。

赵笑一边跟在俞兴后面走，一边气喘吁吁问道：“大人，大人，您早就知道小青不会射咱们了吗？”

俞兴微微一笑道：“那还用说！咱们兄弟的命不是命么，本官怎能拿兄弟们的命开玩笑？”

赵笑道：“大人，您真是太神了！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小人怎么就一直没有看出来呢？”

俞兴道：“这还不简单？你没看见她用的都是弩弓吗？要是想射我们，用得着发射这种射程很远的弓箭？”

“对呀！”赵笑恍然大悟道，“我的妈呀，可把小人吓死了！大人啊，听到小青一遍遍警告您，又看见那些蒙古人一步步追上来，小人心里那个着急呀，现在心里还咚咚跳……”

“有什么着急的，”俞兴淡淡一笑道，“其实，小青和本官说的那些话，可不仅仅是说给本官听的，也是说给蒙古人听的呢！她让蒙古人深信不疑，咱们确确实实受到了前后夹击，才放放心心地往上冲，一直走进山上义军的射程范围内。这些事情，咱们都心知肚明，所以，本官一点儿也不担心！”

赵笑惊得嘴巴大张着：“大人，这是真的吗？您和小青姑娘够默契的啊！”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元用在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设宴招待俞兴，白炼、程刚及小青等人作陪。赵笑、李肃也在下手坐着。

元用端起酒碗，对众人说道：“来来来，咱们敬俞大人，给俞大人压惊！”

众人似乎各怀心事，都不说话，端起酒来，默默地与俞兴喝了一碗。

元用道：“俞大人，如今你官复原职，实在可喜可贺！来来来，元某再敬您一碗！”

俞兴一口喝干酒，叹口气道：“唉，在下虽说官复原职了，但无城无兵，是个空头知府，实在惭愧啊……”

白炼试探着问道：“俞大人，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

俞兴呵呵一笑道：“俞某暂时没地方去，想在山上呆一段时间，不知众头领是否欢迎？”

程刚道：“俞大人，咱们这荒郊野岭的，您能住得下去么？”

小青也说道：“是啊，俞大人，你没地方去，也不能赖在咱们山上呀，咱们这里又不是收破烂的！”

赵笑扑哧一声笑了，但随即便赶紧把嘴巴捂住。

“唉，三弟、四妹，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元用说道，“俞大人能屈尊到咱们山寨来，是咱们的荣幸，咱们求之不得呢！”

又笑着对俞兴道：“俞大人，我三弟四妹都是些村野之人，不会说话，多有得罪，还望俞大人原谅！”

“不怪不怪！”俞兴笑道，“小青和程兄弟都是真朴爽快的人，正对俞某脾气，俞某欢喜还来不及，怎么会责怪啊？”

白炼又说道：“俞大人暂时住在山上，也是一个法子。不过，总归您是要回嘉定府衙去的。如果俞大人不嫌弃，今晚我们带山上众兄弟下山过河，给蒙古人一个突然袭击，把他们撵出嘉定，还您府衙！如何？”

“白寨主的侠肝义胆让俞某敬佩不已，俞某先敬白寨主一碗！”俞兴端起酒来，和白炼喝了一碗，又说道，“不过，咱们刚和蒙古人打了一仗，蒙古人肯定提防得很严！如果今晚去劫营的话，很可能会中蒙古人的埋伏。不如咱们再等几日。一来等蒙古人松懈下来，二来咱们得想办法和城里姚大人



取得联系。到时候里应外合，才能够打破蒙古人的封锁啊！”

小青道：“俞大人，你不会是觉得咱们山上住着舒服，赖着不想走吧？”

俞兴嘿嘿笑道：“九顶山峰峦叠翠，景致如画，俞某确实不想下山。不过，俞某说的也是实情，蒙古人如狼似虎，要打败他们殊非易事，咱们谨慎一点总是好事。对不对白寨主？”

白炼道：“俞大人考虑周详，白某深为佩服！”

元用哈哈大笑道：“既然弟弟妹妹们没有意见，那就请俞大人安心住下来吧！哈哈哈哈哈……”

俞兴也笑着表示谢意。却又说道：“元寨主，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久闻九顶山大名，却一直无缘领阅，不知四寨主能否带本官去各峰走一走，饱饱眼福？”

元用哈哈一笑道：“呵呵，这个恐怕得问问小青自己了……”

白炼道：“大哥，要不要让小弟陪俞大人到各山走走？”

元用笑道：“唉，二弟啊，人家俞大人请的是小青，可不是你，你就别在一边掺和了吧！”

小青冷哼一声，说道：“俞大人，你想看山景，本姑娘可以带你去看！不过，咱们可先说好，看完后，你就早点下山，别试图耍赖！好山好水住好人，像你这样的坏蛋，待得久了，会把咱们的美景给玷污的！”

俞兴满脸尴尬，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 九顶山上

小青带着俞兴站在拥翠峰峰顶上，指着各峰给俞兴介绍道：“俞大人，听本姑娘给你介绍介绍，让你长点儿见识！”

俞兴笑道：“好，在下自知识见短浅，正想多求教姑娘呢！还请姑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让在下变得灵醒一点。”

小青得意说道：“那你听好了！咱们这九顶山也叫九峰山，有九座山峰呈莲花瓣一样散开。奇崛秀美，妙不可言。”

俞兴道：“说得好，九顶山前有凌云大佛，这九座山峰合起来，就像大佛坐的莲台。你说它们像莲花瓣，真是恰如其分啊！”

小青笑道：“看来你还不是那么笨嘛，一下子就能想到这一点！”

俞兴讨好道：“主要是有姑娘点醒，否则在下就是想一百年，也想不到这些……”

小青更得意了，摇着手中的鞭子道：“咱们先看正对面，也就是九顶山的东面，有两座山峰：就日峰和丹霞峰。昨天你就是在就日峰下被咱们捡回来的……”

俞兴呵呵笑道：“是啊是啊，确实是被捡回来的！不过，姑娘手气不太好，捡了一颗‘坏蛋’……”

“将就吧，从嘉定城捡来的，原本就捡不到什么‘好蛋’！”小青嘻嘻笑着，又继续介绍道，“这就日峰虽然离嘉定城最远，但因为东边地势平坦，易于进攻。所以以前王夔、姚因谋，以及后来蒙古人都会绕到就日峰下向山上发起进攻。上一次，蒙古人甚至一度攻陷了咱们整个山峰，占领了山顶城堡呢！”

“蒙古人占了山顶城堡？”俞兴惊问道，“那你们是怎么把他们赶下山去的？”

“嘿嘿，咱们有地道呢……”小青说道。

“地道？”俞兴请求道，“小青姑娘，能让在下见识见识吗？”

“对不起，这个是秘密！可不能给你这样的‘坏蛋’看去了，看去了是会坏事的！”小青狡黠地说。

“呃……”俞兴有些尴尬，忙转移话题笑道：“小青姑娘，那在下就不看了，还请你再介绍介绍其他山峰吧！”



小青依次指着南、北、西几处山峰说道：“咱们南面的两座山峰叫祝融峰、兑悦峰。东北的叫望云峰，北面的叫灵宝峰。这几座山峰地势都比较险峻，蒙古人不易攻上山来。不过，最险峻的则要算西面的栖鸾峰和集凤峰。这两座山峰也是所有山峰中最高的，临江而立，壁立千仞。而且栖鸾峰里还有大佛坐山镇水，蒙古人想从那里发动进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虽离城最近，咱们倒是最放心的！”

俞兴不住地点头道：“好啊，小青姑娘，咱们这里真是一块风水宝地！”

小青鼻孔哼了一声道：“什么咱们这里？听着，是我们这里！与你没什么关系！”

“是是是，”俞兴忙赔笑道，“小青姑娘，这九顶山上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完整个嘉定城啊？”

“有啊！”小青道，“灵宝峰上有一座十三层的灵宝塔，站在灵宝塔顶，嘉定城里的一举一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白炼忙说道：“那咱们便去灵宝塔上看看吧！”

小青道：“别着急，本姑娘还没把山峰给你介绍完呢！”

俞兴不解：“还有什么山峰？”

小青道：“俞大人，你只注意周围的山峰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山峰你倒是视若无睹啊！”

俞兴转头四处看了看，把目光盯在小青身上。小青手抚弄着辫子，粉脸含春，俊俏中别有一番妩媚，竟把俞兴看得有些呆了。小青抬头呵斥道：

“眼睛往哪里看了？看地面呀！难道你不想知道咱们脚下的这座山峰叫什么名字吗？”

俞兴回过神来，呵呵一笑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别说，在下真把脚下的山峰忘了！叫什么名字呀，小青姑娘？”

小青道：“咱们脚下的这座山峰位于所有山峰的中间，叫拥翠峰。”

俞兴大奇：“拥翠峰这个名字真是取得绝妙啊！此峰位于众峰之间，左拥右抱的都是鲜亮翠色，真是美不胜收啊！”

却不料小青听到这话后，脸色一变，娇斥道：“你也就是世间一般的浊物，最喜欢的就是左拥右抱！”

说着，跃起身子，往前面飞奔而去！

俞兴不知道小青怎么突然就生气了，呆一呆，冲小青大喊道：“小青姑娘，你怎么了？你要到哪儿去呀？”

小青不理俞兴，兀自在前面猛跑。俞兴没办法，只好跟在她后面紧追。很快，两人就飞奔到一座山峰的绝顶之上。

俞兴气喘吁吁地问道：“小青啊，你怎么一声不吭就跑了，这里是什么地方呀？”

小青指着前面一座高塔，没好气地说道：“你不是要爬灵宝塔吗？你眼前不是？”

俞兴这才发现真是到了一座挺拔高峻的塔前。那塔端的雄伟，巨笋般直插霄汉。只不过长久缺乏打理，上面长了不少荒草，显得分外的凄凉。

俞兴和小青钻进塔内，很快到达塔顶。果然是个很好的观景台，目力所及，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烟波尽收眼底。整个嘉定城，以及嘉定城外被蒙古人筑出的那一圈大大的围墙也看得清清楚楚。可以看见围墙近处，蒙古人蚂蚁一样在围墙上下忙忙碌碌地蠕动着。城里则异常安静，没有炊烟飘起来，没有人影晃动，没有声音传来，连一片绿色的叶子也看不见，整个城市就像是一片死寂的荒城。

俞兴面色凝重地说道：“城中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小青没好气地说道：“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先前被围，城里人就饿得连树叶都全部捋下来吃光了。咱们正是可怜城里人，才付出巨大牺牲把蒙古人



撵走！其实那会儿，他们正该努力储备粮草，整修城防，把蒙古人砌的围墙拆掉才是。谁知那姚因谋好大喜功，丝毫不做准备，便迫不及待地向蒙古人发动反击，等蒙古人再次转回，把嘉定团团困住……”

俞兴道：“姚因谋想打反击战，把蒙古人撵出四川，想法是好的。但正如姑娘说的，选择时机不对，心情过于急迫了，贸然出击，让大好的抗蒙形势急转直下。他的这种做法，和余晦试图在边地修建长城，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做法，都不是咱们四川恰当的抗蒙策略，注定都会失败的！”

小青道：“俞大人，你这人虽然心肠比较坏，但这几句话说得倒是有些道理啊……”

俞兴委屈万分地说道：“在下冤枉啊，小青姑娘！你说在下心肠比较坏，何以为凭？”

小青一怔，一时竟又说不出什么理由，最后一跺脚说道：“反正本姑娘看你比较坏，你就比较坏！本姑娘相信自己的直觉，还需要什么理由？”

俞兴嘻嘻一笑道：“原来在下是被姑娘看坏的！姑娘能不能多看两眼，把在下看好？”

小青的脸又腾一下红了，娇斥道：“油嘴滑舌！再这样说话，你就永远好不了！”

俞兴道：“好好好，咱们不说这个了，咱们说正事！小青，今晚你敢不敢和在下去冒个险？”

“今晚？”小青心里咚咚跳，“俞兴，你又有什么坏主意？”

俞兴嘿嘿笑道：“不是坏主意。今晚咱们趁黑摸进城里，找到姚因谋，商量一下共同举事，打破蒙古人封锁，把蒙古人赶出嘉定，如何？”

小青道：“你真的要去救那姚因谋？”

俞兴道：“在下是嘉定知府，姚因谋只不过帮在下暂时守守摊子而已。总不能让人家一直守下去吧？在下这不是去救姚因谋，是救咱的子

民，咱的府衙呢！在下只有找到住的地方，才不会一直赖在你们的山上呀，对不对嘛？”

小青若有所失，怔着没开腔。

俞兴激将道：“怎么了？姑娘害怕吗？没关系的，姑娘若是害怕，今晚就让在下一个人进城去好了！”

小青果然中计，喝道：“谁说本姑娘怕了？刀山火海本姑娘也敢去闯，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嘉定城！”

俞兴赞道：“好，姑娘有气魄！今晚午夜子时，准点出发。”

小青用力点点头。

远处的密林中，现出白炼表情复杂的眼神。

### 九顶山拥翠峰，元用住处

晚上，元用正想解衣就寝，白炼劈头撞了进来。元用道：“二弟，这么迟了，你还不休息？”

白炼道：“大哥，小弟正找你有事呢！”

元用问道：“什么事？”

白炼说：“今天小弟跟随俞兴和小青在山上走了一趟……”

元用笑道：“二弟，不是让你别去吗？你跟去干什么？”

白炼道：“小弟偷偷跟着的，没让他们发现。因为小弟心里有疑惑，而这一趟跟下来，更证实了小弟的疑惑有理……”

元用问道：“你疑惑什么？”

白炼道：“小弟觉得那俞兴根本不是到山上看什么风景，而是借机偷看咱们山上的防御设施呢……”

元用笑道：“原来你担心这个啊？这一点愚兄也想到了，不过愚兄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俞大人是嘉定知府，就是咱们山上的防御设施给他看去





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白炼道：“话不能这么说，俞兴毕竟是官府中人，他的野心大着呢，他是想吞并咱们山寨，铲除咱们对嘉定城的威胁。这一点，和前两届知府王夔、姚因谋的诡计是一样的。”

元用摇摇头道：“不会吧？前两任知府，尤其是王夔，他把咱们当土匪，必欲铲之而后快。俞大人则把咱们当朋友，他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白炼道：“怎么不可能，自古官匪不两立，只要他是官老爷，在他们的心目中，就不会容忍咱们这些人！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就是这个道理呀！王夔对咱们是明目张胆的剿灭。姚因谋虽然明里没说剿，但他满腹阴谋诡计，又抓捕你，又遣散咱们，还不是一样的剿！而这个俞兴，他采用的是交朋友的方式，等咱们不注意的时候，他在背后暗暗地砍一刀！这是个比王夔更恶毒，比姚因谋更阴险的人啊！”

元用有些犹豫，但仍然不相信地说道：“二弟，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吧？没有根据的话，咱们不可以乱说！”

白炼道：“大哥，小弟不是乱说的，让小弟分析给你看。你忘了吗？最先俞兴到嘉定做知府的时候，就曾多次邀请你下山和他谈。当你不接招的时候，他把伯母和元利请到嘉定府衙里去住！明里是结交你，向你示好，暗中却是拿伯母和元利做人质，让你不得不进他的圈套！还有这一次，明知区区三千人，不可能是蒙古人的对手，却还贸然去打！他为什么要打呢？因为小青不收留，他故意把蒙古人引上山来，好借咱们的力量御敌，也名正言顺混到山上。而混上山来的目的，就是想偷看咱们的防御设施……”

元用不再开腔，陷入了沉思。

白炼继续说道：“之前小弟为什么不同意他上山，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怀疑，而今天看到的情形，证明小弟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四妹本来和我一样，是反对俞兴上山的，现在看样子，她已经被俞兴迷得神魂颠倒，怕是巴不得

俞兴永远留在山寨中呢……”

元用叹口气道：“唉，二弟啊，只要俞大人将来能够坚持抗蒙，把蒙古人彻底撵出嘉定去，他就是占了咱们的山寨，也没什么关系嘛……”

白炼正色道：“大哥，话不能这么说。你是一寨之主，说这样的话，会寒了兄弟们的心的！不错，咱们上山聚义，原本并不是为了占山为王，而是抗蒙。但假如咱们散了，没有了队伍，抗蒙大业就会流于一句空话。俞大人虽然极力主张抗蒙，但官府中人的话总不能完全相信。再说了，就算他是一心一意，为了抗蒙不惜生死，但只要朝廷一句话，就可能把他的官帽给摘了，即便他想抗蒙，也有心无力了！而那时候，咱们又都散了，请问还拿什么来抗蒙？”

白炼一席话，让元用猛然醒悟过来，他忙说道：“二弟考虑得周到！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白炼道：“咱们现在只需积极帮助俞兴打破蒙古人对嘉定的封锁，解除嘉定之围，让俞兴回到嘉定府衙去，他就再也没有理由待在山上了！”

元用默默地点了点头。



## 第六章

### 妙解城围

闹公堂问冷热心肠  
解城围看真假将军

## 嘉定城中

漆黑的夜里，俞兴和小青身穿黑色夜行服，悄无声息地在嘉定城的街头奔跑着。忽然，小青停了下来，看着地面给俞兴招招手。俞兴走上前，发现小青正盯着地上躺着的一个人。那人全身浮肿，眼睛大睁。俞兴把手指头伸到他鼻下试了试，站起来低声说道：“已经死了！”

小青似乎有些怕，往俞兴的身边靠了靠。俞兴正想把小青搂进怀里，小青却又往外挣了挣，指着前面对俞兴说道：“那里还有一个人……”

他们跑过去，翻过那人来看，发现也是全身浮肿，眼睛大大地鼓着，显然也已经死了。

接着，他们又发现了第三具、第四具尸体。小青疑惑地问道：“街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尸体？看样子，这些人像是中毒而亡！他们中了什么毒？谁下的毒？”

俞兴在一具尸体的脸上按了一下，那里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指窝，半天也弹不起来。俞兴摇摇头，悲凉地说道：“依在下看来，这些人并非是中了什么毒，而是饿死的……”

小青浑身一震道：“饿死的？怎么饿死了这么多人？难道城里又已经断粮了？”

俞兴点点头道：“小青，咱们必须要尽快打破蒙古人的封锁，解除嘉定之围。否则，城里还会饿死更多的人，还将发生更可怕的事情……”

说着，两人纵步往府衙的方向冲去。到嘉定府衙门口的时候，俞兴刚想找站岗的士兵进去向姚因谋通报，小青却拦住俞兴，顽皮地指指墙，笑道：“俞大哥，别惊动那些侍卫，咱们从那儿翻进去……”

俞兴听小青喊他“俞大哥”，而不再喊“俞大人”，很是高兴，也开玩笑说道：“为什么走哪里？唉，小青，这可是大哥我的府衙，进自己的府衙，哪有翻墙的道理？”



“羞不羞呀？现在人家姚大人还在里面坐堂呢，就变成你的府衙了！”

小青说道，“再说了，本姑娘不惊动侍卫，就是想进去看看，当城中的百姓纷纷饿死的情况下，尊敬的姚大人又在干什么！”

“呵呵，原来是这样啊，”俞兴也打趣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姚大人会不会正在帐下歌舞呢？”

“哼哼，说不定呢！”小青忽然转过身，问道，“俞大哥，你也是嘉定知府。假如现在你在府衙里，会不会也一样‘美人帐下犹歌舞’呀？”

俞兴嘿嘿一笑道：“你觉得在下会不会呢？”

小青道：“我怎么知道！”说着，一纵身便从墙头飞进去了。俞兴笑了笑，也跟着一纵步，往墙里跃。

俞兴和小青猫着腰，悄悄穿过几个廊道，几间厅房，来到府衙大堂外。远远望去，大堂里一片灯火通明，人影晃动，声音嘈杂，不知道在干什么。小青吸了吸鼻子，悄声说道：“俞大哥，你有没有闻到一股特别的香味？”

俞兴也吸吸鼻子道：“闻到了，好像是鸡肉的香味！”

小青呵呵冷笑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位姚大人果不其然！”

俞兴疑惑道：“不会吧，姚大人即便要躲着吃喝，也用不着半夜三更的啊……”

小青道：“怎么不可能？白天大吃大喝会被人发现，晚上不正好吗？”

俞兴道：“走，咱们先过去看看再说……”

### 嘉定府衙大堂

俞兴、小青两人继续往前走，来到大堂外，用手指在窗户纸上轻轻戳破一个洞，往里望去，发现原来是姚因谋正在审案。

大堂两边站着卫无忌、江同庐、吴华等将领，以及粮料使杜志及一众衙

役。堂下跪着一个面黄肌瘦的汉子，旁边的凳子上，放着一盘烤熟的鸡肉，那浓烈的香味就是由鸡肉散发出来的。

俞兴和小青满脸疑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只见杜志上前向姚因谋奏道：“大人，适才卑职去官仓巡查，怕出现盗贼，突然闻到了一股烤鸡肉的香味。卑职顺着这股香味寻过去，发现魏才从官仓里偷了一只鸡出来，正在一个隐蔽的树林里偷偷地烤。卑职当场把他抓了个现行……”

姚因谋把手中醒木猛一拍，大声喝道：“魏才，老实交代，你为什么要偷官仓里的鸡？”

魏才连连磕头道：“大人饶命啊！小人家里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小人看她可怜，一时糊涂，便从官仓里偷了只鸡出来，打算悄悄在隐秘的地方烤好拿回去给他吃……”

姚因谋大声怒喝道：“好个狗奴才，你的胆子这么大，竟敢偷官仓里的鸡！”

魏才磕头哭诉道：“小人母亲饿得全身浮肿，小人实在不忍心，才起了这样的歹念。求大人饶恕小人，小人以后也不敢这样干了！”

姚因谋义正词严喝道：“饶恕你？犯了这样的大罪还能饶恕你吗？你知道这官仓里的粮食是做什么的吗？是给守城将士们吃的！他们要没有了东西吃，这城还怎么守得住？”

魏才猛力磕头道：“小人现在知道了！大人，饶恕小人这一次吧！”

姚因谋喝道：“如此重罪，岂能轻饶！左右，把魏才拉出去砍了，把他的尸体挂在闹市中，以儆效尤！”

魏才吓得全身发抖，颤声哀求道：“大人，饶恕小人吧！小人死不足惜，但小人的老母亲就没人照顾了！小人娘子饿死了，小人儿子也饿死了，就剩一个老母亲了啊！”

姚因谋厌恶地拿起一支写着“斩”字的令牌，不由分说就往堂下扔去。

小青再也看不下去了，她猛推开窗，身子一跃，冲进屋里，并以极快的手法伸手抓住那支令牌，拎起来，用令牌指着姚因谋冷冷说道：“姚大人，就因为偷了一只鸡，你就要处死他？你这刑罚未免太过苛峻了吧！”

姚因谋大吃一惊，失声叫道：“竹叶青，你……”

四周的衙役正想上前，小青拔出鞭子，举着绕场一圈，大喝道：“都别动，谁敢乱动，本姑娘的鞭子立刻就会把他的尸体挂到闹市中去，你们信不信？不信就上前试一试！”

姚因谋赶紧对大家说道：“都退回去……”

小青拿起盘子里的那只鸡，拿到鼻子底下闻了一下，说道：“嗯，真香啊！这火候还是很到位的嘛！”

说着，小青从鸡肉上扯下一只鸡腿，放在嘴里大嚼了一口，嘿嘿笑道：“味道也还不错，烤得很嫩！”然后又扯下另一条鸡腿，递给姚因谋道：“姚大人，你要不要也尝一尝？”

姚因谋像躲避蛇蝎一样往一旁躲去，满脸紫胀，怒喝道：“竹叶青，你，你胡闹什么？”

小青把鸡腿递给魏才，说道：“姚大人不吃，你吃吧！”

魏才哪里敢接，哭着磕头道：“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小青忍不住笑起来：“你这人太奇怪了！本姑娘又没杀你，而是救你，给你肉吃！你求饶什么？”

却是那魏才鸡啄米似的磕着头，停不下来：“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小青嗤笑一声，转身又把鸡腿递到杜志面前，说道：“这位大人，那魏才不敢吃，你敢不敢？”

杜志把脑袋别到一边，不开腔。

小青问道：“说句实话，这鸡肉香不香？你肚子饿不饿？想不想吃？”

杜志梗着脖子说道：“不错，这鸡肉确实很香，杜某的肚子也确实很饿！但这是偷来的东西，而且是从官仓里偷来的，就是饿，杜某也绝不沾一口！”

小青大笑道：“这才怪了！这东西是偷的不错，但它身上又没有印着字，如何就不能吃了？”

杜才道：“青女侠，请您不要插手此事！最近窃贼从官仓里盗取官粮的情况非常严重！如果不严肃处理，势必盗祸成灾！而且近来因为粮食奇缺，守城将士怨声载道！长此下去，这城还保得住么？所以，姚大人连夜处理这个窃贼，正是要及时刹住这股偷盗歪风！”

姚因谋脸色铁青，大声喝道：“竹叶青，本官在这里审案，你却进来胡搅蛮缠！意欲何为？”

小青把鸡肉往盘子里一丢，掏出一张帕子擦了擦手，抬高声音正色道：“姚大人，你好大义凛然啊！好呀，半夜审案，挂尸示警，刹住偷盗歪风！这案审得真是及时啊！可是，姚大人，你真要审案，为什么不先审审你自己呢？”

姚因谋又惊又怒：“你……”

“不对吗？”小青喝道，“咱们牺牲了上千义军兄弟，帮你把蒙古人撵出嘉定，让全城百姓有了粮食吃，不再受饿！可是你呢，好大喜功，竟然不合时宜地打什么反击，结果引得蒙古人卷土重来，重新包围嘉定城，让嘉定百姓再次挨饿！你自己说，你的这个罪大不大？该不该审判？”

姚因谋心里有些慌张，但他黑着脸，恶狠狠说道：“本官打反击，想早点把蒙古人撵出四川，保国安境，这有何错？蒙古人势大，咱们不敌，胜败也只是平常，何况此事乃朝廷决策，你一个山野女子，抗蒙大计，岂敢妄议？”

小青冷笑道：“哼哼，你倒会推责任！此事如果没有你谎报军情，轻敌



冒进，朝廷天远地远的，能发令让你们反击？这是你的第一宗大罪，你如何赖得掉？”

姚因谋阴冷着脸，目瞪口呆。

小青又说道：“嘉定解围后，你不思帮助老百姓筹集粮食，结果造成蒙古人反包围过来的时候，嘉定百姓无粮可食，从而不得不去偷窃官仓！这是你的第二宗大罪！”

姚因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乌云密布。

小青继续说道：“这次被包围后，你在军事上毫无作为，不积极寻求突围，解百姓之困，却在这里杀一个因为要救自己母亲而偷了一只鸡的普通老百姓，给他安那么大一个罪名在头上！这是你的第三宗大罪！”

姚因谋再也忍不住了，厉声叫道：“来人呀，竹叶青咆哮公堂，蔑视官府，把她，把她抓起来！”

众衙役纷纷拔刀在手，正要上前，忽然，大堂的门啪一声打开了，俞兴从门外大踏步走了进来。

卫无忌等人看见俞兴进来了，都忍不住一阵惊呼：“俞大人！”

俞兴冲他们微笑着点了点头，然后对堂上的姚因谋抱拳行礼道：“下官俞兴，拜见姚大人！”

姚因谋满脸惊愕，问道：“俞大人，你这是……”

小青叫道：“姚大人，嘉定府衙真正的主人回来了，你还赖在上面干什么？赶紧把位置给人家让出来呀！”

姚因谋回过神来，冷着脸喝道：“还不快把竹叶青抓起来！”

众衙役又要上前，小青大喝道：“你们谁敢动？不要命的，就上前试试！”

众衙役都知道小青的厉害，很是畏惧，迟疑着不敢靠上来。

小青又用鞭子指着姚因谋叫道：“姚大人，既然你已经不是嘉定知府

了，就没有权力下令抓本姑娘，也没有权力审这个案子！明白吗？赶紧靠到一边去！”

俞兴阻止小青道：“小青姑娘，不能这样和姚大人说话！”

小青得理不饶人：“本姑娘说错了吗？朝廷早已颁布了俞大人接任嘉定知府以及你姚大人去成都的册文。只不过因为嘉定一直被蒙古人紧紧围着，俞大人进不来，你姚大人也去不了成都而已！现在人家俞大人已经进来了，请问姚大人，你还赖在那个位置上干什么？难道你想连嘉定知府也一肩挑吗？”小青说着，得意地环视了周围的卫无忌等人一眼，卫无忌等人并没开腔，但眼中却露出抑制不住的赞许神情。

姚因谋尴尬极了，辩解道：“你胡说什么，本官从未有过想抢占嘉定知府的想法！本官只是要把这个案子审完而已，因为这涉及整个嘉定的安宁和城中将士的斗志，本官不得不管！”

小青道：“姚大人，本姑娘再说一遍，你已经不是嘉定知府了！你不是嘉定知府了还偏偏要审嘉定的案子，你那意思，就是说俞大人不会审案，需要你在这儿教教他是么？”

姚因谋怒道：“本官并无此意！”

俞兴忙又说道：“小青姑娘，不可妄猜！姚大人能亲自裁决嘉定事务，那是咱们的荣幸……”

“咄咄咄，”小青打断俞兴道，“别那么酸溜溜的好不好？这可不是你俞大人的风格，巴结人都巴结得不像！俞大人，你就痛快一点，你会不会审案？是不是一定要姚大人教教你？”

俞兴嘿嘿笑着，没再开腔。姚因谋见俞兴不再帮着辩解，心里有些不高兴，不自觉地目光往卫无忌等人身上扫了一遍。却是卫无忌等人赶紧把脑袋埋下去，瞪着地面，装没看见的样子。这些动作深深地刺激了姚因谋，他尴尬至极，却又不好发作，便赌气说道：“俞大人，这嘉定知府之位确实是



您的，要不，您上来？”

俞兴连忙摆摆手道：“姚大人，还是您接着审案吧……”

小青喝道：“俞大人，你就这么怂，真的连一个案子也不会审？你刚官复原职当了嘉定知府，可别在嘉定一众同僚面前出丑啊！”

俞兴嘿嘿笑道：“小青姑娘，姚大人正审着呢，何必换人？”

俞兴这句话让姚因谋再也忍不住，他霍地站起来，冷哼道：“看来俞大人是有点怪罪本官了！好吧，本官即刻给你让位！”说着，站起来，拂袖而去！

俞兴喊道：“大人留步！大人您……”

但是姚因谋头也不回地从旁门转出去了。

小青在俞兴肩上拍了一巴掌，手一指说道：“俞大人，请归位吧！”

俞兴也不客气，一拱手，从小青手中接过姚因谋扔下来的那支令箭，放在眼前看了看，大声问杜志道：“杜大人，刚才魏才偷盗官仓，姚大人是怎么判的？”

杜志道：“姚大人说，押到闹市斩首，并把他的尸体挂在集市上示众！”

魏才赶紧又跪在地上磕头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

俞兴喝道：“好，立刻通知全城百姓天亮后到演武场集合，并把魏才押到那里去！”

小青惊问道：“俞大人，你想干什么？你真要杀了他？”

俞兴笑道：“小青，你不是让俞某审案吗？俞某要在那儿审案呢！”

小青狐疑地问道：“你不会杀了这个孝道的人吧？”

俞兴道：“该不该杀，咱们审了再说吧……”

接着俞兴又吩咐道：“卫将军，你们负责去通知百姓和将士。杜大人，你过来，本官有话要说。”

卫无忌等人得令后，答应一声，匆匆出去了。

杜志则走到俞兴面前。

### 嘉定城，演武场

天刚微明，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着嘉定街头，有气无力的嘉定百姓从四面八方赶到演武场，看新任知府俞兴公审案子。

演武场前面的台子上，魏才由几个衙役押着，五花大绑站在那里。台下的人指指点点议论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俞兴大踏步走上台子，对下面的百姓大声喊道：“乡亲们，本官是新任嘉定知府俞兴！今天，本官把各位召集起来，是因为有一桩案子本官不知道该怎么判，希望你们帮本官拿拿主意。”

台下百姓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俞兴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俞兴笑笑，指着魏才说道：“这个人名叫魏才，昨天晚上，他偷偷潜入官仓，偷了一只鸡，悄悄拿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烤来吃。不过，虽然他做得很隐蔽，但是烤鸡发出的香味泄露了他的秘密，他被抓住了！”

说着，俞兴从衙役手中接过那半只烤鸡，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抽抽鼻子，做出满脸陶醉的样子。又举起来，递给大家看：“你们闻闻，这鸡烤得香不香？”

台下的人有的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液，有的又忍不住笑了起来。只有魏才满脸土灰，把头深深地垂在胸口上。

俞兴接着说道：“本官通知大家到这里来，就是想请大家评一评，对这个盗取官粮的窃贼，该不该杀？”

台下一时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

“盗取官粮，罪不容恕，该杀！”

“就偷了一只鸡而已，也不是什么大罪，打几板子就行了，罪不至死。”

“现在城中小偷猖獗，要是不杀一儆百，所有人都会跟着去偷去抢，那



还不乱套？”

“偷盗固然有罪，但也是因为他饿得实在受不住了啊……”

俞兴等大家的议论声渐渐平息后，才说道：“这个魏才，他做这件事的性质确实非同一般。因为他偷的是官仓！官仓里的官粮是做什么用的？是留给那些守城的将士们吃的！如果大家都去偷，守城的将士吃不饱肚子，还有力气打仗么？”

台下的百姓脸上渐渐现出激愤的神色，争先恐后大声叫道：

“该杀！”

“活埋了他！”

“把他剁成肉酱，熬汤给大家喝！”

这些声音把魏才吓得面如土色，全身发抖。小青再也忍不住了，一跺脚，就要往台上冲去。却是俞兴冲她点点头，微微一笑，示意她少安毋躁。接着扬头对下面说道：“这魏才虽然性质严重，但是，他说了一个情况，却让本官十分为难。他说，他偷这只鸡，是要给家里的老母亲吃的！本官派人查探了一下，他说的都是事实，家里确实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躺在床上，饿得奄奄一息，全身浮肿……”

台下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小青也长舒了一口气。

俞兴接着说道：“魏才偷盗官仓，罪行确实不小，但他又是为了救母亲！咱大宋以孝治国，对于孝道的人，咱们正该大力褒扬！大家伙说说，本官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啊？”

百姓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俞兴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虽也在议论，但都很犹豫，不敢太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

俞兴叹口气道：“诸位，本官也和你们一样，拿不定主意！但有一人提醒了我！”说着，俞兴把盘子中的那只烤鸡举起来，接着说道，“她问了咱们一句，这个东西能吃吗？吃了是不是可以不饿肚子？”

俞兴把鸡肉举向台下的百姓，大声问道：“你们说，这个东西能吃吗？吃了咱们是不是就不饿了？”

“当然能吃！吃了当然能饱肚子！”很多声音纷纷答道。

俞兴道：“她又问咱们，能吃为什么不吃？本官一想，这话说得对呀！咱们被蒙古人长久地围困，粮食短缺，肚子很饿，既然有吃的，为什么不吃呢？”

小青见俞兴当众表扬自己，激动得满脸通红，目光灼灼地看着俞兴。

俞兴又说道：“你们既然说这只烤鸡能吃，而且你们的肚子也很饿，那本官就请你们吃，如何？”说着，他把鸡肉撕成几块，远远地往百姓群中抛掷过去。百姓见有食物抛来，都非常激动，争着去抢。很快，几块鸡肉便被从不同方向伸来的手撕成碎片，吃得干干净净。

俞兴叹息道：“乡亲们，看来你们确实是饿了！虽然这个东西很脏，但是你们并不嫌弃。这让本官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肚子是不能空的，空了就会饿，饿了就要吃东西。不吃，咱们就没劲儿，就什么事也干不了！现在全嘉定城，只有哪里有食物呢？官仓！如此看来，魏才想从官仓里取东西出来吃，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因此本官决定，判这个为孝敬老母而偷窃的魏才无罪，当众释放！”

他一挥手，让衙役给魏才松了绑。魏才本来以为必死无疑的，听俞兴这么说，又惊又喜，呆了一下，赶紧爬过来，给俞兴连磕了十几个头，才爬起转身下台去。

人群中骚动起来，很快，又传来一阵响亮的鼓掌声。

俞兴微微一笑，又说道：“本官不但要当众释放魏才，还要宣布一个决定，把官仓里的所有粮食都拿出来，散给大家！”

俞兴此话一出，人群一下子都沸腾了，欢呼跳跃，高兴极了！

但卫无忌等将领却显得很吃惊，连小青也迷茫地望着俞兴，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俞兴道：“请大家放心，本官已经给咱们的粮料使杜大人讲好了，让他开仓放粮！下来后，你们就去登记领取你们自己的那一份！”

站在一旁的卫无忌终于忍不住了，碰了碰俞兴，小声说道：“大人，官仓里的粮食不能全部散光啊！要是全部散光了，咱们的将士吃什么？”

俞兴嘿嘿一笑，没有回答卫无忌，而是转身对百姓说道：“乡亲们，刚才卫将军问了本官一个严肃的问题。他说，官仓里的粮食不能动啊，动了，守城的将士们吃什么？如果守城的将士没力气打仗了，还怎么保护各位的安全？”

全场一片寂静。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声音从人群中细细地传出来：“大人，您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咱们还能不能去领粮食吃？”

“当然算数！”俞兴道，“本官找你们来，就是要和大家商量，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就像刚才咱们商量着审定了魏才的案子一样，这也是可以商量的嘛！”

一个声音说道：“大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们听大人的！”

一时所有的人都跟着说道：“对！大人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

俞兴道：“本官这里有两个方案。一是咱们不开仓，把粮食留给守城的将士，让他们吃得饱饱的，帮咱们守城！二是咱们继续开仓放粮，把仓里的粮食散光，让大家吃饱肚子！但是这样一来，咱们嘉定就没粮食了！而且也没办法守了！唯一的出路就是趁咱们还有力气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拿起武器，团结起来，和蒙古人殊死搏斗，把他们赶出嘉定去！告诉本官，你们要选择哪一种？”

“第二种！”

“我们选择第二种！”

“我们要食物，不想挨饿！”

俞兴道：“好！既然你们选择第二种办法！那本官得提醒你们，咱们这

是孤注一掷！背水一战！结果也有两种：一是咱们冲出去了，获得了粮食！二是咱们冲不出去，被蒙古人反冲进来，把咱们杀死！请你们再次告诉本官，你们想选择哪一种？”

“选择往外冲！”

“不冲也会被饿死，不如死里逃生，说不定还有机会！”

“是啊，和蒙古人决战，咱们未必就死！”

俞兴大声回应道：“这位兄弟说得好，和蒙古人决战，咱们未必就死！只要咱们不屈不挠，不怕死，就必定能在死中找到一线生机！乡亲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有！”百姓齐声答道。

“好！”俞兴赞道，“本官再告诉你们，咱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们还记得上次嘉定之围被解，是谁帮了咱们吗？”

“山上的义军！”百姓中有人答道。

“对，正是山上的义军！”俞兴接着说道，“这一次，山上的义军还会站出来，帮助咱们一起夹击蒙古人的……”

人群中有个声音犹豫着说道，“据说山上义军对嘉定官府贸然反攻蒙古人多有怨言，认为官府举措失当，让嘉定再次被围，也让他们白受损失！他们还会帮助咱们吗？”

俞兴道：“会的，他们都是一些有仁有义的好汉！他们把咱们嘉定百姓当做是他们最亲近的人，怎么会对咱们坐视不管呢？”说着，瞟了小青一眼。小青被说得非常高兴，满脸生辉！

台下百姓很多人都点着头，但也有人还是不信，说道：“他们虽然有仁有义，但很可能并不会原谅咱们，否则，嘉定这次重新被困这么久了，怎么一直不来相救呢？”

俞兴道：“乡亲们，你们要是不相信，本官可以请一个人出来，让她亲



口告诉你们！”

说着，对台下大喊道：“青女侠，请上来吧！”

小青没有料到俞兴会喊自己上台，她虽然洒脱泼辣，这时候却有些手足无措。俞兴微笑着冲她点点头，没办法，她只好跳到台上。

俞兴指着小青对大家介绍道：“这位青女侠是山上义军的四寨主，请她来告诉咱们，山上义军愿不愿意前来相救吧！”

小青嗔怪地看了俞兴一眼，脸一红说道：“各位乡亲，本姑娘告诉你们，如果是以前，咱们山上的义军肯定不愿意来救！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咱们十分乐意！”

“为什么呢？”有人觉得很好奇。

“因为现在嘉定的指挥官不一样了！”小青瞅了俞兴一眼道，“现在是有勇有谋、有情有义的俞大人。本姑娘相信，嘉定在俞大人的带领下，一定能彻底打败蒙古人！他们绝不可能再反扑过来包围咱们，让咱们重新挨饿的！”

老百姓轰然叫好：“是啊，有俞大人坐镇，咱们嘉定有救了！”

俞兴第一次被小青夸奖，心里也甜丝丝的，忙抱拳说道：“青女侠过奖了！不过，本官愿意把这话看成是对本官的鞭策！本官一定竭尽全力，和大家一起并肩战斗！乡亲们，”俞兴最后喊道，“咱们嘉定有山上义军的大力援助，有全城将士的浴血奋战，你们告诉本官，有没有信心打破蒙古人的封锁，把他们撵出嘉定去？”

“有信心！”人群中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应答声。

###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

嘉定城外的旷野上，密密麻麻矗立着许多蒙古营帐。中间最大的那一顶，就是蒙古主将汪良臣的中军帐。

这一天，汪良臣正和一众将领商谈着如何向嘉定城发起总攻的事情。一

个侍卫跑进来，对汪良臣报告道：“报告四将军，俞兴又在城外挑战了！”

汪良臣问道：“这次俞兴带了多少人马？”

探子道：“大约有三千人马……”

汪良臣沉思道：“俞兴又来挑战，难道他又有什么诡计？”

帖木儿道：“会有什么诡计？俞兴被宋廷重新封为嘉定知府，可是他的府衙却被咱们给包围着，他想夺回自己府衙的心情一定非常急迫，所以再来！四将军，请拨给末将三千人马，让末将去会会他！”

汪良臣道：“帖木儿，此事不可大意，你不是说上次土匪把俞兴接应到山上去了吗？为何俞兴还是只带了三千人马就前来挑战？会不会设有埋伏？”

帖木儿道：“即便有埋伏，也不过是把咱们引到九顶山上，依靠地形和人数的优势伏击咱们罢了。咱们只要坚持不过江，不上山，他摆下再大的埋伏，对咱们也没有用！”

汪良臣道：“帖木儿，你说得有一定道理。不过，他的诡计也许并不只是这些，只是咱们没有发现罢了。咱们最好是以不变应万变，只要对他不理不睬，他也就无计可施了！”

巴拉在一旁叫道：“不理不睬？四将军，汉人在外面挑战，难道咱们就龟缩在营中不敢出战吗？如此下去，还不折损了咱们的锐气！”

汪良臣笑道：“汉人有一句话，忍得一时之气，免却百日之忧！我看咱们还是再忍忍吧……”

赤那道：“四将军，咱们倒是可以忍，恐怕士兵们不能忍啊……”

汪良臣道：“此话怎讲？”

赤那道：“围城最怕的是久攻不下，一者军中会有焦虑情绪，二者咱们的粮草也差不多要用完了。现在俞兴又多次袭扰闹腾，焦虑、恐慌的情绪会在军中蔓延啊……”

帖木儿点点头道：“赤那说得对！四将军，咱们不是正准备发动总攻



吗？如果不干干脆脆把俞兴消灭，这总攻如何发起？咱们能实现破城的目的吗？”

汪良臣思索了半天，叹口气道：“好吧，本将军就听你们的！帖木儿，本将军拨你三千人马，命你出城迎敌！不过，你可得小心应对，切不可再像上次一般上当了！”

帖木儿接令后，带着三千人马出营而去。

汪良臣又对巴拉、赤那说道：“你俩赶紧去守住围墙，密切注意城中动向，千万别让城中宋军里应外合打出城来！”

巴拉、赤那答道：“遵命！”

### 嘉定城外，旷野中

宋军在嘉定城外旷野中排开阵势，擂鼓挑战。帖木儿率蒙古军冲出营寨，只听得一阵马蹄声急，在一片铺天盖地的灰尘中，蒙古军已冲到宋军阵前，扎下阵脚。

帖木儿身挎弓箭，手提大刀走出队伍，大声喝道：“俞兴，听说你号称‘赛存孝’，有万夫不当之勇！你敢上前和本将军决战吗？”

俞兴提枪走出队伍，笑道：“你名字叫帖木儿，意思是一团钢铁，锤不扁打不坏的。嘿嘿，今天，俞某就要把你打得稀烂，打成一堆破铜烂铁！你信不信？”

帖木儿大怒道：“你敢如此小视本将军，看刀！”

说着，一夹胯下坐骑，挥刀便往俞兴冲来。俞兴也毫不含糊，一扯缰绳，舞枪冲帖木儿劈面刺去。一时间，两人刀来枪往，杀得天昏地暗，尘土飞扬。

帖木儿见急切之间无法取胜，提刀向前猛砍两刀后，调转马头往一边跑去。俞兴跟在后面，紧紧追赶。

帖木儿悄悄从腰上摸出三支箭，搭了一支在弓上，回身往俞兴疾射过去。俞兴一惊，赶紧埋头，躲过箭风。却是帖木儿第二支箭又已射到。俞兴枪一挥，拨开箭矢。然而帖木儿的第三支箭在电石火光之间又射了过来。俞兴躲闪不及，那箭不偏不倚，恰好射在他肩上。

俞兴吃不住痛，回马往自己阵中跑去。

帖木儿见状，大喝一声，蒙古军像潮水一样往宋军冲杀而来。

宋军主将受伤，锐气大折，战没几个回合，便拖着残旗往后败退。

跑不多远，帖木儿便把手一举，命令道：“停下来，切莫追击，小心有诈！”

宋军见蒙古军没有追过来，便又迅速立住，整顿阵形，再次摆开阵势。很快，密密的箭矢便从宋军阵中激射而出，飞蝗一样落入蒙古军阵中。许多蒙古兵躲避不及，纷纷中箭倒地。

帖木儿大怒道：“俞兴，你怎敢欺我！”说着，舞着大刀拨弄着弓箭，便往宋军阵中追来。所有的蒙古军都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宋军一见，停止射箭，转身又往前飞逃。帖木儿心下怀疑，再次命令蒙古军扎住阵脚不追。

蒙古军不动，宋军便回身袭扰冲杀。帖木儿虽然心中疑惑，但一来宋军像牛皮糖一样粘在他们身上，怎么甩也甩不脱；二来宋军并未过江，只是往远处退。所以，帖木儿且战且进，一直跟着宋军来到一座山前。

###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

当汪良臣在营中听得蒙古军与宋军的交战之声渐渐远去后，心中焦急不已，忙把一个铺兵喊到面前，对他吩咐道：“你赶紧去通知帖木儿，让他对宋军不可穷追，小心中了他们的埋伏！”

铺兵得令飞跑而去。

却在这时候，又一个铺兵急匆匆跑进来，报告道：“将军，俞兴带领三千人马，又在外挑战了！”

汪良臣大吃一惊：“怎么又是俞兴？帖木儿不是去迎击俞兴了吗？怎么俞兴又转回来了？那帖木儿究竟追到哪里去了？”

铺兵道：“不知道，帖木儿将军确实往北边追赶俞兴而去了！”

汪良臣道：“你火速去通知巴拉和赤那来见本将军！”

不一会儿，巴拉和赤那便跑到汪良臣大营中。

汪良臣问道：“城中有什么动静？”

巴拉道：“没什么动静，还和往天一样，既没有声音，也少有人走动。”

赤那道：“城头上那些守城的宋军有气无力趴在那儿，估计城中粮食已尽，他们饿得没什么力气了！”

巴拉道：“四将军，现在正是攻城的最好时机，咱们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汪良臣嘟囔道：“咱们现在危急万分，还说什么攻城的话！你们没听见吗？那俞兴又转回来了，正在城外挑战呢！”

“俞兴又转回来了？帖木儿不是正追着他打吗？”赤那问道。

“谁知道呢？”汪良臣气恼道，“也许让俞兴使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给溜了，也许他已经遭俞兴毒手了！”

巴拉道：“四将军，别着急，让末将出去会会这个俞兴！末将定要提了他的脑袋来见您！”

汪良臣道：“好，本将军把守城军队撤三千下来给你！不过，本官可得提醒你，帖木儿有前车之鉴在那儿，你可不要重蹈覆辙哦！”

“放心吧四将军！”巴拉嘿嘿一笑道，“末将的脑瓜一向比帖木儿灵醒，断不会出现那种情况的，您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汪良臣不放心地目送巴拉离去后，对赤那说道：“赤那，巴拉带走了

一部分围城部队，你得迅速调整剩下人马，及时到位，别让城里宋军趁机突围了！”

赤那道：“请四将军放心，那城中士兵业已饿得奄奄一息，他们就是想突围，也没这个能力了！”

汪良臣严肃地说道：“哼哼，本将军就怕你这个态度！咸鱼也会翻身，宋军诡诈，一切皆有可能！你必须小心又小心！”

赤那答道：“末将明白！”

###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

巴拉和赤那各自领命前去后，汪良臣一个人在大帐里走来走去，心里咚咚直跳。

这时，又有铺兵慌慌张张跑进来。汪良臣一见，迫不及待上前问道：“怎么了？巴拉是不是又被俞兴引到远处去了？”

铺兵道：“是……”

汪良臣道：“是不是又有一个俞兴带着三千人马前来挑战了？”

铺兵胆怯地望了汪良臣一眼，还是回答道：“是……”

汪良臣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呆呆地说道：“糟了，咱们肯定是中了那俞兴的调虎离山之计了……”

铺兵不解地问道：“将军，什么调虎离山之计啊？”

汪良臣喃喃说道：“前面那两个俞兴，很可能是假扮的，这个俞兴才是真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咱们围城的士兵调开，好帮助城中的宋军突围呢！”

铺兵道：“那怎么办？要不，咱们紧闭寨门不出？”

汪良臣道：“不行啊，如果咱们不分兵抵御，他们势必直接去攻打围城部队。那时候，围城部队就腹背受敌了！”

铺兵惊惶地问道：“那该怎么办呢？”

“看来，咱们是有点凶多吉少了……”汪良臣转了两圈，猛地停住，对外大喊道，“来人啊！”

几个侍卫跑了进来，答道：“四将军有何吩咐？”

汪良臣命令道：“听着，你，去撤三千围城部队下来，跟着本帅去应付这个俞兴！你，去告诉赤那，让他小心围城，城里但有一些风吹草动，立刻前来向本将军报告！你，赶紧去向眉州的兄弟部队报信，让他们赶过来援助咱们！这样，即便咱们遭遇不测，只要眉州的兄弟部队到位，咱们也可以反败为胜了！”

侍卫们答应着，分头离去。

汪良臣最后对那铺兵大喝一声：“把本将军的战马牵出来！”

### 嘉定城外，旷野中

汪良臣率领三千蒙古兵，缓缓地往旷野外摆着阵列的宋军走来。

俞兴看见了，指着汪良臣大叫道：“汪良臣，你这只缩头乌龟！喊了半天你不出来，出来又这么畏缩不前。你是怕了本大爷是吧？”

汪良臣仔细看了看俞兴，不禁呵呵笑道：“呵呵，这位将军，你别在这儿糊弄人了，你可不是俞兴！”

“俞兴”一怔，随即大笑道：“汪良臣，你胆子小，眼力也差！你说本大爷不是俞兴，有什么根据？”

汪良臣道：“俞兴乃堂堂的嘉定知府，识文断墨，他说话哪有你这么刻薄草莽？”

“俞兴”一抱拳冷笑道：“谢谢你看得起本大爷！不过，对于你这种占我河山杀我百姓抢我粮食的侵略者强盗，你还想让本大爷说什么好话给你听？”

汪良臣继续笑道：“即便如此，你还不像！”

“俞兴”道：“还有什么不像？”

汪良臣道：“俞兴号称‘赛存孝’，自然是英雄了得。他虽然也称玉面将军，却也不可能是你这种小白脸！再说了，你下巴上虽然沾了胡子，但你举止声音，却是个女子，这如何能骗得过本将军？”

“俞兴”道：“哼哼，就算本大爷不是俞兴，手上的活可不输于他！不信，你就放马过来，看你能在本大爷手上走几回合！”

说着，手中的鞭子用力往身边的一块石头打去，一下子就把那石头击成两半。蒙古军看见了，个个胆寒，人人心惊。

汪良臣只是微笑着，不答话，也不动。

“俞兴”喝道：“怎么样，汪良臣，不敢和本大爷打吗？要是胆小你就赶紧滚出嘉定去！或者赶紧下马受缚，本大爷一高兴，说不定还可饶你不死！”

汪良臣身边的将领受不住了，拍马就要往前冲去。但是汪良臣却低声喝道：“回来，别动！小心中计！”那将领只得硬生生拉住马，回到原地。

汪良臣冲“俞兴”呵呵冷笑道：“哼哼，激将法对本将军是没用的！告诉我，你们那么多人装扮成俞兴的样子前来挑战，意欲何为？不就是为了把咱们的人马都引开，你们好解嘉定之围吗？本将军已经识破你们的诡计，不可能再上你们的当了！”

“俞兴”冷笑道：“识破又怎么样？你已经无计可施了！不信，你转头看看身后吧！”

“俞兴”话音刚落，身后嘉定城的方向便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喊杀声。汪良臣大惊失色，忙问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个铺兵跌跌撞撞跑过来，叫道：“报，报告将军，又有个俞兴带人攻城去了！现在正和赤那将军打得难解难分呢！”

“果然不出本将军所料……”汪良臣叹息一声，慌忙对旁边的将领说



道，“本将军分一半的人马给你，你缠住这支宋军，别让他们增援过来了，本将军带另一半去迎战那个攻城的俞兴！那人才是真的俞兴！”

“什么真俞兴啊，你还是没有搞懂！”前面那“俞兴”哈哈一笑，挥鞭向汪良臣猛冲过来，大叫道：“汪良臣，休要逃跑，吃本大爷一鞭！”

话音未落，鞭风已是席卷到汪良臣脸上了。汪良臣赶紧闪开，举刀还击。不过，汪良臣的武功显然不是那“俞兴”的对手，再加上他急于脱身，所以没战几个回合，就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好在一旁的蒙古将领冲过来，接住“俞兴”的鞭击，汪良臣才得以脱险，带领部分人马往嘉定城冲去。

却是汪良臣还没有赶到嘉定城，围城的蒙古军已经大片大片溃退回来了。那赤那衣冠不整，也夹杂在逃跑的蒙古军中间。汪良臣一见，生气地大声呵斥道：“赤那，本将军让你坚守包围，你怎么那么不经打，自动就撤出包围圈了？”

赤那狼狈地说道：“四将军，俞兴率军来冲城，想冲进包围圈里去。末将率守城将士接住厮杀，挡住了他们冲击的风头，没让他们前进一步！谁知，谁知……”

汪良臣道：“谁知什么？你倒是说呀！”

赤那满脸通红说道：“谁知嘉定城中又杀出一个俞兴……”

汪良臣大惊道：“又杀出一个俞兴？这是第五个俞兴了！”

“是啊，”赤那见汪良臣也是满脸惊讶，一下来劲了，说道，“这个俞兴一把点钢枪在手，如蛟龙出海般冲杀出来，无人能挡！他身后的那些宋军，虽然面黄肌瘦，但是个个精神百倍，打起来都不要命。咱们被前后俞兴夹在中间，如何抵挡得住，所以，所以很快就溃退了……”

汪良臣大骂道：“你他妈不是说守城的宋军毫无战斗力吗？怎么又变得无人能挡了？”

赤那低着头，不敢开腔。

却在这时候，一个“俞兴”从斜刺里冲杀过来，大喊道：“汪良臣，往哪里逃？吃我一鞭！”

汪良臣慌乱中不敢抵抗，只得一纵马，往旁边闪避而去。好在赤那接住这个“俞兴”的鞭梢，和他缠斗在一起，汪良臣才得以脱逃。

蒙古军已经完全控制不住，溃不成军。汪良臣约束了几次，都没有效果，最后不得不也随众人往外逃去。这时候，又一个“俞兴”冲杀过来，大喊道：“汪良臣，俞兴在此，速速下马受缚！”

汪良臣举刀格住“俞兴”刺过来的枪，惊问道：“你是真的俞兴还是假的俞兴？”

“俞兴”又猛刺一枪，道：“俞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自然是真的！”

几个回合下来，汪良臣就有些招架不住，刀法渐渐零乱。“俞兴”一夹战马，靠近汪良臣身边，一手举枪格住他的刀，另一手便伸了过去，就要把他拿过来。

正在这危急时刻，巴拉拼死冲杀过来，大喊道：“休伤我主！”举刀往“俞兴”身上猛砍。“俞兴”不得不放弃抓捕汪良臣，回枪抵住巴拉的刀劈。汪良臣趁这个间歇，再次逃了出去。

蒙古军崩堤一样往城外溃逃，宋军则跟在后面，紧紧追赶。嘉定城外的旷野里，扬起一大片蔽日的烟尘，溃逃的蒙古军，以及追赶的宋军，都很快消失在浓浓的烟尘之中……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四个“俞兴”纷纷走进聚义大厅。其中一个“俞兴”从脸上撕下人皮面具，赫然便是白炼。他一边把面具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一边抱怨道：“谁出的这个馊主意，害得我脸上的汗都出不出来，痒得难受死了！”

另一个“俞兴”也伸手撕下面具，脑袋一甩，一头如瀑的头发披散下



来，原来是小青。小青双手轻轻地抚摸着面具，嘻嘻一笑道：“二哥，你先不忙抱怨，你是咱们山上的第一聪明人，你公正评价一下，这个计谋如何？效果如何？这样的计谋你能不能想出？”

“这个计谋是不错，效果也好，”白炼道，“不过……”

“不过什么？”小青得理不饶人地说道，“既然效果好，那就说明计谋是得当的，还有什么不过？”

白炼道：“不过，这也太夸张了嘛，简直就像在演戏！也只有俞兴这样的白面书生才想得这种花架子！咱们其实根本用不着戴他的人皮面具，就可以把蒙古军引开，让城里人突围的……”

小青一撇嘴道：“二哥，不是小妹说你，你觉得咱们要是不打嘉定知府俞兴的旗号，能够那么容易吸引住蒙古人的注意，把他们分拆开来吗？”

白炼很是不高兴，正要争辩，撕下人皮面具的程刚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二哥四妹不要争了！不管怎么说，咱们打了这个大胜仗，狠揍了蒙古人一顿，解了嘉定之围，还把蒙古人撵出了嘉定，可算是扬眉吐气了！”

元用点点头道：“三弟说得对！关键是咱们打了一个完胜，这的确很不容易！这个胜仗的意义还在于咱们不只是出了这口恶气，还和嘉定的官军有了一次非常顺畅的配合！只有官军和咱们义军密切配合，才能真正打败蒙古人！”

程刚道：“是啊，那个姚因谋太可恶了！多次和咱们义军作对，而且都是玩阴的！简直比王夔还可恶！王夔虽然数次试图害咱们，但他都是直截了当，从不搞阴谋诡计！”

小青也恨恨地说：“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咱们出了一口恶气。但是姚因谋数次欺辱咱们，咱们可不能让他舒舒服服地去成都当他的制置副使！这口恶气，无论如何，咱们也得出！”

程刚道：“四妹说得对，咱们必须向他讨个说法！”

白炼道：“我看还是算了吧，他只要不在嘉定，也就做不了什么恶了，

咱们快快把他送走得了！”

小青激愤地说道：“二哥，俞大哥对咱们那么友善，你却横看竖看不顺眼。姚因谋多次加害于咱们，还差点要了大哥的命，你反而说算了！你是怎么回事啊？”

“你……”被小青这么一责问，白炼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元用叹口气道：“四妹，二弟说得对！冤家宜解不宜结，那姚因谋和蒙古人毕竟不同。他虽然多次加害于咱们，但毕竟是抗蒙的！以前王夔赤裸裸残害咱们，咱们尚且能够忍耐，何况是姚因谋。咱们上山聚义，目的就是为了抗蒙。如果因为惩罚姚因谋，引起了朝廷的不满，那可要破坏抗蒙大局啊……”

小青怒气冲冲道：“大哥，你总是那样宽宏大量！哼哼，我可不行，这口恶气不出，我心里就不痛快！”说着，一跺脚，转身就跑出去了。

元用在后面大喊道：“小青，快回来！”可是小青已听不见他说的话，一溜烟跑得没影了。



小惩戒小青捆奸佞 大转移俞兴救军民

## 第七章

### 再逼上九顶山

## 嘉定城外，驿道上

姚因谋坐在他那辆有轮轿车上，在一众侍卫的簇拥下，从嘉定城轱辘轳地往成都开去。正行间，身后突然传来一大片密集的马蹄声。

姚因谋在轿车里问道：“怎么会有马蹄声？哪里来的部队？”

刘邦惊慌地说道：“不知道……会不会是蒙古人？”

姚因谋打了个趔趄，忙问道：“真的是蒙古人？走，赶紧走，躲到旁边的密林中去！”众侍卫推着姚因谋就往旁边的密林中走去。却是没走几步，车轮便一下陷入湿泥地里，推不起来了。姚因谋很着急，从轿车上下来，提着衣服就往前跑。

这时候，刘邦又说道：“大人别慌，好像不是蒙古人啊……”

“你说什么？”姚因谋一巴掌扇在刘邦脸上，大骂道，“不是蒙古人又是谁？你他妈看清楚没有？”

刘邦捂住脸，结结巴巴说道：“好像，好像是咱们的队伍……”

“咱们的队伍？咱们哪里的队伍？”姚因谋叱问两句，拉了拉踩乱的衣服，站直身子，挺直胸板，慢慢抬眼往远处看。

刘邦却又说道：“不对，不对，好像是山上的土匪，那人，那人的样子像竹叶青……”

姚因谋脸色大变，附在贴身侍卫万隐耳边说了几句。万隐赶紧翻身上马，青烟一般飞跑而去。

很快，小青就冲到姚因谋身旁，一勒马缰停住，摇着手里的鞭子，似笑非笑问道：“姚大人，你怎么跑到草丛里去了？那里好像不是路吧？”

姚因谋嘿嘿一笑道：“唉，路太泥泞了，一打滑，就溜到路边来了！这不，本官正准备重新回到正路上去呢！”

小青冷冷一笑道：“姚大人，你确实应该回到正路上来，这种旁门左道的路走的时间长了，迟早会陷入泥沼不能自拔的。”

“是啊是啊，”姚因谋尴尬地说着，慌忙往路上走，同时爬进侍卫们抬起来的轿车里，一抱拳说道：“青女侠，本官公务在身，先走一步，回头再聊！”

小青一纵马跑到姚因谋的轿车前面，拦住他道：“姚大人，这么快就想走呀？着什么急呢？本姑娘本来想给你借一样东西的！”

姚因谋有点慌乱，支支吾吾说道：“青女侠想借什么？本官一无长物，要借也等本官到成都上任后，才有可借给你的东西啊……”

“呵呵，姚大人到了成都，本姑娘就借不成了！”小青继续冷笑道，“其实，本姑娘借的东西你身上带着，用不着跑到成都去的！”说着，骑着马围着姚因谋转了一圈，眼睛在他的身上扫来扫去。

姚因谋被小青看得全身发麻，但他强自镇静，赔笑道：“青女侠，你想借什么……”

小青道：“本姑娘要借的，是你的脑袋！”

姚因谋身边有个侍卫再也忍不住了，指着小青大叫道：“放肆，你怎么敢这样和我们大人说话，你不要命了？”侍卫话没说完，小青便一鞭扫过去，卷住他的腰，远远地扔到草丛中去了。

其他侍卫见状，一拥而上，把小青围在中间，提刀直往她身上狂砍。小青公然不惧，一条鞭子编花一样，在侍卫丛中神出鬼没。很快，所有的侍卫都被她抽得鼻青脸肿，跌倒在地。

姚因谋见硬拼，根本不是小青对手，只得冲侍卫大声喝道：“混账，谁让你们动手的？退下！通通退下，不得对青女侠无礼！”

侍卫们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退到一边。

姚因谋赔笑着说道：“青女侠，这些奴才不懂规矩，冒犯了女侠，还请女侠饶恕他们的不敬之罪。”

小青冷冷地说道：“他们虽然不懂规矩，但都是爽快人，爱憎分明。这

点让本姑娘喜欢，所以本姑娘只是略施惩戒，不会要他们的命！也希望大人你能够痛快一点，不要拖拖拉拉的，赶紧把脑袋借给本姑娘吧！”

姚因谋往远处看了看，收回目光，颀着脸，嘿嘿地笑着说道：“青女侠，脑袋上面有五官，吃饭说话都要靠它！要是没有了，本官可就不能抗蒙了！能否请青女侠暂时让这副头颅在本官肩膀上多待几天，等到把蒙古人彻底赶出四川的那天，本官再借给你如何？”

小青怒气冲冲说道：“姚因谋，你也知道抗蒙啊？你既然也知道抗蒙，为什么还要三番五次绞杀咱们这些抗蒙的义军，削弱抗蒙力量？”

姚因谋大喊道：“冤枉啊青女侠！本官什么时候做过绞杀你们义军的事情？”

“姚大人，你可真健忘！”小青道，“你忘了你在嘉定城顺福客栈暗设机关，把咱们元大哥抓进监狱的事情了吗？”

姚因谋道：“青女侠，你误会本官太多了！那次其实并不是要抓你们寨主，本官那样做，只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啊！”

“哼哼，巧言令色！”小青气得满脸通红，“你都把咱们元大哥抓进大牢里关起来了，还说什么保护！”

姚因谋道：“青女侠有所不知！原制置使余晦把你们义军当成土匪，多次下令让本官剿杀。本官不敢违抗长官命令，又不愿意伤害义军兄弟。所以才希望你们能暂时解散，等避过这个风头再说。没想到你们不同意，本官实在没辙，才想了一个抓元寨主的办法。本官抓元寨主，一者，可以堵住余晦的口，不让他怀疑本官和你们有勾结。二者，本官也是把元寨主保护起来。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是最安全的。而大牢，就是本官保护元寨主的最危险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把我大哥抓起来关进大牢，是为了保护他？这简直是人间奇闻！”小青冷笑道，“好吧好吧，就算你没有撒谎，你是为了保护我大哥，那为什么



又还要把他解押到临安去砍头呢？看你这次如何解释？”

姚因谋道：“唉，青女侠，你是不知道啊，虽然本官是嘉定知府，其实很多时候身不由己！本官原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元寨主保护起来的，谁知道制置使及朝廷枢密院又反复催促本官，把元寨主押往临安。本官实在是力不从心啊……”

“好个力不从心！”小青讥讽道，“姚因谋，你干得真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余晦和朝廷！他们都远在临安，不可能前来对质，你大可以想怎么赖皮就怎么赖皮了……”

姚因谋叹口气道：“青女侠，你对本官有极大成见，或许本官说什么你都不相信，说多了，你可能还以为本官在狡辩！本官只说一个事实，你知道本官为什么要让朝廷派人来亲自押解元寨主到临安吗？”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小青道，“还不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好向你的皇帝主子邀功请赏！”

“青女侠你错了！”姚因谋道，“本官让朝廷派人来押解，目的是，即便出事了，本官也没有责任……”

“你是一头老狐狸，都算计到朝廷头上去了……”小青讽刺道。

“又错了，”姚因谋道，“不是本官怕担责任，是本官知道你们一定会来劫囚车，提早把话放出来，故意让你们去救元寨主的……”

小青道：“你既然是故意让我们去救，就应该让我们把元大哥救回山上去，为什么最后又把元大哥拉回嘉定狱中呢？”

姚因谋做出一副语重心长的口气说道：“青女侠啊，如果让你们劫狱成功了，你们山寨此后还有安宁吗？要知道，你们劫的可是朝廷重犯啊！”

小青道：“姚因谋，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也掩盖不了你要杀元大哥的狼子野心！既然你是保护元大哥，为什么在中秋节的晚上迫不及待杀我大哥？”

姚因谋又往远处望了一眼，回头问道：“本官杀了没有？”

小青道：“要不是咱们去得及时救了我大哥，他可就遭你毒手了！”

姚因谋道：“青女侠，本官问你，你们是怎么知道本官要在中秋晚上处决元寨主的？”

小青瞟了站在一旁的刘邦一眼，她不想把刘邦供出来，支吾道：“你别管咱们是怎么知道的，总之咱们知道了！本姑娘问你，这，是不是事实？”

姚因谋哈哈大道：“是不是刘邦告诉你们的？”

小青大惊，把鞭子一举，怒喝道：“姚因谋，本姑娘警告你，你胆敢对刘邦下毒手，本姑娘就劈了你！”

姚因谋也不动气，碰了碰身边的刘邦，说道：“刘邦，你告诉青女侠是怎么回事吧！”

刘邦嘿嘿笑道：“不错，青女侠，确实是姚大人让小人把信偷偷带给你们的……”

“骗谁呀！”小青对刘邦说道，“刘邦，你不用怕他，你过来，到咱们山寨去。本姑娘去把你的秋菊姑娘给你接过来，让你们天天见面！”

姚因谋慌乱中故作镇静地调侃刘邦道：“刘邦，你不是有春娟姑娘了吗？怎么又变成秋菊姑娘了？”

刘邦红着脸，笑道：“嘿嘿，小人，小人是有一两个红颜知己……不过，青女侠呀，小人刚才对你说的都是事实。姚大人让小人给你们带信，就是让你们想办法把元寨主劫走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姚大人特意安排的……”

小青本来对刘邦很有好感，却听他说自己有一两个红颜知己，心中对他顿生厌恶。又见他处处为姚因谋辩护，更加不高兴，喝道：“刘邦，你原来竟是姚因谋的奸细！本姑娘竟没有看出来！”又怒气冲冲对姚因谋说道，

“姚因谋，你说你故意让咱们劫走元大哥，你能有这么好心？再说了，咱们果真劫走了你的囚犯，你不是会被朝廷问责吗？哼哼，饶是你满肚子的阴谋诡计，却如何能骗得过本姑娘？你定下这条奸计，无非是想把咱们山上义军



一网打尽！若不是因为蒙古人入侵而来，咱们义军全伙都遭你毒手了！你今天休想花言巧语骗本姑娘放你性命！你痛快一点吧，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本姑娘亲自动手？”

姚因谋脸色慌乱地大叫道：“冤枉呀青女侠，本官实实在在是想让你们劫走元寨主的啊！否则，即便蒙古人入侵而来，要杀元寨主，还不是手举刀落的事情，本官还会让你们安然无恙带走他？”

小青再不想废话，一扬手，身后的义军猛冲上前，接住姚因谋的随行侍卫便厮杀起来。刘邦一见，慌得躲到轿车底下。小青也不管他，一鞭子扔过去，便从轿车里把姚因谋卷起来，同时抛出一根绳子，三两下便把姚因谋捆得像一颗粽子。再一抖绳子，把姚因谋紧紧地绑在了一棵大树上。

这时候，小青带来的义军也已经把姚因谋的侍卫全部控制住了。

小青走到姚因谋面前，指着他怒骂道：“姚因谋，事到如今，你还想继续骗人吗？现在让本姑娘拆穿你，让你死得心服口服！你刚才说，蒙古人来以后，你有机会杀元大哥。错！你又不是傻子，你若是在那时候杀了元大哥，势必被咱们缠住不放。这样的话，你就没有时间躲进城里逃命了。你姚因谋满肚子花花肠子，你能做这样的折本生意？哼哼，那时不杀元大哥，不过是你做的顺水人情而已！”

说着，小青从一个义军士兵手里接过一把刀，举手弹了弹刀锋，又在上面吹了口气，冷笑道：“姚大人，你不用吓成这副样子，本姑娘的刀是挺锋利的，一刀下去，你的脑袋就下来了，不会有太大痛苦的！”

姚因谋吓得魂不附体，哆嗦道：“青，青女侠，你饶，饶过我吧……”

小青冷笑道：“饶过你？如果把你这样的人留在世上，还不知道要害多少人的性命！本姑娘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能饶过你吗？”

说着，举起刀，一刀便往姚因谋的脖子上劈了下去。

## 嘉定城外，驿道上

看到小青寒光闪闪的刀猛劈过来，姚因谋吓得大叫了一声，紧紧地闭上眼睛。但是，那刀却并没有砍到他的脖子上，他只听得当的一声，声音是从地上传来的。姚因谋慢慢睁开眼，发现小青手里的刀，果然掉在地上。小青正满脸不悦地望着前面，她目光所及的地方，俞兴正带着赵笑、李肃以及万隐，骑着马极快地冲了过来。

姚因谋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整个身子软软的，感觉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刘邦也从轿车下面爬出来，跑过来，掩饰地大声招呼道：“俞大人，可把您盼来了！快救姚大人啊，您要再迟一步，姚大人就没命了！”

小青冲俞兴怒气冲冲地叫道：“俞兴，你逞什么能？干吗用石头把本姑娘的刀打掉？”

俞兴一翻身下马，向小青一抱拳道：“小青，俞某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姑娘成全！”

小青道：“你不会告诉本姑娘你想救姚因谋吧？”

俞兴呵呵一笑道：“姑娘猜对了，俞兴所求之事，正是希望姑娘能够高抬贵手，放过姚大人。”

小青不满地说道：“本姑娘就不放！就不放！哼哼，你也真是，那姚因谋作恶多端，还曾多次加害于你，为什么你还要本姑娘放了他？”

俞兴道：“小青，姚大人和你有什么过节，俞某不太清楚，原本也不该插手。但是，姚大人是奉了朝廷命令，前往成都镇守抗蒙的。现今蒙古人正猖獗之时，如果小青姑娘把姚大人给杀了，那么成都将群龙无首，那里的百姓就会遭受蒙古人的残杀，给抗蒙大业造成重大损失！还望小青姑娘从大局出发，放过姚大人吧！”

小青道：“俞兴，你也太天真了吧？你以为那姚因谋会真心抗蒙吗？他只不过是做做样子，好升官发财而已！”



姚因谋此时插话道：“青女侠，本官对天发誓，本官确实是真心抗蒙，绝无虚言！”

小青冲姚因谋怒斥道：“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再多嘴，小心本姑娘先拔了你的舌头！”

姚因谋尴尬地埋下头，不敢再开腔。

俞兴笑道：“或许姑娘不信，但俞某相信姚大人是真心抗蒙的！姑娘请想想，即便想升官发财奔前程，如果不抗蒙，家园被蒙古人抢去了，这个前程也没个地方落脚了，对不对？”

小青被俞兴的话逗笑了，语气缓和了一些，说道：“那有什么关系，姚因谋死了，你俞兴就去成都当那个制置副使，肯定比姚因谋好上百倍！”

俞兴忙说道：“小青姑娘，这话可不能说，闹不好，姚大人还以为俞某要抢他的饭碗呢！俞某岂敢有这样的心思！”

姚因谋赶紧表态道：“俞大人文武双全，就是做个制置使也完全能胜任，一个制置副使，怕是俞大人并没有放在眼里吧！”

小青啐了一口道：“姚因谋，说你奸猾，你真是奸猾得可以！明为逢迎俞兴有能力，真实意思却是提醒人家俞大人别和你抢制置副使的宝座嘛，你可是至死都不忘你的官位啊！”

姚因谋忙辩解道：“本官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俞兴道：“小青姑娘，你看这话咱们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要还想杀姚大人的话，俞某就难逃抢夺姚大人官位的嫌疑了对不对？要不小青姑娘卖俞某一个面子，放了姚大人，免得俞某落人指诟，如何？”

小青看着俞兴，似笑非笑道：“俞大人，你的面子挺大的嘛，本姑娘已经卖你不少面子了，难道还要卖？”

俞兴也笑道：“还要卖，还不够呢！”

小青道：“你欠了本姑娘那么多人情，请问该怎么报答？”

俞兴呵呵笑道：“做牛做马，但凭姑娘驱驰！”

“谁要你做牛做马呀！”小青一抖手，极快地抽掉了绑在姚因谋身上的绳子。姚因谋没有注意，身子一软，竟然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小青见状，忍不住大声嘲笑道：“姚大人，不就是饶你一命吗？用不着行此大礼吧！”

刘邦、万隐赶紧过去扶起姚因谋。姚因谋满脸羞愧，跌跌撞撞爬起来，冲俞兴一抱拳，冷着脸，一声不吭爬进轿车里，一招手，一众随行侍卫跟在他后面，慌慌张张地跑远了。

小青看到姚因谋的狼狈相，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 嘉定城外，岷江边

傍晚的岷江，景致优美。夕照在江水里铺上了一层绸缎一样的软金，晚风轻轻吹拂着，水面的绸缎被轻柔的风揉皱又拉直，显得格外温情。一些身披晚霞的白鹭翔过水面，瘦硬的脚溅起碎金似的水花，而后又三三两两轻轻落在沙洲上。它们或依偎在一起，或举起翅膀相互追逐，或挺着俊俏的脖子向天高歌，或闲散漫步，用长长的喙有一搭没一搭地翻着水里的小石子，捕捉鱼虾。

小青看得有些痴了，喃喃说道：“俞大哥，多么美好的时光啊，真想让时间就凝固在这一刻……”

俞兴叹口气道：“是啊，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夕阳很快会落到山后去，江水会变成一片铁黑，白鹭也将变成一个灰影隐而不见。时光就如同这汨汨的江水，总在不断地往前流，没有一刻可以停顿下来。”

小青满脸泪水，抬头悲声说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就算是假象，为什么不让我在假象里多待一会儿？为什么要破坏我那少得可怜的美好的感觉？”

俞兴手足无措，他不明白一向刚强的小青为什么突然流下泪来。他只能呆呆地望着小青，不知该怎么安慰她。

见俞兴做错事的孩子一般傻呆呆看自己，小青心下大慰，情绪好了许多，一转身指着沙洲说道：“俞大哥，看，那儿有一只呆鸟！”

俞兴顺着小青的手望过去，不解地问道：“哪一只？你怎么看出它是呆鸟？”

“就是那一只嘛！”小青道，“不是呆鸟，它为什么瞪着别的鸟一动不动呢？”

俞兴才醒悟过来，原来小青在说自己，不禁哂笑道：“小青，不是俞大哥要破坏你美好的感觉！你刚才也说了，这种美好的感觉是假象。俞大哥想告诉你的是，确实是假象！因为过不了多久，蒙古人就会卷土重来，重新围困咱们嘉定的！”

“蒙古人还会回来？”小青也回过神来，吃惊地问道。

俞兴道：“肯定的！嘉定乃三江汇流之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冲！蒙古人怎会轻而易举失掉它？再说了，四川现在到处都是蒙古人的军队，汪良臣想要找到援助，还不容易？虽然咱们把围困嘉定的蒙古军撵出去了，但很快就可能有数倍的蒙古军反击回来！所以，咱们也不可懈怠，必须抢在蒙古人到来之前，做好迎击准备！”

小青慌张地问道：“俞大哥，那该怎么办？嘉定城外，敌人修筑的围墙还没来得及拆除，嘉定城里的防御工事也不牢靠。难道又要等蒙古人把咱们围起来困死？”

俞兴脸色严峻地说道：“咱们绝不能再走以前的老路，让蒙古人一次又一次地把嘉定城困死，让嘉定百姓一次又一次地挨饿！咱们必须要有一个积极有效的防御办法！”

小青问道：“你想到什么办法了吗？”

俞兴道：“在下想到一个，但这办法，在下一个人办不到，必须要姑娘你的大力支持！”

小青问道：“什么办法？”

俞兴道：“在蒙古人反扑回来之前，把所有的军队和百姓都转移到山上去，放弃守城，依靠九顶山的险峻地势和防御工事！”

小青掩饰不住喜悦地惊问道：“你是说，你想搬到山上去住？”

俞兴点点头道：“是的，不只是俞某要上山去，嘉定城所有的百姓和军队都应该搬到山上！”

小青又欢喜又忧虑地说道：“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但是，我怕几位哥哥不会同意吧……”

俞兴道：“唉，在下也担心这一点啊……在下刚来嘉定任职的时候，就曾有这样的想法。本来想把这件事做得从容一些，慢慢做通元寨主、白寨主几位头领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接受和支持！但没想到在下很快下狱，后来姚大人和山寨又摩擦不断，误解渐深。而现在，时间上又已经来不及了！很可能明天，甚至可能今天晚上，蒙古人就会卷土重来！”

小青道：“俞大哥，那该怎么办？”

俞兴道：“在下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带着军队和百姓强行往山上闯了！”

小青道：“俞大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先给本姑娘一点时间，让本姑娘回山上劝说几位哥哥。如果能说服他们同意，那会减少很多麻烦；劝不服，你再带军队和百姓来闯山，如何？”

“那就有劳姑娘了！”俞兴抱拳，深深一揖，叹息道，“哎，如此一来，在下又将再欠姑娘一个人情，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还清啊？”

“呵呵，不着急，慢慢来！”小青顽皮地说道，“这一生你要是还不清，那就下辈子接着还！”

说完，小青翻身上马，挥鞭疾驰而去。



俞兴看了小青离去的背影，有些发呆。一旁的赵笑打趣俞兴道：“大人，小青姑娘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

俞兴回过神来，指着在一旁挤眉弄眼坏笑的赵笑、李肃喝道：“赵笑、李肃，没事干是不？赶紧过来，本官有话吩咐！”

赵笑、李肃嘻嘻笑着走到俞兴身边，俞兴在他们耳边低低地吩咐了几句，两人也翻身上马，跑远了。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里，元用、白炼、程刚、小青几个头领聚在那儿，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

沉默了一会儿，白炼怒气冲冲说道：“大哥，小弟可早就提醒过你了，俞兴绝不是善类！他觊觎咱们山寨的心思已不是一天两天了。上次咱们把他救上山来，他就迫不及待四处查看，仿佛这里已是他的家一样。这下更是公开说要把他的衙门搬到山上来。大哥，你要是真收留了他，以后这山寨，可就没有咱们的立锥之地了。”

程刚跟着嚷道：“官府里的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以前的王夔，几次三番要剿灭咱们！后来的姚因谋，虽然没明说要剿，但他那层出不穷的阴谋诡计，其实全都是一个‘剿’字！现在这俞兴，说得更好听，搬到咱们山上来入伙。分明是想用软刀子杀死咱们，吞并山寨！二哥说得对，官府里的人，咱们还是少和他们打交道为好！”

小青急了，争辩道：“二哥三哥，你们怎能这样说俞大哥？俞大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嘉定的老百姓，避免抗蒙力量遭受无谓牺牲！俞大哥岂有强占咱们山寨的私心？”

“俞大哥俞大哥，喊得这么亲切啊？”白炼道，“要知道，元大哥才是咱们的大哥，那俞兴是嘉定的官老爷，四妹可不能吃里爬外啊！”

“二哥这是怎么说话的？我怎么吃里爬外了？”小青不满地说道，“不管是山上还是城中，咱们都是大宋的子民，都是嘉定人，都在抗蒙，是一家人，哪里存在吃里爬外的问题！”

白炼冷笑道：“一家人？这么快就成一家人了？四妹，你想和俞兴成为一家人那是你的事，我白炼生来就是个土匪，对那些官老爷们可高攀不起！”

小青大受刺激，忍不住哭了起来：“白炼，你枉为我二哥！别人欺负我倒也罢了，你也跟着欺负我！你这样做，还是我哥哥吗？”

小青一哭起来，白炼只得把脑袋别到一边，闭上嘴，不敢再开腔了。

元用看看小青，又看看白炼，笑笑道：“二弟四妹不要再争了，咱们虽然是异姓，其实比亲兄妹还亲，伤感情的话，怎么能说呢！”

小青道：“大哥，你表个态，同不同意俞大人到山上来？”

元用道：“小青，你说俞大人上山是为了保护嘉定百姓，减少损失。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山上确实比嘉定城更具有防御条件。不过，二弟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并不是说咱们害怕俞大人上山后抢了咱们的寨主之位，而是山上义军和城中官军抵牾太深，贸然上山，大哥怕会引起动乱啊……”

程刚道：“大哥说得对，咱们在这里自由自在，天远地宽，和官府的人搅在一起就会夹缠不清，哪还有今日的痛快？”

白炼道：“大哥，小弟并非故意为难四妹，实在是咱们不可能收留官军和嘉定百姓。试想，这么多人突然涌上山，吃什么？住哪里？虽说城中百姓是咱们的父老乡亲，城中守军也都是咱们的兄弟姐妹，但是，一旦他们上山来，必然要和山上义军争夺食物，争夺住房。如此一来，双方的矛盾必然激化，若闹出动乱，山上还有宁日吗？四妹啊，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抗蒙大局，如果山上乱了，根基坏了，咱们还拿什么来和蒙古人作战？不如两家分开，嘉定即使再被围困，咱们还可以想办法再救他们嘛，对不对？”

元用叹口气道：“是啊，二弟的担心不无道理，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小青着急地说道：“大哥，蒙古人很可能马上就打回嘉定了，哪有计议的时间？如果他们又把嘉定给包围起来，这一次，他们有了防范，咱们还能够那么顺利地解围？”

元用看了看白炼，又看了看程刚，正要说话。忽听得山下远远地传来一阵巨大的喧哗鼓噪之声。几个头领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个探子跑进来报告道：“报告寨主，嘉定知府俞兴带着大批官军和百姓在山下等候，请求寨主开山门！”

程刚一听大怒道：“哼哼，没想到这个俞兴这么霸道！咱们还没说不同意呢，他竟然把人拉到山下来了，这不是逼迫咱们吗？”

白炼冷笑道：“人家是官老爷，威权赫赫，他想抢别人的东西，还用得着和咱们打招呼？”

小青争辩道：“肯定是俞大人得知蒙古人已经卷土重来，迫在眉睫，他也是实在没办法，怎么能说是逼迫呢？”

白炼道：“大哥，让小弟带兵出去会会他！”

程刚也请战道：“大哥，那俞兴号称‘赛存孝’，听说有万夫不当之勇，让小弟去和他比划比划！”

元用道：“二弟三弟，就算咱们不同意官军上山，却也不能与他们为敌！如果和他们打起来了，可是蒙古人求之不得的啊！”

白炼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大哥放心，那俞兴不逼咱们，咱们绝不会主动打他们的！”

小青道：“大哥，不能让二哥三哥带兵前去！你还不了解他们的脾气？他们要是到了山前，怎么可能不和俞大人打起来！”

白炼冷笑道：“难道你去吗？你去可就不用打了，直接打开山门，放他们进来了！”

小青道：“放他们进来又怎么样？为了抗蒙大局，就应该放他们进来！”

白炼冷笑道：“是为了抗蒙大局还是别的，你比咱们更清楚……”

小青一下子把鞭子抽出来，指着白炼喝道：“白炼，你把话说清楚点！再这样阴阳怪气地说话，本姑娘可就不客气了！”

元用赶紧说道：“好了好了，二弟四妹少说两句！咱们一块儿去，一块儿去，看看情况再说吧……”

四人各怀心事，离开了聚义厅。

### 九顶山，就日峰下

九顶山就日峰下，俞兴带着黑压压一大片嘉定百姓和官军在山下谷底等待着。官军在一旁，排着整整齐齐的队列，沉默不语。老百姓则站在另一边，扛着包裹，扶老携幼，大声吆喝。

“元寨主，求求您让咱们上山躲躲吧！”

“元寨主，蒙古人已经打来了，再不让咱们上山，蒙古人就会杀死咱们的！”

山上义军则一排排趴在山墙上，张弓搭箭，严密地监视着城下百姓和官军的一举一动。元用等义军头领匆匆赶来，爬到山墙上。听到山墙外人群的鼓噪和呐喊，程刚怒气冲冲对元用说道：“大哥，这个俞兴太可恶了，居然鼓动百姓起哄！他的眼中还有大哥你吗？”白炼也冷笑道：“他想利用大哥你的仁慈，达到他的目的啊，大哥你可千万别中计了！”元用冷着脸，没有开腔。小青急得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想说一些帮俞兴辩解的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程刚见俞兴骑在马上，不言不语，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忍不住站出来，冲他大声喊道：“俞大人，你也是堂堂一州知府，嘉定人的父母官和楷模！难道你连简单的礼仪也不懂吗？都没问过咱们同不同意，就带了这么一大帮人过来打山门！”



俞兴一抱拳：“程寨主，事有紧急，蒙古人已经大举包围过来了，咱们也是没有办法，才想借贵宅躲避躲避！希望几位寨主能够同意，救我等一命！”

程刚道：“有这么求人的吗？带着军队全副武装冲到咱们山寨前，说什么寻求庇护的话！谁知道你们是真想躲避，还是在觊觎咱们山寨啊！”

俞兴道：“天地良心，我们带着的不只是军队，还有嘉定全部的老百姓！之所以全副武装，是因为蒙古人已经迫近了，若手中没有武器，蒙古人一旦到来，咱们只能束手就擒！如果程寨主觉得咱们带武器是一个威胁，你们可以先让老百姓进去，咱们官军把武器交给你们，再进去，如何？”

俞兴说得合情合理，程刚一时无话可说。小青得意地说道：“三哥，小妹说过吧，俞大哥是个至诚君子，他岂会有杂念私心？”

白炼站出来，指着俞兴大叫道：“俞大人，休得花言巧语蛊惑人心！既然是蒙古人马上要打来了，你就应该马上回嘉定固守，修缮城防对抗蒙古人才是正理。为什么反而把人带到咱们山寨前？”

俞兴道：“嘉定城防薄弱，又被蒙古人在外筑城围困，如果咱们回嘉定守城，势必重蹈以前被蒙古人困死的老路！到那时候，嘉定官军无力突围，又得来请求你们义军相助，给你们平添不少麻烦，不如此时先到贵山避一避，一劳永逸啊……”

白炼喝道：“你想得倒美！你怕被围困，怕和蒙古人作战，竟把他们引到咱们山寨来！谁说你没有杂念私心，你分明是包藏祸心！”

站在俞兴身边的统领程凯已经听不下去了，一马跃出来，举起铜锤，指着山墙上的白炼大喊道：“白炼，你口口声声说是你们的山寨，你明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嘉定是大宋的嘉定，哪有半分土地是属于你们的？俞大人这么客气和你们说话，你竟然说他包藏祸心！他要是包藏祸心，就打进山门来了，还用得着在这里和你们说半天废话！”

白炼冷笑道：“哼哼，还说不是包藏祸心，你们把咱们数年苦心经营的

山寨都说成是你们的了，这还不是包藏祸心是什么？程凯，你用锤指着白某干吗？有本事，你就闯进来吧！”

俞兴低声喝道：“程将军，退后，别多说话！”

却是程凯已经控制不住了，大声叫道：“有本事你就下来，下来和程某大战三百回合！躲在山墙后面算什么！”

白炼见程凯满脸鄙夷的神情，一转身，又看见小青脸上似乎也露出了讥笑，再也忍不住，几步飞下山墙，落在一匹马身上，喝令守门义军打开山墙门，舞着双剑，往程凯冲去。元用在后面大喊，他像没听见一样。

白炼、程凯两人在山墙前的那块平地上锤来剑往，接阵厮杀。程凯的铜锤抡得像两盘飞转的车轮，绕着白炼碾来碾去。白炼也不示弱，双剑舞成一片白色的光幕。墙上墙下看得都有些痴了，忍不住大声喝起彩来。

俞兴没有开腔，脸上露出焦虑之色。他把江同庐喊到身边，在他的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江同庐纵马往后，飞驰下山而去。

不一会儿，场上的大战渐渐明朗，白炼似乎有些力弱，使剑的动作变得迟滞了。反是程凯的铜锤一锤一锤击打过来，虎虎生风，到了后来，白炼就只有招架之功，再无还手之力了。山墙上，程刚看不下去了，提起一把大板斧，翻身上马，也从墙门里猛冲出去，加上战团。这样一来，程凯立马不敌，左支右绌，双锤再也没办法抡起来了。

官军阵中吴华大叫道：“两个打一个，是何道理？”说着，舞着大刀大声呐喊着，纵马冲去，加入战团之中。

却是那程刚太过勇猛，即便吴华加入进来，两人也不是程刚对手。程刚一把板斧敌过他们一刀双锤，似乎还绰绰有余。白炼反而插不上手，只得提了剑在一边观战。

卫无忌看不下去了，提着枪从阵里慢慢走出来，对白炼喝道：“白寨主，闲得无聊是吧？好呀，让卫某来会会你！”说着，一夹马，提起枪，便



向白炼冲去。白炼显然不是卫无忌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手忙脚乱了。

这时候，小青也一转身飞下山墙，骑着马往外冲。

元用不知道小青的目的，在后面喊道：“小青，别插手！”但是小青已冲出城门，往阵前飞跑而来。

俞兴见小青跑了出来，面露喜色，对小青大声喊道：“小青姑娘，你来得真好，赶紧劝他们罢战吧，咱们两家别伤了和气！”

却不料小青怒气冲冲地喝道：“俞大人，你好威风啊，三个打咱们两个，打败了咱们，却让咱们罢战！怎么着，欺负咱们山寨无人么？”

说着，挥舞着鞭子冲进战团，对着卫无忌就是一阵猛抽。卫无忌抖擞精神，放弃白炼，抖枪接住小青，呵呵大笑道：“素闻青女侠有万夫不当之勇，一直无缘得见！今天能领略青女侠高妙手段，呵呵，卫某有福了！”

小青冲白炼喊道：“二哥，你先让到一边去。让小妹单独会会这位久负盛名的卫大将军！”

白炼有些不服气，不愿意让开。但小青和卫无忌战到一块儿的时候，他却实在插不上手了，只能尴尬地退到旁边站着。

先前跑出去的江同庐骑马冲了回来，在俞兴的耳朵边上说了几句。俞兴面色严峻，向前走出几步，对山墙上的元用大声喊道：“元寨主，刚得到消息，蒙古大军已经在十里开外，很快就会打到这里来了！请元寨主高抬贵手，打开城门，放咱们进去吧！”

元用一怔，正要说话，却是白炼抢着说道：“俞大人，有你这么求情的吗？拿枪抬炮打到咱们家门口了，还说什么求情的话呢？你们不是很能打吗？直接打进山门得了，何必假惺惺让咱们给你们开门？”

江同庐忍无可忍，喝道：“白炼，别给脸不要脸！咱们并非怕你们，只不过咱们俞大人知书识礼，宽厚忍让才来求你们罢了！有本事，你来会会江某，看你能在江某手上走几招？”说着，也提起两口宝剑冲上去，一剑便往

白炼的面门直刺过去，白炼赶紧举剑招架。四把宝剑上下飞舞，千变万化。两人棋逢对手，不分胜负。

现在，山前的那块空地上，七个人，战成三组，看得周围的军民大呼过瘾。喝彩声，加油声，涨潮一样叠叠升起。仿佛大家并不是在打仗，而是在举行一场盛大的竞技比赛。

独有俞兴满脸忧郁，坐卧不安，不停地往后张望。

一个探子急匆匆跑回来，对俞兴大声报道：“俞大人，蒙古大军已经在五里开外，很快就要包围过来了！”

俞兴更加着急了，他抬头看了看城头的元用。元用却两眼望着远方，似乎并没有看他。俞兴再也忍不住了，悄悄向身边的铺兵吩咐道：“咱们不能再等了！听本官号令，我的手往下一挥，你们就强攻城门，迅速冲进去！注意，传令下去，攻进城后，绝不能滥杀无辜，违令者斩！”

铺兵忙下去传令。

所有的官兵都把手中的武器提起来，紧紧捏在手里。所有的眼光都密切注视着俞兴，等他发令。俞兴的手慢慢地抬了起来，抬了起来，一直举到头顶之上。官兵们都屏住呼吸，把手中的武器提到胸前，只等俞兴的手往下一挥，他们就往山门冲去……

便是在这个紧急的时刻，山墙上传来一声洪亮的大喊：“别打了，都给老娘住手！”

这声音实在太大了，饶是场上的将领们杀得昏天黑地，也清晰地听到了，都不由自主地收回武器，往山墙上望。原来山墙上站着的，竟是七十多岁，满头白发的颜老太太。

颜老太太被赵笑、李肃扶着。元用一下就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赔笑道：“娘，您老人家不在山寨里休息，到这里来做什么啊？”

“休息？”颜老太太呵斥道，“你们在这里使刀弄枪，搞得惊天动地，





老娘能休息吗？”

元用呵呵一笑道：“是有些动静，但很快就会结束的！娘，您先回去吧，等这里的事情一了，孩儿就会回来陪您的……”

颜老太太严肃地说：“老娘不要你陪！你赶紧打开城门，放俞大人他们进来！”

白炼听见了，冲山墙上大喊道：“伯母您有所不知，这一切都是因为俞兴蛮横无理，强抢山寨，咱们实在忍受不住，才来阻截的！”

颜老太太大喝道：“白二，你住嘴！这事要不是你在一旁挑拨，元用也不至于犯浑！你要再敢开腔，小心老娘耳刮子扇你！”

白炼吓得不敢再说。颜老太太转过身来，指着元用说道：“元用，娘来问你，当初你好好的书不念，要上山，那时候，你是怎么对娘说的？”

元用恭恭敬敬地答道：“孩儿对娘说，孩儿要上山组织义军抗蒙！”

颜老太太继续问道：“起先你几次三番要接娘上山，娘都不同意。后来，当嘉定之围被解，娘同意随你上山的时候，娘对你说过什么话？”

元用道：“娘让孩儿答应，一旦咱们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后，孩儿就必须随娘下山，继续读书，求取功名！”

颜老太太道：“元用，既然这些话你都记得，那为什么现在俞大人带着官军和百姓上山来和你们一起抗蒙，你还要把他们拒之门外？难道是你不愿意抗蒙，也不想求取功名，而只是觉得这山大王当起来很舒服是吗？”

元用道：“娘，孩儿不是这个意思！孩儿自然是一心一意抗蒙的，只不过抗蒙的方式与俞大人有不同。孩儿拒绝官军上山，只是不想他们上山来引起动乱而已……”

“哼哼，别狡辩了！你心里怎么想，为娘的一清二楚！”颜老太太道，“你分明是怕俞大人上山后，你这个老大就当不成了，所以才如此瞻前顾后，听那白二等人一教唆，你心里就动摇了，竟跑到这里来和官军打起来！好啊，

既然山大王对你这么重要，看来将来即便真把蒙古人撵走，你也不会随娘下山念书了！那还说什么，现在娘就下山回嘉定，免得到时候让你为难！”

颜老太太说完，便转身往山墙门走去。元用在山墙上焦急地喊道：“娘！娘……”但是颜老太太一点儿也没有理他，依然头也不回地往外走。赵笑、李肃紧紧地跟在她后面。

元用给身边的侍卫递了一个眼色，几个侍卫快步跑到颜老太太面前，低头赔笑拦住颜老太太道：“老太太，外面很危险，还是不要出去吧！”

颜老太太大喝道：“都给老娘走开！别挡住老娘的道！”

那几个侍卫见颜老太太不停步，便拥上前，想要强行拦住她。不过，赵笑、李肃紧紧靠在颜老太太身边，挥手搏击那些侍卫，使他们无法靠近，颜老太太得以顺利地迈出墙门，往官军的队伍里面走去。白炼、程刚等人见侍卫不是赵笑、李肃对手，想要冲上前来帮忙，卫无忌等官军将领立刻心领神会，挺起武器冲上去，把他们紧紧咬住，让他们脱不得身。

站在山墙上的元用终于妥协了，冲母亲大喊道：“娘，您不用下山去了，快回来吧，孩儿答应您，同意俞大人上山！”

元用此话一出，山下百姓和官军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俞兴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正在捉对厮杀的将领们都停住了手。白炼、程刚等人虽然露出不悦的神情，但他们也毫无办法。

元用大喝一声：“打开山门，放俞大人进山！”

三道山门同时打开，百姓和官军快速却也井然有序地冲向山门。

与此同时，身后灰尘遮天蔽日地涌起，急促的马蹄声，尖厉的喊杀声惊天动地传过来。在最后一批百姓和官军走进山门，同时厚重的巨石山门关闭的一瞬间，蒙古大军已经像潮水一样涌到山墙之外，绕着山墙，密密麻麻地把整座山峰包围起来了。



## 第八章 暗度陈仓

一局棋三天退强敌 两相和四处扑怒火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在九顶山拥翠峰大厅里，元用带着白炼、程刚、小青等义军头领坐在东边，俞兴带着卫无忌、程凯、吴华、江同庐等官军将领坐在西面。大家都不说话，整个大厅显得很寂静，很压抑。

俞兴首先打破沉默，抱拳笑着说道：“元寨主，各位头领，俞某今天带一众官军和百姓到贵地围堵山门，实在是鲁莽之极！但各位头领也看到了，蒙古人已经大军压境，如果咱们不到贵山寻求庇护，百姓就可能再次惨遭蒙古人屠杀。所以，请元寨主及各位头领多多理解，多多包涵。”

元用也抱拳笑道：“俞大人，其实咱们兄弟并非不欢迎大人上山，只是正在考虑官军及百姓上山后的一些后续问题。本来咱们兄弟想的是，等这些事情安排好后请俞大人上山的，万没想到蒙古人来得这么快，差点让老百姓遭到毒手！唉，这事还真亏得俞大人有先见之明，否则，咱们的罪过可就大了……”

俞兴道：“元寨主不必自责，官军与山上义军抵牾太深，而元寨主及众位头领能够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接纳我等，已经很令人感动了。请元寨主放心，我们官军上山以后，一定遵守山规，善加约束，绝不给你们添太多麻烦！”

正说着，有个探子跑进来报告道：“大寨主，蒙古人又在外边宣战呢！他们叫嚷着，让咱们必须在两个时辰内开门投降。两个时辰一到，如果咱们还不投降，他们就要发起进攻了！”

白炼冷笑道：“俞大人，你不是说不给咱们添麻烦吗？好啊，现在蒙古人打到山门前来了，你去把这个麻烦给处理掉吧！”

俞兴道：“白寨主，请放心！蒙古人是咱们引到贵山门前的，抵御蒙古人，把他们撵下山去，咱们义不容辞！”

白炼冷笑道：“好啊，那就请前往退敌吧！”



元用问道：“俞大人，蒙古人这一次汇集眉州之兵，卷土重来，少说也有两万人。其势之盛，令人咋舌。要退其围攻，殊非易事。不知道俞大人有没有退敌的良策？”

俞兴道：“元寨主，俞某有一计，可以最小的代价轻松退敌。”

“以最小的代价轻松退敌？”元用兴奋地问道，“那当然好啊！不知俞大人是何妙计？”

俞兴道：“咱们谁也别出去和他们打，只要守好山墙就够了！咱们只要不出去搭理他们，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自行撤退的。”

白炼大笑着嘲讽道：“俞大人，你的妙计原来就是做缩头乌龟啊？”

小青也觉得俞兴太过气短，忙说道：“俞大哥，怎么可以不出去和蒙古人接仗？那不是长他们志气，灭咱们威风吗？别怕他们，小妹陪你出去，和他们决一死战，定能杀他个片甲不留！”

俞兴笑道：“小青，白寨主，咱们真的不用出去搭理他们，只需守好山门。俞某保证，三日之内，他们必定撤退！”

白炼问道：“三日之内他们要是不撤退呢？”

俞兴道：“三日不退，俞某带着一众官军和百姓自行下山，再也不找山寨的麻烦！”

白炼哈哈大笑道：“俞大人，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是咱们逼你的！你敢立军令状吗？”

俞兴毫不犹豫地拿起一支箭，大声说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若违此言，有如此箭！”

说完，啪的一声把箭折成两段。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这一日，一个探子跑进九顶山议事厅，向元用报告道：“大寨主，蒙古

人又在山墙外骂阵了！”

元用问道：“他们骂些什么？”

探子嗫嚅着说：“他们骂俞大人是懦夫、胆小鬼！他们还骂，还骂大寨主您是，是……”

元用喝道：“骂什么就说什么，吞吞吐吐地干啥？”

“是，大寨主！”探子道，“他们骂大寨主您是缩头乌龟……他们还用枪挑着两只大乌龟在阵前晃，乌龟的身上写着俞大人和大寨主您的名字，他们用手拉扯乌龟的头，说让你们赶紧伸出头来……”

程刚怒不可遏叫道：“竟敢如此小瞧人！气死我也！大哥，打开山门，让小弟出去教训教训他们！”

元用摆摆手，又问道：“俞大人在干什么，他是什么反应？”

探子道：“俞大人吩咐，紧闭山门，守好山墙，别理他们，也别回嘴。他在山墙里面的那个亭子里，和江同庐将军喝酒下棋呢！”

元用沉思道：“看来，俞大人确实是胸有成竹啊……”

白炼道：“什么胸有成竹，他不过是借酒浇愁，喝酒壮胆罢了！大哥，你相信蒙古人会自动撤退吗？”

程刚道：“是啊，蒙古人围困嘉定城，前后两次，达半年之久，都从没有自行撤退，这次怎么可能自行撤退呢？”

白炼又道：“俞兴自诩三天后蒙古人就会退兵，现在都已经是第三天了，大哥，你相信明天一早咱们起床，蒙古人就走得干干净净了吗？”

小青一跺脚就往外走去。元用问道：“四妹，你到哪儿去？”

小青道：“我去问问俞大哥，看看他究竟有没有把握？”

白炼冷笑道：“俞大哥！俞大哥！你俞大哥只会喝酒下棋，忍气吞声，你就别指望他了！”

小青不敢回嘴，埋着头往外跑去。



### 九顶山，就日峰山墙后，亭子里

九顶山就日峰的山墙外，传来蒙古人震天动地的喊杀声，攻城声。宋军站在城头，密密的箭镞、巨大的石块暴雨一样倾泻而下。

山墙里面不远处，有一个亭子。此时，俞兴和江同庐正谈笑风生喝酒下棋。小青急匆匆跑过来，指着山墙外对俞兴大喊道：“俞大哥，这外面打得那么紧张，你还有闲心在这里下棋啊？”

俞兴把一个棋子落到棋盘上，呵呵一笑道：“小青，别担心！蒙古人这次来得匆忙，他们并没有利害的攻城器械，咱们的山墙比较结实，墙外地势又很局促。别看他们搞出那么大的动静，他们其实对咱们无可奈何！”

小青道：“俞大哥，别掉以轻心，就算他们攻不进来，可也不至于就撤退啊！今天就是你向元大哥担保的最后期限了，你是立下了军令状的呀！到时候蒙古人不撤退，可怎么办啊？”

俞兴道：“小青，别着急，现在不是天还没黑吗？天一黑，俞某管保他们像潮水一样退得干干净净，你就等着吧！来来来，坐下来，陪咱们喝一杯。”

小青半信半疑，但看到俞兴气定神闲的样子，她的心也定了下来。不过她却并不喝俞兴的酒，而是一转身冲到山墙上去了。

俞兴望着小青的背影，摇摇头，又在棋盘上落下一子。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元用在屋子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探子进来，元用忙问道：“怎么样？俞大人那边有什么动静？”

探子道：“俞大人还在那儿下棋呢，什么动静也没有。不过，原本在山墙上指挥防守的卫将军、程将军，带着几十个人从栖鸾峰大佛旁悬崖边上那条陡峭的小道上下山去了。”

元用道：“下山去了？他们做什么去了？”

探子道：“不知道。他们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也没带什么武器，偷偷走的。”

程刚道：“难道他们从那条小道绕出去，是为了过江后，从后面偷袭蒙古人？”

元用皱眉沉思道：“不可能吧，才几十个人，外面可是两万蒙古兵。他们就算以一敌千，也打不过那些如狼似虎的蒙古人啊！难道是另有秘密任务？”

白炼笑道：“呵呵，我的看法和你们正好相反。”

元用道：“二弟有什么看法？”

白炼道：“几十个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不敢走正路，而是从悬崖边陡峭的小道上偷偷溜下去。你们不觉得，他们这是想偷跑吗？”

“偷跑？”程刚惊问道。

“是啊，”白炼道，“有两种可能，一是俞兴知道即便明天天亮，蒙古人也不会撤退，自觉无脸见人，所以预先派卫无忌、程凯等人前去探路，到时候好从那条路上溜走。二是卫无忌、程凯等人并没有让俞兴知晓，而自行偷偷溜走了……”

“不会吧？”程刚道，“再怎么，他们也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够偷偷地溜走呢？难道比咱们这些草莽还贪生怕死？”

白炼道：“三弟啊，你可别高看那些当官的。关键时刻，他们往往是最先掉链子的人！”

程刚道：“大哥，二哥说得对，看来要想等蒙古人自行撤退已经不可能了！咱们也别指望那些官军帮咱们。如果咱们不及时打击蒙古人，等他们势头做大，把九顶山围上三两个月，咱们不又成为一座新的嘉定城了吗？”

元用道：“二弟、三弟，咱们还是再等等吧，俞大人在打仗上是很有一套的，说不定一到晚上，蒙古人真就撤退了也未可知。”





“别做梦了大哥！”白炼道，“你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吗？咱们不但不能等，还必须马上做准备。如果到了晚上，蒙古人还不撤退的话，咱们就趁黑出城偷袭蒙古人的营帐。只要连冲他几阵，他们不胜叨扰，自然就会退去的！”

程刚也鼓动道：“是啊大哥，咱们必须出去打一仗，把义军的威风打出来！以后官军真守信下山倒也罢了，如果官军不下山，他们也不敢小瞧咱们！”

元用道：“好吧，二弟三弟，你们先下去做好准备，以子时为限，子时一到，蒙古人还不撤退，咱们就分别从丹霞峰和望云峰的山墙门冲出去，冲击蒙古人大营。”

白炼、程刚高兴地答道：“是，大哥！”

元用又道：“不过，此去不可恋战，咱们的目的是冲击蒙古人大营。只要搅乱他们，目的就达到了，速去速回！”

白炼、程刚得令，各自前去做准备。

### 九顶山，就日峰山墙后，亭子里

天已经完全黑了，蒙古人已经停止了攻击，不过他们密密地扎营在山墙之外，从山墙上可以看见他们的营帐里灯火通明，防卫森严。俞兴还和江同庐坐在亭子里喝酒下棋。两个侍卫在旁边点着烛火，把亭子照得亮如白昼。

走来走去的小青冲俞兴喝道：“俞大哥，你怎么还有闲心喝酒下棋啊？马上就要到子时了，子时一过，三天时间就满了！现在蒙古人还安安静静在那儿睡着大觉呢，他们怎么可能撤走？”

俞兴嘿嘿笑道：“小青啊，你也去睡一觉，明天早上再起来看。大哥向你保证，明早你一睁眼，那里就光光净净，只剩下青山绿水了！”

小青不走，说道：“俞大哥，是不是真的呀？我不信！除非你告诉了我你有什么办法！”

俞兴道：“嘿嘿，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小青道：“别卖关子了，你快告诉我吧！”

俞兴微笑不语，轻轻地把一个棋子放在棋盘上，对江同庐哈哈笑道：“同庐，怎么样？认输吧？”

江同庐盯着棋盘愣愣地看了半天，终于拱手叫道：“妙！妙！妙！没想到大人还暗藏着有这一招妙棋！末将本来以为自己胜券在握的，大人您此一子落下去，立刻峰回路转，末将反而一败涂地了！佩服！实在佩服！”

俞兴得意地指着棋盘道：“同庐，要不要再来一盘？”

江同庐道：“好啊大人，末将奉陪！”

这时，山墙外蒙古人的营帐里突然传来巨大的喊杀声。小青惊喜地说道：“俞大哥你这么胸有成竹，原来是设有伏兵啊！”

但俞兴脸上却是疑惑之色，轻轻说道：“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啊……走，咱们到山墙上看看。”

俞兴等人快步爬到山墙上，极目往远处望，隐隐约约可见蒙古营帐里杀成一片。俞兴喃喃自语道：“难道有人去挑营了吗？那会是谁呢？”

小青问道：“俞大哥，真不是你安排的？”

俞兴道：“不是，不是俞某安排的……”

一个探子跑上墙头，向俞兴报告道：“大人，白寨主和程寨主带着山上义军去蒙古营中偷袭，结果中了蒙古人的埋伏！现在蒙古人正把两位寨主团团围在中间厮杀呢……”

俞兴大吃一惊道：“怎么回事？白程二位寨主去偷营了？谁让他们去的？”众人面面相觑，没人能回答他。

俞兴喃喃说道：“坏了坏了，蒙古人早有准备，白程二寨主中计了！外面近两万蒙古军围着他们厮杀，看来是凶多吉少了！”

小青着急地说道：“俞大哥，咱们必须去救他们，不能让他们被蒙古人



害了！”俞兴面色严峻，没有开腔。

江同庐道：“咱们山上的兵力刚好够布防，每一处山墙，如果抽走了，势必留下缺口，蒙古人如果从缺口处攻上山来，咱们可怎么应付啊？”

小青跺脚焦急地喊道：“可是，咱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二哥三哥还有那么多义军兄弟被蒙古人杀死啊！”

俞兴道：“小青别着急，此事虽属突然，咱们也断不至于坐等两位寨主被害。咱们分两步走。第一步，由俞某带一拨勇士前去闯营，但愿能够闯开一条血路，把白程二寨主引出来。小青带人填补空位，同庐去向元寨主报告，在各个防御点严加巡查……”

小青插话道：“俞大哥，让小妹带人去救两位哥哥吧，你在这里驻防！”

俞兴道：“小青，这是命令！你们两人的任务并不轻！务必要小心提防，绝不能让蒙古人趁机闯进山来……”

小青嘟着嘴，埋下头，不再开腔。

俞兴道：“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一旦咱们阻截不成功，蒙古人闯进山来，咱们也不怕。山的面积很大，地道众多，咱们立刻以最快的速度重新布防，充分利用地道和山形的优势，调动阻截蒙古人！”

俞兴最后笑着说道：“不过，或许到不了那一步，过不了多久，蒙古人就会自行撤退的……”

### 九顶山下，蒙古营帐

白炼、程刚的部队一进蒙营，便陷入了蒙古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左冲右突，东奔西走，试图杀出重围，但蒙古军围困的力量实在太强大，白炼、程刚义军好不容易冲开一个较大的包围圈，迅速又被蒙古兵紧贴了上来，围成又一个圈子。到了后来，义军更是被蒙古军切成几段，困住厮杀。

义军完全失去了攻击突围能力，大片大片地死在蒙古军的团团围攻之

下，人越来越少。

白炼和程刚杀得浑身是血，到了最后，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背靠背站在了一起。外面的蒙古人手持弓箭，密密地对准了他们。

蒙古军包围圈的一角分开，蒙古统帅汪良臣在帖木儿等一众将领的簇拥下慢慢走了进来。

汪良臣笑着对白炼、程刚说道：“白寨主、程寨主，现在你们的人马已经全部折损了，你们成了两个光杆司令，怎么样，加入咱们吧？”

程刚大喝道：“别做梦了！山上的好汉没一个是怂蛋，咱们是绝不会投降的！”

汪良臣呵呵笑道：“反抗是没有意义的！就算你们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也逃不过咱们千军万马的重重包围！两位寨主，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宋皇帝懦弱不明，朝廷腐败无能，你们山上的好汉向来独来独往，不和他们合作，为什么却为了他们枉死呢？你们要是加入咱们，本将军可以和你们折箭为誓，咱们蒙古人不管打到哪里，就算是把整个大宋给灭亡了，也绝不会碰九顶山上一草一木，让你们永远是一个独立王国！”

白炼道：“汪将军，你说话可算数？”

汪良臣道：“咱们蒙古人向来一言九鼎，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过？”

白炼笑道：“你不算真正的蒙古人，更不是蒙古大汗。就算咱们两家有了和约，今后蒙古大汗一来，说你的和约不算数，咱们不是白投降了吗？”

汪良臣道：“怎么可能？本将军虽然不是真正的蒙古人，但也是蒙古一方镇帅。咱蒙古监国太后从善如流，本将军做出的承诺，她莫不遵守！两位寨主大可放心，本将军绝不会骗你们的！”

白炼道：“话是不错，但汉人有一句话，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又有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蒙古人真到了平定天下的时候，还会让咱们兄弟舒舒服服地在山上过自在日子吗？除非汪将军能够取来你们监



国太后的圣谕，咱们才肯相信！”

汪良臣不悦地说道：“白寨主，你们汉人还有一句话叫做‘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咱们大蒙向以信誉著称天下，怎么可能失信于你？你要的监国太后圣谕，都是易事，何必怀疑？”

程刚这时候大声喝道：“二哥，和鞑子啰唆什么？大丈夫死则死尔，但求问心无愧，怎么可能背叛自己国家，投降外族？”

白炼哈哈大笑道：“兄弟，二哥原本想拖延一下时间，或许还有突围的机会！兄弟既然这么说，咱也不和那狗鞑子多废话了！兄弟，咱们冲上去，和狗鞑子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死了，咱们也到黄泉下做兄弟！”

说着，舞着双剑就往前面的蒙古兵冲杀而去。程刚狂叫一声，也立刻挺起斧，冲向了另一边。

汪良臣恼羞成怒：“哼，竟敢捉弄本将军！给我射！射死他们！”

就在这一瞬间，蒙古军队包围圈的一角忽然像刮过来一阵狂风，士兵纷纷倒在地上，或者散到一边。一个缺口被撕开，俞兴带着五百勇士从缺口处冲涌而入，大声冲白炼、程刚喊道：“白寨主、程寨主，俞某来救你们了，赶紧随咱们冲出去吧！”

白炼、程刚见是俞兴，大为兴奋，往前猛砍几刀，转过身来，和俞兴一起，直往外冲。

不过，蒙古人的围困实在是太强大，虽然俞兴所带五百勇士像一把巨大的利剑，所到之处，蒙古兵纷纷倒地，但后面的追兵却又涌了过来，而且外面的围困越来越多，越来越密。到了后来，已经无法再往前挪动了，重新又被蒙古兵堵在一个圈里。

白炼见俞兴进来救他们，最后又和他们一样落入蒙古人的包围圈，十分感动，又很是惭愧，忙杀到俞兴身边，对他说道：“俞大人，感谢您进来

救我们兄弟！但蒙古兵实在太强，咱们要是这样冲，一准冲不出去。不如这样，白某带着一批兄弟在后面拦住增援的蒙古兵，您和程刚兄弟往前面突围！你们先冲出去后，再想办法救咱们，如何？”

程刚叫道：“二哥，咱们兄弟生死与共！我和你一起留下来阻截蒙古兵，让俞大人先突围出去吧！”

俞兴大笑道：“两位寨主，你们说笑话了！俞某进来就是要救你们出去的，如果你们没出去而俞某自行逃出去了，那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还是你们往前突围，俞某给你们断后吧！”

白炼道：“不行，俞大人，您的命比咱们兄弟重要得多！咱们兄弟不过是山上的草莽，死了也没什么影响。而俞大人您是嘉定知府，嘉定的抗蒙大业，必须要您来组织指挥，您的责任比咱们兄弟重大！所以，还是请您先冲出去吧！”

俞兴呵呵笑道：“只要是戮力抗蒙，大家的命就一样的重要！两位寨主，你们既然知道俞某是嘉定知府，那就听本官的命令，赶紧先撤出去！你们放心，本官自有脱身之法！”

白炼道：“俞大人，白某以前多有得罪。没想到俞大人不但不计前嫌，还这样舍身救咱们兄弟！这一份高情大意，这一副宽阔胸怀，让白某深为感佩！俞大人不走，咱们兄弟也不走，咱们兄弟愿意和俞大人同生共死！”

程刚也说道：“对，同生共死，不离不弃！”

俞兴狂笑道：“好，既然两位寨主不走，那就让咱们兄弟一起痛快地杀一场吧！相信我，咱们一定会冲出去的！”

便是在这危机万分的时刻，忽见北方天空半天红光，黑云冲天而起。俞兴见了，高兴地对白炼、程刚大笑道：“白、程二寨主，咱们得手了！蒙古人马上就会撤退的，咱们有救了！”

白炼、程刚虽然不解其意，但见俞兴信心十足，谈笑风生，心里也安定



了许多，拿着武器，一意地狂劈乱砍，猛打猛冲。蒙古军慑于他们的气势，纷纷后退，在外围围困的人数也越来越少，到了最后，竟然全部匆匆忙忙逃走了。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山上的义军头领及部分官军头领聚在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大家兴奋地谈论着刚刚结束的这一场解除蒙古军对九顶山包围的战役。小青更是围着俞兴又蹦又跳，喜出望外：“俞大哥，你怎么就知道蒙古人会送粮草前来，而设计偷袭烧毁？”

俞兴微微一笑道：“咱们先前解除嘉定之围，汪良臣很不甘心，急令眉州蒙古兵前来救援，妄图重新把咱们包围起来。也正因为他们要抢时间，赶得急，所以粮草辎重都来不及携带，而让后续部队送来，这是很容易想到的啊！”

小青道：“就算能想到这一点，你又怎么算得到他们是三天的时间里就会运粮草辎重来，从而立下三天的军令状呢？”

俞兴道：“这算是俞某猜测的吧。眉州离咱们原本不远，蒙古人从筹集到运来，差不多也就是三天时间吧，呵呵……”

小青嘻嘻笑道：“俞大哥，小妹还有一事不明。卫将军下山的时候，只有几十人，难道这几十人就能焚毁蒙古人全部的粮草辎重？”

江同庐道：“四寨主，几十人焚毁蒙古人全部的粮草和辎重，那是神话！实际上，在上山之前，俞大人就埋伏了一支两千人的部队在山下，等着截击蒙古人的后勤部队呢。卫将军下山，不过是去通知他们发动进攻而已！”

“真的吗？”小青大为惊讶，又转头四处瞧了瞧，问道：“俞大哥，你真的在山下埋伏了两千人马？唉，怎么我没看见卫将军，也没看见他的两千人马上山呢？”

俞兴笑笑道：“卫将军还留在山下呢，过不了多久，他们也会上山的。”

小青也不在意，又问道：“俞大哥，即便烧了蒙古人的粮草，你又怎么料得到蒙古人会立刻撤退呢？”

俞兴笑道：“蒙古人没有了粮草及攻城的器械，他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在汪氏三兄弟中，汪良臣是最聪明，也是最谨慎的一个。从他在嘉定城外修筑围墙，而不是一味地猛攻猛打，咱们便可见他打仗的风格。他这次重新返回嘉定，原本就想速战速决，重新夺回胜利果实。现在见速胜无望，自己的补给线又被掐断了，他肯定会立刻撤退的。”

小青惊得张大嘴巴道：“俞大哥，你可真是料事如神啊，什么都在你的掌控之中！”

元用也笑道：“俞大人，您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有您带领嘉定抗蒙，咱们老百姓可就放心了……”

程刚现在对俞兴也深为佩服，大声说道：“俞大人，您这一套连环计，使得漂亮，程某算是服了！唉，这次咱们因为开始不信任你，带兵劫营，差点全军覆没。幸亏您前来救援，否则，连咱们兄弟今天也可能要挂了！”

元用也说道：“三弟说得很对，咱们派军偷袭蒙营一事，确实是有欠考虑……”

小青得意地说道：“三哥，这次你服了吧？俞大哥的胸怀气度，咱们以后可得学着点儿……”

小青对程刚说话，眼睛却瞟着白炼。白炼原本对俞兴也颇为感激佩服，但见小青拿眼睛的余光扫他，心里一时极为不痛快，哼道：“大哥、三弟，也别太妄自菲薄了嘛，咱们出兵的时候，就已料到不可能一次性打败并撵走蒙古人。咱们的策略是为了不断骚扰他们，一点点瓦解他们的耐心，直到实现他们不得不撤退。咱们这个计策也算了得吧，就算失败，那也是咱们预料之中的事嘛……”



小青扑哧一笑道：“二哥，男子汉大丈夫，输了就输了。输了还要往自己脸上贴金，这不显得很滑稽吗？”

白炼脸涨得通红，正要发怒，俞兴赶紧说道：“小青啊，二寨主和三寨主此次偷袭蒙营，虽说中了蒙古人埋伏，其实客观上为咱们的整个计划锦上添花了！两位寨主对蒙营的猛烈冲击，以及咱们对他们粮草辎重的焚烧，让一向谨慎的汪良臣摸不清情况，彻底着了慌，因此才撤退得那么快啊！”

元用笑笑道：“俞大人，多谢您这么说话，咱们兄弟记住您这份情了！以后，但凡有什么差遣，您尽管吩咐！”

程刚也一抱拳道：“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白炼也跟着抱了抱拳，但并未说话。

小青则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这一幕，心中充满了单纯的快乐。

### 九顶山，丹霞峰山顶

元用带着俞兴来到九顶山丹霞峰顶，程刚、小青等人也陪同前来。

元用指着周围各峰，自豪地介绍道：“俞大人，咱们嘉定九顶山峰峰神奇，座座险峻，层层阻绝，互为呼应。在整个四川，要找到第二个这种三江合龙、一山九峰的地势，恐怕是很难的啊！”

俞兴赞叹道：“此山果然奇伟宝贵，地势险要紧峻，战略地位举足轻重，正是实施山城抗蒙的绝佳之地！元寨主啊，余玠大帅治蜀，通过了极为艰难的考察与实践，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确定了山城抗蒙的这一总思路。没想到元寨主您早就已经在实施了，这真是可喜可贺啊！”

元用一抱拳，谦虚地说道：“哪里哪里，俞大人过奖了！其实咱们也是走了许多弯路，如果不是多次和官军抵牾，又遇到蒙古人不断攻山，咱们这山上的防御工事早就修好了，何至于今天打得这么狼狈！”

江同庐匆匆跑上山来，在俞兴耳朵边上说了一句什么。俞兴也悄悄在江

同庐耳边吩咐了几句，江同庐点点头，又匆匆下山去了。

俞兴笑笑，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元寨主，官军和山上义军多次抵牾，俞某作为嘉定知府，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至于蒙古人来袭，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咱们不可能让蒙古人等一等，等咱们建好工事后再来攻。好在元寨主你们已经在山上搞了非常好的基础。此后咱们只要在这个基础上，再完善一些，补充一些，九顶山就肯定会成为嘉定，乃至整个四川一根撼不倒的定海神针！这几日，俞某也在观察思考，对咱们这个抗蒙体系的打造和完善，也有一些不成熟的想法……”

元用高兴地问道：“是么？俞大人有什么更周详的计划，请赐教一二！”

俞兴道：“不敢，俞某想说的，其实元寨主已经在做了，俞某只不过把你们的做法再归结一下罢了。元寨主，俞某发现，其实整个九顶山的几道防线梯次分明，深度相当了得！”

小青道：“呃，俞大哥，有哪几道防线啊？我们怎么不知道呢？”

俞兴道：“濒临江边的悬崖峭壁以及后山腰的山墙组成了九顶山的第一道防线，这一道防线的薄弱点在后山的山墙。不过，正如元寨主和小青姑娘曾告诉过俞某的，从水路而来的蒙古人，要想从这里发动进攻也殊非易事，因为他们要把军队及攻城器械从江中搬到这里来，不得不绕一个大弯子，咱们大可半途设伏阻截。就算阻截不成功，只要咱们对山墙再做一些修补，蒙古人要攻破上山，也是难的！”

元用静静地点了点头。

俞兴道：“九顶山第二道防线，就是山上的地道。山上的地道纵横密布，俞某曾在里面详细走过……”

小青惊问道：“你在里面走过？什么时候啊？”

俞兴笑道：“小青，你忘了吗？几年前王强带人上山寻宝，几个时辰他带的人就死得干干净净……”



小青脸一沉道：“难道那事果真是你干的？”

俞兴笑道：“当然不是俞某干的，俞某是发现这桩惨案后，才走进地道察看的……”

小青问道：“你是最后进地道的那个蒙面人？”

俞兴呵呵笑道：“对了，那人正是在下……”

小青又问：“那你查出那桩惨案是谁干的了吗？”

俞兴道：“那桩惨案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嫁祸给你们，引起你们和官军，尤其是和王夔的矛盾。当时俞某进去并没找到什么线索。不过，俞某已经有一些怀疑……”

小青道：“俞大哥你怀疑谁呀？”

俞兴摇摇头道：“唉，没有根据，俞某也不敢随便乱说。不过，俞某相信，天理昭彰，那个魔头迟早会现身的……”

元用道：“小青，事情都过去了，多说无益。俞大人所说的地道是咱们的第二道防线，元某也是很赞同的。事实上，咱们确实曾经利用地道打败过王夔，将来肯定能在抗蒙上发挥重要作用！”

俞兴道：“对，这些地道的妙处在于，它们既可以是咱们移动兵力的快速通道，也可以作为打击蒙古人的主战场。”

程刚得意地说道：“还有，地道里有非常多的佛像！佛祖在保佑着咱们，蒙古人要是偷进去了，咱们不用动手，他们就会遭到佛祖惩罚的！”

俞兴笑道：“佛的力量自然是强大的。不过，咱们还不能坐等着佛祖帮咱们消灭蒙古人，咱们要想办法把佛的力量激发出来！”

元用道：“把佛的力量激发出来？”

“对，正是这样！”俞兴道，“所以咱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接续海藏大师未完的工作。”

元用轻轻点了点头。

小青问道：“俞大哥，第三道防线是什么？”

“第三道防线是山顶的城堡！”俞兴道，“这可是咱们最精要的一道防线，万一蒙古人攻破山墙，穿越地道，则山上的城堡就将成为咱们新的防御体系。而且由于城堡位于山顶之上，他们要想爬上来，比登天还难……不过，万不得已，咱们不愿意抗蒙战争打到那一步。因为虽然蒙古人攻不上去，但只要他们对咱们持续不断围而不攻，困也把咱们困死在里面了……”

元用道：“俞大人，您说的这些想法都非常好。不过，这三道防线，每一道都不简单，都要投入巨大的人财物力。更重要的是，咱们必须要有时间。如果蒙古人持续不断进攻，不给咱们调整完善的时间，要把防御工事修补完善，也是很难的……”

俞兴笑道：“元寨主，别担心，形势会越来越好的！俞某先给您看一样东西。”说着，俞兴从怀里摸出一张谍报递给元用。

元用看着看着，脸上乐开了花。

小青道：“俞大哥，你又卖关子，什么事呀，让咱们大哥乐成这样！”

元用大叫道：“四妹，好消息啊！余玠大帅已和王坚将军在合州钓鱼城扎下了根，给了占领合州及重庆的蒙古人巨大的打击，让他们不得不从重庆及合州撤退！同时，黄睿娘也同王惟忠一起，联合大获山上的杨文将军，在阆州打了一场大战，给敌人以重创……”

“黄睿娘？给敌人以重创？”小青又惊诧又不服气地望着俞兴说道：“一位千金大小姐也能打仗？俞大人，咱们的巾帼英雄是如何给敌人以重创的，说来咱们分享分享！”

俞兴见小青话中带刺，不敢多说，只呵呵一笑道：“小青，在下也是刚才接到重庆传来的谍报，谍报上面就只说了这么多，对阆州的事，在下也不是太清楚……”

小青道：“哎呀，俞大人，你应该给大帅去一封信，让他下次传谍报的



时候，把事情说得清楚一点，免得咱们俞大人牵肠挂肚啊！”

俞兴低着头，不敢继续接话。

一个探子气喘吁吁跑上丹霞峰，报告道：“俞大人，元寨主，不好了，城里的人和山上的人打起来了！”

### 九顶山拥翠峰

在九顶山拥翠峰的一块平地上，一群山寨义军士兵和城里百姓站在俞兴和元用面前。他们刚打了一架，衣冠不整，身上还带着伤。城里百姓中，有个叫二牛的小伙子，更是满脸鲜血。

元用问道：“怎么回事？谁先动手？”

那些城中百姓都指着那几个义军士兵叫道：“他们先动手！是他们先打二牛，咱们实在看不下去了，才出手还击的！”

元用又问那几个士兵道：“你们为什么要打他？”

一个士兵答道：“大寨主，二牛抢馒头吃，所以咱们才处罚他的！那些城里人不问青红皂白，就像疯了一样，涌上来打咱们！”

元用皱了皱眉头问道：“二牛，你为什么要抢馒头吃？”

二牛梗着脖子说道：“我没有抢！”

士兵喝道：“你抢了，敢不承认！”

二牛道：“我没有抢！我拿的是我该吃的那一份！”

义军道：“哪有你的一份！你的那份你早就吃了！”

俞兴和元用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对望一眼。俞兴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把话说清楚一点！”

士兵说道：“大人，是这样的，我们是负责给城里人发放粮食的。按规定，每个人每顿只能有一个馒头，但是今天早上咱们发馒头的时候，这二牛一次就吃了两个，也就是说，他提前就把中午的那一份馒头吃了，所以我

们中午发馒头的时候就没有发他。然后他就冲过来抢，拿起一个就塞进嘴巴里，三两口就吞下去了，所以咱们才打他！”

俞兴心里难过，温和地问道：“二牛，既然大家都只有一个馒头，今天早上你为什么要多吃一个？”

二牛道：“小人不是多吃，今天早上发的馒头只有昨天的一半大。小人吃两个也就是昨天每顿的分量……”

元用冷冷地喝问义军道：“是这样的吗？”

士兵答道：“是这样的。”

元用道：“为什么要减少分量？”

士兵道：“寨主，咱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山上一下子涌了那么多城里人上来，粮食有限啊，咱们要不减少分量，很快就会吃光的！那时候，咱们大家都会饿肚子……”

二牛嚷道：“粮食不够，咱们也认了。但为什么城里人减少了分量，你们山上人的分量不减？”

元用黑着脸喝道：“是这样的吗？”

士兵低着头，嗫嚅着低声说道：“是这样的，但是……”

元用大怒，喝道：“混账！没有本寨主的命令，你们竟敢擅自减少食物分量？来人啊，把他们三个抓起来……”

旁边的侍卫一拥而上，抓住那个士兵。

俞兴忙向元用抱抱拳道：“元寨主，放了这几个兄弟吧，他们也是出于好心，不宜惩罚他们。”

元用黑着脸喝道：“哼哼，若不是俞大人给你们求情，本寨主就砍了你们！你们可都听好了，山上人也好，城里人也好，现在咱们已经是一家人了，绝不能再分彼此，区别对待！如有再犯，决不轻饶！”

士兵赶紧应道：“是……”



俞兴微笑着说道：“元寨主，实在说，也怪不得这几个兄弟！咱们的到来确实抢夺了山上兄弟们的口粮，让山上兄弟们的日子变得艰难了……不过，兄弟们，你们放心，俞某在这里表个态，吃了你们的粮食算俞某借的。今后，俞某一定如数奉还你们！”

又有侍卫过来报告道：“俞大人，元寨主，有一大群城里人在山门前闹呢！”

俞兴惊问道：“他们闹什么？”

侍卫道：“他们涌到山门前，让守门的卫兵打开城门放他们回城里去，守门士卫不放，于是他们就在那儿闹起来了！”

俞兴、元用吃了一惊，又往山门方向跑去。

### 九顶山，就日峰，山门口

在就日峰半山腰的山墙内，有上千嘉定城的百姓围堵在出山门口，吵闹不休，要求守门士兵开门放行。守门士兵在山墙门口重重叠叠站成一队，拿着武器，警惕地盯着那些老百姓。

元用和俞兴走过来，问负责守山门的义军小头目：“怎么回事？”

小头目道：“俞大人，元寨主，这些城里人疯了一样，拼命往外挤！要不是咱们有这么多兄弟守在这里，他们早就挤破山墙门了！”

俞兴问道：“你们搞清楚没有？他们为什么要下山？”

小头目道：“他们拉拉杂杂说了很多，但也没说个所以然……”

俞兴也不再问，爬到一块高地上，冲人群大声喊道：“乡亲们，本官是嘉定知府俞兴！你们听我说，你们现在还不能下山去啊……”

“俞大人，”人群中有人喊道，“咱们随您上山，是为了躲避蒙古人。现在蒙古人已经被打跑了，咱们怎么还不能下山？”

俞兴道：“蒙古人虽然被打跑了，但他们只不过退回到眉州而已。眉州

离咱们可近了，如果让他们侦知咱们下山去了，骑着快马，不到一天他们就可能转回来的。”

一个百姓喊道：“俞大人，你别骗我们了，我们不是傻子！那蒙古人两次被咱们打败，怎么还会转回来？”

俞兴道：“乡亲们啊，你们是不了解蒙古人的作战风格！蒙古人横扫世界，打遍天下无敌手，他们是那么容易认输的吗？再说了，咱们只是设计让他们撤退了，并没有彻底打败他们啊！”

又一个百姓喊道：“就算是被蒙古人杀死，咱们也比在山上被区别对待、挨饿受欺负强！好歹咱们是死在自己的家里……”

元用赶紧走来说道：“乡亲们，最近山上义军和老百姓之间确实发生了一些小误会。不过，这也是因为咱们互相之间有一点隔膜。其实，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山上人，根都在嘉定，咱们都是亲戚友朋、兄弟姐妹，怎么会区别对待呢？”

俞兴接着说道：“乡亲们，你们刚才说的，是不是你们要下山的理由？如果是的话，元寨主已经向你们说明白了！元寨主是一山之主，他既然亲口向你们做了保证，你们还担心什么？”

众人有的点头，有的却还是不大相信，议论一阵，又有百姓说道：“元寨主，就算您能保证今后一视同仁，但如果山上真的没有粮食了，大家都挨饿的时候，您的保证还有用吗？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您说句老实话，山上还有粮食吗？”

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寂静，连元用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俞兴忙接过来说道：“让本官来告诉你们吧，山上的粮食确实所剩不多了……”此话一出，百姓顿时大哗，嗡嗡嗡议论成一片。有几个人大声喊道：“既然已经没有粮食了，还留咱们在山上做什么？”

“是啊，没粮食了还留咱们在山上，不是都会饿死吗？”





俞兴道：“山上确实粮食不多了！但是，本官问你们，你们下山去就能找到粮食吃吗？”

众人一怔，都不知道说什么。短暂沉默后，有人说道：“下山确实也没有吃的，但咱们可到其他地方去找啊！总比圈在这山上饿死强啊！”

俞兴大声喝道：“到其他地方去找？到哪里去找？到处都是蒙古人，四川到处都缺粮食吃，哪里有给咱们吃的东西？”

众人知道俞兴说的是事实，一时都有些沮丧，灰心丧气的样子。

俞兴接着说道：“下山去，咱们必定会死；留在山上，只要咱们一起努力，一起想办法，一定能够挺过这个难关活下去的……”

俞兴没说完，就有人插嘴道：“俞大人，您说得太轻松了！粮食又不是山上的土坷垃，可以随便捡！您说，咱们有什么办法搞到粮食啊？”

“咱们有几个办法可以搞到粮食！”俞兴道，“一是咱们可以把荒山开垦出来种粮食。这九顶山面积很广，义军已经开垦了一些，还不够，咱们将来还要大面积开垦，在每个地方都种上庄稼。二是咱们还可以到山下周围的平坝里去种！”

有个百姓不解地问道：“到山下周围的平坝里种？即便种了粮食，还不是会被蒙古人给抢了去！”

俞兴笑道：“这正是咱们为什么要住在山上的原因了！如果咱们住在城里，那就是一盘散沙，蒙古人来了咱们也没办法！但如果咱们住在山上，咱们就是一个团队，同进退共呼吸。咱们可以利用蒙古人撤退的间歇，一起出去耕种、管理、收获，同时派军队护耕，护收。蒙古人虽然能厮杀，但是他们毕竟远道而来，而且也站不稳脚跟，未必能把咱们的粮食抢去！只要咱们有粮食了，还怕什么？”

百姓又是一番嗡嗡的议论。这时候，人群有人冷笑道：“俞大人说得真是太轻巧了，就算是真能靠种庄稼获取粮食，那也至少是半年以后的事情

了！这半年的时间，咱们难道喝西北风挨过去吗？”

“是啊，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

俞兴正想解释，刚才那冷笑的人又高声叫道：“俞大人，你骗谁呀，你把咱们这些老百姓强行留在山上，却把你的人马全部拉下山去了！你分明是想把咱们这些人当成累赘扔在这里，你们自己好出去吃香喝辣！你这金蝉脱壳之计，使得可真是妙啊！”

俞兴看见那说话的人，又矮又胖，满脸通红激动的样子，问旁边的小头目道：“这个人是谁呀？”

小头目道：“那人就是有名的嘉定首富沈员外！”

俞兴“哦”了一声，笑了笑，问道：“沈员外，你这话从何说起？本官什么时候让自己的人马出去吃香喝辣的了？本官不是也在这里吗？”

沈员外道：“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小老儿！今天早上，你就让你那么多人马偷偷打开山门出去了！这事小老儿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你在这儿，不过是想暂时稳住咱们，等官军都下山去了，你还不是逮个什么空子就溜了！”

众人都用狐疑的眼光望着俞兴。有个百姓小声问道：“俞大人，沈员外说的是不是事实？您是不是把官军拉下山去了？”

连元用也满脸愕然地问道：“俞大人，果真有官军下山？”

俞兴笑道：“是的，今天早上，咱们在丹霞峰察看的时候，俞某确实派江同庐带了些兵下山去了！”

元用不解地问道：“江将军下山是？”

没等俞兴解释，老百姓已经七嘴八舌闹嚷起来。

“不行，咱们不能被官府给骗了，咱们也要下山！”

“官府不顾咱们死活，把咱们扔在山上自生自灭，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都下山去吧！”



“咱们要活命！开门，让咱们下山！”

“开门，让咱们下山！”

人群骚动起来，纷纷往大门口拥挤而去。阻拦的士卫虽然都拿着武器对着一众百姓，不准他们靠近。但是，当百姓们不怕死地往前推挤的时候，士卫们再也抵挡不住，不得不一步步往后退去。

俞兴非常着急，大声地说众百姓少安毋躁，不要下山。但是，百姓们都只是一门心思往山门口挤，谁也听不进他的话。有一些百姓已经挤到山门前，并从义军士手中夺过钥匙，打开门锁，拉开门栓，推开又厚又沉的大石门。

不过，虽然众百姓推开了大石门，但是，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口，并不往外走。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正从山下赶上来，推着一车车粮食的官军。

站在官军队伍前面的江同庐看见挤在门口的一众百姓，有些莫名其妙，问道：“你们这是要到哪儿去呀？”

众百姓都显得非常安静，呆呆地望着那一车车粮食，谁也不开腔。

俞兴和元用从人群中挤过去，江同庐看见了，忙施礼道：“大人，元寨主，末将已经把粮食安全运回来了！”

元用显得非常惊讶，也很激动，问道：“俞大人，没想到您派军队下山，是去搞粮食的！你们这是在哪儿搞到的这么多粮食啊？”

江同庐呵呵笑道：“元寨主，是蒙古人送咱们的！他们从眉州运来的粮食，一半让卫将军放火给烧了，还有一半被卫将军藏了起来。卫将军前去追赶蒙古人后，末将便前往藏粮之地，把粮食全部运回来了！”

元用一听，深为佩服，感叹道：“俞大人，你运筹帷幄，不但打破了蒙古人的包围，还抢夺了他们的粮食。如此妙计环环相扣，真让人佩服！”

俞兴忙说道：“元寨主过奖了。俞某这次能够侥幸取胜，都要得力于汪良臣仓促应战及伺机报复。如果他们做好了准备再和咱们打，俞某可就没这样的好运气了！”

元用转头望着那些呆若木鸡的百姓，喝道：“你们这是怎么了？门都打开了，为什么还不下山去呢？”

众百姓一时都羞红了脸，一个小伙子挠挠头皮说道：“呵呵，咱们不下山了，不下山了！”

元用心情非常愉快，难得地开玩笑说道：“为什么不下山了呢？在山上挨了饿可怎么办？”

那小伙子不敢开腔了。一个老头忙赔笑说道：“元寨主，请原谅，咱们目光短浅，给寨主添麻烦了！求寨主收留咱们！”

说着，老头扑通一声给元用跪了下来。其他百姓见状，也都纷纷跪在元用面前。沈员外本来不想跪，见众人都跪了下来，他也只得跪下，把脑袋埋在人群中。

元用哈哈一笑道：“呵呵，你们都别求元某，要求，就求俞大人吧！是他搞到了粮食，帮助咱们渡过难关的！”一边说，一边把俞兴推到前面。

俞兴忙上前把老头扶起来，并对大家说道：“大家赶紧站起来啊！你们不下山，本官心里欣慰着呢，怎么可能撵你们！此后你们只要和山上的兄弟们团结协作，共同努力，多开荒种田，本官保证，你们永远也不会饿肚子的！”

所有的百姓都兴奋不已，高兴地喊道：“既然俞大人您愿意收留咱们，咱们以后一切都听您的吩咐！您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

“对！嘉定有俞大人这样的青天大老爷，咱们不但不再愁吃穿，还一定能打败蒙古人，回到咱们过去那种富足美满的生活！”

“是啊，咱们都赶紧回去吧，开荒种地去！”

“咱们都开荒种地去！”

老百姓涌上前，帮助官军搬起粮食，兴高采烈地回山去了。



## 第九章

### 两极

保私利哪管声名裂 救危难不顾敌酋近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里，东边坐着白炼、程刚、小青一众好汉，西边坐着俞兴及卫无忌等官军头领。元用坐在厅前上首。

元用站起来，说道：“各位头领，各位将军，元某今天要宣布一项重大决定。俞兴大人乃嘉定知府，仁厚爱民，智谋不凡，武略过人，他能屈尊到咱们山寨上来，实在是咱们山寨莫大的荣幸！为了将来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元某决定，把山寨的头把交椅让出来，请俞大人上座！”说完，元用走下来，走到俞兴前面，施礼道：“俞大人，请！”

俞兴一愣，忙站起来，推辞道：“元寨主，你如何能说出这样的话？俞某率众官军及百姓上山来的时候就声明过是要借贵地抗蒙的，可不是来抢夺寨主之位的！俞某今天要是答应了您，不是自打耳光，让众好汉们笑话吗？”

元用道：“唉，俞大人，谁说您上山来是抢夺寨主之位的？您贵为嘉定知府，整个嘉定山水都在您的统辖范围内，怎么可能在乎一个小小的寨主之位呢？元某说了，让您坐这个位置，不过是为了统一号令，更好地抗蒙而已！”

小青喜滋滋说道：“俞大哥，咱们元大哥是个通达豪侠之士，他从来不在乎那些名利地位，让你坐你就坐吧，谦让什么？”

程刚道：“说老实话，程某原本是反对俞大人上山的。不过，俞大人上山后，奇袭蒙鞑，勇救义军，仁护百姓，智取粮食，让程某不得不佩服。所以，程某也同意大哥的提议，推举俞大人坐寨主之位！”

小青碰碰白炼道：“二哥，你也表个态呀！”

白炼冷冷地说道：“白某本来是不想说话的，既然四妹让白某表态，白某就说两句。四妹，想当初，咱们四兄妹情同手足，上山聚义，共推大哥为寨主。这几年来，咱们在大哥的带领下，把原本不毛之地的九顶山，打造成了今天这样一座抗蒙的定川神柱。这份功绩，谁能抹杀？为什么有人打了那么一两次小仗，咱们兄妹就离心离德，另攀高枝，奉别人为寨主了呢？”



白炼此话一出，众人皆愕然，俞兴也是尴尬不已。元用忙呵斥白炼道：“二弟，你说的什么话？元用让出寨主之位，目的是为了统一指挥。一个军队，如果号令不一，还怎么打仗？”

小青也说道：“是啊二哥，咱们兄妹情意相投，同生共死，这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的事实，与奉俞大哥为寨主有什么相干？”

白炼道：“且不说咱们四兄妹，当初，众兄弟能够随咱们兄妹上山聚义，他们认的就是大哥的宏侠仗义。就算俞大人再有能耐，但大家不熟悉他，因此，也不一定就认可他。如果贸然把寨主之位让给他，伤了众义军兄弟的心，大家纷纷离散，那还抗什么蒙，做什么事？”

俞兴忙抱拳说道：“元寨主，各位头领。白寨主刚才说的有道理啊，如果义军人心离散了，抗蒙大业就将成为一句空话。再说，本官确实也不适宜当这个寨主！诸位有所不知，四川山城抗蒙的这个策略，是有过血的教训，才获得朝廷认可的。但是，这也并不是说所有人都认可，有很大一部分人，包括丁忧在家的前右相枢密使史嵩之，现在的枢密副使余晦等人都是反对的。之所以他们暂时没开腔，是因为余玠大帅，以及咱们这一拨坚持山城抗蒙的人没有口实给他们逮着。如果本官在山上做了寨主，那他们一下就有说辞，说俞某占山为王了，说俞某想建独立王国了。那样，他们就会在官家面前进谗言，阻挠咱们的事业！所以，这个寨主之位，元寨主您还非做不可啊！”

众人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开腔。

元用叹息道：“俞大人如此一说，元某就只好再推让了！唉，俞大人啊，虽然元某是寨主，但以后山寨里的大小事体及抗蒙事宜，还都请俞大人拿主意啊！”

“好说好好说，”俞兴哈哈大笑道，“元寨主从善如流，众头领忠勇可嘉。抗蒙大事，以后咱们都商量着办，咱们一定能在嘉定打出一片新天地的！”

众人都点头称是。一个巡逻兵跑进来，慌张喊道：“元寨主，俞大人，

不好了，有大批嘉定城的百姓从栖鸾峰大佛旁的那条小道偷跑下山去了！”

“栖鸾峰？”俞兴疑惑地问道，“那里没有守卫吗？”

元用解释着：“那里山崖陡峭，下临大江，所以就没有守护！”

俞兴又问道：“有多少人下山去了？”

巡逻兵道：“咱们发现的时候，那条路上的草都被踩死光了，也不知道究竟下去了多少人！”

众人都有些发呆，元用皱着眉头说道：“怎么回事，百姓不是都表示不再下山了吗？怎么又有人要下山去呀？”

俞兴笑道：“元寨主，别着急，让俞某去看看！”

小青道：“俞大哥，我也要和你一起去！”

程刚道：“我也去！”

俞兴点点头，三人快速往栖鸾峰跑去。

## 栖鸾峰

俞兴及小青、程刚来到栖鸾峰大佛旁的那条小道下山口处，看见一众百姓正顺着那条陡峭的小道，攀着旁边的藤葛往山下滑去。百姓们见俞兴到来，都手脚无措，呆在原地。

俞兴大惑不解，痛心地问道：“乡亲们啊，你们不是都答应过本官。要留在山上，一起种庄稼，一起打蒙古人吗？为什么又要弃本官而去啊？”

众百姓局促着，惶恐着，都不敢开腔。俞兴看见二牛也在下山队伍中，问道：“二牛，你说说，昨天大家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又要挤着下山去呀？”

二牛道：“大人，是这样的，大家都在传，说山上人留下咱们这些城里人，是为了，是为了……”

“是为了什么？”俞兴问道。

二牛道：“是为了贪图咱们嘉定城里的财物……”



“贪图你们的财物？”小青不解地问道，“怎么就成了贪图你们的财物呢？”

二牛道：“他们说，你们不让咱们下山，正好悄悄去城里，把咱们的财物都抢到山上来……”

小青指着二牛大骂道：“这真是泼天的冤枉！咱们义军住帐篷而把房子让给你们住，吃糠粃而把馒头让给你们吃，你们还说咱们是为了贪图你们的财物，你们的良心给狗吃了吗？”

二牛等人见小青怒气冲冲的样子，吓得脸色大变。俞兴忙给小青摆摆手，和颜悦色问道：“二牛，你们还听到什么？”

二牛望了望俞兴，又望了望小青。俞兴鼓励他道：“二牛，听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们不怪，但说无妨。”

二牛道：“他们还说，咱们城里人是他们山上人储备的‘人粮’，一旦山上缺粮后，咱们城里人就会被山上人像杀猪一样宰杀，熏成肉干吃……”

小青气得大叫道：“咱们义军是什么？是豺狼野兽？是吃人的红毛鬼？”

程刚也怒气冲冲问道：“谁散布的谣言？究竟是谁说的？”

小青冷笑道：“我知道是谁干的了！”说着，一跺脚，快步往山下跑去。

俞兴依然微笑着问二牛道：“二牛，你相不相信山上义军会做这样的事情？”

二牛道：“小人不相信……”

程刚喝道：“你不相信，为什么还要跟着一起走？”

二牛嗫嚅着说道：“大家都在往山下走，小人也跟着走了……”

俞兴道：“二牛，本官向你保证，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你愿不愿意跟本官回去？”

二牛看了看和他一起准备下山的同伴，又望了望俞兴，不知道怎么说。

俞兴笑道：“二牛，你先别管别人，你听你自己的。你愿不愿意？”

二牛道：“小人愿意。”

俞兴道：“那好啊，你上来吧。”

二牛真的就上来了，和他一起的几个同伴犹豫了一会儿，也从小路返回山峰上来。

### 九顶山，丹霞峰

白炼、小青两人站在丹霞峰上，吵得一塌糊涂。

小青大声质问道：“白炼，你为什么要在城里来的老百姓中散布谣言，制造恐怖情绪，煽动他们下山？”

白炼大惑不解地问道：“四妹，你说什么呀？我散布什么谣言了？”

“你还装！”小青道，“城里来的老百姓到处在传，说咱们留他们在山上是为了抢夺他们的财物，杀他们做口粮！这些谎言是不是你制造的？”

白炼问道：“四妹，你怎么会认为这样的谎言是我搞的？我搞这些东西干什么？”

小青道：“你的司马昭之心，谁不清楚？你不就为了把俞大哥及嘉定城的老百姓都撵下山去吗？”

白炼愣愣地盯着小青，一动不动，而后哈哈怪笑道：“四妹，真没料到，我白炼在你心中竟然是这样的人！好好好，你说是我干的就是我干的！我干的你又把我怎么样？”

小青原本只是怀疑，听白炼亲口承认，一时竟没法接受了，问道：“二哥，真是你干的？”

白炼不动声色答道：“是白某干的！”

小青道：“既然你承认是你干的，那你立刻向城里老百姓解释清楚，告诉他们，这些谎言都是你散布的，压根儿就没有这回事，让老百姓别下山了，都安安心心待在山上！”

“白某不去！”白炼讽刺道，“要去，你让你的俞大哥去吧！他不是能干的吗？只要他前去一说，管保所有的老百姓立马转回身来，屁颠屁颠到他跟前，向他跪下磕头呢！”

“白炼，你还是不是汉子？”小青骂道，“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是你捅的娄子，就该你去收拾，为什么要推给俞大哥？”

白炼冷笑道：“他不是想当山寨之主吗？这样的事正该他去解决呀！”

小青拔出鞭子，指着白炼怒喝道：“白炼，没想到你竟然还是一个无赖！哼哼，本姑娘告诉你，今天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你要再耍无赖，别怪本姑娘对你不客气！”

白炼脸色大变：“你要怎么样？为了一个官老爷，你竟不惜对自己情同手足的兄长翻脸？哼，白某虽不才，却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说着，噌一声拔出宝剑，当胸一举。

小青见白炼真要和自己打，更加气愤，一鞭子就向白炼抽了过去。白炼横剑一挡，两人鞭来剑往，在丹霞峰上打了起来。

便在这时候，俞兴匆匆赶上山来，看见白炼、小青大打出手，忙大声喊道：“小青，白寨主，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赶紧住手！”

白炼见俞兴到来，更加生气，嘟囔道：“好啊，竟然还喊了帮手来！”

若单论武功，白炼显然不是小青的对手。不过，本来小青也不是真打，只想逼迫白炼去澄清那些谣言而已。再加上俞兴一喊，小青更无心再打，就有些想收手。没想到白炼发了狠，逮着小青一阵猛砍。一时之间，小青竟有些手忙脚乱招架不住了。

俞兴怕小青受伤，赶紧拔刀上前，挡住白炼的剑，把小青换下来。白炼见俞兴竟帮小青来打自己，更加生气，也不顾命了，招招就往俞兴要害部位招呼。俞兴左挡右挡，化解着白炼拼命的剑招，口中劝道：“白寨主，快停手呀，咱们干吗要这样稀里糊涂地打呀？”

白炼不说话，只一味猛攻。俞兴没法，只好问小青道：“小青，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兄妹俩为什么打起来了呀？”

小青道：“哼，白炼在城里人中散布谣言，煽动老百姓下山呢！我让他去向老百姓解释清楚，他不去！”

俞兴道：“小青，你可别冤枉白寨主，这个谣言断不是他散布出去的！”

小青道：“怎么不是他散布出去啊，他自己都承认了，还能有假？”

俞兴道：“白寨主虽说不喜欢官军和百姓上山，但他是个光明磊落的汉子，断不会在后面耍奸使坏的！”

白炼见俞兴这么评价自己，心里大为畅快，收手跳出圈外，说道：“俞大人，承蒙你看得起白某！不过，你别指望说几句好话就能让白某感激你！”

小青生气地叫道：“俞大哥，你为他开脱！他却那样对你！哼，散布这种恶毒的谣言，除了他，还会有谁干得出来？”

俞兴笑道：“白寨主对俞某有情绪，俞某能理解。至于这谣言是谁散布的，元寨主正在调查，相信结果会很快就出来的！”

小青瞥了白炼一眼道：“白炼，虽然俞大哥为你开脱，但你并没有脱离干系，咱们一切都等元大哥调查清楚了再说！”接着又对俞兴道：“俞大哥，咱们走！”说完，拉着俞兴下山去了。白炼在后面，一个人发呆。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俞兴和小青走进议事厅的时候，卫无忌正坐在座位上，元用则踱来踱去想着什么。

小青问道：“大哥，你查出来是谁散布的谣言了吗？”

元用道：“查是查出来了，但这事有蹊跷。咱们正在这里研究呢。”

小青问道：“谁干的？什么蹊跷？”

元用道：“大家都说，是沈员外干的……”



小青问道：“沈员外是谁？”

卫无忌道：“沈员外是嘉定城里的首富。他原本和黄员外并称‘嘉定二员外’，但黄员外惨死后，沈员外就成了首富。末将之所以熟悉他，是因为那时候嘉定被围，官府向全城征集粮食。沈员外装穷说没有，结果被查出他把粮食全埋在粪坑底下。这事成为一时笑话！”

“埋在粪坑底下？”小青惊讶地问道，“那还能吃么？”

卫无忌笑道：“虽然浸了一些粪进去，但洗一洗也还能吃。再说了，那时候城中到处都在饿死人，只要有吃的，谁还在乎是不是浸过粪！”

“如此为富不仁！”小青撇撇嘴道，“大哥，你说的蹊跷事是什么？”

元用道：“蹊跷事就是那沈员外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谣言？照一般的情形来看，最可能散布这谣言的应该是山上义军。因为官军及城里百姓上山来，势必会争夺他们的口粮，他们不高兴，散布一些谣言，想把城里人撵下山，也是很正常的。现在却是城里人自己散布谣言把自己撵下山，这就让人费解了！”

小青道：“把那沈员外抓起来问一问，不就明白了吗？”

“抓不了！”元用道，“沈员外早就和很多百姓从栖鸾峰上的那条小道溜下山去了！咱们派了些人去嘉定城里找他，却并没有找到，不知他跑到哪儿去了！”

俞兴在一边喃喃自语道：“看来，这件事是俞某的失误了……”

小青问道：“俞大哥，你说什么呀？怎么突然又成为你的失误了？”

俞兴道：“前天，咱们不是给城里想下山的百姓讲过咱们今后抗蒙的规划吗？俞某估计沈员外正是听了那个规划后，才散布谣言，鼓动大家下山去的。”

小青道：“俞大哥，当时大家听了你的讲话，又看到江将军他们劫到山上来的粮食，不都兴高采烈的吗？”

俞兴道：“兴高采烈的都是那些贫穷的无衣无食的百姓，不是像沈员外这样的富人！俞某的失误就在于，当时在动员老百姓别下山的时候，考虑的只是整个抗蒙大业，是大多数老百姓的安危，没有想到那些财主们。你们想啊，按照我们的规划，大家一起种，一起收，这便意味着嘉定城外的所有土地将充公。你说那些拥有良田千顷的财主们如何甘心？他们自然要想方设法下山去啊！”

小青怒气冲冲地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如果咱嘉定被蒙古人占去了，他们的所谓良田千顷还能保住多少？”

俞兴道：“小青啊，这是咱们的想法，不是沈员外这种财主的想法。他们首先打的肯定是他们的小算盘，绝没有大公无私把土地无偿充公的道理。唉，其实俞某应该及时告诉他们，那些土地只是暂借，等到抗蒙胜利后，所有的土地一定全部奉还。如果当时说了这样的话，估计他们就不会搞这一出了！”

元用道：“俞大人，问题是现在已经有上千人悄悄摸下山去，而且下山后也不一定住在嘉定城里，怎么把这些话转达给他们，让他们重新回到山上呢？”

俞兴叹口气道：“是啊，栖鸾峰上的那条小路如此险峻，而且还隔着大江，他们尚且要偷偷摸摸下山去，就说明他们已经不信任咱们了。现在不管是官军，还是山上义军，向他们说的话他们都不会相信了。唉，要找个恰当的人下山去劝回他们，确实很难啊！”

门外忽然传来一个声音：“俞大人，老身有个恰当的人选推荐给您！”

说话间，元用母亲颜老太太在元利的搀扶下，从门外跨了进来。

元用不悦地说道：“娘啊，您怎么来了，我们正在这里研究抗蒙的大事啊！您快回去吧！”

颜老太太很不高兴地说道：“怎么着？我老太婆一来你就苦着一张

脸！你以为我老太婆只能是给你的抗蒙添乱吗？错了！我老太婆也是能考虑大事的！”

元用道：“娘啊，孩儿不是那个意思……”

俞兴忙笑着说道：“颜伯母，元寨主是孝道，希望您能多多休息呢！”

颜老太太朗朗说道：“咱大宋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咱们也都被逼到山上来当土匪了，还能安心休息吗？”

俞兴击掌赞叹道：“颜伯母这几句话说得好啊！在这一点上，我们这些后生确实应该向您好好学习！颜伯母，您说吧，您有什么恰当的人选推荐给咱们？”

颜老太太说道：“俞大人，老身向您推荐的人不是别人，就是我！”

众人都面面相觑。元用急忙说道：“娘啊，您这是什么主意？您古稀之人了，怎么还下山去做这样的事情？好了好了，您还是回去吧，我们还得继续研究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颜老太太把拐杖在地上用力一顿：“元用，我老太婆明确告诉你，别看你是一寨之主，再这么说话，老太婆照样大棍子招呼在你屁股上！我正和俞大人商量事呢，你插什么嘴？到一边去！”

元用只得喏喏地退到了一旁。

小青咕咕地压住自己，差点没忍住笑喷出来。

俞兴问道：“颜伯母，为什么您是最恰当的人选？”

颜老太太道：“很简单，因为老身是元用的娘！如果为娘回到嘉定城中去，以寨主母亲的身份向老百姓们做保证，告诉他们，他们听到的话都是谣言，你说他们相不相信？”

元用道：“娘啊，下山多危险啊！且不说您古稀之人，沿途奔波；若是蒙古人又打回来了，那可怎么办啊？”

颜老太太道：“你放心，让你弟弟和为娘一起下山去，若蒙古人真又打

回来了，咱们就赶紧过江往山上跑！”

元利埋怨道：“娘啊，大哥让您别下山您就别下山了嘛！城里那么危险，谁敢待在城里啊！您下山也罢了，还要把我捎上！我才不想去呢……”

颜老太太把拐杖往地上一顿，厉声喝道：“元利，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为娘从小是怎么教你的？咱们读圣贤书，就得做圣贤事，如果危难时候总是先想到自己的安危，不为天下苍生着想，那咱们还算人吗？”

元利不敢再开腔了。

俞兴笑道：“颜伯母，下山确实很危险，您就不要再提下山的话吧，咱们再想想其他解决办法。”

颜老太太道：“俞大人，您也不用再多说了，我意已决！如果你们不开山门放老身出去，老身就从那栖鸾峰那条小道上滑下去！”

元用、俞兴对望了一眼。元用咬咬牙道：“娘，您一定要下山去，孩儿也拦不住！您说得对，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国为民的好事，孩儿没有理由不支持您！不过，您也要非常警醒，一旦得知蒙古人重新打回来了，必须要迅速返回山来！”

接着他又对元利说道：“弟弟，你下山要照顾好娘，不能到处闲逛。帮娘多做一些事情，争取早日完成任务，安全返回！”

元利嘟着嘴，很不情愿。但元用安排了，他也没有办法。

颜老太太则高高兴兴昂首挺胸离去了。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江同庐走进俞兴那间简陋的知府驻所，施礼道：“大人！”

俞兴道：“同庐，快过来，本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

江同庐道：“但凭大人吩咐！”

俞兴道：“元寨主母亲颜老太太深明大义，自告奋勇下山劝回那些私自



回城的老百姓，并告知他们护耕屯田的事宜。此行实在凶险异常，为确保颜老太太及众百姓的安全，你赶紧带上五百士兵下山，驻扎在嘉定城外，严加巡查，一旦侦知蒙古人又打回来，便立刻通知颜老太太及城里的老百姓火速上山！明白吗？”

江同庐道：“末将明白！”

俞兴问道：“那你说说，你准备怎么巡查？”

江同庐道：“末将认为，蒙古军都是通过水路顺江而来的。末将只需在三江十里之外的渡口处驻扎好哨兵，一有消息，就快马通知城里转移百姓，应该就万无一失了！”

俞兴道：“此法甚好！不过，你也不可大意。蒙古首领汪良臣诡计多端，小心别上了他的当！”

江同庐道：“末将明白！”

俞兴又道：“另外，你务必要在江边多准备一些小船，作为城中百姓上山的通道，以备不时之需！”

江同庐答道：“末将遵命，末将立刻就去办！”说完，他转身就走。

### 嘉定城，沈员外家

沈员外在外面躲了一阵，刚回到家，关上门，还没走上两步，就听到了敲门声。沈员外不禁吓得一阵哆嗦，对小厮嘟囔道：“真是冤魂不散啊，老爷我刚回来，就有人撵上门来了！你快去看看，是蒙古人，是土匪，还是官军啊？”小厮有些怕，但还是慢慢移着脚步来到门口。沈员外则猛跑到一座假山的后面，钻进一个洞里，躲藏了起来。

不久，就听到小厮兴奋地喊道：“老爷，快出来吧，不是蒙古人，不是土匪，也不是官军，是颜老太太！”

“颜老太太？哪个颜老太太？”沈员外小声嘀咕了两句，忽然想起自己

躲在山洞里，模样实在有些不雅。赶紧从山洞里退出来，整理了一下衣冠，轻轻咳嗽一声，迈着方步从假山后面慢慢踱出来，虎着脸对小厮喝道：“嚷什么嚷，老爷正在看风景呢！是哪位贵客来了？快请进来！”

颜老太太被元利搀扶着，拄杖走进院子，看见沈员外，呵呵一道：“沈员外，您好有雅兴啊，居然在这里看风景！”

沈员外面不改色打着哈哈说道：“哈哈，颜老太太，原来是您老人家啊？您儿子在山寨贵为寨主，连嘉定知府俞兴也加盟进去入了伙，可以说，您儿子要有多风光就有多风光！您不在山上享福，跑回城里来做什么呀？”

颜老太太反问道：“沈员外，那您又跑回这嘉定城来做什么？不会是专门回家看风景的吧？”

沈员外叹口气道：“唉，颜老太太，您有那么能干的儿子，给您创造了那么大的家业。小老儿可没您这样的福分啊，小老儿的房子在城里，田地在这城外，小老儿要是不回来，难道喝西北风啊？”

颜老太太说道：“沈员外，不都在说蒙古人又要打回来吗？你这么急急忙忙赶回家，不怕蒙古人啊？”

沈员外嘿嘿一笑道：“嘿嘿，蒙古人来就来嘛，小老儿怕他们什么？”

颜老太太道：“他们会杀人的！”

沈员外道：“小老儿又没有反抗他们，他们干吗要杀小老儿？”

颜老太太吃惊地瞪着沈员外，说道：“他们会烧你的房屋，抢你的田产的！你不知道蒙古人到处都在烧杀抢掠吗？”

沈员外冷笑道：“蒙古人隔得那么远，小老儿的田产也好房屋也好，他们就算要抢，也抢不走呀！反而是那些隔得很近的劫匪，他们可以把小老儿的房子抢走自用，田产也可以抢去种庄稼啊！”

颜老太太笑道：“沈员外，老身知道你话里的意思。俞大人和小儿元用曾给你们讲过，要由军队组织百姓统一耕种，目的是为了防备蒙古人破坏。

但当时他忘了说一句，你们的土地都只是借，等把蒙古人打出去后，还会原封不动，还给你们！”

沈员外呆了一下，又露出讥讽的表情道：“照理说，俞大人和元寨主亲口承诺了有借有还，还由寨主母亲来告诉小老儿，小老儿不应该有半分怀疑才对。但很多事情，怎么说呢？小老儿先给老太太您看一样东西吧……”说着，他从怀里摸出一张纸递给颜老太太。

颜老太太接过来一看，原来是嘉定官府出具给沈员外的借据，上面盖着嘉定知府的大印。颜老太太扑哧一笑道：“这借的都是茅坑里的那些粮食吧？”

沈员外也不脸红，说道：“管它是不是茅坑里的粮食，反正是借的，这上面还盖着嘉定知府的大印呢，这总没错吧？”

颜老太太道：“没错！”

沈员外道：“既然没错，按照这借据上的落款日期，嘉定围困被解之日，就是归还小老儿粮食之时。现在嘉定城之围已被解除很久了，为什么却一直不见官府归还呢？”

元利忍不住插嘴道：“虽然被解围了，大家不都没有粮食吃吗？要还，又拿什么来还啊！”

沈员外嘿嘿笑道：“小老儿也知道刚解围，官府没有粮食可还，因此并没有追问。你们今天不说，小老儿也不会把这件事提来说。不过，就算没有粮食，官府也应该出面打个招呼呀！可至今没见官府里哪怕一个小小的差役出来向小老儿解释过两句，这真让人心寒啊！”

元利道：“那不是前任知府姚因谋跟你签的协议吗？城一解围，他就拍屁股走人了！现任知府俞大人还不知道呢，怎么跟你打招呼！”

沈员外正色道：“俞大人不知道，难道粮料使杜志杜大人也不知道吗？还有卫将军他们也不知道吗？如果换一任知府，前一任知府的公文就成废纸一张，那咱们老百姓还能相信谁？”

元利还想说什么，但颜老太太向他递了个眼色，他才不得不收住口。颜老太太笑道：“沈员外，您的意思是什么？可否告知老身？”

沈员外道：“很简单，如果俞大人答应归还小老儿粮食，那小老儿就同意借地并上山。如果俞大人不承认前任知府出具的这张借据，借地之事，小老儿恕不从命！”

元利嚷起来：“怎么着？你还想威胁人是吧？让你上山是为了保你的命，你别不知好歹！我告诉你，你那地借也得借，不借，你也不敢种！咱们是先礼后兵！”

沈员外冷笑道：“呵呵，说了半天，原来是为了先礼后兵啊？好呀，要杀就杀吧，杀了小老儿，地就全是你家的了，何必还装模作样说什么保护咱们之类的话？”

颜老太太见元利把话越说越僵，很生气，冲他骂道：“元利，你给老娘闭嘴！谁让你说这个话的？是你哥让你说的还是俞大人让你说的？”

元利低着头嘟囔道：“是孩儿自己想说的……”

“你自己想说的，你有什么权力说这样的话？”颜老太太严厉喝道，“为娘平常让你多读点书，你偏游手好闲！结果呢，成了这么个不识礼仪之人！赶紧给沈员外赔不是！”

元利梗着脖子不愿意：“可是……”

颜老太太打断他道：“可是什么？赶紧道歉！”

沈员外冷笑道：“颜老太太，您不用让元利小兄弟赔不是，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又没撒谎，这歉怎么道？”

颜老太太笑道：“沈员外，您真把他的当真了？”

沈员外道：“不是小老儿当真，小兄弟的话不能不让人相信啊！这也提醒了小老儿，让小老儿警醒一点，别被拉上杀场了还帮别人捧刀！颜老太太，您也不用多说了，多谢您一番好心，您回去告诉俞大人和元寨主，别怪

小老儿不识抬举，实在是形势所迫，想要小老儿借地，除非把过去借小老儿的粮食立马还回来。旧账未了，不添新账！”说着，沈员外冷哼一声，不再搭理颜老太太，背着手，气昂昂转身回里屋去了。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大厅里，一众好汉和官军将领表情严肃，谁也不开腔。

小青站起来叫道：“这个沈员外这么不识好歹，咱们都不用理他，等蒙古人打过来，把他杀死算了！”

白炼讽刺道：“不用理他？正好啊，人家巴不得咱们不理他呢！你没听他说吗？蒙古人来了又怎么样？投降到蒙古人那儿，说不定日子会过得更舒坦呢！”

元用点点头道：“二弟说得对。那沈员外宁愿把粮食埋在粪池底下，也不愿意救全城濒临饿死的人，可想而知，气节大义在他那儿，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

小青道：“既然如此，就让他待在山下，等他过舒坦过日子吧！他的那些地，咱们直接接管过来种就是了，用不着和他打招呼！”

俞兴叹口气道：“小青，不行啊，咱们不能不理睬沈员外，也不能不和他打招呼就种他的地……”

小青问道：“为什么？”

俞兴道：“那沈员外虽然无德无行，但他是一个大财主。嘉定城里所有的老百姓都盯着呢！如果咱们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强种他的地，他肯定会在老百姓中鼓动造谣。其蛊惑力之强，咱们已经见识过了！要是嘉定城的老百姓都被他蛊惑得离心离德，咱们护耕屯田的计划，还可能实现吗？”

小青问道：“那怎么办？难道咱们答应给沈员外粮食不成？”

俞兴道：“不错，咱们必须答应，没有其他选择！”

白炼冷笑道：“俞大人，您可真慷慨啊，拿山寨的粮食卖人情！”

俞兴一怔，不知该怎么说。

小青打抱不平道：“二哥，你怎么说的话？俞大哥不过是帮那姚因谋收烂摊子，他何曾为自己着想？”

白炼啧啧两声，道：“四妹，有你这么护犊子的吗？俞大人是你什么人啊？”俞兴满脸尴尬，小青则气得要哭的样子。元用忙笑着安抚道：“好了好了，二弟你少说两句吧！俞大人，元某明白您的想法。不错，要让嘉定百姓和士兵同心协力护耕屯田，取信于民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元某也有些担心啊，要知道，当初姚大人发出去的借据可不是一张两张，若大家都像沈员外一样让咱们马上还粮食，咱们怎么吃得消？”

俞兴道：“元寨主，这一点，俞某也想到了。俞某认为，嘉定城里的那些财主们不会跟着沈员外逼咱们还粮食的。事实上，沈员外也并不是真的非要咱们还粮食不可，他只是不信任咱们而已。他想要的，是咱们的信誉。咱们大张旗鼓还沈员外粮食，也就是在卖信誉！嘉定城的那些财主们看到咱们有信誉了，他们怎么还会明知咱们没有粮食的情况下，非要咱们归还呢？”

白炼插话道：“俞大人，您这一招是在冒险吧？您所谓那些财主老爷们要信誉而非粮食，是建立在他们有良知的基础上。而刚才您不也承认，像沈员外这样的财主，是无德无行的吗？”

白炼咄咄逼人的追问，让小青很是着急。她满脸不安地盯着俞兴。

俞兴笑笑道：“白寨主，您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咱们不能忽略一个常识。任何人，不管他有德还是无德，都是很要面子的。咱们在还沈员外粮食的时候，只要大张旗鼓去做，所有的人都不会不顾及自己的面子，在明知山寨缺粮的情况下还问山寨要。说不定，连那沈员外也当众表示不要咱们的粮食了呢。所以，俞某这一招虽然是险棋，但有必要试一试！”

小青舒了一口气，本想拍掌欢呼，怕白炼讽刺自己，只得拼命忍住。

元用道：“俞大人您考虑得很周全，看来元某的担心是多余的，咱们就按照您说的，明天把欠沈员外的粮食准备好，敲锣打鼓给他送去，卖信誉！”

元用一开腔，小青终于敢把欢乐的心情抒发出来了，她大声说道：“好啊好啊，咱们赶紧去准备粮食和公告吧！”

可在这时候，一个满身血污的铺兵跌跌撞撞跑进来，大声报告道：“俞大人，元寨主，大事不好了，蒙古人，蒙古人又打回来了……”

俞兴大吃一惊，紧抓住那铺兵焦急地问道：“江同庐呢？江同庐怎么没有预先发现？”

铺兵道：“敌人来得非常快，他们兵分三路，但不像往常，是顺江而来的，而是从平坝分散而来的，他们还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江将军把人安插在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的要塞口，因此并没有及时发现。敌人到了城外后，才聚拢在一起，拔出刀就砍杀咱们。江将军没法，只好一边派小人上山报信，一边组织百姓冲出嘉定城，过江上山……”

### 岷江边

嘉定城外通往九顶山的岷江边上，大批百姓往江边宋军准备的那些小船上涌去。而他们的身后不远处，则是铺天盖地的蒙古军紧紧追击着。

江同庐紧急组织百姓过江。虽然江边准备的小船不少，但由于老百姓实在太多，在蒙军的追击下，老百姓都慌乱不已，上船的速度提不起来。

船刚跑一个来回，蒙古人就已逼到江边。这时，第二批百姓正在上船。颜老太太在元利的搀扶下，刚迈上船，便看见沈员外正拼命地往船上挤，而船上已经载满了人。同时，撑船的士兵也在拼命地把船驶离江边。

颜老太太一愣，忙从船上下来，揪着沈员外，顺势把他往船上推。

元利见母亲下船去了，急得大声喊道：“娘，娘，赶紧上船来呀！”见他母亲还在拼命推肥胖的沈员外，不得已，只好也从船上跳了下来。

江同庐一见，大吃一惊，伸出一条枪杆到岸边，急切地大喊道：“颜老太太，元利兄弟，赶紧握住枪杆，我把你们拉上船来。”但蒙古人已经扑到江边，有的甚至舞着刀，直往船上冲去。颜老太太见势不妙，拼尽全力把船往江中心一送。船离岸而去，颜老太太则一屁股跌倒在地上。同时，蒙古人扑上来，把颜老太太、元利以及那些还来不及上船的百姓一个个捉住……

### 九顶山拥翠峰，大厅

江同庐埋着头站在九顶山拥翠峰大厅里，满脸惭愧，懊恼。元用在前面坐着，表情木然，一语不发。俞兴背着手，在厅中急急地走来走去。突然，他停住脚步，指着江同庐痛心地说道：“同庐，本官知道你一向是谨慎的人，才让你去城里担任守护任务。你没有侦察到蒙古人打回来也罢了，为什么还把颜伯母和元利兄弟陷落在蒙古人手里？”

江同庐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悲痛地自责道：“俞大人，元寨主，末将罪该万死，让颜伯母及一众嘉定百姓落入蒙古人手里！末将无脸再苟活于世，情愿领罪！”说着，拔出宝剑，便往自己脖子上抹去。

元用大吃一惊，跳起来，紧紧抓住江同庐手中的剑，不让他自杀。情势急迫，他的手竟捏在了江同庐的剑锋上，被割得鲜血淋淋。饶是如此，他仍然死死地抓住不放，急切地说道：“江将军，此事与你无关，你不可把一切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

江同庐见元用手上的血顺着剑锋往下滴，大吃一惊，忙丢下宝剑，惶急地说道：“末将又让元寨主受伤，实在罪不可恕！”

元用把剑当的一声丢在一边，伸出那只没受伤的手，把江同庐扶起来。小青赶紧跑过来，掏出手绢，给元用包扎伤口。

元用浑不在意，说道：“江将军切不可太自责！此次蒙古人太狡猾，行军速度又太快，咱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元某母亲陷入敌手，这也是她为



了救全船的百姓，把活的机会让给别人！如果江将军再有个三长两短，那不是让她老人家一番苦心都白费了吗？”

小青咬牙切齿叫道：“这都是那个可恶的沈员外造成的！如果他不造谣怂恿众百姓下山去，颜伯母也不会冒险去救他！如果他能听劝痛快地回山来，颜伯母也不会落入蒙古人的手里！哼哼，本姑娘决不饶他！”说着，一扭身，就往外冲去。

俞兴忙喊道：“小青，快停住！你要到哪里去？”

小青道：“我要去杀了那个该死的沈员外！”

俞兴道：“你不能去！你要是现在杀了沈员外，让老百姓知道沈员外是因为元寨主母亲和弟弟被俘而遭杀，那不是陷元寨主于不义吗？今后山寨的人心还能聚起来吗？”

小青停住脚步，不开腔了。

程刚又在一旁大喊道：“颜伯母及一众百姓都已落入蒙古人的手里，你们怎么还慢条斯理地在此议论？赶紧下山把颜伯母救回来呀！”

元用道：“三弟不可鲁莽，打仗之事，咱们需要从长计议！”

俞兴也说道：“元寨主说得对，咱们确实需要细加策划。同时大家也不要太过担心，蒙古人即便抓住了咱们的百姓，他们也不一定知道颜伯母就是元寨主的母亲，颜伯母暂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白炼冷笑道：“俞大人，大哥不让出兵，那是谦让，是不愿意因为伯母的事劳师动众！但是他内心有多痛苦你明白吗？你一会儿阻止小青杀那沈员外为颜伯母报仇，一会儿又说不宜打仗，你分明就是不想救颜伯母，却还在这儿假仁假义说一通歪道理！”

俞兴被噎得满脸通红，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

元用大声喝道：“二弟，不可胡说！”

程刚叫道：“大哥，二哥说得对，就算颜伯母不是大哥的娘，而是一

个普通人，她也是为了保护一众老百姓，为了护耕屯田的大业才失陷的，咱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大哥，啥也别说了！俞大人不想去，小弟去！”说着，头也不回地迈步出去了。

白炼也冷哼一声道：“这样吧俞大人，您慢慢在山上筹划你的抗蒙大业，咱们兄弟自去山下救人，不会连累您的！”说完，一昂头，跟在程刚后面。

小青表情怪怪地看了看俞兴，也一转身跑了出去。

元用在身后大喊道：“二弟、三弟、四妹，你们赶紧回来！切不可鲁莽行事啊！”

但是没有人听他的，很快，三人就跑得没影儿了。

元用苦笑着对俞兴说道：“唉，俞大人，元某这几个弟妹，在山上沾的匪气太重了，向来就是想干啥就干啥，俞大人可千万别多心啊！”

俞兴面色严峻地说道：“看来，咱们这场仗必须得打了！”

元用道：“俞大人，别在乎他们说什么。元某再下去劝劝他们，相信能把他们劝过来。咱这当大哥的，关键时刻说的话，还是能镇住他们的！”

俞兴道：“不，元寨主，俞某是很冷静的！不管结果如何，这场仗都必须得打，咱们没有别的选择！”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地

卫无忌、程凯、吴华、江同庐等将领聚集在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地。

俞兴站在他们面前，严肃地说道：“各位将军，根据探报，这次蒙古人是汇聚了成都、眉州、彭州，乃至雅州、陵州各地的军队，一起来进攻咱们嘉定府的。兵力几乎是上次两倍。”

“两倍？这么多？”吴华吃惊地问道。

“是呀，”俞兴道，“蒙古人不但人数多，而且这次他们显然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攻城器械、粮草都带得很足，连奥鲁营也带来了。”

“奥鲁营？什么是奥鲁营？”吴华问道。

俞兴道：“奥鲁营就是蒙古人的家属营。”

卫无忌忧虑地说道：“蒙古人把家属都带来了，看来，要不把嘉定拿下来，他们是决不会收兵的了！”

俞兴道：“嘉定乃三江汇合之处，下通重庆，是蒙古人攻掠重庆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目前余玠大帅、王坚将军依托合州钓鱼城抗蒙，打得有声有色。蒙古人在这一线的战事相当吃紧，急需其他地方的增援。而通往重庆的两条重要的水道，除岷江被咱们锁死外，嘉陵江也被杨文、张武等人设下了关卡。这两个咽喉打不开，重庆钓鱼城就无法获得更多从北而来的蒙古人的支持。蒙古人破重庆入夔门下江南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所以，咱们嘉定是蒙古人不得不拿下来的一个战略要地！”

程凯大叫道：“那就让他们来拿吧，咱们不怕！”

俞兴叹口气道：“唉，咱们这一仗其实很难打啊……”

“有什么难的？”程凯道，“上次蒙古人围攻咱们山城，咱们不是就把他们撵走，解除山城之围了吗？”

江同庐道：“上次他们来得仓促，没带粮草。咱们正是抓住了这个有利战机，烧抢了他们后援的粮草，才逼得他们不得不撤退的。这一次，可就没这样的机会了！”

俞兴道：“同庐说得不错。这一次，蒙古人无论在兵力、粮草还是武器装备上，比上次都有极大的加强。反观咱们，情况却变得非常不妙。第一，咱们本来准备修缮的山墙、增挖的地道以及修筑的山顶城堡都来不及做，不得不利用现有的设施和蒙古人打这一仗。第二，山上的粮食根本不能支撑咱们打持久战。咱们本来计划通过在嘉定城外的平坝里护耕屯田，来筹集更多的粮食，但蒙古人一包围过来，咱们这计划现在就不能做了。第三，有数百嘉定百姓失陷于蒙古人之手，其中还包括元寨主的母亲和弟弟。这于咱们是

非常不利的，他们很可能会拿元寨主母亲及这些百姓要挟咱们。第四，咱们山上人心并不统一，山上义军对咱们上山一事多有不满。尤其是这次元寨主母亲被俘后，几个义军头领甚至埋怨本官见死不救，因此贸然把军队拉下山去和蒙古人正面交战。这严重打乱了咱们和蒙古人打这一场大战的部署和节奏，让咱们穷于应付……”

程凯不满地嘟囔道：“这山上的人就是一群土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俞大人，咱们别理他们的，该干啥还干啥！”

俞兴道：“咱们不能不理他们。一者，咱们把府治从城中搬到这山上，成不成功，关键就看咱们和义军能不能融洽相处。二者，他们虽然有些鲁莽，但都是一些淳朴的汉子。他们下山的目的，还是为了救亲人，救百姓。这种感情，值得咱们尊重！今天本官把各位将军召集起来，就是要大家明白这一点。世上绝没有顺心如意的，咱们只能顺势而为，争取绝处逢生！”

几位将领都点点头。

俞兴道：“既然大家都同意，本官就简单安排一下，各位将军各行其是，各司其职。首先，无忌把后山就日峰、丹霞峰的山墙守好。每次这里都是蒙古人进攻的重点，务必小心！”

卫无忌抱拳道：“是！”

俞兴又道：“程凯、吴华，你们两个分别负责镇守南面和北面各山峰的山墙。这两处的地势比较险峻，山墙坚固，蒙古人不容易从这里攻上山来。但是，相比后山来说，这里离江面离嘉定城最近，蒙古人从这里攻上山来也是可能的，不可麻痹大意。”

程凯、吴华齐回答道：“末将明白！”

俞兴对江同庐说：“同庐，你留下来，本官有话要和你谈。”

“是！”江同庐答道。



## 第十章 人性

救人质致人质受害 释俘虏遭俘虏告密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地

卫无忌、程凯、吴华等人离开后，俞兴对江同庐说道：“目前白炼、程刚、小青等好汉正在山外与蒙古军对峙，双方各有胜负。同庐啊，你怎么看这件事？”

江同庐道：“虽然目前双方还只是对峙，但时间稍一长，白炼、程刚等人必定大败！”

俞兴道：“说说你的理由。”

江同庐道：“白炼、程刚所攻的敌人，只不过是蒙古人过江来的很少的一部分，蒙古人大部分队伍还在岷江另一侧。如果这些部队都过来了，对白炼、程刚形成包围之势，他们还能打赢吗？”

俞兴道：“同庐，你说得对。从探报来看，蒙古人其实并没有把白炼、程刚放在眼里。他们还在岷江上不慌不忙地架设浮桥，以备大部队过江而来。他们在上下游各架设了一座浮桥，一旦浮桥架成，那他们就能够全部过江来，对咱们九顶山形成全山包围之势。那时候，才是战争真正的开始！”

江同庐道：“大人，咱们现在如何去帮助白炼、程刚、小青几位寨主？”

俞兴笑笑道：“你说呢？你有什么想法？”

江同庐道：“咱们现在什么也不用做，只需按兵不动？”

俞兴问道：“为什么？”

江同庐道：“他们现在正和蒙古人僵持着呢，咱们现在要去帮助他们，他们并不会领这个情。再加上他们对大人您原本有误会，大人一去，他们必定会认为大人您这是惺惺作态，如此一来，反而不美！”

“哈哈，”俞兴大笑道，“同庐啊，你这就有点贼了！那你认为咱们什么时候救他们合适？”

江同庐也笑道：“等他们差不多打败的时候，咱们再上前，把他们救出来！”



俞兴笑道：“这是诡计，对兄弟咱们不能这样算计！不过，尽管如此，本官现在也并没有打算去救他们……”

江同庐一愣，也笑笑道：“难道，大人也有什么‘诡计’？”

俞兴哈哈一笑，冲门外喊道：“赵笑，李肃！”

赵笑、李肃走进来，施礼答道：“小人在！”

俞兴吩咐道：“你们速去把那个叫二牛的士兵喊过来，本官有话要说！”

两人接令后，出门快步跑下去了。

###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

赵笑、李肃及二牛化妆成百姓的样子，混进了嘉定城外蒙古大营里。

沿途看见许多被俘百姓在蒙古大营里出出进进，他们大都在做一些帮助蒙古人做饭、喂马之类的杂事。

赵笑问道：“二牛，你不是说这一带的环境你都很熟悉吗？”

二牛犹豫地说道：“是很熟悉，都是我从小到大混熟了的地方……不过，不过……”

赵笑问道：“不过什么？”

二牛道：“不过现在这里到处都是蒙古人的营帐，我就有点，有点迷路的感觉了……”

赵笑嗤笑道：“你还说很熟悉！很熟悉会迷路吗？好好想想！”

但是他们的小声议论和指指点点很快就被两个巡逻的蒙古兵注意到了，蒙古兵提刀向他们走了过来。

二牛有点害怕，转身想快步走开。李肃紧紧拽住他，低声喝道：“不许走！”

二牛哆嗦道：“再不走蒙古人就来了……”

赵笑道：“咱们哪怕跑一步，他们立刻就会认出咱们来！”

两个蒙古士兵走到三人身边，拿刀指着他们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在这里走来走去？”

赵笑忙哈腰笑着说道：“官爷，小人们是喂马的。马喂完了，说出来走走，结果一下就迷路了，不知道马厩在哪里。官爷来得正好，请您给小人们指指路，让小人们回到马厩去！”

一个蒙古兵说：“谁叫你们乱跑乱闯？走，跟我回去！”

三人正要跟着蒙古兵走，但另一个蒙古兵叫道：“慢！”

三人吓得赶紧停住脚步，二牛更是轻轻哆嗦了一下。好在那个蒙古兵并没有发现，他说道：“喂马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做饭的人却不够！走，你们三个人跟我到厨下去！”

三人只得跟着那蒙古兵往厨下走。

###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厨下

赵笑、李肃和二牛在厨下劈柴，几个蒙古兵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监视着厨下那些做饭的嘉定百姓。

等蒙古兵走到一边去了的当口，赵笑靠近李肃和二牛，小声嘟囔道：“我对蒙古人说咱们是喂马的，原本想被他们带到有马的地方，逃跑起来容易。谁知道却被拉到这里来劈柴了，真是气煞人也！”

李肃道：“咱们进来是寻颜老太太的，人没寻到，你往哪儿跑？”

赵笑道：“寻到颜老太太后，咱们总得逃离呀，先把后路寻好嘛！”

二牛沮丧地说道：“问题是现在咱们被拘束在这里整天劈柴，别说找颜老太太，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了！”

赵笑埋怨道：“都怪你！还说是从小到大混熟了的地方，竟然迷路，被蒙古人抓到这里来了！”

二牛低下头，不敢开腔。



李肃道：“怪他有什么用，关键是要想办法找到颜老太太！”

二牛也抬头说道：“是啊，颜老太太会在哪儿呢？”

赵笑道：“从咱们观察到的情况来看，嘉定城里的百姓被蒙古人抓来，多半是做了蒙古人的奴隶，帮他们做饭、喂马、洗衣之类。颜老太太的年纪不小，又是女的，蒙古人一准是安排她去洗衣服了。”

二牛道：“洗衣服的话就应该去江边，咱们只需到江边去找……”

李肃道：“肯定不在岷江边！”

二牛问道：“为什么。”

李肃没有回答，赵笑接腔道：“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嘛，岷江对岸就是九顶山，要到那里去洗衣服，难道不怕被咱们的人救走吗？”

李肃又说道：“肯定也不在大渡河边！”

二牛惊异地问道：“这又是为什么？”

李肃还是不开腔。赵笑笑道：“二牛你别问他，他是个闷葫芦，你问我呗！”

二牛道：“赵大哥，那你说为什么啊？”

赵笑道：“大渡河水流湍急，水整天都是浑浊的，怎么可能净衣啊？”

二牛道：“哦，明白了，那一定就在青衣江边……”

还没说完，就听到那巡逻的士兵转过身来，指着他们喊道：“干什么干什么？赶紧干活去！”三人不得不分开，各干各的事情。

### 嘉定城外，蒙古大营，仆役营帐

夜晚，一顶小小的低矮的营帐里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大家都和衣倒在地上，沉沉酣睡着。

二牛抬起身子，摇了摇旁边的赵笑和李肃，悄悄说道：“赵大哥，李二哥，咱们趁天黑赶紧逃走吧……”

李肃睁开眼，冷冷地说道：“外面到处都是巡逻的蒙古人，咱们往哪儿走！”

二牛沮丧地问道：“那怎么办？”

李肃把帽檐往下拉了拉，双手抱在胸前，重新闭上眼睛，没开腔。

赵笑叹口气道：“二牛，睡吧，先养足精神，咱们明天见机行事……”

三人刚倒下，闭上眼睛，蒙古士兵就提着鞭子走进来，挨个抽打嚷叫道：“懒虫，都起来，赶紧起做饭去！”

众人只得爬起来，钻出营帐，往厨下走去。

正走着，忽然看见两个蒙古士兵正用鞭子抽打一个挑水的百姓。蒙古士兵一边打，一边怒骂道：“叫你挑水！挑了一夜你都没把缸装满！说，你跑到哪儿躺尸去了？”

那百姓一边哀叫一边辩解道：“官爷，小人一整晚都没闲着，都在挑水呢！但青衣江离这里太远，小人就是把腿跑断了，也不可能把那口大缸挑满呀！看嘛老爷，小人的肩膀都是血迹斑斑的……”

那百姓试图把肩膀亮出来给那两个蒙古兵看，但是蒙古兵对着他一顿劈头盖脸地猛抽，让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亮出肩膀来，反而是手上、头上又都冒出了鲜血。

李肃看见了，大踏步朝那两个打人的蒙古兵走过去。赵笑试图拉住他，让他停下来。但是李肃的劲很大，一下甩脱赵笑，继续走。

李肃走到蒙古兵面前，大喝道：“停手！”

那蒙古兵见李肃居然敢这样对自己说话，不禁大吃一惊，愣道：“你，你说什么？”

赵笑赶紧上前赔笑道：“官爷，官爷，请别见怪，小人这位兄弟，向来说话就这么大声！他的意思是，我们三个也可以帮着挑水。我们有一把力气，保证在天亮前把所有水缸都挑满！”



蒙古兵半信半疑地指着李肃问道：“你是这个意思吗？”

李肃只好答道：“是……”

蒙古兵把他们上下左右瞧了瞧，相信了，冲他们说道：“那好，那你们就赶紧去挑！记住，要是在天亮之前不能把所有的水缸装满，这个人就是你们的下场！”

说着，又在那被打之人脸上猛抽了一鞭！那人惨嚎一声，鲜血从他捂着脸的指缝里流了出来。赵笑赶紧拼命捏住李肃的手，示意他别动。

### 通往青衣江口的路上

赵笑、李肃及二牛挑着水桶，和一队挑水百姓一起，在几个蒙古士兵的押解下，往上游五里外的青衣江口走去。

二牛边走边悄声埋怨赵笑道：“赵大哥，你真是，遇到这种事情，别人避之还来不及，你倒好，一肩揽在咱们身上。要是在天亮前，咱们把那么多大水缸挑不满，难道就等着挨鞭子吗？”

赵笑只是笑着，不开腔。

二牛又走到李肃身边，絮叨道：“李二哥你也是，管什么闲事嘛！你看你，一管闲事，赵大哥就不得不想办法救你！结果呢，把咱们套上去了，让咱们来干这件麻烦事！”

李肃显然心情也不好，喝道：“别说了！”

这声音惊动了那两个押送的士兵，他们走过来，大叫道：“谁在说话？”

赵笑忙说道：“官爷，没人说话！天黑看不见，咱们踢到一块石头，差点摔了一跤！”

蒙古兵嚷道：“跟上跟上，别开小差，小心打断你们的狗腿！”

二牛吓得一伸舌头。赵笑赶紧说道：“二牛，别埋怨了！咱们是去青衣江呢，明白吗？青衣江！”

二牛不明白，但也没办法，只能一心一意地赶路。

很快，三人就随着大部队来到青衣江畔。月光非常明亮，照得青衣江的水面像浮了一层白银。江边果然有很多百姓模样的妇女在那里洗衣服，他们面前的衣服、帐篷之类，堆得小山一样。

二牛见到洗衣服的妇女，惊讶地张大嘴巴望了赵笑一眼。赵笑不动声色冲他点点头，他这才明白了赵笑的用意，很兴奋地拿眼睛往洗衣人群中张望着。不久，三人几乎同时抬起头来，眼中露出激动的神情。因为他们都看见了颜老太太，她满头苍苍的白发，在人群中显得非常打眼。

此刻，颜老太太正用力把一顶大帐篷从水里提起来，但显然，那帐篷太重，不是她能提得起来的。她放了放，试图直起身来，喘一口气。但是旁边守护的蒙古兵立刻冲她大喊道：“老太婆，别偷懒，小心老爷我抽你！”

赵笑向李肃、二牛做个眼神，示意两人继续往前走。终于走到了挑水的地方。趁大家手忙脚乱打水的时候，赵笑小声对二牛吩咐道：“二牛，一会儿你丢掉水桶，冲到江边，背起颜老太太就跑。你对这一带很熟悉，务必要先筹划好，想出一条能逃掉的路。”

二牛点点头。赵笑又给李肃使了一个眼神，李肃也心领神会眨了眨眼。

三人挑满水，转身回到颜老太太洗衣的地方。赵笑一使眼色，两人把水桶往押送的蒙古士兵身上扔去，抽出扁担，便抡起大杀起来。二牛则飞快地跑到江边，不由分说，背起颜老太太就顺着江边往上游跑。

蒙古士兵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惊慌后，渐渐回过神来，蜂拥过来，攻击赵笑、李肃及二牛。赵笑、李肃把扁担舞得像风车一样，拼命挡住蒙古兵的冲杀，掩护背着颜老太太的二牛往前跑。

但蒙古兵的人数实在太多，虽然赵笑李肃阻挡住了绝大多数蒙古人的进攻，仍然有部分蒙古兵冲出去，往二牛逃走的方向撵去。

颜老太太见蒙古兵撵上来了，赶紧对二牛说道：“二牛，快放下老身，



你们赶紧走吧！你们只有三个人，蒙古人那么多，如何打得过啊！”

二牛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答道：“老太太，你别管，咱们今天就是死，也要把您老人家救出去！”

眨眼间，蒙古兵已经冲上来，挥刀向二牛砍来。赵笑、李肃看见了，只得往前疾走，冲到二牛和颜老太太身边，挡住向他们偷袭的蒙古兵的刀，边打边往前撤退。

很快，蒙古兵就密密麻麻围堵了上来，从三个方向把他们堵在江边一块小小的岸上。颜老太太在二牛身上急了，小声问道：“二牛，你这是要准备往哪个方向跑啊？”

二牛道：“老太太，我知道前面有一片很密的草丛，只要咱们能冲进那片草丛里，就可以摆脱敌人的追击了！”

颜老太太望了望远处的那片草丛，又看了看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蒙古兵，担忧地说道：“咱们离那片草丛那么远，能冲得过去吗？算了，咱们不能去那儿！你会不会水？”

二牛道：“二牛从小在三江边长大，会不会水吗？”

颜老太太哈哈笑道：“说得好，从小在三江边长大，会不会水吗？不瞒你说，老身也会！那好，咱们改变路线，从水里趟过去！”

二牛道：“那咱们告诉赵大哥、李二哥！”

颜老太太道：“二牛，咱们不能说出来！咱们要说出来了，蒙古人不就知道咱们的意图了吗？咱们只需要往水里跳，两位将军自然就明白了！”

二牛道：“好！”

颜老太太道：“那你把老身放下来吧！”

二牛果然把颜老太太放了下来。

谁知道颜老太太一落地后，立刻冲到边上，从地上捡起一把刀就往脖子上抹去，瞬间，鲜血洒满一地。

这一变故太突然，二牛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赵笑、李肃，以及那些打斗的蒙古人都停下手来，愣愣地望着颜老太太。颜老太太有气无力地喊道：“二牛，你们赶紧走！赶紧走……回去告诉元用，让他放开手脚抗蒙，老身，老身再也不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了……”

二牛号叫一声，想冲过去，但是蒙古人已经扑过来，把奄奄一息的颜老太太抢走，同时密密的刀剑刷刷地朝三人砍来。

三人被蒙古兵一步步逼往河边，范围越来越窄。

这时候，蒙古兵忽然又都把弓摘下来，把箭扣在弓上，瞄准了他们。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二牛一转身，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赵笑、李肃看见了，也纷纷往水里跳去。

蒙古兵的密箭像飞蝗一样倾进水里。

水面咕噜咕噜冒了一通水泡后，终于变得风平浪静了。

### 嘉定城外山坳中，蒙古奥鲁营

江同庐带着一队官军，趴在嘉定城外的一座小山头，往山坳里眺望。山坳里散落着几十顶营帐，营帐上炊烟袅袅，一些蒙古妇女在营帐里出出进进，另一些儿童在营帐旁边疯闹着，做着各种游戏。周围山坡上是一群群的羊儿，甩着尾巴，安静地吃草。间或有几只小羊羔撒欢跑一阵，咩咩脆叫几声。随即，老羊从羊群里抬起头来，一边嚼着草叶，一边掀着胡子发出慈爱含混的回应声。

江同庐喃喃自语：“唉，一幅多么美丽安闲的生活画图……”

正将胡冲说道：“是啊，这些蒙古妇女和孩子，如果他们是在草原上，放羊牧马，生儿育女，那绝对是让人感动的场景。但是，当他们把这样的场景放在咱大宋的山水间的时候，看起来就有些怪异了。”

江同庐道：“其实，如果前面没有他们驻扎的那几千个军帐，这场景也



并不算怪异。咱们汉人向来海纳百川，从不拒绝友好的来往交流。但假如有谁想强行把咱们的良田乐土抢去，咱们也绝不会答应！”

胡冲道：“真不明白这些蒙古人，蒙古草原那么宽阔，草长得那么茂盛，本已经足够他们放羊牧马了，为什么还要满世界冲杀呢？甚至还把老婆孩子也带来，难道打仗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吗？”

江同庐道：“你说对了，蒙古人作为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居无定所，特别没有安全感。要不尽量多打一些土地来放在那儿，他们就不会安心。所以，长年征战，真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胡冲愤然道：“但是，咱们汉人是爱好和平的呀，是喜爱过安定生活的呀！咱们又没有进攻过他们，他们不能因为没有安全感，就把战争的烈火烧到咱们土地上呀！”

江同庐道：“是啊，所以说，尽管这副图景看起来美丽安闲，今天这件事咱们也不得不做。咱们的目的，是为了寻求长久的和平，希望美丽安闲的图景能够永远延续下去！”

胡冲道：“将军，咱们也不用为这事过意不去了，您就下令吧！”

江同庐道：“好，你们都听着，咱们这次下去，目的是抓捕蒙古人的家属，好用来交换被俘的老百姓。出发的时候，俞大人特别强调过，咱们只能生擒，绝不能滥杀无辜！你们听明白了吗？”

众将士都答道：“听明白了！”

江同庐又说道：“还有，咱们此去只宜速战速决，动作要迅速，每人抓住一个蒙古人，拖上马就跑，绝不能犹豫。蒙古军营就在前面，若惊动了他们，大军来援，后果不堪设想！”

“是！”众将士答道。

## 嘉定城外山坳中，蒙古奥鲁营

江同庐带着五百精兵，骑着快马，风驰电掣冲下山，闯进蒙古奥鲁营。

那些蒙古妇女和儿童看见宋军闯了进来，尖叫两声，丢下手中正忙的事情，极快地往营帐里跑进去。

很快，他们又从营帐里冲了出来，手里拿着各种武器。无论是妇女还是小孩，都不躲不避，挥舞着手中武器，向宋军冲杀了过来。

宋军没有料到这种情况，不禁都一愣，不得不挥刀抵挡。

宋军都是精锐之师，还骑在快马上，而蒙古阵中只是一些妇女儿童，表面看来，这场仗未打而胜负已分。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蒙古人训练有素，打起仗来奋不顾身。而宋军这边，因为江同庐发布了不杀令，要活捉俘虏带走，因此，这场仗竟然打得异常胶着。

这时候，蒙古人中不知是谁吹起了螺号。那号声又低又厚，能传出很远的地方。江同庐突然明白过来，这是奥鲁营在给蒙古军报信，暗叫一声“不好！”忙发令让大家赶紧撤退。

宋军将士得令，抓起一些比较弱的妇女儿童，就快马往山冈上冲去。当他们翻过山嘴的时候，江同庐回头一看，只见蒙古大军已黑压压的，像蚂蚁一样冲回到奥鲁营来了。身边的胡冲伸伸舌头，对江同庐道：“将军啊，幸亏咱们撤退得快，否则被蒙古大军包围，咱们就别想突围了！”

江同庐清点了一下人数及俘获的人数，宋军将士倒是一个也不少，但是俘获的蒙古人却也只有二十来个，很多人都空手而归。

胡冲道：“将军，要不要咱们再到别的蒙古奥鲁营去抢几个人？”

江同庐道：“不行，经过这一阵，蒙古人肯定已经非常警惕了，咱们不可能再偷袭得手！咱们就把这二十几个人押回去吧。”

一行人急匆匆地往密林里奔去。行进间，有个蒙古妇女在马背上大声呻吟起来。旁边一个年纪较大的老妇大声哀求道：“军爷，军爷啊，老身求求



你们了，赶紧把她放下来吧，她要生了……”

“要生了？”江同庐勒住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士兵抓住的俘虏中，有个人真的是孕妇。只见那孕妇一手抚着肚子，嘴里痛楚地呻吟着，头上豆大的汗珠直往地上滚。

江同庐忙命令士兵把那个妇女放下来。胡冲道：“将军，咱们现在怎么办？总不能等着她把孩子生完再走吧？那样的话，蒙古人肯定就追上来了，咱们还能逃脱么！”

江同庐紧蹙眉头，思索着。有个士兵插嘴说道：“要不，咱们就把她丢在这里？”

江同庐道：“把一个正在生孩子的孕妇丢在这里，那不就相当于判她的死刑吗？”

那士兵道：“那怎么办？”

胡冲把嘴巴凑到江同庐耳边悄声说道：“将军，留下这个人，终归是个祸害，不如咱们给她痛快一点！”说着，悄悄地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胡冲的这个动作被那老妇发现了。她眼中露出惊恐之色，在马背上哀求道：“军爷，请您别杀她！她肚子里有个孩子即将出生，不能让那孩子刚生下来就没有娘啊！”

江同庐看着那孕妇，一言不发。

胡冲道：“将军，快下决心吧，再迟了，蒙古人就追上来了！”

老妇大声哀求道：“军爷，军爷啊，求求你们放了她吧！老身代替她去死，老身死一千次都可以，好不好？”

那孕妇虽然痛得不能忍受，却冲老妇高声喊道：“额伊，您不用那么低三下四地求他们！要杀要剐，随便他们！皱一皱眉头，咱不算蒙古人！”

胡冲指着那孕妇大喝道：“闭嘴，死到临头，还敢嘴硬！你以为你是孕妇咱们就不敢杀你吗？你们蒙古人到咱们这里来，杀了咱们多少人？害了多

少命？我就是砍你一千刀，也偿还不了你们欠下的债！”说着，提刀就往那孕妇走过去。

江同庐大声喊道：“胡冲，咱们放了这孕妇！”

胡冲虽然不满，但还是走过去，把那孕妇从马上解下来，嘴里嘟囔道：“好吧好吧，你自个儿待在这儿吧！要是死了，也怪不得咱们，算你运气不好！”

江同庐道：“胡冲，把那个老妇也留下来，让她在这儿照顾这孕妇！”

胡冲吃惊地说道：“将军，不能放了那老妇啊！咱们好不容易寻到条秘密道路，可以安全返回去。如果把那老妇放了，她去向蒙古人告密怎么办？咱们的行踪不就被发现了？”

江同庐平静地说道：“就算她去告密，咱们也要留下她。不留下她，这孕妇可能母子都得死！那孕妇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咱们不能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

老妇被放到地上以后，赶紧跪下来，感激地说道：“谢谢您，军爷！感谢您的不杀之恩！你们放心走吧，你们放了咱们，咱们怎么还会去告发你们呢……”

江同庐冷冷一笑，一挥手，带着俘虏往远处急急地跑去。

宋军一走，躺在地上的那孕妇便冲着老妇叫道：“额伊，快，赶紧去给咱们的人报信！”

老妇惊讶地说：“哈敦，他们放了咱们，对咱们有恩，咱们可得信守对他们的承诺啊！”

孕妇皱眉大叫道：“他们对咱们有何恩？他们抓了咱们那么多人，难道你不想把他们救回来吗？”

老妇仍然迟疑道：“可是，老奴走了您可怎么办？老奴得照顾您生小孩呀！”

孕妇忍痛喊道：“别管我，救咱们的人要紧！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咱们那么多人落入汉人的手里！赶紧去呀！”

老妇看了孕妇一眼，转身拼命往山坳下跑去。

### 嘉定城外，岷江边

江同庐率军押解着蒙古人，往岷江边上他们预先放在那里的十几艘小船驰去。可这时候，只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江同庐回头一看，身后尘烟腾空，蒙古大军已经黑压压往他们冲杀而来了。

胡冲焦急地说：“糟了，将军，那个老妇言而无信，出卖了咱们！”

江同庐表情严峻地命令道：“胡冲，你带着蒙古俘虏赶紧上船过江，我在后面抵挡蒙古人，不得有误！”

胡冲道：“将军，还是你带着俘虏先走吧，我在后面掩护！”

江同庐大喝道：“服从命令！赶紧走！”

胡冲看了江同庐一眼，只得带着一队士兵，押解着俘虏往船上走去。

那俘虏看见自己的人来了，兴奋异常，身上一时增添加了无穷的勇气，拼命挣扎，抵死不走。胡冲等人拉了半天，仍然没什么效果，这一下把他惹毛了，大声命令道：“把他们打昏，拉走！”说着，出手就给手中的俘虏一下。其余的士兵看见了，也啪啪地向俘虏打去。很快，他们就把晕过去的俘虏全部拖上船上。

胡冲上船后，转回头一看，只见蒙古大军铺天盖地压过来，潮水一样，眼见着就要把只有几百人的宋军吞没。胡冲大声喊道：“将军，赶紧上船吧！再迟了就来不及了！”

江同庐大喊道：“别管我，胡冲，赶紧开船！务必要把俘虏全部押回去！”说完，大刀一挥，率领其他将士向蒙古大军反冲过去，拼命阻挡蒙古军前进的步伐。

胡冲悲愤地一挥手，嘶吼一声：“开船！”抓起桨，就和其他士兵一起，头也不回地拼命摇了起来。这时，蒙古人的箭镞又急雨一样向船上倾泻而来。胡冲命令士兵一部分继续摇船，另一部分举起盾牌，一块接一块竖在船头，像墙一样，让蒙古人箭雨无法洒进来。

当载着俘虏的小船终于到达对岸，胡冲等人把俘虏押解上岸，取下盾牌，回过头往江对岸看的时候，江对岸却只有蒙古人举着刀矛在大声吆喝着，江面平静得不起一点波纹，江同庐及他所带的那些士兵，都不知到哪里去了……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胡冲垂头丧气走进九顶山拥翠峰知府住地，低声喊道：“俞大人！”

俞兴见胡冲情绪低落的样子，笑着说道：“怎么了？没有抓到俘虏吗？没关系，咱们再想办法！”

胡冲道：“抓是抓到了，不过只抓到了二十来个蒙古人……”

俞兴道：“二十来个也不错了，只要有和他们交换的，咱们就不怕！”

胡冲突然哭着说道：“但是，但是……”

“但是什么？你怎么了？”俞兴忽然想起来似的问道，“同庐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来？”

胡冲汪一声就哭了起来，悲声说道：“江将军，江将军被蒙古人给害死了……”

“啊？”俞兴猛地站了起来。

胡冲哭诉道：“咱们抓到蒙古俘虏后，本来都已经全身而退，未失一人的。却不料咱们抓的俘虏中有一个孕妇，而且就要生产了。江将军起了恻隐之心，把她放下来，又放了个老妇在那里照顾她。估计是那老妇把咱们的行踪出卖了，咱们刚逃到江边，蒙古大军就追上来了！江将军为了掩护咱们把

俘虏押解过江，带着三百兄弟阻挡黑压压的蒙古军。让剩下的两百人押俘虏渡船过江。因为蒙古人密密射箭，咱们只得把盾牌挡在船头，因此看不见对岸情况。等咱们过江下船，摘下盾牌的时候，江将军他们已经全都不见……肯定是已经被蒙古兵给杀光了……”

俞兴紧紧噙着嘴唇，全身颤抖着，眼中滚着闪闪的泪花。

胡冲见俞兴如此悲伤，禁不住悲痛地又哭又埋怨道：“江将军呀，您也真是的，让您别放那孕妇，一刀砍死算了，你偏偏不听！还另放一个人去照顾她！那蒙古人从来不识礼仪，他们就是一群中山狼！结果怎么样？最后把自己给害了……”

俞兴收住泪，埋下头安慰胡冲道：“胡冲，你也别难过，别责备江将军了！换上是本官，看到当时的情形，或许也会放了那孕妇的！你既知咱们是礼仪之邦，咱们就不能做虎狼之事！江将军虽为国捐躯，但他有忠有勇，有仁有义，无愧于天地，正是咱们的好榜样！胡冲啊，抗蒙还在继续，还不是悲伤难过的时候！等到抗蒙胜利了，咱们再来祭奠英烈吧！”

胡冲悲伤绝望地说道：“大人啊，您说咱们有胜利的希望吗？如今白炼、程刚及小青三位寨主败退回来了，蒙古人也大部分趟过河来，把咱们的山寨围得水泄不通，就像当初围困嘉定城一样，咱们能打破蒙古人这新一轮的包围吗？”

俞兴道：“胡冲，你只看到了山寨被围困，没有看出这山寨与嘉定城的不同。蒙古人想困死咱们在这里，有那么容易吗？”

正说着，赵笑、李肃及二牛又水淋淋地闯了进来。

俞兴一见，不禁大吃一惊道：“你们又怎么了？难道，难道你们也没有把颜老太太救回来吗？”

赵笑低声说道：“是的，大人，我们没能完成任务，我们最后是从水里逃回来的……”

俞兴叹口气道：“唉，也难为你们了！你们能安全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好吧，下去吧，去把湿衣服换了，别受凉了！”

赵笑、李肃及二牛都不走，胆怯地埋着头，不敢再说话。

俞兴狐疑地问道：“怎么回事？”

赵笑三人齐齐跪倒在俞兴面前，磕头哭道：“大人，我们有罪！我们罪该万死！”

俞兴心里咯噔一下，颤声问道：“怎么了？”

李肃哭着叫道：“咱们把颜老太太害死了……”

二牛跟着哭道：“是的，是的，咱们没能救出颜老太太，反而把她给害死了……”

俞兴满脸紫胀，指着赵笑三人惊叫道：“你们，你们说什么？”

赵笑哭诉道：“大人，是这样的，本来，我们已经把颜老太太救出来了，并且背着她，跑了很长一截路。但是蒙古人追了过来，把咱们堵在中间围攻！咱们已经无路可走了，那时候，颜老太太对二牛说，她准备跳江游走，让二牛把她放下来……”

俞兴指着二牛大叫道：“跳江？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能跳江？二牛，你是什么脑子，这话你也信？”

二牛懊恼地说道：“是啊，当时很着急，小人也没有多想，就把颜老太太放了下来，准备一起跳江的。谁知道，谁知道她就拿起一把刀往自己脖子上抹……”

俞兴全身发软，跌坐在凳子上。

二牛继续哭诉道：“大人，颜老太太临死的时候，还让小人给元寨主带话，让元寨主放手抗蒙，说她死了，元寨主不会再有羁绊了……”

俞兴喃喃自语道：“好一位舍生取义的千秋英豪……”

待了一会儿，俞兴站起来，对赵笑吩咐道：“赵笑，去，拿一条绳子

过来，把俞某绑了！再拿一副枷过来，给俞某带在脖子上！送俞某去见元寨主！”

赵笑等人哭道：“大人，绑我们吧！是我们没能保护好颜老太太！处罚我们吧！”

俞兴道：“下令让你们去救颜老太太的是本官，是本官考虑不周！这个责任，理应由本官来负！赶紧绑上本官，休得多言！”

赵笑等人没办法，只好一边哭着，一边拿来绳子和枷锁，把俞兴绑了起来。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白炼、程刚、小青三人抵不过蒙古军，收兵回山，到拥翠峰聚义厅见元用。

白炼沮丧地说道：“大哥，小弟等人实在惭愧！此次下山和蒙古人交战，既没有取胜，也没能救出伯母，还折了不少兄弟！唉……”

元用道：“二弟、三弟、四妹，此番你们原本就不应该下山讨战！俞大人早就说过，蒙古人势大，咱们下山和他们面对面硬打，绝对没有取胜的把握，你们偏是不听！嗨！”

白炼道：“哼哼，咱们此次败退回来，还不知道要被那俞兴嘲笑羞辱成什么样子……”

小青道：“不会的，二哥，你别那么想，俞大哥不是这样的人！”

白炼道：“你不用时时处处替他辩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不会羞辱咱们，一会儿他来后，你就明白了！”

正说着，忽听到厅外传来大声喧哗之声。元用等人甚为诧异，赶紧走出大厅察看，原来是赵笑、李肃等人押解着五花大绑，戴着枷锁的俞兴向大厅走来。

元用一见，惊叫道：“俞大人，您，您这是……”

俞兴紧走两步，跪在元用面前，声音沉痛地说道：“元寨主，俞某有罪！请元寨主惩处！”

元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埋头去扶俞兴，笑道：“俞大人，您有什么罪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赵笑抢前一步跪到元用面前。李肃、二牛看见了，也跟着跪下来。赵笑大声哭诉道：“元寨主，是这样的。俞大人为救颜老太太，安排小人三个潜入蒙古营，寻找颜老太太并找机会把她带出来。小人三个在青衣江边找到了她老人家。当时，她正在给蒙古人洗衣服。本来，小人们是想努力把她带出来的，没想到蒙古人大批围过来，把咱们困在中间。颜老太太为掩护咱们走，她竟然，她竟然……”

白炼焦急地问道：“颜伯母怎么样？你快说呀！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

赵笑低声说道：“颜老太太捡起地上的刀，就自杀了……”

元用身体猛地摇晃了一下，差点跌倒在地。白炼凄声大喊道：“你说什么？你说颜伯母自杀了？你们，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好她？”

俞兴说道：“元寨主，白寨主，此事一切罪责都在俞兴！俞某要是不派赵笑等人去寻找颜伯母，颜伯母虽然在蒙古营里当奴仆，但至少活得好好的！都是俞某处置失当，才酿成了这一悲剧！请元寨主立刻处罚！”

白炼冲上前去，抓住俞兴的衣服，连连推攘着，悲愤地申斥道：“处罚你？看你演的这一出好戏！你们官府的人，全都是阴谋家！就会演戏！先前江同庐眼睁睁看着颜伯母被蒙古人抓去，在这大厅上假模假样地要拔剑自杀！现在你把颜伯母害死了，又带个什么枷到这里演给大哥看！你们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啊！”

元用虽然满眼是泪，但他仍然哑着嗓子呵斥白炼道：“二弟，休得无





礼！赶紧把俞大人放了！”

“大哥，你别管我，让我说！”白炼嘶声叫道，“俞兴，你这戏演得可真是绝啊！你把自己又枷又绑地搞到这里！你这是在向世人表明，你俞兴多么光明磊落，多么大仁大义，多么顾全大局！同时你把难题扔给了咱们大哥！咱们大哥若为难你，那是他胸怀狭窄；咱们大哥若放过你，他又得忍受丧母之痛！你既解脱了自己，又在别人面前获得了伪装！俞兴啊俞兴，白某不得不佩服你是天底下最了不起的大戏子！”

俞兴咬着牙，脖子上的青筋一跳一跳的，任白炼抓住他推来攘去，不开腔。

胡冲看不下去了，叫道：“白寨主，您不该这样说俞大人！俞大人一门心思就是想把颜老太太救出来。他不但派赵笑、李肃等人去寻找颜老太太，还让咱们去蒙古奥鲁营抓俘虏，目的就是用来和蒙古人交换颜伯母。虽然咱们最终只抓了二十来个俘虏回来，但江将军却不幸被蒙古人害死！俞大人如此殚精竭虑，奈何敌人太强，天不遂人愿，这有什么办法？”

白炼在一旁叫道：“抓了二十来个俘虏回来？现在颜伯母都死了，抓二十来个俘虏回来又有什么用？”

程刚忽地吼道：“这些蒙古人，实在太可恶了！不杀他们，天理难容！”

说着，怒气冲冲往外冲去。小青在后面喊道：“三哥，你要去做什么？”但是程刚并没有回答他，很快就走得没影了。

白炼抓住俞兴对厅上厅下的人喊道：“诸位，你们都想想，自从这俞兴上山来以后，咱们山寨出了多少事！表面在和蒙古人比拼的时候打了一点点胜仗，但实际上呢，蒙古人不但没退，而且越聚越多，现在都已经把咱们山寨全围起来了！这就是俞大人给咱们带来的！”

厅下站着的山寨里的好汉们都议论纷纷，群情激奋，此起彼伏喊起来。

“让官军下山回城里去！”

“咱们不需要他们抗蒙！”

“官军只会添乱！咱们不和官军合作！”

“把官军撵出山去！”

这时，有士兵闯进大厅来，大声喊道：“大寨主，三寨主刚才把俞大人抓回来的那些蒙古俘虏全部杀光了！”

“什么？”胡冲大叫道，“咱们牺牲了多少兄弟才把那些俘虏抓回来！就这样被杀了？”

赵笑本来跪着，一听此事，猛地站起来，大声喊道：“太鲁莽了！怎么能把俘虏都杀光呢？那咱们还拿什么从蒙古人手里交换百姓？”

李肃也站起来骂道：“土匪习气！”

白炼松掉俞兴，转过身来，抓住李肃叫道：“你敢骂我们是土匪？”

李肃梗着脖子道：“骂你又怎么样！”

白炼大怒道：“给老子滚下山去！老子的山寨不欢迎你们！”说着就伸手向李肃打去，李肃举手招架，两人在大厅里打成一团。

小青着急地喊道：“二哥，别打了，停手！快停手！”然后又对李肃喊道：“李兄弟，你退到一边去，别和他打！”但是两人都没有停手的意思。

俞兴一动不动，叹了口气，把脑袋深深地垂了下来。

元用忽然大吼一声：“住手！都给元某住手！退到一边去！”

元用的声音很大，一下就让厅中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停了手，默默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元用见大家不再闹了，忙走下来，解下俞兴身上的绳子和枷锁，理一理他身上的衣服，并把他扶到头把交椅上坐下。

俞兴有些不安，想站起来，但元用死死地按住他，示意他别动。

接着，元用转过身来，大声说道：“你们都听好了，元某今天要宣布一项重要决定！以前，大家一直为这山寨的头把交椅应该由谁来坐争论不休。



元某才疏学浅，本来不该坐这个位置的，但是为了平和大家的情绪，不得不勉强坐到今天。不过现在，元某已经明白了，而且决定了，这头把交椅，有最恰当的人选，那就是咱们的俞大人！”

白炼惊得跳了出来，急急地叫道：“大哥，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元用说道：“没错，元某就是要让俞大人当山寨之主！”

白炼呆了呆，说道：“大哥，我知道，颜伯母不幸去世，让你很伤心！但是，山寨是大事，抗蒙是大事，你不能因此就灰心丧气，不能因此就随便把山寨之主让出去，这样一来，山上数千兄弟将何去何从？”

元用道：“二弟，我再向你说不一遍，这可不是大哥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当蒙古人大军压境的时候，咱们做了什么？吵成一片，内江不已！你们说，这个样子，如何打败蒙古人，解除蒙古人对咱们山寨的围困？”

白炼道：“这都是因为官军上山占据山寨的缘故……”

“错！”元用道，“那是因为咱们山寨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没有统一的指挥，谁都可以自行其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造成了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二弟，我娘的去世让你很悲痛，愚兄明白，这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分！但是，冷静想一想，俞大人究竟有什么错？他所做的一切，不都是在费尽心力抗蒙吗？如果说俞大人的抗蒙，目前还没取得更大的成绩，那也是因为咱们没有按照他统一的部署来做，自行一套，搞出了很多乱子，俞大人不得不四处扑火。东边扑下去西边又燃起来，搞得手忙脚乱灰头土脸！如果当初元某就把这个指挥权交给俞大人，还会是今天这个局面吗？”

俞兴一直木木地坐在那头把交椅上，听到这里，禁不住眼里泪光闪闪。厅下的人也都暗暗地点了点头。

白炼不服，辩道：“要说没有统一指挥，也是俞兴没有听大哥你的统一指挥嘛……”

元用道：“不错，之前确实是元某在指挥。但事实证明，元某没有这个能力指挥好，当不了这个山寨之主！二弟，你不要再说了，大哥问你，你能不能做好这个指挥？你要是能做好，你就来当，如何？”

白炼红着脸道：“小弟不才，小弟也从来没想到，但是……”

“没什么但是！”元用严肃地说道，“你既然当不了，你就别再多话！咱们以后，一切都听俞大人的号令！包括元某自己，也包括二弟、三弟、四妹及山上所有的义军兄弟，没有任何一个例外！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小青及众头领都回答道。白炼没有开腔。

元用转过头来，带头跪礼道：“元用参见俞大人！”

小青等人也跟着跪礼道：“参见俞大人！”

白炼不跪，但元用拉了他一下，把他强行拉了下来。

俞兴赶紧站起来，把元用扶起来，紧紧握住他的手，对大家说道：“元寨主，各位兄弟！俞某是有罪之人，今天到这里，本来是来请求处罚的！没想到元寨主非但不处罚俞某，反而和各位兄弟一起，奉俞某为山寨之主！俞某实在是惭愧啊！照理说，俞某这等有罪之人，是不配获得大家谅解，更没有资格被大家认可和支持的，但俞某转念又想，元寨主之所以苦口婆心一定要推俞某上前，不就是为了能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吗？而元寨主一定要俞某承这个头，也并非因为俞某有多么出色，而是元寨主要俞某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承担起这份责任。既然如此，那俞某就告诉大家，这份责任，俞某今天就当仁不让承起来！”

“好！有这份豪气，才是咱们需要的俞大人！”元用大声叫着好，带头鼓起掌来。厅里的人受元用鼓舞，也跟着热烈地鼓掌。

白炼一抱拳，冷笑道：“恭喜俞大人梦想成真！”

俞兴知道白炼在讽刺自己，也不生气，呵呵一笑，转身走回去，坐在寨主的位置上。

便在这时候，程刚拿着刀，满身血污，兴奋地冲进大厅来，哈哈大笑对着元用喊道：“大哥，痛快！真是痛快啊！小弟好久没有这样扬眉吐气过了！哈哈……”

元用气得大喝道：“把这厮绑起来！”左右一拥而上，抓住程刚，把他紧紧捆了起来。元用叫道：“跪下，听候俞大人发落！”程刚跪下来，看了看元用，又看了看坐在厅上的俞兴，诧异地叫道：“大哥，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要绑小弟？唉，俞大人，你怎么坐到我大哥的位置上去了？快起来，让大哥坐上去说话！”

白炼冷冷地说道：“兄弟，你还不知道吧，如今人家俞大人已经是山寨之主了……”

程刚霍地站起来，叫道：“他是山寨之主？他有什么资格当山寨之主？谁推荐他当的？”

“跪下！”元用再次喝道，“俞大人是元用推荐的！是咱们大家推荐的！你这厮犯了如此大错，不知悔改，还在这里胡言乱语！”

程刚看了看俞兴，似犹不信。不过他还是慢慢地跪了下去。

俞兴不动声色说道：“程寨主，你刚才是不是把咱们抓回来的那些蒙古俘虏全部给杀了？”

程刚梗着脖子说道：“是又怎么样？”

俞兴道：“你为什么要杀光他们？你难道不知道咱们抓他们回来是要和蒙古人交换俘虏的吗？”

程刚怒气冲冲答道：“颜伯母都给你们害死了，还交换什么？留着他们还有什么用？”

俞兴道：“就算没有了用处，但他们毕竟是一帮妇孺，你怎么能对一拨手无寸铁的妇孺动手？”

程刚叫道：“俞大人，你别大惊小怪好不好？他们虽是妇孺，但他们也

是恶魔一样的蒙古人！杀几个蒙古人，值得你这般小题大做？”

白炼在一旁冷笑道：“兄弟，你说错了，人家就是要小题大做呢！人家不是刚坐上寨主之位吗？此刻要不惩罚你，如何能树立寨主的威风！”

小青着急地叫道：“二哥，你就别火上浇油了！少说两句，没人把你当哑巴！”

元用也喝道：“二弟，这里没你的话说，你赶紧退到一边去，闭嘴！”

元用开腔，白炼不敢再多话，只得退开。

俞兴接着说道：“蒙古人虽然凶残，但也是那些男人们干的。这些人只是妇女儿童，为什么要把冤仇报在他们身上？再说了，咱们汉人以儒治国，信的是圣人教言。圣人之仁尚且及于草木禽兽，何况是一些活生生的并无大错的妇女儿童！咱们到山上来聚义，自古仁义不分家，无仁之义，那咱们岂不是一群乌合之众？”

程刚哼道：“别给我冒那些酸水，我程刚是大老粗，懂不起！”

白炼又忍不住插话道：“兄弟，你没听明白，人家重点不是想冒酸水，重点是要说咱们是乌合之众！”

程刚叫道：“既然咱们是乌合之众，俞大人干吗还要上山参和？你赶紧下山，到城里当你的圣人呀！”

白炼道：“刚当上山寨之主，怎么舍得就丢下山嘛？”

元用气得用手指着白炼、程刚，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一甩手，沉痛地说道：“好好好，你们能！你们就这么能吧！元某也不管你们了，元某即刻下山，咱们都散伙！散伙！”说着大步向厅外走去。



交换俘虏双方使诈 策反军队一人做奸

## 第十一章 结金兰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白炼、程刚见元用丢下众人，一个人往厅外走去，不禁大吃一惊，忙在后面喊道：“大哥，你要到哪里去？你走了，我们兄弟怎么办？”

元用边走边生气地说道：“别喊我大哥，你们不是我的兄弟！我没有你们这样的兄弟！你们不是很能吗？我走了，你们正好在山寨称王称霸呀，还说什么怎么办的话！”

白炼、程刚冲过去，把元用拦住。白炼说道：“大哥，咱们是生死与共的患难兄弟，怎么能说散伙的话？你下山了，咱们也跟着你下山！”

元用推开白炼、程刚，继续往前走道：“跟着我下山干吗？山上都是你们的地盘，偌大的家业呢，你们怎么舍得丢掉？别说傻话了！赶紧回去吧，迟了就被别人抢去了！”

程刚扑通一声跪下来，叫道：“大哥，求你别走！别说这样的话了！咱们兄弟错了，以后都听你的！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白炼也跟着跪下说道：“是的，以后咱们再也不闹了！”

小青也跑过来，哭着跪在地上道：“大哥，二哥三哥惹你生气，他们确实不应该！但你是大哥，他们既然知错了，你就应该原谅他们。再说了，他们惹你生气，小妹可没有，难道你也要丢下小妹不管吗？还有这山上的数千兄弟，你也都不再照顾他们了？”

元用站在那里，默默地把跪在面前的三人看了一阵，长叹一声说道：“二弟、三弟、四妹，说句实在话，大哥我本来心灰意冷，真心想下山去，做一只闲云野鹤。你们既然还惦记着咱们的情谊，要留大哥在山上。那大哥就再说一句话，你们如果听得进去，大哥就留下来；听不进去，大哥即刻下山，咱们兄妹也不做了，以后也别跟我提情谊的事情。如何？”

三人齐齐说道：“一切都听大哥的，但凭大哥做主！”

元用道：“今天当着俞大人的面，元某也不怕露底儿。俞大人上山之



时，大哥其实也和你们一样，心里是抵触的。虽然俞大人执行的山城抗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策略，大哥那时候也疑惑，总觉得俞大人还藏着别的心思。就像前两任知府王夔、姚因谋做过的那些事情一样。但是自从俞大人上山以后，元某看到了他做的那些事情，听到了他说的那些话，元某以前的那些疑惑已经荡然无存了，深知他是一个一心一意只为抗蒙的人，而且元某也由衷地佩服俞大人的识见、胆略和胸怀，这样的人，正是咱们山寨头领的不二人选。所以，大哥今天推举他为山寨之主，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二弟说的什么灰心丧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大哥今天想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如果你们真听大哥的，那以后一切都必须听从俞大人的安排，奉他为咱们山寨的头领，绝不能和他拧着来，也不能自行一套！你们说，这一点你们能不能办到？”

“能办到！”三人都答道。

元用道：“好吧，那你们过去，向俞大人认错！向他表明态度！”

小青、程刚站起来，白炼迟疑了一下，也站起来，都走到俞兴面前。

俞兴赶紧走下来，一边扶起三人下拜的身体，一边给程刚松绑，道：“好了好了，大家都别拜了，以前的一切都过去了，从现在起，咱们从头开始！”又转过身对元用道：“元寨主，俞某有个提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元用道：“俞大人但说无妨。”

俞兴道：“今天山寨的一众好汉都在这里。俞某十分羡慕元寨主你们兄妹情深，俞某想让众好汉做个见证，也和你们结拜为兄弟，不知道元寨主你们是否欢迎？”

元用大喜道：“能和俞大人结拜为兄弟，那实在是咱们十世修来的福气，怎么会不欢迎呢？是不是啊，二弟三弟？”

程刚原本是豪爽之人，见俞兴这么痛快，也非常高兴，叫道：“只要俞

大人不嫌弃，我等求之不得呢！”

白炼不冷不热地说道：“欢迎。”

小青嘻嘻笑道：“俞大哥，我们自然很欢迎，不过有个条件……”

俞兴道：“什么条件？”

小青道：“大哥二哥三哥还有我，我们是最先上山来的，你是最后上来的。如果咱们结拜的话，按年龄你应该排在大哥之后，是二哥。但二哥是白炼，我已经喊习惯了，不能让给你。也就是说，不管你年纪有多大，你都不能插队，只能排在最后一位，当五弟！你同不同意？”

元用道：“唉，四妹，怎么能够让俞大人排在最后一位呢？要排，也应该排在第一位，他来做咱们的大哥呀！”

俞兴忙说道：“元寨主，俞某倒是觉得小青这个提议不错。俞兴确实是最后一个上山的，自然应该排在最后！”

“好啊，那我可就喊了，”小青大笑道，“五弟！”

“哎，四姐有何吩咐？”俞兴也凑趣回答道。

小青调皮地说道：“如今蒙古人大举进犯，五弟，咱们派你主持山寨大局，指挥抗蒙，你可要好好表现哦！”

俞兴抱拳答道：“请大哥二哥三哥四姐放心，小弟一定不辱使命，打好这一仗，解困山寨，拯救嘉定！”

小青及众人不由得大笑起来。元用高兴地大喊道：“上山顶！摆香案！”

### 九顶山拥翠峰

九顶山拥翠峰的一块平地上，摆着香案，元用、白炼、程刚、小青、俞兴五人正跪在香案前结拜，一个铺兵匆匆跑上山来，举起一封信，说道：

“俞大人，元寨主，蒙古人送来一封文书！”

俞兴赶紧接过来，撕开封皮看。看着看着，他脸上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

小青还处在欢喜中，嘻嘻问道：“五弟，蒙古人信中都说些啥？”

俞兴道：“他们说，他们愿意送出一些老百姓，交换被咱们俘虏上山的他们的家属呢。”说着，他把信递给了元用。

小青一听，忍不住埋怨道：“三哥，你看你干的好事！你一口气把俘虏全部杀光了，如今蒙古人要交换，咱们拿什么人来和他们交换？”

元用也说道：“是啊，三弟，你这事干得太鲁莽了！如果俘虏还在，咱们这一次可以解救多少老百姓啊！如今俘虏被杀光，咱们不但没有可交换的，而且蒙古人要是知道咱们杀了他们的家属，不知道要怎样大开杀戒，残害咱们的老百姓啊！”

程刚被元用、小青这么一说，也痛悔不已，跌足叹息道：“唉，都是程某的错！当时因为颜伯母牺牲，程某心里一时来气，便做了这样一件蠢事，没有想得这么远……”

俞兴道：“三哥，事情已经做下，后悔没有任何意义了，咱们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

小青望着俞兴问道：“是啊俞大哥，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啊？”

俞兴见大家都很紧张，想轻松一下，不禁笑道：“四姐，你怎么喊我大哥呢？我不是五弟吗？难道你不愿意俞某当你的五弟啊？”

小青才醒悟过来，笑道：“呵呵，急糊涂了！五弟啊，如今火烧眉毛了，你怎么还有心思调笑？快说说咱们有什么应对之策吧！”

俞兴正要说话，忽听到白炼“嗤”的一声冷笑，忙笑着问道：“二哥，你有什么好主意？”

白炼道：“这有什么着急的，咱们正好将计就计呀！”

小青问道：“将计就计？”

白炼道：“咱们手中虽然没有蒙古俘虏，但可以派人假扮蒙古俘虏的样子，到时候假意和蒙古人交换。等被俘的百姓回来后，咱们假装的人就抽出

刀剑大杀一通。这样一来，不但可以换回俘虏，说不定还能趁机给蒙古人一次迎头痛击！”

程刚一听，轰然叫好。元用也不住地微笑点头。

小青刚说了个“好”字，见俞兴没有开腔，又犹豫地问俞兴道：“五弟，二哥这个主意怎么样？”

俞兴笑道：“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小青舒了一口气，笑道：“既然五弟也认为主意不错，那咱们就赶紧实施吧！”

俞兴道：“二哥，四姐，小弟在想这样一个问题，蒙古人这么着急地要和咱们交换俘虏，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咱们这次抓回来的人中，一定有个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是谁呢？咱们是否需要把这个人找到，才好有针对性的装扮？或者说，找到这个人后，咱们并不急于和他们交换，有这个俘虏在咱们手中，让他们有所忌惮，不敢大肆进攻……”

白炼气冲冲地打断俞兴道：“俞大人，你怎么说过来又说过去的？你究竟是同意咱们和蒙古人交换俘虏还是不同意？”

俞兴笑道：“同意是同意，不过……”

白炼打断他道：“既然同意，那还说那么些废话做什么？”

小青也说道：“五弟，既然同意，咱们实施就是了。管那个人是谁，咱们用不着费心去找，只需扮成他们每个人的样子，穿上他们的衣服去交换就是了！”

程刚道：“是啊是啊，到时候咱们都涂上脂粉，扮成那些蒙古女人的样子，给他们送上门去……”

小青嘻嘻笑道：“三哥，别人扮成那些蒙古女人尚可，你就是涂再多的粉也不像。那些蒙古女人，有长得像你这种老熊一样的身材吗？”

程刚道：“四妹，你可别小看我，我会缩骨功，到时候把肚皮这么一缩，再这么扭扭捏捏一走，不就像了吗？”

俞兴脸上淡淡笑着，心里悄悄叹了口气，不再开腔。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卫无忌道：“大人，这个交换俘虏的计谋，看起来是一桩光赚不赔的买卖啊，大人为什么还叹气呢？”

“未必！”俞兴道，“如果蒙古人最终发现咱们骗了他们，他们不会对咱们进行疯狂的报复吗？说不定会把咱们在他们手中剩下的百姓通通杀掉，或者是立刻对山寨发起猛烈进攻。本来咱们最需要的是时间。有时间，咱们才能从容地部署兵力，构筑防卫。如果蒙古人现在就开始全面进攻，咱们就没有时间做这些准备，不得不穷于应付啊！”

卫无忌点点头道：“大人担心的有道理！”

俞兴接着说道：“反过来，咱们要不和蒙古人交换俘虏，那么，不管那个重要的人是谁，咱们能不能把她找出来，至少有一点，咱们不会让蒙古人发现他们的家属被杀了。只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家属还在咱们手中，咱们就有足够的筹码和他们周旋，这仗也好打得多啊！”

卫无忌道：“大人，您既然不同意这个计谋，为什么不及时阻止呢？”

“唉，无忌啊，你不明白本官心里的苦衷啊！”俞兴叹道，“从咱们上山到现在，咱们一直和山上的义军相处得不是很融洽。咱们想了很多办法，但最后往往都适得其反。这一次，通过和几位寨主结交，好不容易拉近了和他们的感情。这事他们都叫好，如果在这当口，本官立马就反对他们，怕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啊！”

卫无忌道：“大人啊，您真是太不容易！就拿和山寨的人称兄道弟一事来说吧，您也是很冒险啊！您知不知道，这很有可能成为朝廷的那些奸贼攻

击大人您的把柄啊！再说了，就算结拜，您也应该当大哥，怎么做了他们五弟呢？为这事，官军都有些愤愤不平啊！”

俞兴道：“无忌，如果本官还有更好的办法，也绝不会出此下策！官军心里不平，你下来后一定要多向他们解释，让他们顾全大局。至于来自朝廷的谗言，本官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好在现在是赵葵赵相公主政，有他这棵大树罩着，就算有谗言，咱们暂时也无需担心！”

卫无忌幽幽地说道：“但愿如此吧……”

俞兴抖擞精神，又说道：“无忌，本官今天叫你来，是想告诉你，你必须尽快完成布防，防止敌人立刻发动疯狂的反扑！要查一查哪些地方还有漏洞，哪些地方兵力还不够，绝不能给敌人留下空子！”

卫无忌道：“是，末将明白！”

### 九顶山，就日峰下

九顶山就日峰下有一处开阔的地方，交换俘虏的仪式便在那里进行。

蒙古军在开阔地的一边，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也就数百人。前面押解着上百个老百姓，等着交换。

山门打开，俞兴、元用也带着数百士兵，押解着由小青、白炼、程刚等人装扮的蒙古俘虏，从山门走出，来到那块开阔地的另一边站定。

蒙古将领汪良臣骑马向前走了两步，笑着问道：“俞大人，这次你是真身，不是别人假扮的吧？”

俞兴知道汪良臣说的是上次多个“俞兴”解嘉定之围的事，也笑道：“不错，这次确实是俞某本人！”

汪良臣道：“那么，你所带的那些被你们抓去的人，也是真的吗？”

俞兴一怔，不知道汪良臣是试探，还是获得了什么风声。他不动声色地答道：“自然是真的！”

“嚯嚯，”汪良臣狂笑道，“你别想骗本将军了！你以为本将军会那么容易上你的当吗？”

汪良臣此话一出，小青等人变了变脸色，有些不安了，手在背上不自觉地摸了摸，似乎要拔刀的样子。

元用轻轻咳了一声，示意他们别动。

俞兴微微一笑道：“汪将军，你说俞某的人是假的，有何凭据？”

汪良臣道：“你俞兴诡计多端，会心甘情愿把你们付出巨大代价才抓来的俘虏主动和咱们交换？”

俞兴听汪良臣这么一说，终于明白他原来真是试探，不禁舒了一口气，哈哈一笑道：“这一点，俞某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咱们抓你们家属的目的，就是用来和你们交换俘虏。所以只要你们满足咱们交换人质的目的，这笔买卖，咱们也不亏！”

“果然是爽快人！”汪良臣道，“不过，本将军仍然不相信你！除非……”

俞兴道：“除非什么？”

汪良臣道：“除非你让咱们的人先出来两个，让本将军和她先说说话！”

小青等人再一次不安起来。小青悄悄地说道：“五弟，咱们不用和他再废话了，径直杀过去就是了！”

俞兴赶紧阻止：“四姐，不可造次！这样一来，会伤害咱们的老百姓的，让小弟再和他说两句。”

俞兴抬头，对着汪良臣哈哈大笑道：“哈哈，汪将军，俞某明确告诉你，不可能！”

“哼哼，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原来真是骗局！”汪良臣咬牙切齿道，“既然你们这么不诚信，咱们还和你们客气什么？咱们要把你们的人全部杀掉！”

俞兴冷笑道：“好啊，那你们就动手吧！唉，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呢？”

小青不禁悄声埋怨道：“五弟，你怎么鼓动他们动手呢？万一他们真杀了咱们的人怎么办？”

俞兴不开腔，抱着手静静等着汪良臣说话。

汪良臣也不说话，一时之间，整个交换场地陷入了一片寂静，

俞兴最先打破沉默，大声喊道：“汪良臣，俞某最后问你一句，你换不换？不换，咱们可要押着你们的人回山上去了！”

汪良臣道：“换！马上换！两边的人同时往前走！”

小青不解地嘟囔道：“奇怪了，既然知道是假的，干吗还要换呢？”

俞兴微微一笑，没有回答小青的疑问，而是悄声说道：“二哥、三哥、四姐，你们埋着头往那边走，等到咱们的老百姓过了中心线后，立刻掩护着老百姓往回赶，不可与他们恋战，小心中了他们的埋伏！”

小青等人点点头，低着头，迈着碎步，直直地往前走。

两队人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在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忽然，从蒙古阵走过来的“百姓”中，有人大喊：“果然是假的！咱们上当了！”

小青等人转头一看，发现对方送过来所谓“俘虏”，也全都是蒙古人假扮的，不禁大怒，纷纷拔出武器，就向那些假扮的蒙古兵砍去。

蒙古兵也大为生气，一个头目模样的人咬牙切齿骂道：“妈的，居然想用假的来骗咱们！你们不得好死！”

程刚一边砍杀一边狂笑道：“不得好死的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也敢来骗老子！”

两队人马都觉得上当受骗，气恨难平，挥动着武器发狠地往对方打去。一瞬间，一块平坝地上战成一团，但见裙钗飞舞，环佩叮咚，刀光剑影，虎喝声声，煞是怪异！

汪良臣大手一挥，他身后的数百蒙古兵挥舞着马刀，号叫着，齐齐向宋军冲杀过来。



俞兴见势不妙，赶紧猛冲过来，对白炼、程刚、小青等人大喝道：“二哥、三哥、四姐，赶紧撤退，退回山墙里去，关上山门！”

程刚意犹未尽，叫道：“五弟，怕什么？他们也就数百人，咱们未必就输给他们！”

白炼也说道：“气可鼓不可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咱们只要加一把劲，便可大获全胜，擒杀汪良臣！”

俞兴严肃地说道：“二哥三哥，此事绝没有这么简单，赶紧后撤，小心中了埋伏！”

白炼道：“怕他们的埋伏！咱们山上义军一起冲下山来，还怕打不过几个蒙古人？”

正争辩着，突然，只听见四面八方传来蒙古人尖利的喊杀声。众人一惊，见蒙古人像是从平地冒出来一样，密密麻麻漫山遍野围了过来。

小青心里焦急，忙大声叫道：“二哥三哥，果然有埋伏！听五弟的，咱们赶紧撤吧，再迟了，蒙古人把山门围住，咱们就没有退路了！”

元用也下令道：“少说废话！赶紧撤！”

白炼、程刚等人才不得不且战且退，往山门而去，终于在山墙上宋军密箭的掩护下，所有人安全退回山里，关上山门，把蜂拥过来的蒙古人全关在山墙外。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大厅里，众官军及义军头领聚拢到一起。程刚恨恨说道：“哼，那蒙古人太狡猾了，居然用假俘虏和咱们交换！”

小青笑道：“三哥，你就别生气了！咱们也不是假俘虏吗？半斤八两，大家打成了平手嘛！”

程刚心气难平，继续叫道：“哼，他们还设下埋伏围歼我们呢！可惜

咱们没有设伏，咱们要是把山上所有的军队一起拉下山去，对他们实施反包围，必然打个漂亮的歼灭战！”

俞兴忙说道：“三哥，咱们绝不能这样冒险！咱们虽然有上万人马，但在旷野决战，咱们绝不会是蒙古人的对手，白白消耗了兵力！咱们现在唯一正确的方法是做好防守，守住每一个山头。等咱们完全站稳脚跟后，再寻战机打败蒙古人！”

白炼嗤笑道：“俞大人，你的话就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别人的主张都是冒险！你好英明伟大啊！”

俞兴一怔，知道自己为了强调，又把语气说重了，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再说什么。好在元用出来打圆场道：“二弟，五弟的话说得不错，你何必鸡蛋里挑骨头？如今蒙古人已经大军压境，把咱们九顶山团团围住。咱们确实只能做好防守，正像五弟说的那样，守稳每一座山头，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这才是上策！”

白炼被元用呵斥，不敢再开腔。

元用笑着对俞兴说道：“五弟，请你来对山上的人员作一个调整吧！”

俞兴道：“好，既然大哥让俞某安排，俞某就不客气了。大家都听好了。东边的就日峰，无忌你接着守护，你把丹霞峰给小青。这两座山峰地势条件稍差，是蒙古兵攻击的重点，你们的任务很重！”

卫无忌和小青抱拳领命道：“遵命！”

俞兴接着说道：“程凯，你守好祝融峰；胡冲，你负责兑悦峰；吴华继续守灵宝峰；三哥，你去守望云峰。这四座山峰，地势比就日、丹霞险峻，不过仍然可能遭受蒙古人的猛烈攻击，你们切不可大意！”

众将领纷纷领命。

白炼忍不住冷冷地问道：“俞大人，白某做什么？”

俞兴笑道：“二哥，你别着急，你的任务可重了，小弟准备安排栖鸾、



集凤两座山峰给你守护……”

白炼冷笑道：“俞大人，你明知道栖霞、集凤两峰有大江、悬崖阻隔，就是无人防守，蒙古人也不可能从那里攻上山来，为什么偏偏要派白某去？你这是小瞧白某吧？”

俞兴道：“二哥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越是最险峻的地方，越有可能成为敌人的突破口。虽说这里有大江、悬崖阻隔，但蒙古人未尝不可以从那里上来！如果咱们不引起重视，一旦被蒙古人从这里偷袭得手，闯进山来，后果不堪设想！”

白炼道：“既然如此重要，那请别人去那里守呀，为什么安排白某？卫将军，白某和你交换，如何？”

卫无忌笑笑道：“末将听从俞大人的安排……”

白炼还想说，元用喝道：“二弟，不可再推辞，服从五弟的命令！守好你的山头！如有失误，休怪大哥不讲兄弟情分！”

白炼不敢再说，把脸别到一边去，很不高兴。

俞兴笑道：“各位将军，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分工，其实，咱们山寨应该是一个整体，各位不仅仅要守好自己的山头，而且还要相互配合，哪里出现险情，咱们就要往哪里救援。也就是说，咱们的责任都是一样的重大，绝无轻重之分……”

一个探子跑进来，向元用报告道：“寨主，寨主，元二哥回来了！”

元用一时没有反应过来，问道：“哪个元二哥？”

探子道：“就是寨主您的弟弟元利呀！”

“元利回来了？”元用惊喜不已，拔腿就往外跑去，一边跑一边大喊着：“元利！弟弟！你回来了吗？你在哪儿？”

## 九顶山拥翠峰

元用从大厅里冲出来，喊着元利的名字大步跑着向他冲过去。元利看见哥哥向自己跑来，也很激动，颤声喊着“哥哥”，也向元用跑上来。兄弟俩在半山腰跑拢，紧紧拥抱在一起。

元用紧紧搂着元利，满眼泪水，喃喃说道：“弟弟，你可回来了！真是太好了！哥哥能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哥，我也是！哥哥，我也是！”元利在元用的怀里哭着喊道，“弟弟无一刻不想念哥哥，无一刻不想回到山寨来啊……”

元用道：“弟弟，你已经回来了！咱们兄弟已经团聚了！”

元利道：“是啊，哥哥，小弟很高兴！非常高兴！”

良久，元用这才想起来问道：“弟弟，你不是也被蒙古人抓起来了么？你是怎么逃回来的呀？”

元利从元用的拥抱中挣脱出来，笑着说道：“哥，我们这些嘉定的老百姓被蒙古人抓去后，就当了他们的奴隶，整天被他们押解着，帮他们劈柴做饭，浆洗缝补。我的任务就是负责挑水。今天清早，在挑水的时候，我趁押解的蒙古人没注意，偷偷溜跑了！那些押解的蒙古人跟着我追了好一阵，没追上，我就逃脱回来了！”

元用道：“咱们的山墙外不是被蒙古人密密地围着吗？你又是怎样翻进来的？”

“我装扮成蒙古人的样子，他们没有发现我，我就偷偷地翻进来了呀！”接着，元利忙又说道，“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娘还活着！”

元用一把抓住元利，急问道：“什么？你说什么？娘还活着？”

元利咧着痛苦地说道：“哥，你轻一点，你捏痛我了……”

元用忙松了手，又问道：“快说，怎么回事？赵笑他们不是回来说娘自杀了吗？”



元利道：“不错，娘确实自杀了，不过被蒙古人及时救了下来……”

“谢天谢地！佛祖保佑！”元用对着栖霞峰的方向，做了一个礼佛的动作，松了一口气道，“弟弟，你不知道，哥哥听说娘牺牲后，天天在屋里求佛祖保佑，希望娘能在天堂过上好日子！肯定是佛祖听到哥哥的祷告，才让娘又活过来了！”

“是啊是啊，”元利又哭又笑地说道，“听到了，佛祖肯定是听到了，所以就从死神身边把娘拉回来了！”说到这里，元利又叹口气道，“哥啊，虽然死神没有把娘拉去，但是蒙古人却认出她是大哥的娘来了……”

元用着急地问道：“蒙古人把娘怎么样了？”

元利道：“蒙古人发现娘的身份后，就不让她去洗衣了，而是把娘关在屋里，天天逼迫她给你写信，劝你下山投降。娘不从，他们就折磨娘，用鞭子抽打娘，逼娘就范……”

“这伙强盗，他们不是人养的！哼哼，元某迟早要他们付出代价的！”元用痛苦地叫道，“元利，娘是不会屈服的！娘死都不怕，还怕被这伙强盗折磨吗？”

“哥说得对，娘是不会屈服的……”元利道，“不过，哥啊，娘如此受折磨，我们当儿子的看着心痛啊！死了倒也罢了，但是娘这样被蒙古人折磨得生不如死！哥啊，难道你不难受吗？”

“哥怎么会不难受呢！”元用沉痛地说，“但是现在娘在蒙古人手里，而且肯定以重兵防守着，哥想救也救不出她啊……”

元利呆了呆，突然怒气冲冲地叫道：“哥，我看你根本就没打算救娘！你身为一寨之主，手中有上万精兵，要想救娘还不容易吗？你只要一声号令，山寨的兄弟们谁不愿意冲下山去为咱们救娘啊！”

元用着急地说道：“弟弟，你怎么能这样说哥哥？哥哥何尝不想让娘早一天回到咱们身边！那是生咱养咱，含辛茹苦把咱们兄弟养大的亲娘啊，哥

哥怎么忍心让她受折磨！但是，弟弟啊，哥虽然是一寨之主，却也不能为了救自己的娘，就把兄弟们带下山去送死啊！在平原上和蒙古人打仗，咱们绝不是他们的对手，只有依托山城，咱们才能勉强跟他们有一拼！这个策略，是余玠大帅制定的，也是俞兴大人和咱们一起计议定的，哥哥怎么能为了个人的目的，就破坏山寨整个抗蒙大计呢？”

元利尖叫道：“你这意思，就是任娘自生自灭了？”

元用浑身颤抖，痛苦得说不出话来：“我，我……”

元利定定地看着元用，半天后，突然说道：“哥啊，其实还是有其他办法救娘的……”

元用眼中闪现着惊喜，问道：“弟弟，你有什么好办法？”

元利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道：“哥啊，小弟虽然不懂军事，对山城抗蒙的大计也不了解。但是，小弟听到了很多人在议论，说蒙古人那么强大，他们把嘉定城都占领了，这么几座小小的荒山，怎么可能抵抗得住蒙古人的进攻！蒙古人破山，是迟早的事情。即便不破山，就这么围着，饿也把咱们饿死了……”

元利见元用的脸色不对，又慌忙说道：“哥啊，这都是别人议论的，小弟只是把听到的都告诉哥，不是小弟的意思……”

元用不动声色地说道：“哥哥知道，你说下去。”

元利又抬头望了元用一眼，接着说道：“他们说，蒙古人向来的行事作风是，如果别人顺从于他们，他们就会对那人以礼相待！如果别人胆敢对抗他们，一旦破城后，他们是会屠城洗山的！与其将来被蒙古人洗山，不如现在就顺从他们，大家还可以过好日子……”

元用脸色已经变得越来越吓人，元利赶紧闭上嘴，惶恐地看着元用。

元用问道：“元利，这些话你是听谁说的？”

元利道：“大家都在说呀！在山上时候我听到士兵们在议论，下山以

后我又听见百姓在议论……”

元用道：“弟弟，你今天把这些话说给哥哥听，是什么意思？”

元利道：“哥，我不敢说……”

元用道：“为什么？”

元利道：“我害怕哥你处罚我！”

元用道：“你尽管说，哥哥不会处罚你。”

元利道：“那我说了……哥，不管你怎么看，但小弟以为，这些人的议论也有一定道理。咱们要和蒙古人硬干，肯定是打不赢他们的！而且咱们的娘肯定会被蒙古人折磨致死！不如咱们假意投降蒙古人，这样的话，一来，咱们救了娘，二来，咱们还可以寻找机会在蒙古人内部搞起来，给蒙古人来一招釜底抽薪……”

元用压抑着吐一口气，继续耐心地劝说道：“弟弟，你真是幼稚！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咱们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青山朗朗，大江历历，咱们堂堂正正的人，怎么可能去投降蒙古人？就算是哥哥下了这道命令，山上的兄弟们也绝不会答应的！”

元利忙说道：“哥啊，小弟说的是假意投降……”

元用道：“假意也不行！就算咱们真能从蒙古人内部动手，但是，一旦山上的兄弟散了，人心散了，气节散了，咱们还有什么资本和蒙古人斗？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再说了，山城抗蒙，是咱们经过深思熟虑定下的策略，还没开打呢，你如何就断定咱们打不赢？”

说到这里，元用提高声音，严肃地告诫道：“元利，不管这些话你是听来的，还是自己想来说的，反正从今天开始，你绝对不准再说半句！听到别人说，也要立马义正词严反驳他！如果因此扰乱了人心，涣散了士气，就算你是哥哥的亲弟弟，哥哥也决不轻饶你！听明白了吗？”

元利吓得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开腔。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俞兴对元用说道：“大哥，除了守山外，咱们还需要把老百姓及所有的家属组织起来，尽可能地开垦山上的土地，种植庄稼。”

元用道：“是啊，咱们原本准备在嘉定城外的平坝上护耕，筹集粮草。没想到蒙古人又大举反攻过来，把山寨团团围住了，咱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只有靠山吃山，在山上种粮食了！”

俞兴道：“对，咱们必须尽快做这件事。咱们的粮食仅仅能够维持三四个月。如果三四月后，咱们仍然不能打破蒙古人的封锁，将再次陷入断粮的危险！”

元用道：“不过，在山上种庄稼，有许多不利因素。一是山上土地比较贫瘠，产量不高；二是人手有限，大部分军队需要守护山墙，只能靠百姓及老人、妇女及小孩。但是这些妇女儿童毕竟力弱，人心也不齐，组织起来很困难啊……”

俞兴笑道：“困难确实存在，但只要动员得好，组织得当，咱们这一拨娘子军，也会成为一支擅打硬仗的部队！大哥，小弟今天找您来，就是想请您下去动员组织一下，确保粮食丰收，以解全山寨的后顾之忧！”

元用道：“五弟放心，元某即刻便去安排……”

两人正说着，赵笑气喘吁吁跑进来报告道：“俞大人，元寨主，大事不好了！”

俞兴问道：“出什么事了？”

赵笑道：“又有大批百姓涌到集凤峰，准备从那里下山呢……”

“怎么又有人下山？”俞兴皱了皱眉，问道，“集凤峰那里有下山的路么？”

“没有，”赵笑道，“只有一些多年生长的老藤条垂在悬崖上，那些百姓就顺着藤条往下滑……”



元用问道：“集凤峰不是有白炼守着吗？”

赵笑道：“集凤峰上没人守着……”

元用脸色大变，含怒说道：“五弟，你去集凤峰劝回那些老百姓，元某去看看那白炼究竟在干什么！”

俞兴点点头，两人迈出议事厅，分头而去。

### 九顶山，集凤峰

俞兴赶到集凤峰时，还有大批百姓滞留在那里，他们看见俞兴走来，都吓得赶紧往一旁跑去。

俞兴怒气冲冲喝道：“站住，谁也不准动！”

那些百姓见俞兴发火了，只得埋着头站在原地，不敢再动。

俞兴爬上山顶，往山那边悬崖下看，只见还有几个人吊在藤条上，上不来，也下不去，模样相当狼狈。

俞兴冷着脸问道：“你们是想下去，还是想上来？”

几个人惶恐地悬垂着，不敢开腔。

俞兴嗖的一声从腰上拔出刀，向前走两步，冲吊在藤条上的那几个人喝道：“你们想下去是吧？好啊，本官成全你们！”说着，扬起刀，作势便往藤条上砍去。

那几个百姓吓得脸色发黄，大喊道：“饶命啊，俞大人！我们不想下去了，我们要上来，上来！”

俞兴又问了一句：“是不是要上来？”

“是是是，我们要上来……”那几个人话未说完，忽听得啪的一声响，一根藤条中间裂开了一个大口子。

俞兴一看，见挂在那根藤条上的人竟是胖墩墩的沈员外。

那沈员外听到藤条声响，尖叫起来：“俞大人，快救我！救我！”

俞兴忙用力掷出手中的刀，插进悬崖里，只留个刀柄在外面。接着，俞兴跳下去，一手抓住刀柄，另一手抓住沈员外手中那一截没有裂开的藤条，使力把沈员外提起来，再单手托起他肥胖的身子，往上一抛，沈员外身子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稳稳地掉在山顶上。

众人被俞兴的这一手绝技惊得呆了，忍不住叫起好来。

其他悬垂在藤条上的人，也都在俞兴等人的帮助下，纷纷爬回山顶。

俞兴最后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走到众百姓面前，顿了顿，沉痛地说道：“乡亲们啊，先前，为了躲避蒙古人，本官带着你们强行上山。那时候，山上的义军兄弟们并不欢迎我们，但经过元寨主苦口婆心的劝说，义军兄弟们终于答应留咱们下来，和咱们同甘共苦，一起抗蒙了！可是，就在咱们刚刚部署好，准备和蒙古人大干一场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又闹着要下山去了呢？”

所有人都埋着头，不开腔。

俞兴焦虑地问道：“山下有狼一样凶残的蒙古人，下山的路又这么凶险，你们竟然都不怕，还要闹着下去！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啊？”

没有人回答他，所有人都深俯着头，红着脸，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尖。

俞兴目光在人群中扫了扫，最后盯在沈员外身上，问道：“沈员外，你又是这次下山最积极的人之一。你告诉本官，为什么又要下山呢？咱们已经屯不成田了，没有抢你的良田千亩，你还下山去做什么？难道你是想下去把你的良田从蒙古人手中夺回来吗？”

沈员外陪着笑，尴尬地说道：“不是，不可能，怎么夺得回来呢……”

“看来你还比较清醒嘛！”俞兴哼道，“既然你知道不可能把你的良田从蒙古人手中夺过来，那你还下山去做什么？”

沈员外嘟囔道：“为了活命……”

“为了活命？”俞兴大惑不解，“你待在山上，谁在要你的命呀？”

沈员外趋前一步，深深一躬道：“俞大人，事到如今，小老儿不得不说了。请您看看这个吧！”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到俞兴的手里。

俞兴接过来一看，脸色渐渐严肃起来，抬头问道：“沈员外，这张纸条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沈员外道：“地上捡的……”

俞兴冷笑道：“地上捡的？怎么可能？本官怎么没有捡到一张？”

“真是地上捡的！”沈员外道，“地上多得很呢，一捡就是一大把！”

“对，真是地上捡的！”其他人也纷纷从怀里摸出纸条，对俞兴说道：“俞大人，我们这里也有？都是今天早上起来在地上发现的！”

俞兴面色严峻，在原地走了两步，喃喃自语道：“看来，是有奸细溜到咱们山寨里来了！”

“奸细？”人群中发出一阵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奸细干的？”

“对呀，奸细干的！”赵笑见俞兴陷入了沉思，没有回答众人的问话，忙解释道，“这还不明白吗？肯定是奸细晚上偷偷把纸条撒在地上，等着你们早上起来捡，然后上当下山呀！”

众人都半信半疑。

沈员外又说道：“俞大人，您是一个好的父母官，您和元寨主对咱们都不错！但是，俞大人，您和元寨主对咱们好归好，有一些事情，却是连你们都无能为力的啊！”

俞兴道：“沈员外，你说什么事情咱们无能为力？”

沈员外道：“俞大人，对您咱们不妨实话实说！不管这纸条是不是奸细撒的，但是上面说的却不假呀！咱们这样下去，确实只能是死路一条！与其将来被蒙古人攻破后屠城洗山，不如现在就提前下山去，多多少少还有一个活路啊！”

俞兴呵呵大笑道：“沈员外，本官和你到佛祖像前起一个誓如何？”

沈员外道：“起什么誓？”

俞兴道：“本官现在告诉你，咱们能够打败蒙古人，把他们彻底撵出嘉定。对这话，你肯定不相信，本官也不可能马上向你证明！这样，本官给你一个期限：三个月！如果三个月内本官不能把蒙古人撵出嘉定，那本官一定派兵把你，把所有那些想下山的人，都安全护送下山。如何？”

沈员外想了想，点点头道：“俞大人，小老儿就再相信您一次！”接着，沈员外又似笑非笑地说道，“俞大人啊，您要知道，咱们九顶山上的佛祖是很灵验的哦……”

俞兴朝向栖鸾峰大佛的方向站好，举手起誓道：“决不食言！否则，天诛地灭！”

沈员外大大松了一口气，一众百姓也都纷纷点头，表示再不听信蛊惑，私自下山。

俞兴道：“沈员外，各位乡亲，本官也有一个要求，你们不但不能再提下山之事，而且还必须积极为抗蒙尽责！”

沈员外道：“俞大人，我们手无缚鸡之力，又不能提枪上马，能为抗蒙做什么呀？”

俞兴道：“抗蒙不只是打仗一件事，抗蒙是一把大伞，每一根骨架都必须使力，这一把伞才撑得起来。你们虽不能打仗，但可以做后勤保障。沈员外，你是行家，本官封你为粮料副使，由你和杜志杜大人一起，带领众乡亲把九顶山开垦出来，种庄稼。咱们山上的土地虽然比不过你平坝上的那些良田，但经营得好，也能够瓜果满山，牛羊遍地，再造一个嘉定坝子！如何？”

沈员外见俞兴封自己为粮料副使，非常兴奋，赶紧跪地行礼道：“多谢大人提拔！小老儿，哦不，卑职，哈哈，卑职一定竭尽所能，完成大人交办的‘再造一个嘉定坝子’的任务！”

## 九顶山，栖鸾峰

元用来到栖鸾峰山下白炼住的那一间屋子。当他推开门的时候，白炼正在屋里一个人大口喝着酒，而且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

元用一见，非常生气，走过去，一把抓住白炼，喝道：“白炼，大白天的，你在这里干什么呀？”

白炼抬起迷迷糊糊的醉眼，见是元用，反过手来，一把抓住元用的衣袖，叫道：“大哥，是你呀？快，快过来，坐下，陪小弟，喝酒！咱们兄弟，好久好久，没一起喝过酒了，来，咱们，咱们一醉方休……”

元用焦急地说道：“二弟啊，你还有心思喝酒，你守护的集凤峰出大事了，你知不知道？知不知道？”

白炼慢慢抬起手，指着元用嘻嘻笑道：“你说什么？不喝是吧？大哥，你不够意思！你是我白炼的大哥，却不喝我白炼的酒！你，你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元用用劲揉了揉白炼，喊道：“二弟，你醒醒，现在哪里是喝酒的时候呀！大哥正在和你说大事呢，你听明白没有？”

白炼依然絮叨：“好，好得很啊！你是我大哥，连你也瞧不起我！你不喝，我喝，我自己喝！”说着，又端起一碗酒，咕咕咕地往嘴里灌。

元用想把碗从他的手中夺过来，但白炼却已经全倒进自己嘴里了。当他吞完最后一口酒后，把碗往桌上一丢，摇摇晃晃坐到凳子上，呆了半晌，突然大哭起来：“没人瞧得起我，我就是一个废物！小青不喜欢我，俞兴藐视我，现在连我，连我最最知心的大哥也瞧不起我！我白炼这么窝囊啊，我白炼就是一个废物啊……”

元用叹了口气，只得坐下来，拍着白炼的背，温言软语地说道：“二弟，你这说的是什么傻话呀？咱们兄弟同心，永远相知，大哥怎会瞧不起你呢？”

白炼端起一碗酒，递给元用道：“瞧得上，瞧得上你就把这碗酒喝了！”

“这，这……”元用很为难，重重地叹了口气，端过酒碗一饮而尽，然后砰的一声把碗丢在桌上。

“哈哈，真好！”白炼大笑着说道：“大哥，真好！你还是我的大哥，还是那个可以为我付出一切的好兄长！”

白炼端起一碗酒又喝了一口，放下酒碗，说道：“大哥，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咱们还都在嘉定城里，咱家一贫如洗，整天连肚皮也吃不饱，可是官府的人却欺负咱们，打着纳税的旗号强抢咱家的粮食。是你及时赶到，打退了官府的人，并带着咱们全家上山。从那时候起，我们兄弟就在一起了……”

元用也动情地感叹道：“是啊，算起来，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

白炼道：“三弟、四妹，以及山上的众多义军兄弟，他们或者是受官府的压榨，或者是被蒙古人残害，总之，每个人的身后都是一部血泪史。可以说，从那时候开始，咱们已经明白了，山寨的两大敌人，一是官府，二是蒙古人。可是大哥，为什么现在你竟然同意官府上山强占咱们的山寨呢？难道你已经忘了咱们山上义军的苦难和血泪吗？”

元用看了白炼一眼，说道：“二弟，大哥明白，你一直不同意官军上山，是大哥强迫你，你才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大哥原本以为，你和大哥一直是心意相通的，在这个问题上，咱们不应该存在太大的分歧，不知道这事竟梗在你心中，消化不了！二弟，大哥现在有点不明白你了，你为什么不同意官军上山，难道就因为以前官军曾经给咱们带来过伤害？”

“难道不是？”白炼反问道，“难道你觉得这些伤害还不够深吗？”

元用道：“但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呀！以前的知府是王夔，是姚因谋，现在是俞兴俞大人，能一样吗？”

“大哥，你觉得他们有区别吗？”白炼道，“俞兴只不过比他们更善

于伪装罢了！他用的是软刀子，装可怜，装正直，博取你和众义军兄弟的同情，一步一步让你自觉地交出指挥权，一点一点地蚕食山寨，直到山寨的一切，包括土地、士兵，甚至女人，全都变成了他的。大哥，这份亘古未有的阴险狡诈，难道你就看不出来吗？”

元用一下站起来，来回走了两步，指着白炼说道：“二弟，这话你已经不止说过一次了，你说来说去，无非是觉得五弟抢了咱们山寨的东西，你心里不服是吧？”

白炼端起酒碗喝了一口，埋着头没有开腔。

元用道：“你又反复说五弟夺了大哥指挥权什么的。但是，坦率地说，大哥对这个指挥权并不在乎，在乎的倒是你，丢不下舍不得的倒是你！元某就不明白了，难道这些东西对你来说，真的这么重要吗？难道你忘了你以前一贫如洗的时候了么？”

白炼又端起酒碗，眯着眼睛喝了一口。

元用道：“二弟，你说官军上山后，大哥就变了。其实呀，大哥没变，变的倒是你自己！你就惦记着你是寨主，你拥有了多少财富和权力，完全忘了咱们上山结盟的目的，忘了咱们的理想……”

白炼把酒碗往桌上狠狠一顿，说道：“我没忘！”

元用道：“你忘了！你要是没忘，你就不会斤斤计较于什么东西被五弟占去了，什么东西已经不在你的手里了……”

白炼霍地站起，梗着脖子嚷道：“难道所有的一切都该任他抢去吗？”

元用道：“你说，五弟抢了你什么？所有的一切不都还在山上吗？哪样东西是被他抢去的？”

白炼又颓然坐下来，一边端起酒碗喝，一边又哭道：“你不明白的大哥，你不明白小弟心里的难受……”

“别再喝了！”元用一把夺过白炼手中的酒碗，啪的一声扔在地上，摔

得稀烂。他指着白炼大骂道：“是，元某是不明白！但不管元某明不明白，有一件事，希望你能明白！如果你再这样滥饮下去，不坚守自己的岗位，在山寨防御中出现了纰漏，元某不会再认你是元某的兄弟了！”

元用说完后，背着手，怒气冲冲地走出去了。





## 第十二章 生与死

攻山城驱俘虏为盾 断后路护战友就义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赵笑、李肃走进俞兴房间，悄声说道：“大人，查清楚了。”

俞兴忙问道：“谁干的？”

李肃想说，赵笑给他使了个眼色，走到大门口，往两边看了看，又顺手把门关了，转身走过来。

俞兴笑道：“究竟谁是奸细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

赵笑小声说道：“是元寨主的弟弟，元利……”

“元利？”俞兴惊得合不拢嘴。

赵笑、李肃点点头。

俞兴又问道：“元利为什么要干这事？”

赵笑、李肃摇摇头：“不清楚……”

俞兴又问道：“元利呢？他人在哪儿？”

赵笑道：“他本来打算偷偷溜下山去的，被咱们抓住关起来了。”

俞兴道：“你们赶紧去给本官带来！”

赵笑、李肃转身欲走，俞兴又说道：“不，你们把元利带到地道里去，本官在那里等你们！记住，带去的时候，路上一定要小心点儿，千万不要被元寨主发现了！还有，这件事就咱们几个人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能再告诉任何人！”

赵笑、李肃点点头道：“小人明白！”

## 九顶山拥翠峰，地道中

赵笑、李肃把元利带进地道的时候，俞兴正在地道里礼佛。

元利胆怯地喊了一声：“俞大人！”

俞兴没理他，依然从容地礼完佛后才站起来，坐到凳子上，向赵笑、李肃挥挥手道：“你们出去守住地道口。如有人进来，立刻过来通知咱们！”

赵笑、李肃答应一声，出去了。

俞兴指了指旁边的一个凳子，对元利说道：“坐。”

元利胆怯地移过去，仄着屁股，挨在凳子上。

俞兴探过身子，和蔼地问道：“元利，你被蒙古人抓去后，吃了不少苦吧？”

元利望了望俞兴，不敢开腔。

俞兴接着说道：“本官曾听你说过的，蒙古人安排你整天挑水。挑水是一项力气活，又要不间断地跑那么长的路，肩膀也会痛得受不了，这确实是非常不容易啊……”

元利见俞兴并没有责怪自己，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说道：“是啊，不只是累，还要挨打！稍微走慢了，或者是走得偏离了队伍，蒙古人就一鞭子甩过来了。”

俞兴道：“蒙古人虽然没有杀咱们，但是把咱们像骡马一样奴役，任他践踏，任他折磨，这可比杀了咱们还让人痛苦啊！”

元利激动起来，撕开胸衣，指着身上横一条竖一条的伤口叫道：“大人，这些伤口都是给蒙古人打的！就是对牲口，他们也没这么狠过！”

俞兴伸手摸了摸元利身上的伤痕，又把衣服给他理好，然后严肃地问道：“元利，既然蒙古人对咱们这么残忍，为什么你还要当他们的奸细，帮他们散发传单，做出这等投敌卖国的事情？”

元利一惊，忙辩解道：“大人，传单确实是小人发的。不过，小人也就是散点传单而已……小人不是蒙古人的奸细，并没有投敌卖国……”

俞兴正色道：“你散发传单，把山寨搞得人心惶惶，自乱阵脚，无心抗敌，很多老百姓还纷纷偷偷地往山下溜，这还不是奸细行为？还不算投敌卖国吗？”

元利埋下头，不开腔。

俞兴沉痛地说道：“元利啊，你根本没有认识到你问题的严重性！你做出了这种投敌卖国的行为，你觉得你的小命还保得住吗？”

元利惊惶地看了俞兴一眼，猛地跪在地上，哭着喊道：“大人，小人错了！求求您别杀小人！小人向您认错！以后再也不敢了！”

俞兴道：“就算本官不杀你，你哥知道后会放过你吗？你哥身为山寨之主，他的弟弟居然投敌叛国。你想一想，你的这种行为让你哥多么难堪啊！他的性格你又不是不清楚，他要知道了这件事，会饶过你吗？”

元利继续哭着磕头道：“大人，求您千万别告诉我哥！他要知道了小人的事，小人的脑袋就搬家了！求求您了，大人……”

“嗨……”俞兴生气地在地道里来回走了一阵，指着元利骂道：“元利，你简直太糊涂了！你告诉本官，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帮蒙古人当这个奸细？你老实交代清楚，本官看看有没有办法可以救你？”

元利忙说道：“是这样的，大人，蒙古人本来不知道小人是谁的，突然有一天，就把小人抓起来，问小人是不是元用的兄弟？小人不承认，他们就打小人。小人吃不住打，只好承认了！然后，他们就让小人上山发传单。小人不同意，他们又打小人。小人身上的这些伤，就是拿给他们这样打的！小人不得不答应了这事，假托逃掉，混到山上来……”

俞兴道：“你既然已经上山来了，他们就打不到你了呀，为什么你还要帮他们发传单？”

元利道：“大人啊，小人虽然上山了，但是，小人的娘还在他们手里啊！小人上山的时候，他们曾威胁小人说，如果小人变卦的话，他们就会杀了小人的娘啊……”

俞兴听元利这么一说，也有些感动，语气温和地说道：“元利，你就算是受了蒙古人的要挟，也不能干这种事情呀！你可以告诉本官，或者告诉你哥，咱们共同来想办法，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你娘救出来嘛！你偏偏一个



人藏着，犯下这杀头之罪！你说，你让本官怎么处理你？不处理你，无以服众；处理了你，本官于心不忍……”

元利急急地磕头道：“大人啊，小人错了！求您饶过小人这一次吧，也别告诉我哥，小人以后绝对不敢再干了……”

俞兴沉思了一会儿，叹口气道：“这样吧元利，这事本官可以不告诉你哥，也可以不杀你的头。不过，你得在佛祖面前发个誓，以后再也不能做这样的糊涂事了！明白吗？”

元利立刻爬到佛像面前，跪下发誓道：“佛祖在上，我元利向您发誓，以后绝不再做投敌卖国的事情了！如若再犯，天地不容！”

俞兴点点头道：“好，本官信你一次！你走吧，悄悄地出去，别被人发现了！”

元利一转身，弓着腰跑出去了。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元用从外面大步走进来，对俞兴说道：“五弟，我已经查清楚了，是因为二弟没在自己镇守的岗位上，才使得大批老百姓从集凤峰往下溜。此事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二弟，勒令他必须立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不可再犯！五弟你看这样处理好不好？”

俞兴点点头，但又欲言又止的样子。

元用道：“唉，五弟啊，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吧，和大哥不用吞吞吐吐的！”

俞兴道：“大哥，是这样的，你看，需不需要再派一名将领去协助二哥防守这两座山峰？”

元用摇摇头道：“五弟，不用吧？二弟虽然有时候会闹一点情绪，但在抗蒙上他是非常坚决的！大哥相信他，也请五弟再给他一次机会！”

俞兴笑了笑，说道：“好吧大哥，就按你说的办！小弟也是很相信二哥的……”

“好，咱们这样才是好兄弟！”元用很高兴，又问道，“唉，五弟，听说是因为有人发传单，众百姓才往山下逃的。那发传单的人是谁呀，找到了吗？”

俞兴道：“找到了。”

元用问道：“谁干的？”

俞兴道：“是一个悄悄溜到山上的蒙古奸细干的……”

元用怒道：“蒙古奸细？哼哼，咱们绝不能轻饶了他，把他拉到演武场上，当众砍头，然后把他的首级挂到山门上！一来，可以鼓舞士气；二来，可以震慑蒙古人。五弟以为如何？”

俞兴道：“大哥，小弟认为，此事不宜大张旗鼓。”

元用道：“为什么？”

俞兴道：“现在伯母在蒙古人手里，还有数百老百姓都在他们手里，如果咱们这样大张旗鼓锄奸，我怕蒙古人会报复的。那样的话，伯母及众老百姓的处境堪忧啊！”

元用表情痛苦地在屋里来回走了两圈，抬头说道：“五弟啊，元某深爱自己的母亲，也同情那些受蒙古人折磨的老百姓。但是，如果元某为了确保自己母亲的安危，便不锄奸了！那涌到咱们山寨的奸细还不越来越多吗？”

俞兴感动地说道：“大哥，感谢你为抗蒙所做的一切！不过，小弟还是那个观点，此事需谨慎处理。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颜伯母及众百姓，而且也是咱们作战策略的需要。大敌当前，咱们最好不要轻举妄动，激怒敌人。咱们应该以不变应万变，采取守势。只有等到时机成熟了，才能发动反击！”

元用焦虑地说道：“二弟，大哥赞成你的观点。但是，大哥担心不是所有人都和咱们的想法一样啊！这次出现个奸细，散几张传单，大家就惊慌失



措地往山下溜，下次再有什么变故，还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异常情况……”

俞兴安慰元用道：“大哥，别担心，战机一定会出现的！”

两人正议论着，赵笑、李肃跑进来报告道：“俞大人，元寨主，蒙古人已经在就日峰下开始攻山了！”

俞兴笑道：“大哥你看，他们着急了吧？走，咱们前去看看。”

俞兴、元用出屋，快步往就日峰走去。

### 九顶山，就日峰前

就日峰山墙建在一条很陡的斜坡之上。蒙古大军穿着特制的钉鞋，手里扛着云梯，蚂蚁一样往斜坡上爬，渐渐地靠近山墙的墙根下。

宋军在墙头，站成两排，拉着弓，搭着箭，注视着蒙古人的一举一动。等到蒙古人爬到半山坡的时候，卫无忌举起手中的黑旗，往下一挥。山墙上的两排宋军井然有序地站起来又蹲下，不间断地把利箭往山下激射而去。

蒙古军在宋军强大的箭雨中大片倒下，甚至滚落下山坡。但是，蒙古军并没有乱，他们迅速排好队形，把盾牌架在头上，缩着身子往前推进。蚂蚁群一下就变成了蜗牛群。

这蜗牛群真的还挺管用的，虽然行走得慢，但由于前面都顶着一把坚硬的盾牌，因此，宋军的箭雨虽然密集强大，但对他们其实无可奈何。很快，蒙古军就已经抬着云梯，爬到山墙的脚下。

卫无忌见势不妙，忙放下黑旗，举起绿旗一挥。那两排射箭的宋军赶紧退后，另一群士兵涌过来，抱起堆在城头上的一个个大石头，猛地往山墙外砸去。

石头的打击力果然不同凡响。饶是蒙古人前面顶着坚固的盾牌，但他们如何扛得住石头的巨大打击！走在最前面的蒙古人很快就连人带石往下滚去。这一滚不得了，就如同滚雪球一样，一个接一个，石头裹着人肉泥越滚

越大，一直滚到山脚下。

一颗大石头打落一条道上的人，又一颗大石头打落另一条道上的人，山坡上原本密密麻麻的蒙古人一下子被打得七零八落。负责指挥的帖木儿见势不妙，只得下令往后撤。

打退了蒙古军这一波凌厉的进攻，城上的宋军忍不住欢呼起来。

俞兴和元用赶到城头，看到这一幕，非常兴奋。俞兴哈哈笑道：“无忌，干得好！看来，石头是咱们守山最好的防守武器，你们得多准备一点，别等蒙古人再来攻城的时候，不够用啊！”

“是的，大人请看！”卫无忌指着山墙后凹地里的那一大堆石头，得意地说道，“咱们差不多储备了一座石头山，够那些蒙古人喝好几壶的了！”

俞兴高兴地点头道：“好，好，正该这样！”

说话间，一个铺兵跌跌撞撞跑过来，附在俞兴耳朵边上，小声地报告道：“大人，大事不好了！蒙古人又在丹霞峰攻城呢！”

元用忙凑过来问道：“什么事，出什么事情了？”

铺兵啜嚅着不开腔。俞兴忙说道：“蒙古人在丹霞峰前发动进攻呢！”

元用大笑起来：“在丹霞峰前发动进攻又怎么样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在这就日峰不是刚打败了蒙古人的一次进攻吗？小青守在那里，她也不是吃素的！”

铺兵看了元用一眼，又看了俞兴一眼，结结巴巴说道：“四寨主，四寨主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打，才派小人，才派小人来请俞大人的……”

元用不满地说道：“小青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打？她那里的地势比卫将军这里还陡峭，卫将军尚且一通石头就把蒙古人砸下山去了，难道小青没准备石头？”

铺兵道：“有石头……”

“有石头，那怎么还会不知道怎么打？”元用道，“走，五弟，咱们去





把卫将军的经验教给小青，教她学会怎么用石头进行山地防御！”

俞兴正要走，铺兵慌忙又说道：“元寨主，四寨主说只让俞大人一个人过去……”

俞兴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忙转身对元用道：“大哥，那就让小弟一个人去一趟吧，你先回去看看山上开荒屯田的事，不知道杜志、沈员外他们干得怎么样了？”

“唉，屯田是一项长久的事，也不急于一时嘛！”元用也察觉到了一些异样，转过头来，严肃地对铺兵说道，“你说实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铺兵欲言又止，不敢说。

元用故意发怒道：“怎么？俞大人是山寨之主，元某也是，有什么事情只能让俞大人知道而不能告诉元某的？”

铺兵急得拿眼睛直往俞兴。俞兴叹口气道：“唉，你说吧……”

铺兵道：“元寨主，是这样的，因为，因为山下不只是蒙古人，还有很多老百姓……”

元用惊问道：“老百姓？”

“是的，”铺兵道，“连，连元寨主您娘也在里面……”

元用愣在那里，脸如死灰。

俞兴道：“大哥，还是让小弟先去看看吧……”

元用什么也没说，沉着脸，大踏步就往丹霞峰跑去。俞兴没法，只得紧紧地跟在他后面。

### 九顶山，丹霞峰前

当俞兴、元用爬上丹霞峰山墙的时候，山墙上的宋军正紧张地望着山下，手中的弓欲举未举，人人脸上露着焦急之色，默默地听着山下蒙古人的乱嚷乱骂。

看见俞兴和元用走过来，都自觉地给他们让开一条路，等他们走到最前面。小青看见俞兴过来，一阵惊喜道：“五弟，你可来了！”却才又看见元用也跟在后面，一时慌乱地哑声招呼道：“大哥……”

俞兴和元用走到墙头，见蒙古军果然把嘉定老百姓五花大绑，押在队伍的最前面，元用母亲颜老太太雪白的头发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山坡上狂乱的风，把她的头发吹得枯草一样。此外，她的脖子上还围着一条黑围巾，显然是她自杀后，那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

蒙古军阵中，汪良臣看见俞兴和元用出现在墙头上，忙大喊道：“元将军，看见了吗？你的娘在咱们这里。她想死，但咱们把她救了过来，并且优待于她！你们想不想母子团聚啊？想的话，放下武器，打开城门，立刻便能享受天伦之乐！”

元用嘴唇哆嗦着，身子微微有些颤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俞兴大喊道：“汪良臣，你也是父母所生，你心中也有骨肉亲情，为什么竟做出这等禽兽之事，用无辜百姓，用一个古稀病弱的老人做要挟？你放了他们，咱们像男人一样打仗！”

汪良臣冷笑道：“俞兴，你好正义凛然，好冠冕堂皇啊！你忘了，你不是刚抓了咱们二十多名家属，还残忍地把他们杀害了吗？你们的百姓是无辜的，你们的老人就是病弱的，咱们的家属呢？难道就活该拿给你们残杀？”

俞兴一怔，和小青等人对望了一眼。小青疑惑地说道：“咦，他们怎么知道咱们杀了他们的家属？”

俞兴大喊道：“汪良臣，咱们确实抓了你们二十几个人，不过并没有杀他们，他们在山寨中好好地待着呢……”

汪良臣旁边的巴拉大叫道：“俞兴，你堂堂的嘉定知府，撒这样的弥天大谎不脸红吗？你们的三寨主程刚明明像恶魔一样残害了咱们的人，却还说什么好好的！既然好好的，你们把他们带出来，让咱们看一眼呀！”

小青又咦了一声道：“他们的消息真灵通，不但知道他们的人被杀了，还知道是三哥杀的！”

巴拉继续叫道：“俞兴，你知不知道，你们害死的人中，有一个是咱们四将军的夫人！四将军没有立马以牙还牙，杀你们的人，还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好言好语劝你们投降，给你们亲人团聚的机会！如此大仁大义，以德报怨，你们岂能辜负！”

小青嘟囔道：“哼，逼咱们投降，还道理一套一套的！五弟，你说现在怎么办？”

俞兴大声喊道：“不错，俞某承认，你们的家属确实被咱们误杀了。但咱们确实不知汪夫人在里面，此事纯属误会！咱们抓你们家属的原因，也是因为你们抓了咱们的百姓而已，并没有想过要害他们。他们之所以被杀，也是因为你们对咱们百姓杀戮太甚，在咱们山寨兄弟的心中结下太深的仇恨！如果你们能从此停止杀戮，善待咱们百姓，撤出嘉定，相信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巴拉大怒道：“你这意思，难道是说咱们的人该死？好啊，咱们的人该死，你们的人也别想活！”说着，拔出刀来，就往旁边的一个百姓砍去。只听得那百姓惨叫一声，瞬间便血溅当场，死于非命。

墙头上宋军一阵骚动，小青也气得拔出鞭来。俞兴拉拉她，示意她别动，一边冲山下大喊道：“汪良臣，多行不义必自毙，奉劝你立刻放下屠刀，释放咱们的百姓！”

巴拉怪叫道：“你想得太美了！咱们放了你们的人，难道咱们的人就白死了不成？”

汪良臣给巴拉摆了摆手，对俞兴说道：“俞兴，要本将军放了你们的人也可以，但你得答应本将军一个条件！”

俞兴道：“什么条件？”

汪良臣道：“你把杀害本将军夫人的凶手程刚交出来，咱们立刻就交换，一人换一人！”

山上义军再一次骚动起来。俞兴向大家摆了摆手，对汪良臣说道：“好，俞某答应和你交换。不过，你也得答应俞某一个条件，不可枉杀无辜！”

汪良臣道：“可以。给你们一天的时间，如果明天天亮之前还没把人交出来，休怪本将军不客气！”

### 九顶山拥翠峰，聚义厅

夜已经很深了，聚义厅里还灯火通明，元用、俞兴、小青三人聚在一起激烈地讨论着。

闻讯前来的程刚刚走到聚义厅门口，正要进去，忽听见厅里的人正在议论他，不禁驻足倾听。

只听小青焦急地说道：“五弟，咱们真的要把三哥交给蒙古人？”

元用也说道：“是啊五弟，娘是元某的亲娘，但三弟也是元某的好兄弟，元某怎能为了能救回自己的娘，就把三弟送出去呢？”

俞兴笑道，“大哥、四姐，小弟答应蒙古人，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先稳住那些蒙古人，不让他们随便杀人，然后再想办法营救伯母及众老百姓而已。”

小青吁了一口气，又问道：“五弟，你想到什么好办法没有？”

俞兴道：“此事确实比较棘手，俞某暂时还没想到更好的办法……”

小青愤愤地说道：“唉，也是三哥太过鲁莽，若不把那些蒙古家属杀光，咱们也不至于弄得这么被动！更何况这些家属里面还有汪良臣的夫人，如果现在她还在咱们手里，别说救伯母，就是救所有被俘的百姓，说不定都有可能！”

元用叹口气道：“四妹，此事不要再说了。三弟这人我再了解不过了，

他一向疾恶如仇，眼中容不得一粒沙子。虽然杀蒙古俘虏确实很鲁莽，却也可以看出他一片赤子之心！”

俞兴道：“大哥说得不错，俞某也是这样认为的。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咱们还是再想想解救的办法吧！”

程刚在外面听得浑身不安，脸色变得通红，不停地揪自己的脑袋。

小青沉思道：“五弟，这事太奇怪了，那蒙古人为什么知道他们的人都被杀了，而且还知道是三哥杀的呢？”

俞兴道：“是啊，这事俞某也觉得有些奇怪……”

元用道：“五弟，你不是说抓到了一个蒙古奸细吗？那奸细呢？会不会是他通的风报的信？”

俞兴道：“不会的，那奸细已经被小弟秘密处决了！”

小青道：“难道是咱们山上还有蒙古人的奸细？”

俞兴忙说道：“好了好了，先别说这些了。蒙古人给咱们规定的时间是天亮前必须把人交出去，现在差不多就要天亮了，咱们还是先想想有什么办法解救他们吧！”

小青想了想，说道：“要不，我带人下山过江去，冲击蒙古奥鲁营，再抓一些俘虏回来？”

俞兴道：“此法不妥。且不说你能否突破蒙古人的包围，就算下山过江了，真能抓到蒙古俘虏吗？上次奥鲁营被袭击，他们一定已经防范森严了，咱们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说了，就算真抓回来了，能赶在天亮之前吗？”

小青道：“要不，咱们再来一次将计就计，假装真的把三哥送出去。我带一拨武功高强的士兵跟在三哥后面，等交换俘虏的时候，咱们就暴起冲杀，并下手营救伯母等人，一举两得，如何？”

俞兴道：“这个办法也不妥。上次咱们和蒙古人交换俘虏时候已经用过一次，蒙古人尚且没有上当。这次怎么可能轻易地让咱们把伯母及众老百姓

救出来？而且，蒙古人这样说话，显然志不在交换，而是想趁机攻破咱们山门啊……”

小青生气地叫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妥，五弟，难道咱们就这样坐等到天亮，等蒙古人下毒手吗？”

程刚再也听不下去了，一转身，大踏步往外走去。

这时候，钟声正从窗外一声一声传来。当钟声敲到第五下的时候，小青惊叫道：“都五更了！天马上就要亮了！怎么办？怎么办？”

俞兴叹口气道：“这样吧，咱们先到城头守着，天亮后再和汪良臣谈谈，见机行事，或许会有转机的……”

正说着，一个铺兵跑进来报告道：“俞大人、元寨主，大事不好了，三寨主，三寨主他打开山门冲下山去了！”

俞兴惊问道：“他下山去做什么？带了多少人？”

铺兵道：“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就他一个人！”

俞兴、元用、小青赶紧往屋外跑去。

### 九顶山，丹霞峰前

俞兴、元用、小青赶到丹霞峰山墙上时，正好看见程刚提着大斧，只身站在蒙古大军面前。

只听见程刚大声喊道：“汪良臣，你不是想要老子吗？老子来了！你说话算话，赶紧把颜伯母和一众老百姓放了！”

汪良臣一见程刚，恨得咬牙切齿骂道：“程刚，你这个刽子手！你这个嗜血恶魔！你为什么要杀本将军夫人，杀那些无辜的妇孺？”

程刚狂笑道：“哈哈哈哈哈，杀了你们几个人，你就心疼成那个样子！你们犯我边境，毁我家园，伤害了咱多少无辜老百姓，怎么就没见你心痛呢？”

“少说废话！”汪良臣道，“你既然是来换人的，就放下手中武器，把

自个儿绑了走过来！”

程刚举起斧头指着汪良臣道：“你说话可算数？”

汪良臣道：“本将军从无戏言！”

程刚把大斧头往地上当的一扔，解下腰带就要自缚。元用在山墙上大喊  
道：“三弟，赶紧回来，蒙古人的话是不可相信的！”

程刚转头望了元用一眼，大喊道：“大哥，小弟对不起你，致使伯母身  
陷囹圄，无法解脱！今天必定要蒙古人放了伯母，赎我大罪！”

元用道：“三弟，大哥从未怪你！娘被蒙古人抓去，也不是你的错，你  
千万别扯过去揽在自个儿身上！赶紧回来，千万别上了蒙古人的当！”

俞兴也喊道：“是啊，三哥！别傻了，你这样救不了伯母的！赶紧先回  
来，咱们另外再想办法！”

汪良臣见状，大笑道：“程刚，怂了吧？哼哼，本将军就知道你没这个  
胆儿过来！本将军明确告诉你，你要是不过来，我立马就杀了这老妇！”他  
拔出刀来，架在颜老太太的脖子上。

程刚指着汪良臣大喊道：“汪良臣，住手！不许乱来！你要是敢碰老子  
伯母一根汗毛，老子立马就要了你的命！你信不信？”

汪良臣道：“那你就动作迅速一点，本将军的手控制不住了！”

程刚竟不顾元用、俞兴等人的苦劝，用腰带把自己的手缚住，并用牙系  
了一个结，然后一步一步往蒙古军阵中走去。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程刚往前走。小青急得冲身后嚷道：“赶紧准备弩  
弓！弩弓！”

俞兴道：“四姐，没用的！弩弓虽然射得远，但伯母及百姓被蒙古人押  
在阵前，咱们的箭往哪里射？”

小青狠狠一跺脚，不知该怎么办。

俞兴又对元用说道：“大哥，这里先由你来指挥，让小弟跳下山墙去，

想办法把三哥拉回来！”

元用紧紧抓住俞兴道：“五弟不可去！三弟不听劝告，已经非常危险，就算你武功高强，你一个人又能做什么？”

就在这时候，只听得汪良臣怪笑两声，手一挥，道：“放箭！”

一通箭雨猛地朝程刚疾射过来。程刚飞身踢飞了一大片箭，但由于手被绑着，无法挣脱，因此，仍然有几支箭插在了他身上。

中箭的程刚仍然屹立不倒，破口大骂道：“汪良臣，你龟孙子言而无信，欺骗老子！”

汪良臣咬牙切齿冷笑道：“程刚，你杀了本将军夫人，残害了咱们那么多家属，你以为本将军还会请你喝酒吗？”然后又往身后大叫道，“给本将军射！狠狠地射！”

千万支箭从蒙古军阵中飞射出来，程刚身上顿时像刺猬一样插得满满的。只见他慢慢倒在地上，两只大眼圆睁着，死死地盯着灰蒙蒙的天空。

城上顿时响起一片嗡嗡的哭声，小青更是发疯了一样，冲汪良臣又哭又骂。元用一边流着泪，一边拼命地敲打自己脑袋。俞兴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倒在地上的程刚。

只见汪良臣大手一挥，蒙古大军押着颜老太太和一众老百姓，缓缓地 toward 山墙前走过来。

小青懵了，紧张地问元用道：“大哥，他们想干什么？”

元用紧紧地捏着双拳，微微颤抖着，没开腔。

小青又焦急地问俞兴道：“五弟，蒙古人，蒙古人究竟想干什么？”

俞兴咬牙轻轻说道：“如果俞某猜得不错的话，蒙古人是想把颜伯母及众百姓当肉盾，前来攻打咱们……”

“肉盾？”小青吃惊地大叫道。

“是的，”俞兴道，“这是蒙古人一种非常可怕的战术，前些年，他





们攻打西域国家的时候，曾残忍地使用过。他们把俘虏押在队伍的前面，用俘虏的身体当他们的挡箭牌攻城。因为怕伤着俘虏，守城的军队往往无所适从，他们便趁机攀上城头，占领城池。这种战术俞某以前还只是听闻，没想到今天竟然亲眼看见了……”

小青忍不住打了一个冷战，脸色蜡黄地问道：“这样打，还有人性吗？”

俞兴道：“在蒙古人的思维里，普天之下的土地都是他们的领土，普天之下的异族人都是他们的猎物，你以为他们还会有义战吗？”

小青差不多要哭了，喃喃念道：“五弟，五弟啊，颜伯母在他们手里，那么多百姓在他们手里，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俞兴紧紧咬着牙，他望了望左边的士兵，左边的士兵都把箭搭在弓上。他又望了望右边的士兵，右边的士兵也把箭搭在弓上，对准山墙下，但是谁也不敢轻易射出。

俞兴唯一不敢看的就是元用。

蒙古军离山墙下越来越近，甚至已经走到城下，把云梯搭在山墙上，用刀逼迫着百姓先往云梯上爬。

墙上士兵已经急得直喘粗气，但仍然谁也不敢放那一支箭。

这时候，山墙下的颜老太太突然抬起头来，对着俞兴和元用拼尽全力大喊：“俞大人，元用，你们不用管咱们！向咱们射箭呀！把大石头狠狠地砸下来呀！”

元用哽咽着说道：“娘，孩儿对不起你！孩儿就算救不了你和乡亲们，也不能把箭往你们身上射，把石头往你们身上砸呀！娘啊，那样的话，孩儿还算是人吗？”

颜老太太叫道：“元用，你要不这样做，你就上蒙古人的当了！蒙古人的阴谋就得逞了！蒙古人要是爬上了咱们的山墙头，你们还能把他们撵得下去山吗？”

元用已经软得没有力气了，颓然坐了下来：“娘啊，孩儿怎么能亲手杀了你呢？孩儿怎能做出这样的事呢？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呢……”

颜老太太忽然转过身去对众百姓说道：“乡亲们，就是死，咱们也不能从云梯上往上爬呀！不能当敌人的帮凶啊！”

说着，颜老太太死死抓住云梯的下沿，抵死不往上面挪动一步。其他老百姓看见了，也都纷纷蹲下来不走了。

蒙古士兵想把众百姓拉起来，但他们就像拎一块大石头一样，怎么也拎不动。就是拎起来了，也没办法开步，更别说舞刀往云梯上爬。这让蒙古士兵非常生气，他们抽出鞭子，狠狠地抽打百姓，打得他们惨叫连连。但仍然没有一个百姓站起来，往前走。

俞兴对小青说道：“四姐，你好好地守住城头，俞某带些人下去杀一通，或许能把颜伯母及百姓救一些上来！”

小青点点头。俞兴一挥手，正要指挥士兵往墙头上系绳子，却在这时候，城下蒙古军的一侧，就像刮起一阵狂风，顿时烟尘滚滚，蒙古士兵纷纷倒地。众人仔细一看，原来不知从哪里冒出了一支宋军，正奋不顾身地向前冲杀着。这支小分队的人数虽然很少，但由于是从蒙古人背后杀过来的，蒙古军毫无防备，因此，蒙古军一时竟方寸大乱，有的甚至丢下俘虏，急急地往后退逃。

俞兴仔细一看，忍不住惊喜地叫道：“是同庐！江同庐！同庐原来并没有死，他还活着！”

墙头上的宋军都欢呼起来，精神大振。

俞兴忙说道：“四姐，战术不变，你继续守住山墙，决不能让蒙古人攀上来！俞某带一部分从墙头下去，夹击蒙古人，增援江将军！”

俞兴又对元用说道：“大哥，你打开山门，带一部分人冲出去，救援伯母及众老百姓。不可恋战，一旦救出伯母和老百姓，立刻回来，紧闭山墙

门！我们在前面顶住，不让蒙古人靠近！”

元用道：“五弟不可，我们把山门关上了，你们怎么进得来？”

俞兴道：“如果不及时关上山门，让蒙古人冲涌进来，咱们就不可能再关门了。大哥放心，小弟自有办法！你们全部进门后，小青就把绳子从墙头放下来，咱们攀墙而上。”

计议已定，三人各自召集部队，分头行动。

很快，数十条绳子就从墙头上垂了下去，俞兴带着五百勇士顺绳而下，舞着刀冲进蒙古军阵中。

俞兴冲江同庐大声喊道：“同庐，好样的！本官援助你来了！”

江同庐一见是俞兴，不禁大喜，转头对身边的士兵大喊道：“弟兄们，俞大人来了！看见了吗，俞大人来帮助咱们了！大家戮力向前，杀出咱们的威风来！”

士兵们一听，都把刀舞得像风车一样，滚来滚去，杀得蒙古军阵大乱。

同时，元用极快地打开城门，带着一众宋军，如猛虎下山，往被羁押着的嘉定百姓冲来。

直到这时候，汪良臣才终于看明白，原来宋军的目的是为了抢回俘虏。眼看抵挡不住，他慌忙大声命令道：“杀掉！把这些汉人通通杀掉！”

蒙古士兵接令，挥动大刀，便向身边的俘虏砍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元用所率宋军已经飞步赶到。元用长刀一伸，架住砍向他母亲的刀，一手拉住他母亲的衣襟，就把她扯了过来。

颜老太太非常激动，颤声说道：“儿啊，你可来了……”

元用挥舞大刀，拼命抵住蒙古兵的疯狂反攻，同时对母亲大喊道：“娘，赶紧带着众百姓回山里去！”

颜老太太兴奋不已，大喊道：“乡亲们，赶紧跑吧！咱们回家了！”

汪良臣见俘虏要逃脱，急了，喊道：“放箭！赶紧放箭射死他们，别让

他们回去了！”

密密的箭雨像杀人蜂一样往众百姓身后追去，一些本已逃脱的百姓，又纷纷中箭倒下。俞兴见势不妙，舞着刀抢杀过来，冲元用大喊道：“大哥，不可恋战！赶紧保护众百姓回山上去！关上山门！”

元用这才猛地醒悟过来，虚晃一刀，回身便走。俞兴带着众勇士接住厮杀，使得蒙古兵无法追击。

当元用及百姓终于全部进山，关掉山门后。俞兴对江同庐低声说道：“同庐，赶紧冲到墙根下，一会儿就会有许多绳子从墙头垂下来，咱们顺着绳子爬上去！”

江同庐道：“大人，末将知道了！您先走，让末将断后！”

俞兴道：“同庐，你先走，本官为你们挡阵……”

江同庐大笑道：“大人，末将身为武官，就应该在前方冲锋陷阵，怎么可能让主帅断后？让蒙古人看见了，还不骂咱们不懂规矩！”

俞兴也笑道：“好好好，咱们一起走，同时往城墙下靠近！”

说着，手放在嘴里打了一声唿哨。很快，绳子像数十条长蛇，从墙头上凌空垂下，接应墙下的宋军。

不过，当俞兴等人沿着绳子攀上墙头后，在后面断后的江同庐等人却没法上来了。因为蒙古人已经涌了过来，追着他们砍杀。他们不得不一手抓住绳子，另一手挥刀还击。但是，这样一来，宋军便不是蒙古人对手了，很多人被蒙古人砍下绳来。

更有甚者，一些蒙古人跟在宋军后面，也一步一步往城头上爬。

墙上的宋军愣了，放箭不是，不放箭也不是。放箭容易误伤宋军；不放箭，蒙古军也会很快顺着绳子攀上墙头来。

俞兴大为着急，冲江同庐大喊道：“同庐，赶紧爬上来！爬上来！”

江同庐转头一看，见身后像蚂蚁一样跟着一长串蒙古兵，不禁大吃一



惊。他知道，就算自己爬上去了，后面的蒙古兵也会跟着爬上来。只要他们占据了墙头，下面的蒙古兵都会蜂拥而上，后果不堪设想。

俞兴、小青等人都非常着急，忙着从墙头上伸出手，想把江同庐等人拉起来。

却见江同庐拔出刀来，对其他在绳上攀爬的宋军大声叫道：“兄弟们，赶紧砍断绳子！别让蒙古人爬上去了！”他一刀便把绳子砍成两段。他以及他身后的蒙古人全部从墙头掉下来，跌倒在墙根下。

其他宋兵看见了，也都纷纷砍断绳子。很快，所有搭在墙头的绳子都被砍断。即将爬上来的那些宋兵，又都重新跌入墙下的蒙古阵中。

墙头的宋军一阵惊呼，纷纷发出叹惋之声。

俞兴直起身来，狠狠地捏了一下拳头，对小青说道：“小青，你守好城头，让我再下去把同庐救上来！”

小青忙拉住俞兴道：“五弟，不行啊，你不能再下去了！”

俞兴焦急地说道：“我不下去，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蒙古人把同庐与众兄弟砍死吗？”

小青道：“你下去又怎么样？能救得了他吗？就算救了他，你们又从哪里返回山上来？蒙古人都挤在山门口了，咱们敢开门吗？如果从墙头垂下绳子，蒙古人还不又要跟着上来！”

俞兴不得不承认，小青说得很有道理，他只得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城下蒙古军见江同庐等人从绳子上掉下来后，黑压压地就朝他们围攻过来，很快便把他们挤在一个极小的圆心里。

江同庐等人提着刀，背靠背站在一起。蒙古军越逼越近，四周都是森森的刀剑。江同庐把周围的士兵们扫了一眼，见每个人都表情严肃，紧张之极。不禁笑笑，大喊道：“兄弟们，别怕！咱们在佛祖脚下，就算是死了，也是成佛成圣，到天堂过好日子啊！”

众士兵听江同庐这么开玩笑，一下就变得轻松了许多。纷纷附和叫道：

“好，我们不怕死！”

“我们杀了这些狗鞑子！”

“杀一个够本！杀两个，咱们赚一个！”

江同庐把手中的刀扬了扬，高兴地叫道：“好，兄弟们，大家都是好样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成佛成圣，就在今天，咱们和鞑子拼了！”

说着，舞着刀，狂叫着往蒙古士兵冲杀而去。身边的士兵也都挥着刀，往四个方向猛冲而去。

这是一场惨烈的厮杀！虽然宋军每个人都斗志昂扬，但是，几十个人在数千蒙古大军的围剿下，简直就像是几滴水掉进熊熊烈火之中，没过多一会儿，城下就只剩下一大片蒙古人的长矛和战刀，江同庐等人已经再也看不见了……

### 九顶山，拥翠峰山顶

俞兴手拿着香烛纸钱，提着一壶酒，匆匆爬到九顶山拥翠峰山顶，准备祭拜埋在那里的江同庐和程刚。不过，当他刚爬上山嘴的时候，发现元用早已在那里了。

很显然，元用已经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趴坐在程刚墓前，一口一口地喝着酒。他的身边，扔了很多东倒西歪的酒壶。

俞兴忙躲到一个土堆后面，默默地注视着元用。但见元用端起酒碗，猛灌一气后，数叨道：“三弟，你怎么这么傻呀！你去换什么人质？蒙古人的话你也信呀！他们都是一些吃肉不吐骨头的狼，和他们有什么信义可讲啊！你怎么这么傻啊三弟！”

元用再次端起酒碗，咕咕咕整碗吞光，丢掉碗，又说道：“三弟，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娘，你重的是咱们兄弟的情分！为了救回我娘，你就是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这份深情重意，哥哥知道！但是三弟啊，你这样轻易就



把性命丢掉了，让咱们兄弟从此天各一方，不能再相见了。你说你这样做，值不值啊？”

俞兴眼里闪着泪花，伤心地摇摇头。

元用接着念叨道：“三弟，你是一个义薄云天的汉子，自从哥哥第一眼见到你起，哥哥就喜欢上了你的性子，把你引为生死与共的好兄弟！咱们兄弟为了抗击蒙古人，一起上山，一起建山寨杀敌。三弟啊，你还记得吗？那时候咱们兄弟曾经相约，等打败蒙古人，把他们完全撵出四川后，咱们兄弟便到大佛脚下大醉三日……可是现在，蒙古人还围堵在山寨之外，你却已经先离哥哥而去了！就算将来真把蒙古人撵出去了，哥哥还有什么喜悦可言？又找谁喝酒去？”

元用斟满一碗酒，慢慢地倒在坟墓上，说道：“三弟，哥哥知道，不管现在哥哥怎么怨你，怎么唤你，你都醒不过来了，不可能站起来和哥哥一起喝酒了！哥哥和你此生的缘分，已经尽了！三弟，地下冷清，孤独，以后，你就可得好好地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过你放心，或许过不了多久，哥哥就会下来陪你，那时候，咱们兄弟又可以在一起喝酒了！但是，哥哥现在还不能走，蒙古人还占着咱们的家乡，屠杀咱们的百姓，哥哥必须把这群强盗撵走，让他们滚出嘉定，滚出四川，滚出咱大宋的地界，那时候，哥哥才会放心地下来陪你啊……”

俞兴听到这里，在脸上抹了一把，咬了咬牙，悄悄地走了。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一个和江同庐一起杀进敌营被救回来的士兵半跪在地上，哭着向俞兴说道：“俞大人，是这样的，那天，我们在岸边被蒙古人逼到绝境，无路可逃的时候，江将军发一声喊，我们纷纷跳进江里。当我们好不容易浮上岸来后，发现就只剩下几十个兄弟了……”

“哦，原来你们是跳到水里逃脱的啊？难怪我们上岸后再回头看时，只见岸上都是蒙古人，不见你们的踪影……”胡冲在一旁插嘴道，“你们既然已经上岸了，为什么不回山寨来呢？”

“回不来了！”那士兵说道，“当我们好不容易来到山外的時候，发现蒙古人已经把山寨各处都围得水泄不通了，根本就找不到一处可以上来的缝隙……”

“那你们怎么办呢？”胡冲问道。

士兵道：“上不了山，江将军便对咱们说，让咱们到山下平坝里招募老百姓，策应山上的抗蒙……”

胡冲欢喜说道：“好啊，这可是个好办法……”

士兵道：“但这事并没有做成功！山下的人数太少，咱们好不容易招募到两百多人，根本就没起到抗蒙的作用。而且山下找不到吃的，咱们只能寻一些野果嫩芽将就度日。”

胡冲叹息道：“是啊，山下人都没有，大片的田地都荒芜了，没人种庄稼，怎么可能有吃的呢……”

士兵道：“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我们侦察到蒙古人正试图用颜老太太等老百姓为人质要挟山寨，让山寨骑虎难下。江将军便对咱们说，与其这样虚耗时光，不如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算死，也死得其所。于是，咱们便在蒙古人把颜老太太及众百姓当肉盾进攻山寨的那个当口杀了进来，接下来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

俞兴听到这里，把半跪在地上的士兵扶了起来，喃喃说道：“唉，咱们原以为你们已经牺牲了，没想到你们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当咱们在城头看见你们的那一刻，咱们心里真是很激动……谁知道，江将军，以及那些死里逃生的兄弟，却，却在咱们眼皮底下牺牲了！这又一次重逢，竟然成了永诀！这又一次惊喜，瞬间便化为了巨大的悲伤……”





俞兴说不下去了，他嘴唇哆嗦着，眼中蓄满泪水。

胡冲大哭起来：“俞大人，有很多次，江将军都是可以不死的！如果抓到蒙古俘虏后，不放了那恩将仇报的孕妇和老妇，咱们也不会被敌人发现！咱们逃到江边的时候，江将军要是率先登上救生船，他也不用跳到江里去！昨天，如果他不救被蒙古人当做肉盾的老百姓，江将军也不会牺牲！直到最后的关头，江将军都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如果他不砍断绳子，一直沿着绳子爬上来……但是，但是每一次，他都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让自己面对死亡的屠刀……”

那士兵看着俞兴和胡冲流泪，也在一旁不停地擦着眼睛。

这时门外传来一个尖利的号叫声：“俞兴，还我三弟的命来！”满嘴酒气的白炼砰的一声踢开门，摇摇晃晃冲进来，一把抓住俞兴的胸襟，又哭又闹喊道：“俞兴，你把我三弟害死了！走，跟我到三弟的墓前，自刎谢罪！”

胡冲擦了一把泪，上前劝白炼道：“白寨主，你怎么能这样和俞大人说话，请你把手拿下！”

“我要怎么说话？”白炼抬起一脚，踹在胡冲身上，把他踢倒在地上，狂叫道，“滚开！滚回你们的城里去！就是你们这些官军把蒙古人引到咱们山寨来，咱们山寨才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惨剧！”

俞兴道：“二哥，你这是怎么了？”

白炼叫道：“别喊我二哥！谁是你二哥？俞兴，你真是羞死先人了！你为了巴结咱们，和咱们套近乎，一大把年纪了，还自认是人家的弟弟，你害不害臊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些没用！没用！你就是自认是咱们儿子，孙子，都没用！今天必须去我三弟的墓前给个交代！走！”

白炼吼叫着，拖着俞兴就外走去。

小青闻讯冲了进来，看见白炼正拉着俞兴的衣服狂吼乱嚷，忙上前推攘他道：“二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拉着五弟干什么？快放手！你喝了多少

酒啊？”

白炼把小青往旁边一揪道：“我没喝酒，你别管我！今天，我必须让这姓俞的到三弟墓前自刎谢罪，告慰三弟在天之灵！”

小青焦急地说道：“三哥牺牲了，小妹和你一样，都很悲痛！但是，这也不能怪在五弟身上呀！这与五弟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没关系？这姓俞的要是不逼他，他能冲出去被蒙古人杀害？”白炼叫道：“谁说也没用，这姓俞的今天必须得死！”

小青喝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儿瞎胡闹，像小孩子一样！你能不能做点有出息的，像男人一样的事情！”

白炼睁着醉眼定定地瞅了小青一会儿，凄厉地怪笑道：“四妹，你不用处处护着这姓俞的！我知道，你喜欢当官的，瞧不上我这种土包子！哼哼，你瞧不上我倒也罢了，我白炼灰头土脸的，下三滥一个，不配你垂青！但是，二哥我可提醒你，你可别上当了！你以为这姓俞真的会喜欢你这样一个乡下土丫头吗？他不过是想利用咱们帮他抗蒙，对你假以辞色罢了！人家喜欢的是那姓黄的，温婉聪慧的千金大小姐，你就别自作多情了！”

小青喜欢俞兴，只是在心里悄悄欢喜着，从来没有说出口过。现在被白炼直直白白地说出来，不禁又羞又恼，满脸通红。紧接着，白炼又把黄睿娘说出来，而且说得那么合情合理，就像是真的一样。这使得小青的心里更是充满绝望，呆呆地看了俞兴一眼。而那俞兴只是微笑着，似乎并没有辩解的意思，一时怒从心底起，冲白炼恨地说道：“二哥，你说的是什么呀？谁喜欢他呀！”说完，她只感觉眼泪马上就要流出来了，再也不敢待在屋里，一转身，风一样往外冲去。



两峰陷大佛阁遭焚 一话毒中书令气死

## 第十三章 千年大佛

## 九顶山拥翠峰，知府驻所

小青跑出知府驻所大门，大颗大颗地流着泪，拼命地往前跑着。在一个转弯处，不小心，便撞在闻讯赶上山来的颜老太太身上，差点把老太太撞倒在地上。

小青慌忙把颜老太太扶住，颜老太太才没有跌倒。

颜老太太见小青不住地流泪，忙问道：“青丫头，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颜老太太这么一问，小青就像见到自己亲娘一样，一头便扑在她怀里，放开喉咙，汪汪大哭起来。

颜老太太轻轻拍着小青的背，暖言安慰道：“好孩子，别哭，别哭，告诉伯母，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敢欺负咱们这么可爱的青丫头了？”

小青哭得更厉害了。但她只是哭，并不向颜老太太说哭的原因。

颜老太太叹息道：“唉，好孩子，真是可怜见的，从小父母就给蒙古人害死了，没人亲没人疼的……孩子啊，你就把伯母当成你的娘吧，有什么事就给娘说！谁给你难受了，你都告诉娘，娘替你出气！”

小青哭得浑身打战，连连喊道：“娘，娘，娘啊……”

白炼抓住俞兴的胸襟，大声嚷嚷着，拖着走了过来。赵笑、李肃等侍卫围在后面，想拦住白炼不是，不拦住也不是。

颜老太太看见了，大声喝道：“白二，你抓着俞大人干什么？赶紧松手！”

小青从颜老太太怀中挣出来，看见俞兴过来，又羞又恼，转身顾自往前跑去。

颜老太太着急地喊道：“青丫头，你别走，你还没告诉娘谁欺负你呢！”

但小青并没有停住脚步，三两下便跑得没影儿了。

颜老太太叹口气，转过头来，见白炼还抓着俞兴，不禁大怒道：“白



二，叫你松手，你没听见啊？”

白炼抬起醉眼，见是颜老太太，不得不松开俞兴的衣襟，但嘴里依然大声喊道：“伯母，这事您别管！俞兴害死了我三弟，侄儿要他到三弟墓前跪下磕头！侄儿要给三弟报仇！”

颜老太太道：“你报什么仇？你想干什么？俞大人是堂堂的嘉定知府，还是山寨的一寨之主，你这样扯着他，像什么话？”

“谁承认他是山寨之主？山寨之主是元大哥！”白炼叫道，“他是杀害三弟的刽子手！血债血还，他必须把命还给三弟！”

颜老太太道：“血债血还这话没错！但你不应该找俞大人！程三是蒙古人害死的，你想报仇，应该去找蒙古人！你揪着俞大人，这算什么？”

白炼继续叫道：“侄儿自然要去打蒙古人！蒙古人是最大的恶魔，咱们绝不会放过他们！但是，在打蒙古人之前，侄儿必须先把这个刽子手杀掉！否则，今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山寨弟兄要惨死在他手里！”

颜老太太定定地望着白炼，问道：“白二，你真的要为程三报仇？”

白炼道：“兄弟之仇不报，此生誓不为人！”

颜老太太道：“好，白二，如果你非要报仇的话，就把我老太婆的命拿好了！”说着，一把抽出旁边一个侍卫身上的腰刀，便架在了自己脖子上。

白炼一见大惊，结结巴巴说道：“伯母，您别动手，这事与您有什么关系啊？”

俞兴也急得叫道：“伯母，赶紧把刀拿下来！”说着就伸手去夺颜老太太手中的刀。

颜老太太往后退了退，依然把刀架在脖子上，说道：“你们都别动，不准过来，听老太婆说！”

俞兴、白炼忙停住步子，待在原地，不敢再开腔。

颜老太太平静地说道：“最近一段时间，山寨死了不少兄弟！包括江同

庐将军和程三。我心里很明白，这些好兄弟的死，都是为了救我这个没用的糟老太婆。如果那天在江边我死了，就没有后来的这一切，江将军和程三也不会枉死。但是老太婆的刀不快，没有把自己割死！我老太婆是一个灾星，只要我老太婆不死，这山寨将永无宁日，灾难还将继续！”

白炼慌忙说道：“伯母，灾星不是您，是这个俞兴！跟您没有关系！”

颜老太太说道：“怎么跟我没有关系？你看，为了救我老太婆，程三死了。你为了给程三报仇，今天要杀俞大人。如果俞大人真被你杀死了。俞大人手下的那么多好兄弟，岂肯善罢甘休，必定找你报仇！这样下去，山寨势必陷入一片自相残杀之中。蒙古人不用费劲，就能轻松地把咱们山寨攻破了！你说，这一切是不是都是因为我老太婆才闹腾起来的？白二，你不用拦我，我意已决，只要我老太婆今天死在你面前，今后你就不用再闹腾了，这山寨就安宁了！”说着，颜老太太把刀一抬，就要动手。

白炼吓坏了，赶紧扑通一声跪在颜老太太面前，磕头哭诉道：“伯母，侄儿知道错了，侄儿不该这样搞内讧，您赶紧放下刀吧！侄儿以后不会再为难俞大人了！您放下吧伯母，您要是死了，我的罪可大了！今后如何向元大哥交代啊……”

颜老太太不放刀，追问道：“真的知道错了吗？那你过去，给俞大人道个歉！”

白炼有些迟疑，但见颜老太太表情非常严肃，只得走过去，一抱拳说道：“俞大人，白某今日看在伯母面上，不与你计较！不过白某也得说一句，既然你说你们是上山抗蒙的，希望你用心纯正，一意抗蒙，别存那些偷鸡摸狗之心，否则，白某还是不会放过你的！”

颜老太太忍不住把刀取下来，指着白炼骂道：“白二，让你去给人道歉，你这算道歉吗？有这么给人道歉的吗？”

这时候，俞兴快速走到颜老太太身边，不着痕迹地把刀从她手上取了下

来，顺势丢给旁边那个失刀的惊魂未定的侍卫，同时笑着说道：“伯母，二哥是个实心人，他说的都是肺腑之言！二哥放心吧，小弟一定牢记你今天说的话，咱们一起努力，誓把蒙古人撵出嘉定，如何？”说着，郑重地向白炼抱了抱拳。不过白炼并没有理会俞兴，鼻孔里哼了一声，拂袖欲走。

颜老太太见白炼的样子，失望地叹息道：“唉……”

俞兴则尴尬地笑了笑，自己把手收了回来。

忽然，只见得西边栖鸾峰大佛的方向浓烟滚滚，火光四起。灰黑的烟雾直直地腾起来，瞬间浓云一样，占据了整个天空，橘红色的大火让整个栖鸾峰变得如同一块黑红的木炭。同时，巨大的喊杀声从栖鸾峰的方向隐隐传来。远远可见，铺天盖地的蒙古人蚂蚁一般，沿着栖鸾峰的山坡直往下冲来。

白炼脸色大变，什么话也没说，拔腿就往栖鸾峰狂奔而去。

俞兴也变得非常严肃，吩咐李肃道：“李肃，你赶紧带领众侍卫速去各山峰通知守将，进入各峰城堡死守！没有命令，不得轻举妄动！”

李肃答道：“是！”

俞兴又喊了一声：“赵笑，跟本官走！”一边拔腿就往前跑去。

赵笑气喘吁吁跟在俞兴后面，焦急地问道：“大人，栖鸾峰上怎么那么多蒙古人？他们是从哪里突破上山的啊？”

俞兴道：“如果本官估计得不错的话，蒙古人应该是从栖鸾峰大佛旁边的那条小道上冲上来的！”

“啊，从那里冲上来的？”赵笑大惊，“白寨主的兵不是守在那里吗？怎么没有发觉啊？”

赵笑见俞兴没开腔，再问道：“大人，既然蒙古人冲上山来了，咱们正该组织人马抗击，为什么你反而让各山峰死守城堡不动呢？”

俞兴道：“你没看见栖鸾峰那里漫山遍野都是蒙古人吗？少说也有数千人啊！既然那么多人人都上山来了，栖鸾峰那里基本上是城门洞开，咱们还怎

么拦得住？再说了，蒙古人势大，咱们不适宜与他们强争，否则，咱们的牺牲会很大的！”

赵笑焦急地叫道：“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等着蒙古人把咱们的山寨全部占领吗？”

“当然不！”俞兴哼一声道，“赵笑，你赶紧去通知二寨主，让他不可与蒙古人打消耗战。如果栖鸾峰城堡已失，便速速撤回集凤峰城堡死守！”

赵笑道：“是！”

### 九顶山，栖鸾峰

栖鸾峰上的十三层大佛天宁阁已经被烧得精光，大佛也是一身乌黑。

蒙古军在火势的掩护下，大片大片涌上山来，占据了整个栖鸾峰城堡。

此刻，白炼正带着部分宋军，在栖鸾峰半山腰和蒙古兵殊死搏斗着，试图把失去的城堡重新夺回来。蒙古军涌上山的人数太多，而且占据着有利地势，白炼所带宋军虽然顽强而拼命，但是仍然无法往前推进一步。

赵笑呼哧呼哧跑过来，对白炼大喊：“白寨主，俞大人命令你放弃栖鸾峰，赶紧回到集凤峰城堡死守！”

白炼面色吓人地冲赵笑喝道：“放弃栖鸾峰？咱们就这样白白地送给蒙古人不成？”

赵笑道：“俞大人说了，蒙古人势大，您打不过的，赶紧撤回集凤峰，不要让众兄弟做无谓的牺牲，同时别让集凤峰再有闪失！”

白炼问道：“俞大人在哪里？他为什么不来援救？山上的其他部队呢？为什么不来把蒙古人赶下山去？”

赵笑道：“俞大人命令所有的军队都躲进各山峰的城堡里，不要轻易和蒙古人交锋！”

“不和蒙古人交锋？”白炼厉声喝道，“这抗的哪门子蒙？回去告诉俞





兴，白某绝不退缩！绝不缩头乌龟！”

赵笑见白炼拒不执行命令，急得抓耳挠腮，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悻悻地离去了。

白炼依然不管不顾地带着一众宋军死命拼杀着。宋军死伤累累，尸体摆满了整个栖鸾峰山坡，暗红的血液从坡上流下来，都成了河。

元用赶过来，冲杀到白炼面前，大声喝道：“二弟，五弟命令你撤退，你为什么不撤？”

白炼杀得浑身是血，提着两把血剑站在元用面前，面色悲愤地哭嚎道：“大哥，蒙古人都杀上山来了，咱们还不想办法把他们撵山下去，却要龟缩城堡，这打的什么仗？”

元用道：“你打得过他们吗？赶紧撤，五弟自有安排！”

白炼叫道：“自有安排？我当然知道他安排的是什麼，他就是想借蒙古人的手除掉白某！杀了白某这个眼中钉！”

元用盯了白炼一眼，不想再和他废话，直接向士兵下命令道：“都别打了，咱们赶紧撤！撤回集凤峰城堡里去！”

士兵们见元用发令，都纷纷抽身往集凤峰的方向跑去。白炼见所有的士兵都不打了，他也只得跟在大部队后面，边打边退。

元用等人赶到集凤峰半山腰的时候，一队衣冠不整的宋军从山坡上慌慌张张逃下来。元用大惊，喝道：“你们这是怎么了？为什么往山下逃？山上的城堡呢？”

士兵们结结巴巴地说：“山上的城堡，山上的城堡已经被蒙古人给占去了……”

白炼面如死灰，气急败坏地骂道：“混蛋，我不是让你们好好守住城堡吗？怎么会让蒙古人占去？”

士兵们哭诉道：“我们确实很努力地守着的！但是不知怎么回事，蒙古

人一下子就涌进城堡里来了！而且人数非常多，我们根本就难以招架！很多兄弟都被砍死了，我们几个是侥幸逃出来的……”

白炼怒喝道：“为什么要逃出来？战士就应该战死沙场！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绝不能当逃兵！”说着，挥舞着宝剑，狂怒着往那些士兵身上砍去。

元用赶紧举刀挡住白炼的剑，大喝道：“二弟，你要干什么？”

白炼又羞又怒，叫道：“弃阵逃跑，自当军法处置！”

元用道：“蒙古人势大，占了城堡，砍杀兄弟有何用？”

白炼无话可说，冲士兵们喊道：“走啊！还愣着干什么？咱们赶紧去把城堡抢回来啊！”

元用一举手说：“不，赶紧往拥翠峰撤！”

白炼赤红着眼，结结巴巴说道：“栖鸾峰丢了，难道，难道集凤峰也要丢……”

元用道：“两边都是蒙古人，把咱们夹在山谷！不丢，难道等着蒙古人把咱们当靶子射？”

白炼道：“就算要撤，也不能去拥翠峰呀！那是咱们的大本营，怎么能把敌人引到大本营去？”

元用道：“元某出来的时候，五弟吩咐过，让你首先回撤集凤峰。如果集凤峰丢了，就到拥翠峰……”

白炼冷笑道：“如果拥翠峰也丢了，是不是咱们就都下山了？”

元用道：“拥翠峰不会丢的！”

白炼道：“怎么不会丢？栖鸾峰、集凤峰都因为蒙古人势大丢了，拥翠峰为什么就不会丢？”

元用一愣，不知怎么回答。

白炼道：“大哥啊，我看你是要被那姓俞的害得全军覆没山寨尽失家破



人亡，那时候你才会醒悟啊……”

元用喝道：“二弟，你又在猜忌五弟！栖鸾峰、集凤峰明明是你酗酒闹事擅离职守才丢失的，现在怎么怪到五弟头上了？唉，啥也不用说了，听招呼，往拥翠峰撤！要是再有闪失，别怪元某不讲兄弟情分！”

元用不再理睬白炼，带着一众士兵径往拥翠峰方向跑去。所有的士兵都紧紧跟在元用身后。

### 九顶山拥翠峰，半山腰

元用带领从栖鸾峰和集凤峰撤退下来的宋军，急急忙忙往拥翠峰城堡跑去。他们的身后，铺天盖地的蒙古士兵紧紧跟着，就像一条菜青虫后面跟着一大群蚂蚁，眼见得蚂蚁就要涌上来，把那只疲惫的菜青虫给淹没、吞噬。

元用见势不妙，只得组织宋军扎下阵脚，居高临下往蒙古军阵中射箭。紧紧追击的蒙古军受这一通怒射，不得不延缓追击的脚步。元用不敢恋战，趁这个松懈的间歇，又再次带领宋军往山上爬去。

但蒙古兵实在太多，只一会儿，他们就撵上来，把宋军团团包围住。宋军想要再采用射箭的方式阻击蒙古兵，已经不可能了。

不仅如此，更有一些蒙古兵越过宋军，往拥翠峰城堡的方向蜂拥而去。

情形十分危急，元用、白炼饶是拼命厮杀，仍然无法冲出重围。白炼埋怨元用道：“大哥，现在你相信咱们被算计了吧？你说那姓俞的自有妙计，他的妙计在哪里呢？如此打下去，过不了多久，元寨主你这寨主之名可就要给俞兴供到庙堂上去了！”

白炼如此一说，元用心里也有些疑惑。但事到如今，也实在无计可施，只好背水一战了。于是并不说话，一把大刀在手里东砍西挡，杀得四周血雨纷飞。不一会儿，他就完全成了一个血人，

这样冲杀了一阵，元用眼看体力不支，踉跄着就要倒下。正在这危急的

时刻，蒙古队伍中像是刮起了一阵剧烈的龙卷风，一下便从中间自行骚动起来。围攻元用、白炼等人的蒙古军渐渐松开，宋军得以脱身出来。

白炼对元用说道：“大哥，迟疑什么？趁这个机会，咱们赶紧撤回山顶城堡去呀！”

元用道：“不，二弟，现在咱们不但不能走，反而必须反身过去追打蒙古人！”

白炼道：“为什么？”

元用道：“如果元某猜得不错的话，这不是蒙古人自乱阵脚，而是五弟发动反攻了！”

白炼不解：“他从哪儿来？难道从天上来不成？”

元用笑道：“不是从天上，恰恰相反，是从地里……”说着，用手指了指地下。

白炼恍然大悟：“你是说，地道？”

元用点点头道：“是啊，那不就是咱们的大杀器吗？”说着，再次舞刀往蒙古军阵中杀去。

白炼也很兴奋，一时忘了对俞兴的埋怨，扯开喉咙大喊道：“弟兄们，反攻的时候到了！杀啊！把蒙古人撵下山去！”

程凯、吴华及胡冲等人带领宋军从不同的地道口涌出来，很快便把蒙古军阵切成了几段。这样，蒙古军阵就像一条游进山里来的大蟒蛇，虽然气势雄壮，但突然被拦腰切成了几节，便再也无法统一行动，只能慌乱应对了。

也就在这个时刻，拥翠峰城堡里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喊杀声，只见一大队宋军如同瀑布一样，铺天盖地从山上飞掠下来，冲进还在往上爬的蒙古军阵中。这一队宋军，为首的正是那白衣白盔，手持长枪的俞兴。

所有宋军都听到了这一阵雄壮的喊杀声，都看见了“从天而降”的“赛存孝”，精神更加振奋，手上的武器挥舞得更加有劲。战场的形势很快发生



了逆转，两军的平衡被打破，被包围着的宋军完成了对蒙古军的反包围。

很快，气势汹汹的蒙古兵丢盔弃甲退下拥翠峰，爬上栖鸾峰和集凤峰城堡，躲了起来。

### 九顶山拥翠峰，议事厅

赵笑兴奋地说道：“痛快！真痛快！蒙古人在山下如龙入江海，势不可挡！没想到钻进咱们山中，它成了一条僵蛇，任咱们切割斫斫！俞大人，时至今日，小人才终于识得这山城抗蒙的威力啊！”

俞兴笑笑，对元用说道：“大哥，这一次咱们能成功，首先是得力于你们发现的这个地道，和先期所做的一些工作。这地道太神奇了，摆布伏兵比那些山谷陡坡之类有用多了，能够让咱们在有限的地盘上，可以尝试多种战术变化！可以说，有这个地道，咱们比别的州府利用山城抗蒙具有了更得天独厚的条件！”

元用却并没有俞兴、赵笑等人的那种兴奋，他沮丧地嘟噜道：“可是，敌人已经涌上山来了，而且占领了咱们的两座山峰，九峰只剩下七峰。咱们的山城抗蒙体系失去了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今后，咱们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受到敌人的突然袭击了……”说着，他狠狠地白了白炼一眼。

白炼脸色惨白，哀叫道：“大哥，你不用埋怨小弟，小弟知道错了！小弟立刻就带人去把这两座山峰夺回来！夺不回来，小弟誓不回来见你！”说着，转身就往外走。

俞兴忙劝道：“二哥不可鲁莽！山峰守强攻弱，咱们如何夺得回来！”

白炼转过身来嚷道：“俞兴，你不让我去，是不是就想看我的洋相啊！”

赵笑不满地说道：“白寨主，你太过分了！咱们俞大人好心好意劝你，你却用这样的口气和咱们大人说话！”

白炼道：“我要用什么样的口气说话？不错，是我的错，是我把两座山

峰丢了！我丢了我就去把它们夺回来，这是我该承担的责任！可是也用不着别人来反复嘲笑，看我的丑吧！”

俞兴道：“二哥，小弟并没有说过不把那两座山峰夺回来，也没有出你丑的意思。小弟的想法是，这两座山峰丢得不同寻常，咱们首先要搞清楚它们是怎么丢掉的，然后再去寻找夺回来的办法……”

白炼惨笑道：“姓俞的，你还说不是出我的丑！是，是我喝酒误事，是我疏于防守，是我擅离职守！这些，我都认了！你还想找什么原因？是不是要把我绑到全山寨兄弟面前砍头示众，才算找到原因了？如果这样让你觉得心里很痛快，你就动手吧！我白炼的贱命就在这里，任你杀任你剐！但是，你想让白炼皱一皱眉头，向你求个情，那是休想！”

“放肆！”元用皱着眉，严肃地喝道，“二弟，你太不像话了！你丢了两座山峰，还这么横！这是你白炼吗？你究竟是怎么了？去，赶紧给五弟道个歉！”

白炼别着脖子不开腔。

俞兴忙笑道：“算了，二哥，你不用道歉。小弟知道你心情不好，才说了些过头话，这咱们都能理解。只是此时敌人势大，虽然占了咱们山峰的确有点可惜，但现在要夺是无论如何夺不下来的，只能白白牺牲兄弟们的性命。二哥可要三思啊……”

元用数落白炼道：“二弟，你看看五弟，这种大胸怀，你真应该学着点！可你，唉……”叹口气，又转头对俞兴道：“五弟啊，你不说，我也觉得很奇怪，这事太蹊跷了！”

俞兴道：“呃，大哥发现了什么？”

元用道：“五弟啊，这次丢掉两座山峰，虽说是二弟酗酒误事，但是，要知道咱们的城堡建在山顶之上，易守难攻。而且就算二弟不在，山上的兄弟个个都是能打硬仗的，怎么会轻易就被蒙古人给攻破呢？”



众人忍不住“哦”了一声，俞兴点点头道：“大哥说得对！蒙古人不是没攻过咱们的城堡，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得逞过！”

元用接着说道：“更蹊跷的是，蒙古人居然知道栖鸾峰大佛旁的那条小道，竟从小道偷上山来，并通过放火烧山，一举占领栖鸾峰！”

赵笑问道：“元寨主，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元用把众人扫视了一眼，说道：“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暗中为蒙古人通风报信！”

众人都一惊，赵笑急问道：“元寨主，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咱们山上出了奸细？”

“对！”元用肯定地答道。

“那奸细是谁呢？”赵笑问道。

### 蒙古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在蒙古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所住的大帐里，失烈门的母亲合塔合失把一碗马奶酒往桌上重重一顿，生气地嚷道：“她还想监多久的国？合罕生前早已明确指令我儿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失烈门现在都已经十二岁了，她为什么还不传位？”

站在旁边的那可儿必勒格接口说道：“哈敦，这您还不明白吗？脱列哥那根本就没打算把汗位传给失烈门王子，她一直将汗位给她的儿子贵由王爷留着呢……”

合塔合失惊怒道：“她有那么大的胆子？难道合罕的话，她也敢不执行吗？”

必勒格冷笑道：“合罕已经不在了，她现在是监国，就是成吉思汗圣主的扎撒，她要不执行，谁也把她没办法，何况是合罕！”

合塔合失道：“合罕这话可是对全蒙古人说的，大家都听到了呢，她敢

欺瞒全天下蒙古人？”

“全蒙古听到又怎么样？”必勒格道：“脱列哥那权倾朝野，满朝文武大臣都在逢迎她，极力巴结她。即便有个别正直大臣，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如果她再召开一次忽里台大会，让大家推荐贵由王爷为大汗，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吗？”

“你说她会召开这样的忽里台吗？”合塔合失问道。

必勒格沉思道：“从她最近的一些举动来看，不是她想不想的问题，而是她已经在暗中筹办了！”

合塔合失慌张起来：“难道咱们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脱列哥那把贵由扶上大汗宝座？”

必勒格道：“哈敦，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应该去联络一些大臣，让他们出面阻止脱列哥那召开忽里台……”

合塔合失悲伤绝望地说道：“你刚才不是说满朝文武都在逢迎脱列哥那吗？谁会出面帮助咱们？”

必勒格道：“别人不会，中书令耶律楚材一定会！”

合塔合失道：“耶律楚材是三朝元老，成吉思汗圣主在世的时候，他就深得圣主喜爱。汗庭里的重大事情，圣主都会找他商量。那时候，整个汗庭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策划出来的。后来合罕继位后，对他也是非常信任，把整个南边事务都交给他裁决！他如果愿意出面，脱列哥那肯定是会有所忌惮的！但是，他会为了咱们的事，去顶撞脱列哥那吗？”

“他要不出面，他就不是耶律楚材！”必勒格笑道，“当年合罕酗酒成性，谁的劝告都不听，还放出话来，谁要再劝，就杀谁的头，所有人都怕了，只有耶律楚材不怕，拿了个被酒蚀坏的酒槽跑去对合罕说，酒槽尚且被腐蚀成这样，何况人的肉体！合罕才猛然惊醒，不但没杀耶律楚材，还真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酒！”





合塔合失道：“是啊，耶律楚材正气朗朗，确是我朝不可多得的忠臣！好啊，必勒格，那你就赶紧去请求耶律楚材吧！告诉他，事成之后，本宫绝不会亏待他得！”

“是！”必勒格答应一声，转身出去了。

### 哈拉和林城，中书令府

必勒格走进耶律楚材的大帐外的时候，只听得大帐里传来一阵低沉、幽咽的琴声。必勒格立在帐外听了一会儿，等到一曲终了，才拍着巴掌走进大帐，微笑着说道：“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令公，您心里有不平之事吧？”

耶律楚材忙站起来，施礼道：“原来是千户大人！老夫的琴声打扰您了，实在不好意思！”

“唉，令公，”必勒格回礼道，“心有不平之事。就应该说出来。该打扰的时候，还得打扰！令公身为中书令，要是怕打扰别人，就只能任那恶魔在世上横行霸道了！”

耶律楚材不说话，走到窗边望窗外，一手细细地抚摸着他那把长长的胡须，再次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必勒格说道：“令公，成吉思汗圣主在世的时候，常常亲切地称您为‘吾图撒合里’，遇到什么事都会找您商量。合罕对您也是信任有加，把整个朝廷都托付给您，可如今，令公却只能躲在府上，弹弹琴，唱唱曲，消磨时日。这实在让人叹惜啊……”

必勒格一席话，说得耶律楚材有种想流泪的感觉。他埋下头，向必勒格挥挥手道：“千户大人，老夫老朽糊涂了，起不到什么作用了，这也是自然规律！做臣子的，就该宠辱不惊，随缘自适，不该牢骚太盛啊！”

“错！”必勒格道，“令公不老，也不糊涂！可以这么说，令公是咱们

汗庭中唯一清醒睿智的人！那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专政擅权，太后可敦被他蒙蔽，毫无原则地信任他，甚至拿很多空白的圣旨给他，让他在上面随意填写。对这种扰乱朝纲的事，谁也不敢说，只有令公您敢出面阻止，让太后可敦不得不收回那些空白圣旨！令公啊，您这份忠肝侠胆，汗庭中有何人可及？”

耶律楚材愤然说道：“但这有什么用？空白圣旨确实收回去了，但太后可敦随即宣布，奥都剌合蛮所说的每一句话，史官都必须记下来，写进史书！老夫读遍历史书，只看见过帝王的话被写进史书，哪见过臣子的话也能入史的……”

必勒格点点头，接过来说道：“臣子的话也要被写进史书，令公啊，这是不是意味着，咱们蒙古要变天了……”

耶律楚材微微打了一个冷战，表情痛苦至极。

必勒格又道：“令公啊，您发觉没有，如今又一件更加匪夷所思的变天事要发生了……”

“什么事？”耶律楚材问道。

必勒格道：“合罕生前已经指定失烈门王子为他唯一继承人，但是，现在奥都剌合蛮却与太后可敦合谋，改立贵由王爷为汗，这难道还不是变天事吗？”

耶律楚材道：“太后可敦想改立贵由王爷为汗位继承人，这是她由来已久的想法，国人皆知。但要说他篡改合罕的话，改立继承人，恐怕她还没这个胆量吧？”

“怎么没有？”必勒格大声道，“我们已经从各个方面得到消息，太后可敦已经指示奥都剌合蛮四处联合蒙古那颜们，准备召开忽里台会议，商讨推荐贵由王爷为汗的事了！”

耶律楚材表情严峻，叹了一口气道：“唉，咱们蒙古汗位继承的方式，也太混乱了，既有幼子守灶的传统，又有召开忽里台，那颜推荐，还有大汗



指定的方式。当年老夫极力劝诫成吉思汗圣主按照汉人皇帝的做法，由大汗指定。圣主接受了老夫的建议，立下遗嘱，确立合罕为唯一有效的继承人。谁知圣主去世后，汗位继承方式的混乱又重现了！”

必勒格道：“令公，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太后可敦想召开忽里台推荐贵由王爷为汗，正是想篡改令公您为本朝订立的这个规矩啊！您要再不出面阻止，咱蒙古又要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耶律楚材不悦地说道：“这不是老夫订的规矩，这是成吉思汗圣主已经确立的继位方式！”

“是是是，”必勒格知道自己说差了，忙赔笑道，“圣主已经确立继位方式，太后可敦却还敢擅自修改！令公啊，如果您不出面劝阻，由着太后可敦这般倒行逆施，咱们蒙古可就要退回到圣主统一漠北前那种四分五裂的状况了啊……”

耶律楚材抬头问道：“千户大人何出此言？”

必勒格道：“令公您想想吧，如果咱们不严格执行合罕的遗嘱，任由太后可敦召开忽里台推荐。就贵由王爷目前的战功和声誉，就算有太后可敦在身后撑腰，谁能保证就一定能推荐到他？此事不公开尚罢，一旦公开，整个蒙古不就各行一套，四分五裂了吗？”

耶律楚材默默地点点头。

必勒格见说动了耶律楚材，高兴地说道：“令公啊，您放心，我家哈敦说了，只要令公劝阻了太后可敦，最终让失烈门王子顺利登上汗位，我家哈敦绝不会亏待令公您的！”

耶律楚材冷冷地说道：“千户大人，老夫答应前往劝阻太后可敦，是为了咱们蒙古帝国的千秋大业，绝没有私人的目的，请千户大人别说这样的话！”

“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必勒格怕得罪了耶律楚材，赶紧赔笑，并施礼告辞道，“令公，小人就不打扰您了，小人等着听……哦，不，

整个蒙古都等着听令公的好消息！”

必勒格刚出去，哈拉和林书院教授姚枢便匆匆走了进来，喊了一句“先生”，便不再开腔。

耶律楚材觉得奇怪，问道：“姚枢，书院开办得怎么样了？”

“不太好……”姚枢叹了口气，说道，“奥都剌合蛮大人迟迟不向书院划拨经费，还扬言要解散书院。现在，不只是经费困难，在书院里读书的蒙古弟子，很多都纷纷离开书院了……”

“书院是合罕在世的时候，接受老夫的建议建立起来的，奥都剌合蛮有什么资格解散？”耶律楚材大怒道，“老夫即刻去质问他！”

“先生，你还是不要去吧……”姚枢嗫嚅道，“我听说，奥都剌合蛮敢说这句话，是有监国可敦在后面支持他呢……他解散书院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针对先生您……”

耶律楚材一下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惨笑道：“他们要针对老夫，直接拿刀砍就是了，为什么要折腾书院？要知道，书院的存在对于蒙古来说，可是比改立大汗的意义还重要得多啊！”

姚枢也悲愤地说道：“但是这些人从来没这么想过！为了个人绳头私利，他们哪管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和百姓的安康！”

耶律楚材嚯一声站起来道：“不行，老夫必须去阻止他们！这个新兴的大帝国不能被这几个人给断送了！”

姚枢忙施礼阻止道：“先生，您还是不要去吧，没用的，他们不会听您的！弟子此来，就是想告诉您，蒙古目前的状况，已经没救了！先生还是随弟子退隐江湖，以求未来吧……”

“退隐江湖？”耶律楚材断然拒绝道，“我堂堂的蒙古中书令，不能阻止奸邪弄权，不能让国家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活着还有什么用！”

耶律楚材不顾姚枢劝阻，毅然愤愤地往万安宫走去。



## 哈拉和林城，万安宫

耶律楚材站在万安宫监国太后脱列哥那的大帐门外。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两个时辰之久，太阳非常毒辣，太阳光从树叶间照射下来，在地上形成一个个圆圆的灼白的亮光。汗水大颗大颗从耶律楚材的脸上滚落下来，把他那把花白的长胡子濡得湿漉漉的。

耶律楚材抬头，在脸上胡子上抹了一把汗，皱眉对一旁的宫女说道：“烦请姑娘再进去向太后可敦禀报一声，说老臣已在帐外等候多时了！”

宫女为难地说道：“耶律大人，太后可敦吩咐过奴婢们，她和奥都剌合蛮大人商议国事的时候，谁也不准打扰！刚才向太后可敦禀报大人您有事求见的时候，太后可敦已经很不高兴，说请大人您等等，等商议完事后会召见大人的。如今一直未召见，想来是事情还未商议定吧？”

耶律楚材不悦地提高声音说道：“都商议两个时辰，眼见着这大半天时间都过去了，还没完？老臣好歹也是中书令，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一定要瞒着老臣啊？”

宫女见耶律楚材一把一把地擦汗，身子摇摇欲倒，很是不忍，壮一壮胆，又说道：“耶律大人，要不，奴婢再进去问问，请大人稍候！”

宫女走过门廊，来到内室门前，只听得帐内传来一阵吃吃的笑声。宫女一时脸红心跳，转身欲走，但想到自己是答应了耶律楚材进来请示的，于是重新鼓足勇气回到门前，轻声报道：“启禀可敦，中书令耶律楚材大人让奴婢进来问问，什么时候才可以召见他！”

“混账！”奥都剌合蛮怒吼道，“太后可敦不是早就说过，咱们有事商议吗？为什么还来求见？把他轰出去！”

宫女欲言又止，正要转身离去，却听到脱列哥那问道：“怎么？那耶律老头还在外面？”

宫女答道：“一直在外面……”

脱列哥那道：“等一刻钟，让他进来！”

一刻钟后，当耶律楚材走进太后大帐的时候，脱列哥那已经穿戴齐整坐在龙椅上，奥都剌合蛮则恭恭敬敬站在她下手边。

耶律楚材上前行过礼后，脱列哥那板着脸问道：“耶律大人这么着急来找哀家，有什么大事吗？”

耶律楚材道：“可敦，老臣近日听闻，可敦正准备召集蒙古那颜们召开忽里台会议，推荐汗位继承人，可有此事？”

脱列哥那一怔，不自觉地转头望了奥都剌合蛮一眼。不过奥都剌合蛮眯着眼睛站在一边，并不开腔。脱列哥那只得回过头来，冷冷地答道：“是有这么回事！”

耶律楚材道：“老臣可否问问，可敦所推荐的是何人？”

脱列哥那又怔了一下，再次冷笑道：“耶律大人是否有合适的人选？”

耶律楚材道：“老臣不存在有没有合适人选的问题。老臣只知道，合罕生前已经有遗诏，确立失烈门王子为汗位继承人，如果再另行推荐，显然违逆合罕的遗诏，这是不妥当的！”

“遗诏？”脱列哥那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问道：“有遗诏吗？哀家怎么没见过？”

耶律楚材一怔，说道：“虽然合罕的话还没来得及写下来，他就驾崩了。但天子金口玉言，只要他说过那句话，咱们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为什么还要另行召开忽里台推荐呢？”

脱列哥那怒气冲冲地说道：“合罕是说过这话，但那不过是他喝醉酒后，说的笑话而已！再说了，咱们蒙古的规矩向来是汗位继承人须得蒙古那颜们绝大多数推荐，才可继位！你在我朝干了这么长时间，难道连这点规矩也不懂？”

耶律楚材道：“不错，咱蒙古在过去确实曾有过这样的规矩，但从圣主



成吉思汗开始，这种方式已经废止了，可敦为什么把过时落后的规矩再行使用呢？”

脱列哥那理屈，一时接不上话来。奥都剌合蛮忙开口说道：“过时落后？这可是咱蒙古从祖先那里传下来的优良传统。中书令大人，您的意思是说，咱蒙古的优良传统都是些过时落后的东西？”

耶律楚材不悦地说道：“老夫的话中并没有小瞧蒙古传统的意思，大断事官大人为什么要故意曲解？”

奥都剌合蛮道：“中书令大人，你来自辽国贵族，一向以为，只有你那辽国的才是先进文明的东西，而咱们蒙古的传统都是落后野蛮。所以你才对咱们蒙古的宝贝，怎么看怎么不顺眼，才会一定要咱们改过来，照着你辽国的规矩办！是这样的吗？”

奥都剌合蛮这么一点拨，脱列哥那发现她的思路一下就打开了，在一旁接口道：“既然你那辽国的东西一切都那么美好，为什么你的辽国却灭亡了呢？连你耶律楚材也跑到咱落后野蛮的蒙古来当官了，这怎么解释？”

耶律楚材见脱列哥那一门心思都在辩解，不惜对自己进行讽刺挖苦，全没有一个监国的样子，一时惊得呆了，讷讷道：“可敦何出此言？不错，老臣祖上确实曾是辽国贵族，辽国被金国灭亡后，老臣做了金国的俘虏，在金国苟且偷生。是圣主瞧得上老臣，数次召见。老臣感于圣主知遇之恩，前来蒙古。老臣自从来到蒙古后，就一心一意帮助圣主及合罕建国图强，忠心耿耿。可敦如此责备老臣，让老臣寒心啊……”

奥都剌合蛮道：“中书令大人既然说自己忠心耿耿，为什么要极力推举那失烈门为汗位继承人？”

耶律楚材道：“老夫是严格遵从合罕遗旨办事，这有什么错？”

“不只是错，而是大罪！”奥都剌合蛮冷哼道，“你不是很欣赏辽金的那些规矩吗？既然如此，你就应该明白，交通皇室亲王，图谋不轨，这是谋

逆大罪，罪该当斩啊！”

耶律楚材再也忍不住了，骂道：“奥都剌合蛮，你一个腌臢商人，祸乱朝纲！老夫尚且没有指驳你，你倒反过来污蔑老夫！”

奥都剌合蛮怪笑道：“你骂吧！你骂得越多，你的罪越大！”

耶律楚材继续怒气冲冲说道：“老夫听说，你截留书院的经费，还扬言要解散书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书院是合罕倡议建立的，你有什么资格解散？”

奥都剌合蛮冷笑道：“什么合罕倡议？分明是你蛊惑圣上，蒙蔽圣听！你的目的，还不就是想宣扬你辽国的那一套，为早已是白骨的辽国招魂，颠覆咱们的蒙古帝国！和你交通皇室一样，都是你包藏祸心的体现！再说了，如今是太后监国，解散书院是太后可敦为了挽救咱蒙古帝国实施的一项英明措施，难道你想指责太后？”

“你，你血口喷人，存心污蔑……”耶律楚材气得脸色煞白，指着奥都剌合蛮，一句完整的话也说不出。

奥都剌合蛮抱着手，斜着眼睛，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耶律楚材不自觉地转头看着脱列哥那，正想辩解，却是脱列哥那冷冷说道：“哀家忍你很久了！你诟骂大臣，顶撞哀家，如此倚老卖老，别以为哀家不敢杀你！”

“杀”字一出口，耶律楚材再一次又惊又怒，呆了片刻，流泪说道：“可敦，老臣深受圣主及合罕隆恩，感激涕零，无时无刻不想着报答！老臣本已老朽糊涂，早该归隐山林，之所以今天还赖在汗庭，是希望咱蒙古能够延续圣主及合罕执政以来的良好势头，强盛壮大。可敦如果想改变合罕遗旨，解散书院，又另立汗位继承人，不但会改变国家正确的发展方向，还会造成人心涣散，天下大乱，局面将不堪收拾啊！老臣赤胆忠心，天地可鉴……”



脱列哥那不为所动，打断耶律楚材道：“耶律楚材，你既然自知老朽糊涂，就该好好养你的老，汗庭里的事情，你就少插手！书院该不该解散，汗位由谁来继承，哀家自有主张，用不着你多话。哀家今天念在你三朝元老的份上，不杀你，不治你的罪，你走吧，别让哀家再看见你！”

耶律楚材见脱列哥那撵他走，心里彻底凉了，一时浑身发抖，长叹一声道：“我耶律楚材受圣主洪恩，远赴大漠，一心侍主，忠贞不贰，从青春风华到现在满头白发，不想今日却落得如此下场，可叹啊可叹！”说着，把头上的官帽摘下来，掬在地上，摇摇晃晃走出去了……

### 哈拉和林城，合塔合失府

必勒格急匆匆走进来，低声而紧张地对合塔合失道：“哈敦，不好了，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大人死了！”

合塔合失猛地站起来，失声惊叫道：“死了？他的身体不是一直好好的吗？又没听说他得什么病，怎么突然就死了？”

必勒格道：“上次耶律楚材从万安宫辞官回府后，心情就一直不好，闭门不见任何人。就这么几天时间，便传来了他的死讯！小人听他府上的仆人说，耶律大人是被气死的……”

“气死的？”合塔合失呆了呆，神情委顿地跌坐到凳子上，喃喃说道：“耶律大人为了让失烈门顺利继承汗位，竟被脱列哥那气死！必勒格，备马，本官要亲自去他的府上吊唁，表达咱们对他的感激和哀悼！”

必勒格赶紧阻止道。“不，哈敦，您千万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合塔合失不解地问道，“耶律大人为了失烈门能顺利登上汗位，都被脱列哥那气死了，咱们救不活他的命，吊唁一下还不够么？”

“哈敦您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必勒格道，“耶律楚材之所以答应去劝阻

脱列哥那，是他想按照儒学的标准，想建立汉人朝纲而已，并非专门为了帮咱们的忙，哈敦您用不着太觉歉意！再说，耶律楚材劝阻脱列哥那一事，脱列哥那已经怀疑上您了，现在您撇清干系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够还去吊唁呢？”

“必勒格，幸亏你提醒本官，否则，本官又犯错误了！”合塔合失点点头，又满心焦虑地说道，“唉，现在汗庭里，唯一一个愿意帮助咱们的大臣就这样给脱列哥那活活气死了，咱们该怎么办？还有谁能帮助咱们？”

必勒格低着头，他也不知道说什么。

合塔合失一时伤心绝望，忍不住扑在桌上痛哭起来：“阔出，你这个死鬼！你打仗为什么那么不小心，一支箭就能要了你的命！你死了倒好，升天享清福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在凡间，被人欺凌……”

必勒格满脸是汗，深俯着头，惶恐不安。

### 哈拉和林书院，大门外

姚枢背着一个包裹，挎着一顶草帽，步履蹒跚地离开书院往外走去。

“先生，先生请留步！”这时候，一个焦急的声音从后面往姚枢追了上来。

姚枢回身一看，原来是书院的学生、已故宗王拖雷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忽必烈跑上前，气喘吁吁问道：“先生，先生，您这就要走了吗？”

姚枢长叹一声道：“是啊，书院都解散了，我这个先生就没用了，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忽必烈一时满眼泪光，哽咽说道：“先生要到哪儿去呀？”

姚枢道：“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当初是耶律先生召我来，让我到书院授课的。如今先生已离世，书院也解散了，我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先生，您不能走啊！”忽必烈着急地说道，“耶律先生虽然离世了，书院也解散了，但我们这些弟子还在呢，您不教我们了吗？”

姚枢苦涩地说道：“二王爷，不是我不教，书院没了，我讲的那些理学都被当作异端邪说，我还怎么教？难道等着被杀头么？”

忽必烈转转眼珠说道：“先生，要不，您到我们王府去，我们办一个书院，请您当先生！”

姚枢紧盯着忽必烈问道：“二王爷，你敢办书院，传授当今监国可敦不喜欢的学说？”

忽必烈一怔：“我，我确实不敢……”

“那还用说！”姚枢抬脚就走。

忽必烈赶紧冲上去，拦住他，热切地说：“先生，您听我说！我虽然不敢，但是我知道，先生所讲授的理学，正是咱们蒙古目前急需的东西。书院的设立，就如同在咱蒙古的天空打开一道口子，灿烂的阳光才从口子里射进来。如果咱们又把这个口子封上，那么不但我会跌进黑夜，茫然找不到方向，咱们蒙古的未来也有可能走上歧路和分裂啊……”

姚枢点点头，赞叹道：“二王爷，你是我见过的蒙古宗王子弟中，最有眼光和担当意识的人！”

“先生谬赞了！”忽必烈道，“先生既然认为我还有一些眼光，就请相信我，不忙回汉地，先到我们王府。我相信，这样的局面不会持续太久，咱们终归有机会重新创建书院的！”

姚枢想了想，答应了忽必烈，转身随他离去。

### 哈拉和林城外，草原上

合塔合失在屋里焦躁不安地走来走去，这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跑进来，跪在地上对合塔合失说道：“哈敦，不好了，小王爷正在草原上哭呢……”

合塔合失又惊又怒，没好气地问道：“他哭什么？他阿瓦死了都没见他哭呢，现在哭什么？”

仆人吓得结结巴巴说道：“可敦，是这样的，小王爷，小王爷和忽察王爺赛马输了，气不过，就坐在草地上哭起来了……”

“和忽察赛马？”合塔合失怒气冲冲说道：“这不成器的东西，竟然连忽察也比不过！他还有什么用！”

她猛地站起来，大踏步往外走去。

合塔合失赶到哈拉和林城外的大草原上时，失烈门还坐在地上痛哭不已，一整张脸被眼泪、汗水及泥土涂抹得都看不出人样子了。

失烈门赛马输给了贵由的儿子忽察，让合塔合失觉得很没面子。本来她想见到失烈门后，狠狠地骂他一顿的，但看到他那狼狈痛苦的样子，又大为心疼，忍不住走上前，把他抱在怀里，一边用帕子擦他的脸，一边也跟着哭了起来。

合塔合失道：“宝贝儿，怎么回事啊？快告诉额吉，额吉给你出气！”

失烈门边哭边答道：“额吉，忽察和孩儿赛马，孩儿和他比了三阵，结果，结果三阵都输了！然后，然后他们就嘲笑孩儿，说孩儿是怂蛋！”

合塔合失抬头怒冲冲地质问身边的仆人道：“为什么不把咱家跑得最快的马牵出来和忽察比赛？”

仆人道：“哈敦，小王爷用来比赛的，已经是咱家跑得最快的马了！”

合塔合失骂道：“什么？咱家跑得最快的马也比不赢人家？原来脱列哥那竟把最次的马分给了咱家！哼哼，这简直是太欺负人了！什么都要和咱家抢，连好马也要全部抢去！”

必勒格劝道：“哈敦，算了。不就是一场赛马吗？小不忍则乱大谋，小孩子的游戏，咱们不能太计较！”

失烈门不满地嚷道：“必勒格，你大胆！本王是堂堂的王爺，本王的事情，你怎么能说是小孩的游戏！”

合塔合失也冲必勒格骂道：“必勒格，你要是男人，你就站出来，去找

脱列哥那，去找奥都刺合蛮，问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最次的马分给咱们？为咱们出这口气！你如此畏缩怯懦，本宫算是白养你了！”

必勒格赔笑道：“哈敦，小人不是怯懦，小人不愿意把事情闹大。如果因为这样的小事，公开了咱们和脱列哥那的矛盾，那是得不偿失啊……”

合塔合失一听，号啕大哭起来，数叨道：“王爷，你怎么死得那么早啊？你看你一死，咱们就没男人了！遇到事情，也没有人帮咱们出气了！王爷啊……”

失烈门见他母亲这么哭，也跟着再次起来。

却在这时候，忽听得旁边有个声音道：“其实，用不着去要最快的马，就同样是这三匹次马，照样可以打败忽察的快马！”

合塔合失一下止住了哭声，抬起头一看，原来站在旁边的是一个须发皆白的汉族老者。失烈门一听说能赢，忙问道：“你说，该怎么比？”

老者道：“春秋时期，齐国大将田忌曾和齐王有过一场赛马比赛。这场赛马比赛也是比三场。每家的马都分上中下三等，田忌用上等马和齐王上等马比赛，中等马和齐王中等马比赛，下等马和齐王下等马比赛，结果三场都输了。这让田忌心里很窝火，却也毫无办法。但是后来，孙臆教了他一个主意：第一场，用下等马和齐王上等马比赛；第二场，用上等马和齐王中等马比赛；第三场，用中等马和齐王下等马比赛。你们想想，结果怎么样？”

失烈门道：“结果输了一场，赢了两场！”

“对，正是这样，”老者抚着胡须赞道，“小王爷很聪明嘛！”

失烈门忽地站起来，大叫道：“本王明白了！”说着就往远处跑去。

合塔合失在后面喊道：“失烈门，你要去干什么？快回来！”

失烈门边跑边喊道：“孩儿要去和忽察再比赛三场！”

老者点点头，微笑着说道：“哈敦放心吧，这次小王爷一定会取得比赛胜利的！”

合塔合失忙转头问道：“老先生，您是谁呀？”

老者俯身施礼道：“山人姓阳名枋，是合州巴川人士。”

必勒格一听，不禁惊问道：“阳枋？合州巴川人？难道您就是人称‘大阳先生’的那个理学大家？”

阳枋谦虚地说道：“所谓‘大阳先生’，只不过是弟子们因为山人年纪大，对山人的一种谥称而已。至于理学大家，更是愧不敢当！”

必勒格激动地说道：“先生您太谦虚了，您的大名，我是早已如雷贯耳，一直无缘得见，今天能在这里看到您，实在是太高兴了！”

阳枋在一旁躬身抱拳道：“惭愧，惭愧……”

必勒格又问道：“大阳先生，你不是在南家思任经筵官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唉，真是一言难尽啊！”阳枋叹息道，“山人原本无意仕途，一直在巴川字溪小龙潭隐居，后蒙召见，到大宋朝廷干了一段时间。谁知宋廷人心不和，朝中大臣热衷于拉帮结派，倾轧挤兑。山人无意于这种无谓无聊的事情，因此遭到了两方的排挤。山人灰心意冷，想找一个清静的远离尘世的地方归隐，因此就到这里来了……”

必勒格道：“您是说，您就住在这附近？”

阳枋道：“那边山脚下有一间草庐，山人就住在那草庐里！”

“好啊！”必勒格道，“不知先生愿否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阳枋问道：“你们是？”

必勒格：“呃，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合塔合失哈敦，刚才您看到的那位小王爷就是咱们蒙古帝国未来的汗位继承人失烈门！我是哈敦家的那可儿，千户必勒格！”

“哦，原来是合塔合失哈敦，失烈门王爷，失敬失敬！”阳枋道，“千户大人，能结识哈敦和王爷，实在是山人人生的大幸！但是山人刚才也说



了，山人厌倦尘世嚣扰，只想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安静养老。所以请千户大人谅解，山人不能随你们走……”

“唉，大阳先生，”必勒格道，“您厌倦尘世，是因为您遇到的是那种日薄西山的朝廷，如今咱们蒙古崛起于草原，正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朝阳，您到咱们这里来，当大有作为，和您在南家思完全不一样啊！”

阳枋继续躬身施礼道：“对不起，千户大人，山人已经心如死灰，不想再过问尘世的事情，还是让山人走吧……”

合塔合失皱着眉头不开腔。

必勒格则继续热情说道：“大阳先生，您不愿意到咱们王爷府上来也没关系，既然您住在旁边，咱们就是邻居，希望今后咱们可以多来往走动，向您多讨教讨教！”

阳枋道：“千户大人，山人说了，山人来到这漠北，只是想息心隐居，无意和尘世之人接触。以后咱们还是不来往的好！”说完，他也不和合塔合失打招呼，转身就走了。

合塔合失非常生气，“哼”了一声，也转身离去。

# 宋末大变局

## 四川 风云 中册

给历史以尊严，给宋末以风骨，给四川以气象。《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这种清晰有助于我们逼近历史的真相，寻找今天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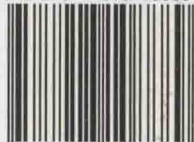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主席 阿来

宋末是中国中古的转折点，民族矛盾大冲突，人类文明大碰撞，把握的难度很大。《宋末大变局·四川风云》对这种难度进行了挑战，让冷的铁有了温度，让乱的世有了秩序；拨开历史的迷雾，显露出了那条通往当下的路。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陕西省作协主席 贾平凹

上架建议：历史小说/畅销

ISBN 978-7-218-10888-9



9 787218 108889 >

定价：39.80元（中册）  
（全三册，119.40元）